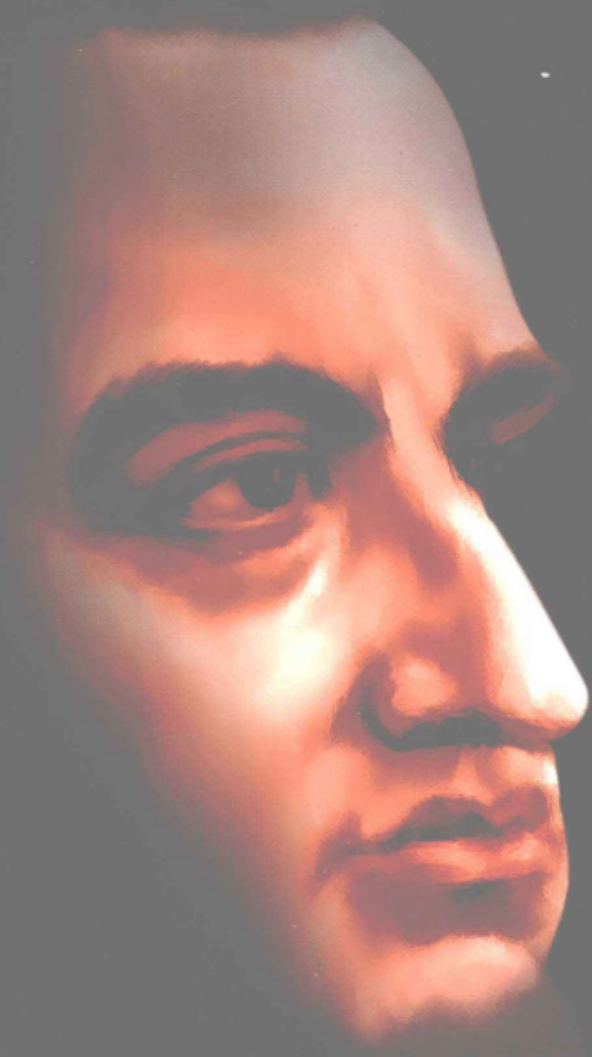


金融第一帝国

罗斯柴尔德 家族传

250年前法兰克福的普通犹太商人。19世纪控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命脉的神秘金融家族。
一个罗斯柴尔德=50万亿美元=800个比尔·盖茨



MAYER AMSCHEL 魏明仁◎编著
ROTHSCHILD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金融第一帝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魏明仁◎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魏鸣仁 编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609-8494-0

I. 金… II. 魏… III. 罗斯柴尔德, M. A. (1744~1812)-家族-列传
IV. K835.16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7013 号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魏鸣仁 编著

责任编辑:曹霞

封面设计:金刚

责任校对:李敏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60mm 1/16

印张:14.75

字数:222千字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Preface

提起罗斯柴尔德家族，你会想到什么？财富？没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究竟有多少，我们现在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把“富可敌国”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绝对不算过分。可能还有一些人对这个姓氏比较陌生，那是因为这个家族一贯低调。在我们的印象中，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的代表，殊不知，比尔·盖茨的财富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这是一个神奇的家族，老梅耶·罗斯柴尔德从一个学徒做起，到他儿子一代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王国。整个欧洲几乎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各国政要显贵纷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好，英国、德国（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等众多欧洲国家都求助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旗下的银行。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

翻开本书，你将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神奇魅力。这不是一本史书，但你在读这本家族崛起的传记时，也可以了解到那段时间欧洲的一些历史。

欧洲有信仰基督教的基础，长久以来，远离家园的在欧洲的犹太人一直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欧洲各地都不时地爆发过一些反犹太人的暴动，政府的政策条令中也有明显的对犹太人的歧视条例。罗斯柴尔德一家是忠诚的犹太教信徒，梅耶一家生活在条件艰苦的法兰克福犹太街，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在很多方面都受到限制。梅耶在这个时候定下了“罗斯柴尔德”的家族姓氏，从他开始，一直到后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子孙后代们，都在为争取犹太人的利益而努力。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代的五兄弟，每一个都是欧洲有名的银行家。五个人各自在当地都闯出了名堂，他们互通合作，充分发挥了信息联合的优势，几乎在欧洲没有对手。他们由此建立起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系统甚至令政府的情报系统相形见绌。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有心得的就是跟政府做生意，在这个时间段，欧洲的每一次战争、每一次革命，都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创造了大量的业务机会，给政府提供贷款更是他们的常事。

犹太民族是一个特别会赚钱的民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人们其实最想知道的是：究竟是什么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了200多年的时间依然屹立不倒？当初定下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许多家训的梅耶不知道会不会想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发展到今天的样子，但可以确定的是，兄弟之间要保持团结的遗训被这个家族代代传承了下来，中国的老话“富不过三代”也被这一家族完全打破。

今天我们不可能完整地还原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迹的全部细节，即便清楚了所有的过程，也不可能再重复一次这样的奇迹。不过，我们相信，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他们的故事里找到我们可以借鉴的智慧，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目录Contents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起源	1
	犹太街	2
	犹太人梅耶	8
	罗斯柴尔德	10
第二章	滑铁卢战役背后的生意人	13
	时机出现	14
	抓住机会	16
	战争背后的生意	19
	生意的秘诀	22
	内森的滑铁卢	25
第三章	和政府做生意	30
	新的竞争	31
	反击和手段	34
	与英国政府的关系	36
	“神圣同盟的主要盟友”与其他国家	39
	革命中的生意	44
第四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网络	50
	“一夜成名”的内森	51
	信息网络雏形	53
	消遣秘密的信息网络	56
	维克多的间谍嫌疑	58
	大隐隐于市	61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63
	内森版图	64
	英国的借债史	65
	英国国债的诞生	68
	入驻伦敦大放异彩	72
	生意之外的内森	78
	内森的传说	83
第六章	子承父业，吞吐天下的莱昂内尔	90
	继承罗斯柴尔德家族事业	91
	曲折的政治生涯	93
	不善言辞	98
	后人	103
第七章	法兰克福的金融统治者——阿姆斯洛	108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本营——法兰克福	109
	慷慨的阿姆斯洛	111
	法兰克福的强大的罗斯柴尔德	113
第八章	奥地利的金融教父——所罗门	117
	维也纳的机会	118
	进入维也纳的生意人	119
	政府的提款机	122
第九章	拿下两西西里王国——卡尔	125
	来到意大利	126
	混乱中的亚平宁半岛	127
	击败商业联盟	130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133
	更迭的政权不变的负担	134
	初到巴黎	139
	对手	142
	证券大王和铁路大王	149

结交海涅与巴尔扎克	156
社交与后人	161
第十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赚钱信仰	167
犹太信仰	168
复国的梦想与努力	172
面对大灾难的不屈抗争	175
重信守约	179
第十二章 团结经商 合作共赢	181
企业重于家族	182
合作	183
团结	188
分歧插曲	193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196
奢华建筑	197
社交娱乐	207
钟情音乐和艺术	211
爱情与婚姻	218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起源

什么样的人成就什么样的事，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 德语意为红色的标志)果然很红火。

“没错，我亲爱的朋友，世上一切包含着一个同样的规律：做什么样的事就得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承认但丁伟大，但是在他之前是累积下来的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也是经过了几代人努力积累起来的。”

——歌德



犹太街

在法兰克福，曾经有一条犹太街，今天除了残存的一点墙基之外，已经看不出什么面貌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 600 万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尤其是在德国，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仇视近乎疯狂。历史上，欧洲一直对犹太人有成见，从很多流传至今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法兰克福也是一个有着长久的反犹太人传统的地方，在通往法赫特门的萨克森豪斯大桥，有一幅著名的反犹宣传画“Judensau”——意思是“犹太人的母猪”。每个人经过那里都可以看到，在墙上描绘着三个犹太人和一头母猪，内容猥琐恶心，一个人正吮吸母猪的乳汁，另一个人则是抓着母猪的尾巴，还有一个人则吃着母猪的大便，画里还特别给抓着母猪尾巴的人着上了犹太人的希伯来长袍。另一旁的是满意地看着这个画面的“犹太恶魔”。这里还有另一幅反犹宣传画，画面更残忍血腥。一个满身全是刀伤的死婴张着两臂，身下有着 9 把短剑。画上面还有文字说明：“在 1475 年濯足节星期四这天，只有两岁的可怜的小西蒙被犹太人杀害。”这是“特伦特的西蒙案件”的一个解释，说犹太人对异教徒异常残忍，他们杀害异教徒的小孩，只为用他们的鲜血给面包发酵。

从 14 世纪以来，类似这样的图画就出现在了欧洲的很多木雕、印刷品里。德国则是流传了很多关于犹太人残忍谋杀的故事。出生于法兰克福的歌德自然对这些毫不陌生，犹太人、母猪以及死婴这样的标志都是经过官方核准的，歌德认为这些“并不是个人仇恨的产物，而是作为一种公共纪念物出现的”。

法兰克福在 12 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犹太人社区的历史记录，人口只有 100 多人。此后，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等原因，犹太人遭受多次迫害。13 世纪中叶，人们担心犹太人会与蒙古人联合，因此在法兰克福爆发了一场所谓的“犹太战争”，当时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有四分之三被杀。到了 14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起源

世纪中期，一些苦修的人散布谣言，称犹太人将会把瘟疫带进法兰克福，犹太人再次遭到屠杀。或者正是经历了多次的苦难，造就了犹太人的坚韧。每次灾难之后，他们又会不辞辛苦地重建家园。

1458年，腓特烈三世命令将犹太人集中到一起，并为他们找了一个聚居的地方——位于城市东北边缘地区的一条狭长的街道，这里就被称为“犹太街”。说它是“街”并不完全准确，在这个特定的“犹太人聚居区”（ghetto，源自意大利语中的 borghetto，郊区的意思），街道两边都建有大门，各种限制让这里倒更像一个监狱，而官方的说法却是为这 110 名犹太人提供保护。之前在 1236 年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宣布了犹太人“是我们忠实的佣人和仆人”，从那时开始，犹太人获得了各市政厅的“保护”。虽然如此，但事实是，犹太街的地位仍非常低。到 1537 年，犹太街中路德教徒的数量占据了大多数，而他们对犹太人一直就有很强的敌意，这时候的犹太街已然成了某种形式的避难所。之后，从记录来看，1542—1610 年期间，犹太街的人口数量增长了 400~1380 人，很多新兴人口流入。随着人口增多，犹太街上各方面呈现出一种紧张的态势，长久以来的反犹情绪又一次爆发，这次直接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历史上称之为“菲特米尔茨暴乱”。跟历史比起来，这次事件的后果还不是那么严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屠杀。很快，军队介入平息了事件，并捕捉了暴乱的领导者文岑茨·菲特米尔茨和其他人，按照之前皇帝许诺的“保护”政策，犹太人得以回归，而菲特米尔茨等人则被处以绞刑。

但实际上，政府并不是白白提供这些“保护”的，每个犹太人对此需要缴纳费用税或者是人头税。同时，为了提供有效“保护”，政府对于犹太人的限制异常严格，有一本由斯塔提格凯特议会设定的专门管制犹太人的法规里面有诸多细致规定，并且要求每年在各个主要的犹太人教堂里宣读。这些规定包括：限制犹太人人口在 500 个家庭之内；限定每年只可以举办 12 场婚礼；规定结婚年龄是 25 岁；每年只允许不超过两个人从外部进入犹太街定居。法规中对于经济生活同样有限制，犹太人不允许从事农场业或者交易武器、调味料、酒和谷物。不允许在犹太街之外的地方生活，即便是在街道里，犹太人仍然被限制活动；每天晚上、星期天以及基督教节日期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间，不准离开自己的社区，除此之外的时间，不允许两个人以上结伴在城中行走。犹太人可以进入城里的市场，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而且进去之后不准碰市场里的蔬菜和水果。不准进入公园、旅馆、咖啡店，不允许在城中风景秀丽的道路上散步，不准接近城中古老的大教堂，只允许从后门进入官厅。每一个犹太人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佩戴区别身份的饰物（男人佩戴两个同心黄色戒指，女人佩戴有条纹的面纱），直到 1726 年。除此之外，法庭专门为犹太人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誓言，所有出现在法庭的犹太人必须宣读，其中的句子包括“上帝对遭受诅咒的犹太人所施加的惩罚和咒骂”。任何其他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对犹太人发号施令，而犹太人必须要对此表达尊重，脱下自己的帽子，然后站到一边。出城要有特别通行证，进城则需要支付两倍于异教徒的进城费。

不仅仅是各种限制让这条街像一个监狱，从今天的遗迹还可以看出当时犹太人生活条件的局促。从发掘出的墙基来看，整个街道的宽度不超过 12 英尺（1 英尺 = 0.3048 米），有些地方甚至少于 10 英尺，而长度也不过 1/4 英里（1 英里 = 1609.344 米），从北部的博恩海姆门到南部的犹太人公墓，按照 100 多人的口来看，这样的区域显得格外拥挤，而且不一定从一开始所有的地方都是划归犹太人居住的，但陆续有越来越多的人迁到这里来，到 1711 年时，生活在这里的人数量不少于 3024 人。可以想见，当年的建筑师都是非常厉害的空间大师。犹太城中的房屋都是一排一排地建造，4 层楼，建造的宽度只有 8 英尺。由于建筑太紧密，一旦发生火灾，则会立刻危及整条街道。真实情况也是如此，在 1711 年、1721 年以及 1774 年，整个犹太街曾经三次毁于大火。地小人多，房屋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导致的结果就是房屋价格，尤其是好一点的房屋价格非常高，购买犹太街北部一个 4 居室房屋的价格甚至可以买下一栋别墅。另一方面，条件差的房屋，卫生设施、光线和新鲜空气都非常匮乏，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的健康受到极大的影响。1795 年到过犹太街的一个旅行者这样描述：“在法兰克福，大部分的犹太人看起来完全像是行尸走肉，包括那些正处在青春年纪的人也不例外……根据他们面如土色的容貌，很容易区别他们和其他极为绝望的居民。”据估计，在 18 世纪 80 年代，犹太人的平均死亡率比异教徒要高出 58%。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起源

歌德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到过犹太街，他对这个地方印象深刻，不过并不是什么好印象，而是被这里地狱般的景象震惊了：“空间狭小，到处都是尘土，人群非常拥挤，刺耳的各种说话声音——所有这一切构成的画面让人极不舒服，即使一个人只是在从大门旁边路过的时候向里面扫了一眼，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我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敢一个人进去，而且从拥挤的人流中挤出来之后，我还没做好再次去到那里的准备；那里的所有人都会拉住你，不停地推销或求购东西。”后来的艺术家们，像安东·博格，把这里用他们的浪漫情怀美化了，高墙被拆除后，这里甚至成了旅游景点，许多英国人包括查尔斯·格雷维尔以及乔治·埃利奥特都曾到此一游。

还有一个对犹太街熟悉的名人，他是诗人路德维格·伯尔纳，18世纪80—90年代，他就在那里生活，当时他的名字叫尤达·勒夫·巴鲁赫。他对那段时间的生活回忆虽然文字优美，但是显然不那么浪漫：“那就是一个阴暗狭长的牢房，18世纪最明亮的光线都不能够刺破它的黑暗……这条望不到头的长街就这样横在我们面前，但我们身边有的空间只是一点点，这可以让我们在希望降临时能够转过身来。我们头顶上不再是太阳展现出无边力量的天空；天空是看不到的，能看到的只有阳光。身边的每个地方都散发出一种极其难闻的气味，衣服在用来保护我们避免感染疾病的同时，也成为博得同情眼泪的道具，而且还可以遮住旁边围观的犹太人眼里的幽怨笑容。我们在垃圾堆中艰难向前，放慢了脚步，让自己有时间看看四周的环境。每一步我们都必须非常轻而小心，稍不注意就会踩到小朋友。在排水沟里玩耍、在垃圾堆里爬来爬去的孩子就像是粪堆上孵化的寄生虫一样。谁不愿意迁就这些只有一点点玩乐心思的小孩子呢？如果有人认为儿时的玩耍将会反映出现实生活的话，那么这些孩子的摇篮就一定是所有鼓励、所有健康、所有快乐的坟墓。你担心这些塔一样的房子会倒下来砸到我们？哦不，完全用不着担心。它们经过了细致的加固，就像关押叫声清脆的鸟儿的鸟笼，坐落在永恒咒怨的基石之上；它们由贪婪而勤奋的双手修建，抹墙的白灰里还夹杂着奴隶的汗水。不必担忧，它们非常结实，永远也不会倒。”

法兰克福对犹太人敌对限制的态度比德国其他城市更加坚持，即便在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约瑟夫二世发布了“宽容公告”的“开明”时期，法兰克福对于犹太人的限制依然没有任何放松。一部埃弗赖姆·莱辛同情犹太人的话剧《智者内森》被查抄；犹太社区在1769年以及1784年两次请愿，希望在星期天可以被允许在自己社区以外的地方活动的要求也被拒绝。法兰克福的异教徒们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不断向当地议会施加压力，不允许哪怕一点点的当地犹太人拥有与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1788年，一个犹太数学教师刚被允许到犹太街外生活和教学，异教徒居民就开始要求撤回他的执教资格；1795年，一名犹太医生希望出社区执业又遭拒绝。之前颁布的规定仍然严格执行，不允许犹太人在节假日以及星期天在社区外行走。法兰克福对于犹太人的偏见从父辈传到孩子，犹太人遭到了很多虐待，老人们对此似乎也是欣喜的，甚至就是他们传递的观念，认为犹太人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如同前文描述的，大多数时候，他们把犹太人和猪联系在一起。这种风气在军营里也很流行，士兵们在犹太街大门口，仔细检查每一位经过的犹太人，包括他们的衣着、发型、胡须等，只要与规定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士兵们就会立刻把这个犹太人抓起来送到兵营里。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法兰克福针对犹太人的限制甚至更严格了。

虽然遭受着歧视，并且住处像是一个贫民窟，但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从文化上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低等阶层。到过犹太街的歌德就描述犹太人“也是人，勤劳而且热心助人，并且不得不对他们产生尊敬，通过一些看似固执的习俗，犹太人把自己和传统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像前文出现的数学教师和医生的现象也说明这个地区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封闭。即使环境如此艰苦，也可能正是由于环境如此艰苦，犹太人反而更加坚韧。对于犹太人的偏见，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人们担心犹太人一旦自由，会对本地的经济造成影响，其实也就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

到18世纪，在法兰克福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商人，这跟这个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德国几条主要贸易路线的交汇处，从北去到南德意志的斯特拉斯堡、乌尔姆、奥格斯堡以及纽伦堡这些地方，或是从南去到北德意志的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等地，都会从这里经过；这里也连接着德国与大西洋沿岸、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近东经济实体的贸易。早从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起源

中世纪开始,法兰克福就会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分别举办两次贸易会,这也更加促进了这个城市贸易的发达。另外,这里的银行业相对其他德国的城镇也更为发达,贸易的繁荣给这个地方带来了欧洲各国大量货币的流通,这里也就成为欧洲的一个货币兑换以及票据经纪的集中地。逐渐地,德意志的王公贵族们将他们的土地收入和其他收入(租金、税收等)以及他们的开支(豪华住宅、园艺以及娱乐)交给了法兰克福的银行家们来打理,这些人的开支巨大,甚至常常超出他们的收入,不过这并不打紧,只要有业务,银行家们就有钱可赚。于是法兰克福金融中心的地位便凸现出来。

人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到今天,犹太人最被人佩服的一点就是他们精明的生意头脑,这一点在 18 世纪末的时候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人们发现犹太人尤其精于金融。不过,在 1800 年之前,法兰克福最成功的银行家是西蒙·莫里茨、约翰·菲利普·贝特曼和雅各布·弗里德里希·贡塔德,这个时候还没轮到犹太人在金融领域出风头。当时的银行家们引入了阿姆斯特丹的“次等债券”体系,也就是把大笔的贷款分割成小额的贷款,这样可以降低投资门槛,吸纳资金也更加容易。比如在 1778 年,贝特曼兄弟公司就将一笔提供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 2 万古尔登(约为 2000 英镑)的贷款分割成了 20 份,每份 1000 古尔登,通过债券的方式销售,然后再把销售债券的收入提供给维也纳财政部(当然扣除掉相应的手续费),将维也纳承诺的利息支付给持有债券的人,这让债券更加畅销。这样的创举让贝特曼兄弟公司业务不断,从 1754 年开始,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他们贷出的款项额度就超过了 3000 万古尔登。

在政府的严格限制以及当地人的歧视下,犹太人在有限的被允许从事的领域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逐渐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展现出非凡的才能。到 18 世纪中叶,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已经担当了诸多选邦国和机构的“代理人”,比如巴拉丁领地、美因茨选帝侯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普鲁士王国、维也纳帝国法庭以及黑森-卡塞尔和萨克逊-魏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梅耶·阿姆斯洛来到了犹太街。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犹太人梅耶

从现在能够找到的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的资料中，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情况非常少，有一点发现是，这个家族一开始并没有被称作“罗斯柴尔德”。在16世纪60年代，犹太人埃尔哈南的儿子伊萨克建了一栋房子，叫做“红盾”，红盾正是罗斯柴尔德的字面意思，或许他们家族的这个名字正是来源于此。之后，他们还曾被称作“辛特凡家族”，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居住的房子叫做辛特凡。然后，一直到伊萨克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也就是梅耶·阿姆斯洛这代，才将罗斯柴尔德确定为家族的姓氏。

到今天，我们能查到的当年的一些资料，主要来自保存下来的他们每个人的缴税和死亡记录。对于梅耶·阿姆斯洛之前的他的家族的人，可以了解的一些情况是，他们也是商人，经营着布料和其他一些小生意，而且还是相对比较成功的。从记录中可以看到，在1585年，伊萨克的纳税额为2700古尔登；5年之后，伊萨克去世，他的墓志铭上对他的评价是“品德高尚、正直、诚实的人”。伊萨克的曾孙卡尔曼的纳税记录显示，他的纳税额已经是伊萨克的两倍还多，卡尔曼也做毛线跟丝绸这样的买卖，他还经营钱币的兑换生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代们兴许是继承了家族的先人们这方面的才能并更加发扬光大了。到卡尔曼的儿子摩西的时候，因为他先后娶了一个收税官以及一个医生的女儿，这让家族的地位得以提升。后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在寻求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卡尔曼的孙子摩西·阿姆斯洛正是梅耶·阿姆斯洛的父亲。摩西·阿姆斯洛在商业上并没留下什么记录，墓志铭上对他的评价是“他总是要留出时间给自己来钻研犹太法典”。这时候他们家族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居住的房屋兼顾工作，一楼办公，二楼厨房，上面做卧室。

因为摩西·阿姆斯洛自己喜欢钻研犹太学问，他后来也把梅耶·阿姆斯洛送到了菲尔特的希伯来语学校学习。跟父亲不同，梅耶·阿姆斯洛对于学习这些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他仍然学得非常认真，按照撰写了梅耶·阿姆斯洛传记的科恩的说法，他“学习他们的宗教，只不过是為了成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起源

为一个好的犹太人”。之后，梅耶表现出了对商业的极大兴趣。在梅耶·阿姆斯洛年仅 12 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因病去世，据说是死于瘟疫，于是梅耶在菲尔特的学业被迫中断。梅耶·阿姆斯洛没有回到家中，而是去了汉诺威，开始接受商业启蒙。

很多年后，梅耶曾经回忆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人，但是我做生意没什么组织性，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学习犹太法典），没学过任何（有关商业的）东西。”

在汉诺威的这段时间，梅耶·阿姆斯洛学到了很多，他最开始到了沃尔夫·雅各布·奥本海姆公司做学徒，在这里，他深入地接触了一群特殊的犹太人——“宫廷犹太人”。这个群体里最出名的一位应该是约瑟夫·祖斯-奥本海姆，他当时是符腾堡卡尔·亚历山大公爵驻法兰克福的特使。不过，在梅耶·阿姆斯洛出生前 6 年，祖斯-奥本海姆以攫取的政治权力过大的罪名被处死。有记录显示，梅耶·阿姆斯洛的祖父摩西跟祖斯-奥本海姆之间做过一次票据交易。从这些人这里掌握了专业经验之后，1764 年，梅耶·阿姆斯洛回到了法兰克福。

回到法兰克福的梅耶·阿姆斯洛决定从珍稀钱币、徽章开始自己的买卖，虽然这行的门槛很高，专业理论很复杂，不过梅耶熟知塞缪尔·马代有关钱币、徽章的分级，并且收藏钱币、徽章的都是有钱有势的贵族，这意味着一旦有所成交，就可以和权贵攀上关系，梅耶在汉诺威的时候可没少见识那些“宫廷犹太人”的特权。很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梅耶成功地将一些珍稀徽章卖给了出身显赫的客户，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黑森-卡塞尔的王储威廉。威廉对钱币与徽章的收藏很痴迷，梅耶和威廉的第一笔交易是在 1765 年 6 月，交易金额为非常廉价的 38 古尔登 30 克罗伊茨（1 古尔登≈75 克罗伊茨）。之后，梅耶迅速与威廉熟络起来，到 1769 年 9 月，梅耶终于获得了“宫廷犹太人”的身份，他以极快的速度混入了权贵的圈子，这时他才 25 岁。

梅耶在挑选婚姻对象的时候也是极其精心的，为了更有助于他在宫廷和商业上的地位，1770 年 8 月，就在他获得“宫廷犹太人”头衔的第二年，他迎娶了另一位“宫廷犹太人”沃尔夫·所罗门·施纳佩尔（服务于萨克逊-梅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宁根王储)16岁的女儿居特林。此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婚姻都参照了梅耶的标准。

通过这些行为,梅耶·阿姆斯洛这个犹太人在法兰克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从很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出梅耶独特的商业手法。随着他确立了在法兰克福的地位,买卖越做越多,除了钱币和徽章,还开始买卖各种古董。他为客户绘制的商品目录里,列出了各类物品,从古希腊、罗马以及德国的钱币,到各种古董,还有收藏者爱好的各种特殊物品。商品目录里对每件物品都会有标价,梅耶把目录寄给对这些商品感兴趣的人,如果最后成交的话,成交价格通常会比目录里的要低。这种商业行为,今天我们随处可见。陆陆续续地,梅耶的客户越来越多,除了威廉王储,魏玛公爵也经常从梅耶这里淘货。

从钱币、徽章和古董起家,梅耶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资产,今天我们无法判断当时梅耶资产的详细数字,不过,根据我们看到的慈善捐赠记录,可以大致估计出一个数字,按照犹太法律,每年要捐出年收入的10%,那么梅耶的年收入大约为2400古尔登,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收入了,甚至比税收官员的收入还高。梅耶的自传作者伯格菲尔通过推算,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梅耶的总资产大约为15万古尔登,这为他后来转向银行业发展积累了原始资金。

罗斯柴尔德

梅耶·阿姆斯洛在父亲去世之后,去汉诺威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法兰克福接替了父亲的业务。梅耶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将家里那个红色标志挂到了正门,将自己的姓氏确定为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rot在德语里是红色的意思,schild则是标志的意思。)

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越来越繁荣,这与他们的人丁兴旺也是分不开的。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跟夫人居特林一共有过19个孩子,最后存活下来的有10个,儿子和女儿各5人:阿姆斯洛(1773年),所罗门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起源

(1774 年),内森(1777 年),卡尔曼或卡尔(1788 年),雅各市或詹姆斯(1792 年),舍恩歇(1771 年),伊莎贝拉或贝蒂(1781 年),布鲁尔或芭贝特(1784 年),戈滕或朱莉(1790 年),以及杰特琛或亨丽埃塔(1791 年)。儿子阿姆斯特洛、所罗门、内森、卡尔和詹姆斯后来个个在欧洲声名大振。

为了安置家人,梅耶在 1783 年买了一栋大一些的房子,这栋房子叫“绿盾”,之前他们还是跟他的两个兄弟一起住在父母与远亲们合伙买的一栋小的房子里。说是大一些,其实也不过只有 14 英尺宽,房间非常狭窄,以至于后来内森他们再回忆起来的时候,印象深刻的就是空间的狭小感。当然,与后来成为欧洲最富有的那群人之后相比,生活品质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不过,在当时,在条件非常有限的犹太街,这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有独立的水泵,有个小院子,还有地窖。房子上面的 3 层中,每层有一个朝街的小房间、一个烟囱和一个入墙壁橱。

安置好家人之后,全力投入到生意上的梅耶·阿姆斯特洛·罗斯柴尔德在经营古董、钱币、徽章生意之外,又拓展了新的业务,他开始介入银行业务。起源也是因为生意越做越大之后,客户越来越多,货源也越来越多,赊欠的情况就出现了。加上之前在钱币和徽章生意中与黑森铸币厂建立的联系,自然而然地,梅耶就进入了银行业的领域。官方留下的记录记载得非常清晰,18 世纪 90 年代,梅耶的财富飞速增长,到 1797 年,他已经成为当地最富有的犹太人之一,而银行业已经成为了他的主业。

从一个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梅耶的财富增长得有多快。在梅耶手下有一个员工,叫希尔舍·利布曼,他很年轻,资历也不深。1797 年,梅耶发现他居然在自己眼皮底下挪走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犯罪调查随后进行,部分相关记录也得以保存下来,其中可以看出,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当时梅耶业务量发展太快导致管理跟不上而引发的。根据梅耶当时的记录,利布曼在公司里待了大约 3 年时间,从梅耶办公室偷走了 1500~2000 金卡罗林(约合 3 万古尔登)。偷窃得以进行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梅耶允许利布曼用自己的账户来买卖货物,以补贴他可怜的薪水——除去合租的房屋租金后,他每个月只能余下 15 古尔登。实际上,因为他租房子,梅耶还借了一小笔钱给他。因此,利布曼看似在补贴自己的工资,实际上却在挪用公款。第二,公司没有储藏贵重钱物的保险柜,甚至毫无安全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可言：主要办公室的橱柜在工作时间内经常敞开，员工与客户随意进出，因此没人注意到硬币、支票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从办公室里一一消失。第三，梅耶的簿记体系极为粗糙：当他对利布曼提起诉讼时，竟然拿不出文件来证明究竟损失了多少钱。在利布曼偷窃行为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公司的钱正被窃走。一个当地的交易商出现在办公室里，声称利布曼希望从他手里买些种子，这才使梅耶起了疑心。在施加少许压力之后，这个交易商承认此举只是利布曼用来掩人耳目而编造的一个托词。实际上，交易商是前来购买一张价值 1220 古尔登的奥地利支票，利布曼此前答应卖给他。梅耶这时才明白利布曼购买金表和手制衬衣的钱来自何处。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了他的怀疑，利布曼不仅自己大肆挥霍偷来的钱，还将其中一部分寄给了住在博肯海姆的父母。此前，利布曼的父母穷得叮当响，突然间，他们却能够承担女儿价值 500 古尔登的嫁妆。利布曼被捕时，在他的个人物品中发现了 8 枚泰勒银币以及一张帝国财政部支票，此外还有一些银质汤匙、一个金质盐瓶、一个金杯以及 7 个徽章，这些物品的发现也让他自称无辜的辩解变得苍白无力。进一步的犯罪证据则是利布曼不谙世故的父亲提供的，他返还了儿子给他的 1000 古尔登，并称如果梅耶撤销控诉，将再支付 500 古尔登。最终，在遭遇了冗长的问讯后，利布曼坦白了一切。

利布曼对盗窃案的陈述前后矛盾，他一会说自己是分多次，每次拿走小额钱财；一会说他是趁梅耶的二儿子所罗门与一些客户商谈事情时，从办公室的橱柜里偷走了两袋硬币。无论他以何种方式行窃，都可以证明最晚在 1797 年，生意带来的巨额现金已经超出了梅耶自我管理的范围，正如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成袋的钱放在办公室里，一些在橱柜里，一些干脆就放在地上。他经常把大笔的现金放在家里，他说，因为他的“生意太过红火”。

梅耶这时候的业务已经不仅仅限于法兰克福和法兰克福临近的城市了，在更远的一些地方，包括汉堡、不来梅、雷根斯堡、奥格斯堡、莱比锡、柏林、维也纳，甚至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等这些城市都有他的业务。这也为后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到欧洲各地建立分支打下了基础。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第二章

滑铁卢战役背后的生意人

战争通常会带来什么？混乱、动荡或是不安，罗斯柴尔德告诉你，是生意。

“我弟弟（内森）是在伦敦的总指挥官，而我就是陆军统领
.....

我们大家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我们都认为没有人有权批评任何其他人的品行，我们是利益共同体，我们需要保持永远的一致，谁都不应该指责任何其他努力争取利益最大化的人。”

——所罗门·罗斯柴尔德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时机出现

19 世纪初，拿破仑在政治和军事上征服了欧洲大陆，不可一世。19 世纪初，欧洲大陆还见证了另一个奇迹，一个金融帝国的诞生——以内森·罗斯柴尔德为核心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今天，提起犹太人，人们除了想到那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以外，更津津乐道并且由衷钦佩的就是犹太人精明的头脑和那似乎根植于心的经商天分，罗斯柴尔德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梅耶·罗斯柴尔德在德国做过银行学徒，辗转几年回到出生地法兰克福，开始子承父业做起放贷生意。梅耶有五个儿子，分别是老大阿姆斯洛，老二所罗门，老三内森，老四卡尔和小儿子詹姆斯。内森最早离家独闯英伦，刚到伦敦的时候，做过纺织品生意，走私过货物，随后开始做起债券和股票生意，之后逐渐成为伦敦金融界的大佬。接着，詹姆斯到法国巴黎发展，所罗门和卡尔先后分别到奥地利维也纳和意大利那不勒斯，老大阿姆斯洛则留在了法兰克福。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在欧洲形成了一个资金、信息无比灵通的网络，并依托这样一个网络，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帝国。

不得不说罗斯柴尔德的发迹依托了战争。

中国有一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说明了军队的后勤补给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欧洲有着无数与此观点相似的表述，例如西塞罗（Cicero，古罗马政治家）的格言：“战争是建立在足够的金钱的基础上的”。开战的双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拿破仑说：“军队是靠肚子行军打仗的。”威灵顿则说：“吃饱了，才可以实现目标。”

“吃喝”从何而来？出门在外，从家带的吃光了，就只能就地解决。1793—1815 年，在欧洲参战的所有军队重拾起古老的补给方式：强征。随着战线的拉长，从自己领土运送的物资往往跟不上，同时也容易遭受攻击。

第二章 滑铁卢战役背后的生意人

而近似于“抢”的方式让军队受到了百姓的怨恨，这种方式也不能保证稳定的供给，于是军队经常出现食物短缺。在欧洲反法同盟同法国的战争越拉越长的时候，急需更稳定的供给，不仅是物资，还有士兵的军饷。

战役打响的时候，英国的国库已经不那么充盈。在法国大革命前，英国拥有所有国家中最为有效的财政体系：中央直辖收支，国会编制预算，以及稳定的货币体系、国债体系。英国甚至承受住了18世纪发动的6场战争的影响（与此对应的财政实力更雄厚的法国反而遭受由此产生的政治危机的拖累）。然而，自1789年以来，战争的消耗急速上升：1793—1815年，在这短短二十多年间，用于与法国开战的所有费用合计约8.3亿英镑，其中的5900万英镑以津贴的形式提供给了其他盟国。这导致英国公共开支从每年的1800万英镑急速上升到了1亿英镑左右（约占国民收入的16%）。为了平衡急速增长的开支，英国开设了新的税种，收入税及其他几种新的税收项目应运而生，即便如此，仍然有3/4的战争费用未能支付。收支失衡导致英国国债激增，从1793年的2.4亿英镑飙升至1815年的9亿英镑，几乎需要全英国人民努力干活两年才够还上。1797年，黄金兑换的暂停又导致了一段时期的货币贬值（或者英格兰银行的决定是故意的也说不定）。战时的物资短缺和流通的纸币增加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物价在20年内翻了一番。国内的经济情况，也影响到了前线的威灵顿公爵和他的军队。

威灵顿很早就开始向政府反映军费不足的问题，1811年3月，他写信向当时的英国首相利物浦表示，因为经费短缺，他将只能停止所有战役。1812年进入法国前夕，他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威灵顿每月需要运转的资金约为10万英镑，除了英军自己的部分，还负责支付英国政府提供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的补贴。威灵顿不止一次抱怨，他的钱支付完盟友的补贴后就所剩无几。大部分情况下，他只好用纸钞支付士官们的薪水，很多士官（拒绝接受贬值的纸钞）拿不到一分钱。“除非我们尽早得到一大笔资金，”威灵顿警告政府说，“否则，所有军队会更严重受挫……也将让我难以前进……（西班牙军队）遭遇如此困境，难以想象让他们平静地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而不进行抢掠，这也不公平；特别是要留意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他们遭受入侵时承受的痛苦。所以，我不能贸然带他们到法国，除非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粮食和足够的钱……没有粮食和钱，抢劫不可避免，一旦他们这么做，我们就全完了。”

不过，即便伦敦的国库丰盈，怎么样把钱送到威灵顿手里也是一件困难的事，还得与西班牙商人打交道。1813 年之前，有两种办法将金钱从英国输送到西班牙。一种是直接运送黄金，用船横穿海峡运到葡萄牙或西班牙，再兑换成当地的货币（硬通货的黄金可以保证兑换价值）；第二种更便捷也更常被威灵顿采用的方式是通过向当地银行出售英国汇票来借贷。但长期大量英国汇票出售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到 1812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英国汇票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再加上英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影响，精明的商人要求威灵顿给予超低的折扣，这让威灵顿难以接受。“里斯本的这些爱国人士，”威灵顿向巴瑟斯特伯爵表达了不满，“不愿给我们提供资金，一个子儿都不愿给，因为国库空了。”

威灵顿的困境在 1813 年 2 月达到一个极限，他的报告称，他“几乎不敢出门，门外聚集的都是债主等着拿应得的钱”。就在这最紧急的时候，内森·罗斯柴尔德及时地出现了，内森知道将钱送给威灵顿的方法。

抓住机会

内森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三，拥有犹太人的精明的头脑，冷静、杰出的金融才干，似乎永远精力充沛。在老罗斯柴尔德之后，他凭借自己出色的运作，推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更大范围内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了无比丰厚的利润，被称为“金融界的拿破仑”。

在威灵顿公爵面临困境的时候，许多银行都期望为政府出一分力。内森原本面临的是多家竞争对手：伦敦原本已有的银行——哈曼、里德、欧文、史密斯、佩恩和史密斯，以及著名的巴林兄弟，还有 1802 年后从德国赶来希望分一杯羹的以施罗德、布兰茨和胡特为代表的一批银行家，可以再算上同为犹太人的亚伯拉罕和本杰明·戈德斯米德（原本他们是同巴林兄

第二章 滑铁卢战役背后的生意人

弟等本地银行竞争的)。巴林兄弟原本已经获得政府的认可,为威灵顿提供资金的新任军粮供应大臣在 1813 年 11 月表示,就“输送资金来讲”,巴林兄弟“各方面均合政府意”。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就在这个时刻,巴林兄弟以及其他银行都遭遇了问题。巴林兄弟刚刚经历领导权的更迭,死去的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死于 1810 年)的儿子亚历山大立足未稳。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的合伙人霍普公司因为阿姆斯特丹市场的崩溃几乎成为摆设,霍普公司在俄罗斯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曾经让巴林兄弟获益匪浅。冲击面更广的是 1810 年伦敦城爆发的危机,“金块委员会”(Bullion Committee)发布的报告中恢复黄金支付方式的建议直接造成市场的悲观情绪,银根紧缩的预期,导致政府股价暴跌,英格兰银行的反对没有任何意义,巴林兄弟和戈德斯米德公司积压了大量新发行的政府贷款,巴林兄弟损失了 4.3 万英镑,亚伯拉罕·戈德斯米德自杀,伦敦城陷入一片恐慌,“警报四起,慌乱无措”。但是,对内森来讲,伦敦城上空拉响的警报更像是为扫除竞争对手举行的庆贺的礼钟。

天遂人愿,内森的好运还不止这么一条。内森结识了一个可以帮助罗斯柴尔德兄弟参与政府生意的重要人物,一位政府里的“朋友”——约翰·查尔斯·赫里斯。结交政府重要人物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乃至所有金融大亨们的传统。1811 年 10 月,约翰·查尔斯·赫里斯被任命为军粮供应大臣。赫里斯出身于金融界,父亲是一个小商业银行家。但赫里斯没有继承父业,他进入仕途并且一路平步青云,从财政部普通办事员,到财政大臣私人秘书,再到军粮供应大臣。赫里斯有一个私生子,孩子的母亲是早年赫里斯在莱比锡求学时交往的一名女子。有意思的是,这名女子此时的丈夫巴龙·林堡也是一名在莱比锡当地有名的烟草商人。或许缘于商人天生对金钱的敏感,林堡做了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把内森推荐给了赫里斯。之后的情况则是,林堡家族从内森与政府的业务中抽取 1% 的利润作为佣金(这笔钱大约有 3 万~4 万英镑),光明正大的理由是,林堡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活动的管理者。赫里斯只是常规性地表示,在林堡推荐之前,他早就信任内森了。有理由相信林堡利用了赫里斯的私生子不地道地耍了一些手段,不可否认的是,赫里斯多少也吃这一套。罗斯柴尔德家族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渐渐注意到了林堡对赫里斯的影响力，结果就像卡尔说的，林堡“帮了我们一个忙”。

优胜于竞争对手最重要的一点——之前提到过——是内森知道如何将钱送到威灵顿那里。当时发生的事有如小说中的情节，爱国的内森、化妆的内森、穿越法国防线的内森等等。内森本人提及当时的情况时，只是轻轻带过：

“我在伦敦安定下来之后，正好东印度公司要出售 80 万英镑的货物。我买了所有的货物。因为我肯定威灵顿公爵会有需要。之前我买下了许多他的打折汇票。后来他们的确需要那批货物，便联系了我。拿到货物是一回事，运到葡萄牙也是一个问题。于是我又顺水推舟，把货物发到了法国（给威灵顿），可以说这是我最好的一笔买卖。”

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几兄弟做的是违背大陆封锁政策的走私业务（拿破仑将其合法化则是后话）。金币在伦敦装船，穿过英吉利海峡运送到格拉沃兰或敦刻尔克，詹姆斯负责将金币兑换成英国汇票，再运回伦敦。走这么一圈，满载而往，满载而归，赚的就是汇票在英法两国的巨大差价。1812 年 4 月，内森从伦敦装的 27300 英镑金币，经詹姆斯在法国倒手回来的是票面金额为 65798 英镑的汇票。除了法国外，其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还从汉堡、法兰克福寻找价格合适的汇票提供给詹姆斯。

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走私这项技术活上具备相当的经验。早年的一些暗地买卖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譬如暗语。“朗拜因从耶路撒冷送来了摩西先生”其实讲的就是“内森从伦敦送来了金币”。他们有一套解密的字典，字典里还包括“啤酒”、“鱼”、“孩子”、“胖子”和“该死的人”等字眼。保密训练是从小就开始的，所罗门的儿子安塞尔姆早在 11 岁写给父亲的信中就开始使用密语，并拒绝老师的更改，他说得振振有词：“亲爱的妈妈，我才不要把我跟老爸的秘密告诉萨克斯先生。”除了安全保密，快捷也是必须的，为此，内森设了专人负责为业务租船，兄弟几个有时候也会搭乘这样的“罗斯柴尔德专号”走私船。

一切的条件和因素可以说是有利于罗斯柴尔德兄弟和政府间的生意，也可以说是罗斯柴尔德兄弟瞄准了政府的需要而有意为之。

战争背后的生意

在内森和詹姆斯相互配合，在海峡两岸倒手金币和汇票的时候，法国为何能够一直容忍？这一切取决于拿破仑的态度，拿破仑同意财政大臣弗朗索瓦·尼古拉·莫利安的看法，莫利安认为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机会，英国流出黄金表明英国的经济已经到达脆弱的边缘，法国则能够进一步增强自己。不幸的是，莫利安错了，事实与此正好相反。

1814年1月11日，内森正式获得委任，负责为前线的威灵顿筹集并运送资金，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他在德国、法国和荷兰筹集了总值约60万英镑的法国金币和银币，在德国赫尔沃茨吕伊斯港口集中后经法国比亚里茨附近的圣让-德吕兹送到威灵顿手里，报酬是成功运送货币总额的2%。这是一项有风险的任务，财政大臣范西塔特强调了保守秘密的重要性。除了可见的利益外，这项委任更重大的好处在于，内森可以光明正大地与赫里斯联系，还可以直接联系范西塔特甚至包括英国首相利物浦。然而，内森处理任务的困难性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

派驻阿姆斯特丹的梅耶·戴维森不得不经常报告筹钱太难，荷兰已属于法占区，很难找到合适的钱币。时间过了1个月的时候，戴维森只筹集到总额1/4的钱币（15万英镑）。他告诉内森，要完成规定的数额，除非自己铸造新的拿破仑金币，甚至询问内森是否可以把数字降低一半（从60万英镑降到30万英镑）。可即使如此，“也只是杯水车薪。因为委任的是英国政府，能够调用欧洲大陆的所有金钱的英国政府，即便如此也不能让他们满意。”

不过，赫里斯倒是对英国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人员乔治·伯格曼表达了对内森的满意：“罗斯柴尔德的人在这里提供了很多服务，他做得很好。虽然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我们绝对信任他。”1814年2月22日，威灵顿写信感谢“巴瑟斯特给我提供了充足的资金”，4月，内森和詹姆斯紧急将2万英镑换成基尔德银币并提供给英国军队。此外，在向赫尔沃茨吕伊斯运送大量现金时，罗斯柴尔德事后才收取报酬的做法也赢得了赫里斯的好感。所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以，当5月中旬，内森欠了英国政府超过他自己承担范围的1.167万英镑的时候，赫里斯却轻松地对他法国的代表德拉蒙德表示：

“你如此忧心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兄弟跟你借钱的事情，这没什么好惊奇的。如今的他们是在以自己的信用为我们服务，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他们就很难继续，再富有的个人也不可能支撑得起这样的介入，需要的资金远超过任何个人的能力。罗斯柴尔德兄弟在伦敦的业务经营得非常好，他们能够为个人提供在一定范围内的资金。”

前文已经说过，英国政府还要为欧洲大陆的盟国提供补贴，所有的补贴款加起来是一笔庞大的数目，1811—1815年，英国一共向盟国支付了4200万英镑。取得了赫里斯的信任后，在1814年，除了为英国军队提供资金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负责代英国政府支付欧洲大陆盟友的补贴款（原本这些业务由巴林兄弟、里德和欧文银行负责）。同年6月，赫里斯列了一份总额为1260万法郎的清单，包括应支付给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国王以及英国军队的款项（含未支付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数目还在不断扩大。尽管介入时间更晚，但凭借与英国政府尤其是赫里斯的良好关系，罗斯柴尔德很快取得主导地位。利物浦首相更是直接将“罗斯柴尔德先生”称为“非常有用的朋友”。

与政府做买卖的时候，几兄弟牢牢遵循父亲的教导，把自己的条件开得具有吸引力。在补贴款业务上，罗斯柴尔德家族轻松地与俄罗斯达成了互信合作。根据1813年英国、俄罗斯和普鲁士在赖兴巴赫签署的协议，英国应该向俄、普提供200万英镑的资助，其中2/3给俄罗斯，1/3给普鲁士，部分资助款以附息短期国库券的形式支付。如前所述，英国政府的国库已经捉襟见肘，只得不停地延迟支付。在多次拉锯式的交涉之后，真正开始执行协议已经是1814年5月底的事了，英国分15个月、每期100万普鲁士泰勒元进行分期支付，俄罗斯和普鲁士各占2/3和1/3，并且全部以附息汇票形式支付。由于不用支付现金，英国政府暂且得以喘息，俄罗斯和普鲁士却在寻求将补助款兑换成现金的交易。罗斯柴尔德兄弟从中再次觅得机会，这一次他们的朋友是俄罗斯的热尔韦——俄罗斯负责补助款兑换的人。热尔韦本来找的是霍普公司，期望可以2%的回扣先预支7个月的款

第二章 滑铁卢战役背后的生意人

项，霍普公司的老板拉布谢尔有些拿不定主意。所罗门和詹姆斯趁机找到了热尔韦，不仅一次性支付了400万泰勒元（尤其让热尔韦高兴的是，泰勒元被兑换成了路易金币和欧洲通用金币），更是将这些钱运到了俄国军队最需要钱的汉堡、德累斯顿和华沙。热尔韦“需要现金，越快越好”，罗斯柴尔德兄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加之没有竞争对手愿意冒险运送现金，于是罗斯柴尔德兄弟脱颖而出，双方都非常愉快。英国政府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情况，这大大缩减了政府应付的利息，在英镑为泰勒元的兑换利率上也能占得便宜。詹姆斯对此相当自豪，“没有一个政府曾经达成如此美妙的交易”。“你完全可以告诉利物浦首相，”他对内森说，“这是一宗完美的交易。”

罗斯柴尔德兄弟给出的条件已经相当优厚，增进他们与热尔韦“友谊”的还有另一个必需的手段——向热尔韦本人提供金钱，大量金钱（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俄罗斯的其他官员），表面上是按佣金支付或是以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其实就是变相的贿赂，自古以来，官员都很吃这一套。詹姆斯和卡尔称之为“朋友津贴”。可以肯定，赫里斯获得的比热尔韦只会多不会少。有时候，兄弟几人也会就这些朋友的身价进行讨论甚至争论。纵然如今规定政府官员禁止收受贿赂，有多少人相信这项手段就此绝迹了呢？

在俄罗斯补贴款的这项业务中，罗斯柴尔德兄弟获得了8%的毛利，英国政府支付了2%的佣金及2%的成本补偿，俄罗斯政府支付了4%，数额非常可观，并获取了后续款项的交易，同样受益颇丰。其他政府看到现金也眼红了，纷纷表示也愿意和罗斯柴尔德兄弟交易并支付相当的佣金，只要能换得现金。梅克伦堡-黑森-卡塞尔，包括重回王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八都攀上了罗斯柴尔德兄弟。当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这么顺利，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兄弟就碰了壁。在普鲁士，虽然拿到了几笔业务，然而佣金低得可怜，最后的利润远少于其他国家的业务。在奥地利的情况更不好，几次竞标失败，虽然有赫里斯的推荐，但是和奥地利的官员并没能取得良好的联系。



生意的秘诀

在 1814 年大量与政府的生意中，罗斯柴尔德兄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喜欢也擅长跟政府做交易。

首先是争取尽可能高的佣金。罗斯柴尔德兄弟深谙谈判之道，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矜持，什么时候需要主动，什么时候需要朋友。于是，俄罗斯的交易，仅佣金部分带来的毛利就达到了 8%；而在梅克伦堡，则获得了 5% 的佣金（梅克伦堡甚至放弃了自己 150 万泰勒元补贴中的 30%）。

如果佣金不够理想，比如跟普鲁士的几笔生意，佣金几乎为零，还是有利可图的，秘诀在于充分利用不断变化的货币兑换比率。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兄弟经常这么做，利用局部短期内货币量变化引起的兑换价格的变化，低价买进，换个地方高价卖出。1814—1815 年，欧洲正处于一个极端不稳定的时期，在缺乏统一的外汇市场的情况下，罗斯柴尔德兄弟获得了巨大的投机空间。套汇交易带来的收益有时甚至超过了佣金。罗斯柴尔德兄弟还拥有一个便利条件，分布欧洲各地的分支让他们的信息全面而快捷，内森稳坐伦敦，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也有罗斯柴尔德兄弟派驻的人，同时，他们还经常出入于柏林和布拉格，五兄弟可以共享所有可能影响外汇市场的信息。在今天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是，罗斯柴尔德兄弟传送信息的效率甚至比官方更高。

汇率就是钱的价格，钱的数量会对钱的价格产生影响。因为获得了英国政府的委任，罗斯柴尔德兄弟还负责运送钱到欧洲大陆，这让他们获得了一个更大的权力——操控英镑汇率。英国观察家在 1814 年以前就发现英镑汇率变化的趋势跟英镑的输出存在的关系，输出越多，英镑越易贬值。如果英国给盟国补贴款发放得越多，英镑下跌也就越多。英国政府不是没考虑到这一点，内森向赫里斯保证在把款项运送出英国的过程中有办法保持汇率的稳定，赫里斯才把补贴款的业务交给了罗斯柴尔德兄弟来处理。不过，在将补贴款运送到各国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兄弟在各种货币的兑换中还是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第二章 滑铁卢战役背后的生意人

赫里斯很快就发现了罗斯柴尔德兄弟的手段的成功：“（内森）买入了70万的荷兰和法兰克福货币的量，市场却没有丝毫的波动……汇率甚至更好了……我想一个外交大臣或军需部官员可能谈成的10万英镑（交易）都会给市场带来10倍于罗斯柴尔德兄弟的行为的波动。”罗斯柴尔德兄弟自己也持有英镑，鉴于他们高效的信息网，根据未来英镑的可能走势，套汇获益。在几年前的走私交易中，罗斯柴尔德兄弟已经关注到了汇率的变化，詹姆斯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努力阻止法郎的升值（以免英镑兑法郎贬值）。这也让他们积累了相当的经验。1814年5月，巴黎伦敦的黄金差价引起了所罗门的注意；同年6月，内森看到了法兰克福低价的英镑并督促詹姆斯及时买进；7月，阿姆斯洛在柏林抛售欧洲通用金币；詹姆斯却在阿姆斯特丹瞅准低价的通用金币大量购进送到了热尔韦那里。这些都让罗斯柴尔德兄弟收获了利润。

法国战败，英镑升值。而大量补贴款的流入，又会导致英镑走低。罗斯柴尔德兄弟要保持英镑的坚挺，他们的手段是要市场与他们一致。卡尔强调他们代表的是英国政府，“我们买时，所有人都会（跟着）买”。从一些地方可以看出罗斯柴尔德兄弟操控汇率市场的随心所欲。在拿破仑战败后，阿姆斯洛在写给所罗门的信中用带有一点戏谑的语气说：“让你的人用100万法郎把法兰克福分部变得更富有，用100万路易金币让巴黎分部变得更富有，用100万英镑把伦敦分部变得更富有。做到了，给你们颁发军团勋章！”当时的背景是英镑正急剧升值。这样的想法可能超出实际，不过这类交易确实给罗斯柴尔德兄弟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占到其所有利润的绝大部分。

高速运转的信息网络有时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内森在伦敦的消息对欧洲大陆的其他几个人太重要了。在阿姆斯特丹，英镑猛涨了6%，伦敦的消息依然没有传过来，詹姆斯急切地写信给内森：“亲爱的内森，如果你预计补贴款即将停止，只要货币一少，你知道汇率一定也会上升。但是如果你预计（政府）将发放更多的补贴款，那么汇率就会再次下跌……我最担心的是，亲爱的哥哥，你竟然不写信告诉我你的看法，我现在非常需要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我太重要了。”阿姆斯洛跟詹姆斯同样焦急地等着伦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敦每天的消息,他想了更多的办法,更多的寄信的途径(巴黎、阿姆斯特丹以及敦刻尔克),为了更节省时间,他甚至要求内森使用不同颜色的信封,涨了(蓝色),跌了(红色),在邮局,只需1秒钟就能知道汇率的最新情况。

除了在通信速度上的小小着急,几个人之间也产生过一些意见纷争。为俄罗斯和普鲁士输送补贴款时,筹集所需现金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法兰克福分部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卡尔和阿姆斯洛濒临崩溃,卡尔忍不住发牢骚,搜集到60万古尔登“简直就是闹着玩”。1814年7月,内森突然给法兰克福汇去了十几万英镑,立刻导致法兰克福英镑的贬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月,甚至阿姆斯特丹也受到影响。卡尔对内森对市场的控制开始丧失信心,所罗门把这看做是内森有意打压英镑,但是他小心表示了担心和反对。欧洲大陆遭遇巨大影响,英镑的地位遭到怀疑。阿姆斯洛企图置身事外,结果只是坏消息晚一步抵达。卡尔首先表达了他的看法——是时候停止英镑投机了:

“如果早一点把消息告诉阿姆斯洛(在柏林),他肯定会立刻买进英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谁能想象我都经历了什么吗。他到了莱比锡后,汇率是136,他立刻按此购进了1万英镑。他认为汇率会上升到140,事实确实上升到140,但是他仍然犹豫要不要抛出。他觉得汇率还会上升到150……如果那个时候他收到你写的信,告诉他你确定的一半的数量,那么他肯定会买进更多的英镑。”

阿姆斯洛遭受了其他几个人的指责——他对英镑在柏林下跌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我还不够小心吗?”他反驳说,“你们倒是希望在雨中跑出去而不被淋湿。”所罗门站了出来调解,认为不应该过度指责阿姆斯洛:“英镑的汇率不可能被世界上某个人在任何时候固定住,除非一个政府有充分准备,不在意一年内拿50万英镑的风险和损失,就做这么一项货币计划……不是在某个时刻买进英镑就能够阻止英镑的下跌,在这个世界上,这种货币已经太多了。”詹姆斯提出了新的建议:调整战略,未来展望应该是持续下跌,并据此增持英镑的债务。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又朝着罗斯柴尔德兄弟期望的方向推进。到1814年11月,詹姆斯又恢复了对英镑的信心,连续在汉堡和柏林推高英镑。1815年2月,他在

第二章 滑铁卢战役背后的生意人

向内森提交的报告中说：“在巴黎，我一个人就可以决定英镑的涨跌。”

除了套汇之外，还有一个投机的对象——债券。由于债券价格也会受到大规模国际款项转移和相关政治发展趋势的影响，并且跟汇率一样反应高度灵敏，罗斯柴尔德兄弟也盯上了它。1812年2月—10月，由于法国入侵，俄罗斯暂时停止发放国债利息，于是俄罗斯债券价格从其票面价格的65%一路狂跌到只有票面价格的25%。法国撤军，价格又回涨，1812年11月30日，俄罗斯债券价格上升至票面价格的35%，1813年3月上升至50%，6月受到拿破仑在萨克森获胜的消息的影响，再次跌到41%。盟军获胜的消息以及英国补助款增强了人们对于债券利息支付的信心，又让俄罗斯债券价格飞涨。就在这一轮又一轮的涨涨跌跌中，投机就能产生利润。在法国越来越显示出支持不下去的时候，英国盟国的国债受到追捧。罗斯柴尔德兄弟已经算是进入比较晚的了，摩西·蒙蒂菲奥里受内森所托前往巴黎投机买卖俄罗斯债券的时候，价格几乎已经跟票面价格持平了，赚得的钱也比较少了。实际上，债券也不适合持续买卖。

内森的滑铁卢

战争看起来是结束了，拿破仑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这意味着补贴款的生意没法再做了。新的机会是战败的法国战争赔款的支付业务，唯一不同的只是钱运送的方向。在罗斯柴尔德兄弟看来，拿下这样的生意是小菜一碟，他们之前在英国补助款输送业务里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只要开出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条件。不过这一次，这个办法似乎失灵了。或许是因为之前较少处理以法郎为主的业务，即使只开出了0.5%的佣金，在竞标法国给奥地利赔款的部分业务时他们还是遭受了拒绝，俗话说“好事成双”，坏事似乎也是喜欢接着来，罗斯柴尔德兄弟在后来争取其他盟国的赔款业务中也接连未果。

正当大家愁眉不展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拿破仑回来了，1815年3月1日发生的事情似乎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好运回来了。随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着拿破仑回来的还有战争，罗斯柴尔德兄弟期望随着战争回来的还有更多的生意和更多的钱。有一个流传广泛的故事：内森利用 48 小时的时间差，导演了伦敦股市的一场卖出一买进一卖出的大剧，一夜获得 2000 万至 1.35 亿英镑的利润。故事的来源，是罗斯柴尔德兄弟强大的信息网络，人们相信内森甚至比政府更早知道滑铁卢战役的结局。包括历史学家以及维克托·罗斯柴尔德本人也认为内森的预判让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股市收益巨大（他们认为的数字是超过了 1 万英镑，而实际他们从滑铁卢战役中获得的总利润据估计约为 100 万英镑）。小说情节再次出现：风雨交加，出现在战场的内森，纵马狂奔的内森……

实际情况与小说情节完全相反，罗斯柴尔德兄弟蒙受了损失。战火再度燃起让内森之前与赫里斯进行的生意有望恢复，至少内森单方面认为拿破仑回归将再次需要大量资金从英国流向欧洲大陆。同时，内森当时的注意力也不在公债上。说起来，这个判断没什么错。只是内森可能怎么也没想到，拿破仑只撑了三个月，并且在前两个月没什么大的军事行动。战役并没有持续。由于在滑铁卢战役前后的一系列错误估算，罗斯柴尔德兄弟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获得利润。

1815 年 3 月初，内森几人买进了奥地利股票，并预测维也纳和伦敦股市即将进入牛市。3 月 10 日，内森收到拿破仑从厄尔巴逃脱的消息，牛市愿望落空，内森、所罗门以及巴黎的詹姆斯都受到了影响。很快，善于运作的内森重新找到投机机会——囤积黄金。如前文所述，内森认为英国政府即将再次需要将现金运往欧洲大陆。内森自己在伦敦，所罗门去阿姆斯特丹，詹姆斯去汉堡大量采购黄金。内森将囤积的黄金卖给赫里斯，再运送给威灵顿。不出意外的话，内森将再次取得向英国盟友输送补助款的生意。更好的事情是，除了俄罗斯这样的老朋友，罗斯柴尔德兄弟补助款生意的名单上还加上了奥地利，包括萨克森、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魏玛、黑森、丹麦和撒丁。为威灵顿和盟国运送的款项金额巨大：到 6 月 13 日，他们一共为威灵顿运送了价值超过 25 万英镑的黄金；而给盟国输送的补贴款，有时一个月就达到 100 万英镑。1815 年，赫里斯与内森的交易金额总数高达 9789778 英镑。

第二章 滑铁卢战役背后的生意人

此时的内森踌躇满志，表现出藐视一切的自信。他似乎看到了源源不断的金钱滚滚而来，与赫里斯的交易涉及款项的佣金就是一个不菲的数字，汇率的投机收益也很可观。所以当伦敦的金价大幅升高，英镑受到影响走弱的时候，内森不为所动，他在赌英国政府会很快跟法国开战。事情如他所料，内森轻松用欧洲大陆的货币将英镑对法郎的汇率从 17.50 推高到了 22。他在给詹姆斯和卡尔的信中传递了这份自信，内森毫不怀疑自己控制市场的力量。

刚愎自用的内森很快就面临不利状况，在阿姆斯特丹、汉堡以及法兰克福的货币市场上出现了能够与罗斯柴尔德兄弟相抗衡的竞争对手。在汉堡的詹姆斯发现自己购买金银已经不能控制住汇率。接着，在 5 月 5 日，内森接到英国政府终止行动的命令。盛怒之下，他向詹姆斯发了火，指责詹姆斯的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内森甚至孩子气地表示：“你（詹姆斯）要听从的是政府的命令，而不是我的指示，我早就说过。我要求你立刻停止购买钱币或以伦敦的名义出票，要是这样做的话，我绝不会再支持你的任何事情，也不会接收任何汇票，我会让他们退回给你，以示抗议。希望我不需要再强调这一点。”

詹姆斯其实被指责得很冤枉，罗斯柴尔德兄弟在欧洲大陆长时间运送钱币早就引起了注意，这一次只不过是赫克舍等欧洲大陆银行家的一次简单反击罢了。詹姆斯相当沮丧，即便所罗门与卡尔试图扭转局面，也已经不能挽回损失。

拿破仑的战败似乎是突然之间的事情，内森的确最早得知这个消息，消息是 1815 年 6 月 19 日夜里送达的，政府得到消息则是将近 48 小时之后的事了（虽然内森 6 月 20 日就上报了政府，但没人相信）。内森显然并不期望决定性的结局如此快速到来，他们的补贴款业务才刚开始，他们囤积的大量金银面临贬值，还有在阿姆斯特丹待售的 100 多万英镑的国库券。一旦战争结束，这些全部要停止。这意味着内森面对的不是传说中巨额的利润，而是沉重且不断增加的亏损。

7 月底，卡尔只能暂停向军队提供款项。9 月，詹姆斯迫于现金的短缺也停止了供款。在另一边的法兰克福，阿姆斯洛快被钱淹没了，都是没人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要的钱。在阿姆斯特丹，卡尔还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困难，英国国库券没人要，而他也没办法打更多的折扣（内森与赫里斯达成的折扣现在显然已经不合适）。卡尔承认：“军队已经不需要我们找钱了，他们有足够的钱。”年底，詹姆斯收回一部分货币的计划落空。同时，补助款业务也受到巨大的冲击，与普鲁士政府以及其他的德意志公国的谈判都遭遇不顺。更大的噩耗随后传来：朱莉·罗斯柴尔德去世，年仅 35 岁。“我真的感到特别的沮丧。”在滑铁卢战役两周后内森跟卡尔说，“我无法参与原本希望参与的生意的事。妹妹去世的消息让我不能集中注意力，因为这，我今天只做了一点点事情。”

内森接下来面临的是如何快速扭转这样艰难的态势，一时间坊间传言四起，有传内森购买了大量股票，也有消息称内森利用滑铁卢战役的信息大赚了一笔，还有看法认为内森买了统一公债。不过，即使是内森购买了统一公债，利润也不会高到哪儿去。6 月 20 日公债价格为 56.5 点，一周之后也不过 60.5 点，内森完全不可能以 2 万英镑赚得千万英镑甚至上亿英镑的利润。包括其他的政府债券情况也差不多，滑铁卢战役的消息带来的只是小幅度的上涨。并且，罗斯柴尔德兄弟并不打算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大规模购买债券。内森认为对于这些债券颇有点像鸡肋的感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毕竟法国是否会无条件接受任何和平条款尚不得而知。所罗门证实的数据是，内森有购买 45 万英镑的信托债券（Omnium，另一种政府债券），在 107 点购入。在证券市场有所斩获，已经是战争结束近两年的事情了，内森在 1816 年后期投入的 65 万英镑让他在 1817 年赚到了 13 万英镑。即便如此，也没什么好高兴的，按照当初的协议（内森按照赫里斯的建议，以政府基金投入），这笔钱属于政府。

对于滑铁卢战役带来的损失，内森想到了第二个获得补偿的方法，还是打的战争补贴款的主意，盟国中也有许多人有着同样的念头。战争对他们而言，从来都是捞钱的机会，共同的利益驱使，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有未公开的言论证实欧洲大陆多数国家不约而同地都迟迟未能就和谈达成一致，所谓空穴来风，有理由相信这些国家也是为了获得更长时间的补贴款。罗斯柴尔德兄弟一直在处理补贴款中获益，这时也不例外，他们在欧洲大

第二章 滑铁卢战役背后的生意人

陆各国游走，与他们的伙伴联系密切：在普鲁士，支付出价值 1100 英镑的英国证券以（当然这与获得普鲁士补贴款的处理权带来的价值比起来不值一提）打点关系；在俄罗斯，罗斯柴尔德兄弟将蛋糕的 2% 分给了老朋友热尔韦，甚至还结识了新的伙伴，从而获得了奥地利政府的部分补贴款业务。对此，卡尔表示：“要把生意做到奥地利，你知道，很难跟他们打交道……但是只要我们表明我们足以值得信任，那么一切都很简单。”但是此时的生意已经不同于之前的，和平环境下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更多，补贴款业务的佣金大大降低，各国政府也加入了博弈，以避免利益被罗斯柴尔德兄弟独享。这一时期的利润低到了一个低点，经常只有 1%。所罗门和阿姆斯洛比较冷静，颇有些认命的感觉。“做你能做到的事；除此之外，你无能为力。”所罗门说。不知道处于金融大都市伦敦的内森是否有更多的办法解决眼前的难题。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内森和其他几个人，现在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机会，更重要的是，需要朋友，来自政府的朋友。



第三章

和政府做生意

罗斯柴尔德喜欢和政府做生意，那意味着利润、控制和影响力。

无疑你是对的，跟缺钱的政府做生意可以挣得更多，只是需要承担风险。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致内森·罗斯柴尔德

新的竞争

滑铁卢战役结束后，交战双方签署了和平协议，即《第二次巴黎和平协定》。相较于《第一次巴黎和平协定》，英国及其盟友们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主要内容包括：提出战争赔款，协定最后确定的数额是 7 亿法郎，从 1816 年 3 月开始，分 5 年还清；支付留在法国的 15 万士兵在这 5 年间的各项费用；其他一些索款及处罚要求。

7 亿法郎背后代表的是一系列国际款项转移业务，利润丰厚。罗斯柴尔德兄弟又看到了希望，与接受赔款的国家的良好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与这些国家的关键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让他们对承接这样的业务非常乐观。热尔韦可以提供俄罗斯的大部分生意，赫里斯把英国的业务交给罗斯柴尔德兄弟也是无可厚非。

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其他的银行加入了进来，如柏林的门德尔松公司、贝特曼公司，法兰克福的贡塔德公司，维也纳的阿恩施泰因公司和埃斯克公司以及汉堡的帕里什公司，等等，在国际支付领域，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兄弟一家说了算。不仅普鲁士和奥地利，如此，即便从英国和俄罗斯获得的业务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出入巴黎的并非赫里斯本人，罗斯柴尔德兄弟与他的代表之间缺少默契甚至友好关系，俄罗斯的代表则是跟法兰克福的贡塔德银行走得更近。而在热尔韦和赫里斯相继离任后，罗斯柴尔德兄弟甚至找不到可以贿赂的人，这无疑严重打乱了内森原本的部署。竞争导致利润被摊薄，詹姆斯开始抱怨，所罗门的耐心也一次次在奥地利人的计较中一点点丧失，他把奥地利代表称为“蝇头小利不辞辛苦的人”。不过即便如此，罗斯柴尔德兄弟仍然接下了许多小额的款项转移业务，德意志公国的，俄罗斯的，来者不拒，毕竟任何一笔业务都意味着与政府接触的机会，只要能与官员打上交道，则意味着将来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这个时候的形势是，法国财政已经濒临绝境，即便没有战争赔款也已经难以支撑，拿破仑的战争在国内形成了 12.7 亿法郎的债务，而且国债的市价一直徘徊在面值的 58% 左右，并且到 1814 年，巴黎贵重金属的储备量几近枯竭。政府虽然尽力削减开支，并增加税收，但是，到 1816 年后期，法国还是通过巨额贷款在支付赔款以及占领军的费用；1816—1817 年法国的财政预算出现了 3 亿法郎的赤字，只能四处短期借贷。此时的巴黎资本市场早已元气大伤，法国政府迫切需要寻求海外帮助。在巴黎的詹姆斯却错过了这个机会。

1816 年秋天，法国政府新当选的财政大臣科尔韦托将政府贷款的相关业务交给了巴林以及霍普公司的皮埃尔-塞萨尔·拉布谢尔。1817 年初，协议达成，巴林向法国政府提供了 2.97 亿法郎的资金（收取 2.5% 的佣金），换取 5% 的公债。分三次发行的公债价格分别是 52.5 点、55.5 点和 61.5 点，换算过来就是法国政府以 5.34 亿法郎的国债换取了不足 3 亿法郎的现金。并且，它支付的是高达几乎两倍于公债票面利息的 9% 的利息。利润巨大，但詹姆斯无可奈何，原本他认为至少能够参与到某种联合行动中去，并为此殚精竭虑以提供贷款计划，最后仍然被排除在外，他竭尽所能地讨好黎塞留的秘书也没有带来什么帮助。

年轻气盛的詹姆斯愤怒地指责拿下这项业务的巴林，从伦敦回到巴黎的所罗门对弟弟表示了声援：“这个巴林就是一个混蛋。今晚他要和我们共进晚餐，还有拉斐特……因为他的关系，我们必须小心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在发挥影响力方面，巴林集团从过去到现在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跟各国官员中的重要人物有着密切的合作……俄罗斯大使波佐·迪·博尔戈就是法国以及巴林那一边的……巴林和法国财政大臣分享好处。而这位财政大臣就是人们都知道的第一腐败人物。”

不管这些指责的真相是什么，关于最后一批赔款的谈判开始时，巴林仍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再次把詹姆斯拒之门外。尽管 1818 年 5 月，一批面值为 2.9 亿法郎的公债直接向公众发行，但法国政府对随之而来的疯狂投机感到非常震惊（求购的数量是发行量的 10 倍，66.5 点的发行价被推到了 80 点的高峰）；同月，法国政府将 4.8 亿法郎（面值）的公债发行交给了巴

第三章 和政府做生意

林。詹姆斯和其他巴黎银行家巴格诺、德莱塞尔、格雷菲勒、奥廷格以及拉斐特一起，仅得到了1000万法郎的贷款业务，而且还要与戴维·帕里什分享。后者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极为不满，他认为自己和其他银行家应分享到3100万法郎的贷款业务。当时，威灵顿公爵向英国首相利物浦报告说：“事实上，巴林在某种程度上掌控着世界货币市场，他牢牢掌握了法国财政，让法国人的贷款在英国流行。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力量，要成功地战胜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任务。”如果真的存在巴林被称为“第六大力量”（可能是黎塞留虚构的一个短语）的时刻，那么这个时期便是。

内森担心的事情还有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稳定性，若是再有新的战事或是革命事件，法国极有可能不再履行还款义务。所罗门也不确定，他告诉内森的是：“法国不会再有革命，至少目前看来短期内不会发生，即便真有什么事，也不会是最近3个月的事情。”1816年5月，巴黎传出了“战争的传言”；另有传闻称英国政府可能倾向于用奥尔良公爵取代路易十八。1817年的农作物歉收导致食品价格飞涨，社会陷入动荡，人们对此的担忧更加强烈。

巴林同样关注这些情况，若是局势再度动荡，巴林的业务就会变成完全的损失。也正是巴林兄弟提供的贷款为市场注入了强心剂，法国公债发行之后，1817年以及1818年上半年公债价格迅速上升。同时，之前1790年那几年间法郎的急速贬值，无形中已经消除了18世纪累积的债务。这让复辟的波旁王朝的财政看起来还不错，甚至在1815年，公债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比英国政府低多了（仅占10%）。于是，巴林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詹姆斯带着一丝嫉妒和不甘表示：巴林“得到的除了钱还是钱”，他给内森提供的信息是法国将保持稳定。错失了贷款业务让罗斯柴尔德兄弟懊恼不已。

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境遇其实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当1814年他们几乎垄断了补助款的时候，已经得罪了一大批银行业人士，比如老牌的巴林以及贝特曼家族，还有其他一些眼红的金融家，如贡塔德和阿道夫·戴希塔尔（巴伐利亚银行家）。卡尔早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主要的问题是人们对总是充满敌意，因为我们拿到了生意。”詹姆斯同样认为他们遭受了嫉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妒。如今的罗斯柴尔德兄弟面临的正是当初巴林以及其他罗斯柴尔德兄弟的竞争对手面临的状况，“以彼之道还治彼身”，他们正是以当初排挤巴林的方式被巴林排挤出了赔款支付业务。除了在主要的市场，甚至像卡塞尔这样的小市场里也不断站出人想要趁乱分一杯羹。并且，巴林的活跃，让在伦敦的内森感受到了威胁。

反击和手段

内森认为必须要做点什么。对于竞争对手，他们采用了不太厚道的中伤手段，称他们是无赖、强盗和流氓，在市场上采取的手段则是动用几个人的联合力量干预公债价格。不知道是有意还是巧合，罗斯柴尔德兄弟之前大量购进了巴林负责发行的公债，随后当最后一批赔款的谈判正要在艾克斯拉沙佩勒进行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兄弟开始在市场上大量抛出公债，并散发出市场将由牛市转为熊市的消息，接着，公债价格急速下跌。与此同时，身在艾克斯拉沙佩勒的众多金融业领导者也在各自打着小算盘，包括内塞尔罗德、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都在盘算着如何可以让法国不要获得贷款。最后的结果就是巴林不得不取消了贷款提供。需要指出的是，差不多的时间，法兰西银行放弃了对巴黎的银行的贷款，之后在自己的资金出现短缺的时候，又迅速收紧了贴现条件，没过多久再次在建议下放松了政策，这一系列的快速调整作用于公债市场。而在 1818 年 2 月，考虑到作为议员的巴林的影响力，所罗门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对攻击巴林。巴林虽然退出了法国政府的贷款业务，但仍然没有轮到上罗斯柴尔德兄弟，1821 年的贷款业务由巴黎银行家奥廷格、德莱塞尔和巴格诺接手。而饱经波折之后的公债市场则是一直到 1821 年（价格为 87 点）才恢复应省的市场信心。

考虑对手的竞争的最终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赚钱，内森预期法国的债券市场即将进入一个大牛市，他不停指示詹姆斯购买法国公债。1817 年 3 月底，詹姆斯一共持有了 1000 万法郎（面值）的公债，并按照内森的指示，充

第三章 和政府做生意

分利用部分支付制度把所有可以买到的法国公债通通收入账下。到了同年夏季,正是罗斯柴尔德兄弟的买入策略支撑着公债价格不至走低。持有大量公债的詹姆斯小心谨慎,不放过任何可能影响公债价格的消息,他的信件中包含了大量对于公债价格走势的预判。1818年7月,詹姆斯肯定了拉斐特和德莱塞尔的看法:1818年底,公债价格恢复到票面价格。

1817年底,让罗斯柴尔德兄弟赚上一笔的倒不是法国公债,而是内森之前购买的英国统一公债。前文已经提到过,在滑铁卢战役结束的1815年底,内森听从赫里斯建议,买入了大量的英国统一公债和信托公债。1816年底,这批公债的价值总额达到了120万英镑(面值),几乎等于内森的整个身家(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以政府基金投入的,这笔钱属于政府)。罗斯柴尔德兄弟再次出现了分歧,谨慎的阿姆斯洛一直要求内森抛出公债,认为“将全部身家投注在单一的证券上的做法太过愚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和卡尔在法兰克福出现了资金短缺。年轻的詹姆斯则乐观得多,他毫不怀疑这笔投资是一笔赚钱的买卖,唯一的分歧在于对公债价格的预期,内森坚持认为将达到80点,詹姆斯对此不以为然,于是1817年4月,詹姆斯也加入了催促内森卖出公债的队伍。另外,仍然有纽考特(内森在伦敦的公司所在地)的圈内人士紧随内森,甚至还包括所罗门的妻子卡罗琳,她的预期更加乐观——统一公债的价格将升到86点。内森最终还是在1817年5月卖出了60万英镑的公债。这个时候公债的价格上涨暂时停滞了一小段时间,但随后再次购入了更多的债券。7月,统一公债的价格果然突破了82点,内森赚得盆满钵满,公债总额达到了160万英镑(面值)。陆续抛出这批公债后,内森的利润超过了25万英镑。1817年12月,公债价格到达了84.25点的最高点。获得内森的卖出建议的威廉(内森的大舅子和他最资深的客户、黑森-卡塞尔选帝侯)虽然稍晚卖出,同样获益颇丰。这一次漂亮的操作,赢得了周围人们的交口称赞。

所罗门称之为“杰作”。摩西·蒙蒂菲奥里则称赞道:“我很高兴地发现你在熊市也能够有同于牛市中的好的收获……你不断地打败挑衅的对手,现在在股票交易所里你恐怕很难找到对手了,这让我很惊讶。”

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此时的相关背景:英国政府在反法战争中支出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巨大，财政受到严重拖累，英国国债达到 9 亿英镑的历史新高。此外，英国下院不允许政府修改战时收入税以及麦芽税，财政收入因此减少了 1400 万英镑。每年有 3000 多万英镑的债务压力，再加上军队开支，英国政府收支严重失衡，作为财政大臣的尼古拉斯·范西塔特为此焦头烂额。为了解决面临的困境，英国政府只能求助于借贷，并提高了间接税。

罗斯柴尔德兄弟与威灵顿公爵保持频繁的接触，此外，内森与范西塔特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这让他们能够接收到大量的内部信息作为预测市场的参考。1817 年底，内森卖出手里的公债，很有可能也是了解到英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后作出的决定，范西塔特给内森的提示让他判断市场会因此贬值 3% 左右。其实，财政部也从中获得了 13 万英镑的收益，这让双方的关系更趋友好。从所罗门的信中多少可以看出双方的友好依存关系：“范西塔特人很好，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提示你（指内森）即将进行的基金运作。他很清楚股市完全由你一个庄家操控，你提升了英国政府的信用，是持有股票最多的人……是时候要制订计划了。我们一致认为，基金运作计划付诸实施……股价将下跌到 80% 甚至更低……我敢保证，只要透露出一点风声，整个纽考特将损失数百万英镑。”所罗门还对詹姆斯说：“内森与（英国财政部的）绅士们的关系就跟我们兄弟一样……我觉得我们在纽考特的公司就像是共济会的小屋，而他一进去就变成了一个股票救济所。”

与英国政府的关系

罗斯柴尔德在政府内部的“兄弟”范西塔特遇到了麻烦，政府赤字严重，导致统一公债价格走低。同时，范西塔特还受到了反对他的政治力量的挑战。在他跟内森走得很近的时候，批评者把这也作为抨击他的证据之一，认为他“可怜巴巴地向货币市场乞求”，助长了“目空一切的赌博风”。1818 年，范西塔特企图掩饰政府赤字的严重程度，通过发行国库券进行短期融资，为偿债基金提供资金。然而他的做法再次遭受批评，认为这种做法导致了通货膨胀。英国政府内部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范西塔特及英

格兰银行主管反对以“现金”支付；另一种则提倡以黄金或“现金”支付。后者获得了利物浦首相的支持。1819年，“银行恢复现金支付权宜秘密委员会”成立，由罗伯特·皮尔领导。

内森顿时急了，他坚持认为压制通胀政策的短期效应不利于经济稳定，反而背离政府期望财政以及货币稳定的初衷。内森企图作出尝试改变首相的念头，但是利物浦显得非常坚决，1819年10月，他告诫范西塔特：“罗斯柴尔德兄弟追随你去乡村太过愚蠢了，甚至试图黏着我。如果他的行为被公开，只会增加大众的恐慌，以及他想阻止的那些邪恶……至于担忧英格兰银行过多地减少流通货币而引发的持续紧缩将带来永久性的紧缩，这是去年我们最应该反驳的观点。所以让我们坚定信念，维持目前的制度，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决心。”最终，内森的观点被丢在一边，并且被抨击为自私的想法。

1818年10月，财政部官员乔治·哈里森对于紧缩货币政策表示了担心：“对于我们担心的事情包括对股市的影响可能会非常大，这极有可能导致我们的代理人（内森）卖出他的股票……从而肯定会影响到基金。”

内森的确几乎抛空了全部证券。1818—1823年间，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流通量减少了近三成，这是一个极为剧烈的紧缩。政府坚持3%的高利率，新股票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几乎很难迅速上涨，同时公债价格也开始低迷，仅仅高出69点的发行价格一点点。1820年，内森向“现金支付委员会”表明了他的看法：

“请详细地向委员会说明，如果让英格兰银行承担一项义务，要求其在从现在算起的一年内恢复现金支付方式，你认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认为它肯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麻烦，它将导致大量的伤害，我们自己实际上可能并不知晓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解释一下伤害的性质，它可能由哪种方式引发？货币会变得极为稀缺，这个国家的报纸将开始进行广泛深入的报道，许多人的事业和人生将被摧毁。”

这并非内森杞人忧天，夸大其词，内森看到了紧缩的货币以及堆积如山的政府债务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带来的风险。他试图向首相利物浦说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明情况，但首相置之不理，并相信巴林对公债价格很快就会恢复判断。

英国政府希望货币稳定，但是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又不采取直接征税的方式，又要使需求预算平衡，结果必然会导致不稳定情况的发生。1821年，亚伯拉罕·蒙蒂菲奥里（内森的妹夫）作出了一个精辟的点评：为了捍卫“摇摇欲坠的英国，”“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案应该是审慎合理地征收财产税，征税对象应该是那些能够承担这一税赋的富裕阶层，只不过这些人恰恰是那些立法者，而他们的爱国热情似乎还没有深入到自己的口袋里”。

1824年，短暂出现的黄金涌入潮导致了纸币发行的剧烈膨胀。1822年12月，随着范西塔特辞职，财政政策逐渐有序出台，但掌管贸易委员会的赫斯基森却决定削减进口税，理由是推动自由贸易，中期目标是提升商业活动的交易量。但是在短期内，这导致了政府收入的减少，并且带来了贸易赤字的增加。内森在1825年对赫里斯说：“允许外国货物进入会让所有的黄金都流到国外。基金急速下跌，没人可以获得什么好处。”这种黄金的急剧流出又导致了1825年的急剧通货紧缩。1825年4月，市场开始滑落。英国的工业证券狂跌，拉丁美洲的债券狂跌，内森发行的巴西债券也急速下跌，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债券全都在跌。英格兰银行在这一轮货币危机中受到巨大的冲击。内森再次成为拯救者。

从1823年夏天开始，内森就与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与英格兰银行定期进行交易，大部分时间里，内森做的都是金银买卖。1825年12月，罗斯柴尔德兄弟开始向银行提供来自欧洲大陆的金银钱币，詹姆斯从1825年初开始从法国运走了大量黄金，以避免现金支付方式的暂停。这给英格兰银行帮了大忙，同时期，仅在伦敦就有6家银行停业。英格兰银行行长不断向政府强烈建议停止现金支付方式，因为当国库券到期时，他将无力应对兑换黄金的需求，后果则可能是财政整体崩溃。刚开始，首相利物浦和他的幕僚不为所动，认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夸大实际情况只是想废止1819年委员会通过的法令。但是伦敦一些圈内人士意识到了问题，并注意到了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大量的黄金储备，比如亨利·桑顿开始求助于内森。

英国政府有点瞻前顾后，这个时候政府和内森之间横着一个赫斯基森，正是他的政策导致了现如今的状况，更重要的是他曾经和罗斯柴尔德兄弟交恶，赫斯基森做了许多诋毁罗斯柴尔德兄弟的事情，他散布报告称他们的银行处在危险中，他让坎宁先生写信给巴黎，要求调查内森的事务。新上任的财政大臣鲁滨孙和内森的关系也不好。赫里斯出面做了调解，赫斯基森暂时回避，内森也就适时地表现了友好，他建议政府干预货币市场，通过购买国库券使市场具有流动性，并且他承诺向银行提供黄金。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内森向银行提供了数额庞大的黄金，这里必须还要感谢一个人——巴黎的詹姆斯，内森自己的储备根本不够支撑那么长时间，他的黄金主要来自詹姆斯。另外，内森还从世界各地进口了大量的黄金。

为政府提供了如此巨额的黄金，内森自然要求得到丰厚的佣金，同时也显示了内森在伦敦金银市场的巨大影响力。而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这次的行动中建立起了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后来的央行日常业务流程也参照了罗斯柴尔德兄弟的标准。相应地，罗斯柴尔德家族逐渐成为国际金银市场的主导力量，在世界金融领域，他们又扩大了地盘。

“神圣同盟的主要盟友”与其他国家

1815—1819年，在伦敦和巴黎屡屡受挫后，罗斯柴尔德兄弟决定到别的地方寻找机会。第一笔生意来自普鲁士，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罗斯柴尔德兄弟成功获得了向普鲁士提供一笔贷款的业务。

首先介绍一个集团——“神圣同盟”，这是由俄罗斯沙皇提议，俄罗斯和奥地利、普鲁士组成的一个集团，另外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一些小公国加入。“神圣同盟”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像1789—1815年那样给欧洲带来巨大震荡的革命浪潮再度出现——在必要情况下，将联合进行军事干预。有军事行动就意味着更多的开支。

常年的战争，除了英国和法国外，大部分国家都财政出现了问题，都需要仰仗外国资本。迪斯雷利的小说《科宁斯比》曾对此作出描述：“经历了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25 年的漫长战争消耗，欧洲最需要钱来维持和平……法国希望得到一些，奥地利需要更多，普鲁士需要一点，俄罗斯需要几百万。”

滑铁卢战役之后，普鲁士也背负了大额的债务，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债务约为 1.88 亿泰勒元（约合 3200 万英镑），加上连续三年的财政赤字，普鲁士政府把目光转向了伦敦，希望可以在那里寻求贷款。有意思的是，差点毁掉整个计划的人正是在普鲁士政府和伦敦中间牵线搭桥的人——一个叫巴兰东的商人，他是普鲁士西哈德隆银行在伦敦的代表。1817 年初，罗斯柴尔德兄弟在法兰克福为普鲁士提供过 500 万古尔登（合 45 万英镑）的贷款，这让伦敦的内森进入了普鲁士的视线。在双方开始接触的过程中，巴兰东却犯了一个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的低级错误，差点断送了合作的可能性：1818 年 1 月，内森要求债权发行价格不得低于 60 点，巴兰东将内森的条件公布了出来，柏林当地银行立刻觅得机会，向政府提出了更优惠的项目，60 点以上的价格相当于利率高达 8.33%，对于政府而言无疑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决定。眼见事态发展及此，所罗门和卡尔亲自参与到补救工作中来，首先是处理巴兰东的问题，所罗门知道了他在巴黎破产的背景后指责了内森的轻率，并立刻求见了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随后又赶往柏林与卡尔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巴兰东渐渐退出了整个事件的中心，罗斯柴尔德兄弟也终于通过不懈的努力于 1818 年 3 月末与普鲁士达成了协议。历史学家认为，普鲁士政府也乐于达成这样的结果，政府希望的情况是，摆脱国内金融对政治的影响，否则难保议会或司法体系不会被插一脚。

在给普鲁士政府提供贷款时，内森作出了一个创举。在后来，《泰晤士报》把内森称为“将国外贷款引进英国的第一人”。可以想见最终达成的协议条件不见得会比之前好上多少，事实上，内森一开始就要求每一笔提供的贷款必须有普鲁士皇家资产的抵押，以及普鲁士皇家认可的相关人士作为担保，在这一点上坚决不让步。内森认为这么做是为了保证借出钱的人的利益兑现：“如果要想让英国的资本家们以合理的条件把钱投给外国政府，需要满足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与（他们熟知的）英国现有的公共服务借贷体系比起来，贷款方案要尽量与之相近，不仅需要（贷款）政府具有良好的信誉，最重要的是要保证那些借出钱的人（资金）的安全……假如没有这

样的安全保证，为一个外国政府在英国筹措如此大数目的贷款根本不可能。近期英国投资法国基金是由于对法国代议制的普遍信任，即议会对于政府新的国债都会进行核准，并向借出资金的人提供担保。”

最终的协议把这个条件写入了第 5 条款，“为了债权人的（资金）安全”，必须以普鲁士皇家资产作为抵押，并且根据议会法律（1809 年 11 月 6 日由普鲁士国王、王子以及中产阶层同意通过），“债权人可以完全支配这些资产”。这样的条件几乎等同于内森获得了议会的控制力。可能内森提出这样的条件只不过是希望有别于巴林跟法国达成的合约，抑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有志于控制国家财政。

不可否认，独裁的政府对于身处君主立宪制中的内森来说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政治风险。普鲁士的改革派正好也有意在普鲁士实施某种形式的代议制，内森下了一招好棋，在对于普鲁士的问题上，内森不仅态度强硬地定下了第 5 条款，写给罗特尔的信里也没有展现英国人绅士的一面，而是颇有些颐指气使：“谢天谢地，最亲爱的朋友，国王陛下以及财政大臣冯·罗特尔先生，现在我的义务已经尽完，我已经把钱全部送到了柏林……现在轮到你们完成你们的责任了，希望你们履行诺言，不要提出新的条件，像我们这样的男人，所有事务务必按照约定进行，这是我所期望的，正如你们希望能够看到我送来的钱一样。”

除了用皇家资产的收入来担保国债外，内森与罗特尔的谈判还有一个由罗特尔亲自拟定的“姊妹条款”，即《国债未来管理法令》（1819 年 1 月 17 日通过）的第 2 条款，虽然不是直接谈判的内容，不过把条款内容跟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综合起来看就能发现端倪，该条款为国债设立了一个上限，并且规定：“如果将来国家为了保持运转或者为了改善公共利益需要取得新的贷款，必须经过与将来的帝国议会协商后进行，并由其提供担保。”这也为普鲁士在 19 世纪 40 年代爆发的革命埋下了伏笔。通过这样的一个限制，政府的公共借贷就直接被中产阶层控制起来，除非是向一些名义上独立的机构比如西哈德隆银行借贷，否则帝国议会才具有真正的决定权。这无疑加大了政府借贷的难度，在 19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普鲁士是德意志所有公国中借贷最少的。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除了在政治上的影响，对于金融界的历史，尤其是资本市场来说，这一笔贷款业务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以至于人们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前文所说，《泰晤士报》给了内森一个“将国外贷款引进英国的第一人”的头衔。有两点值得特别说明：第一，支付时的货币选择，用英镑而不是用泰勒元，同时，支付利息的地点是在伦敦而不是在柏林，而之前巴林的法国贷款是用法郎在巴黎支付利息；第二，专门设立一个英国风格的偿债基金（原本内森的想法是以 15 万英镑的英国公债的形式作为偿债基金，但被罗特尔拒绝了），目的是确保债务得到清偿。在内森之前，世界各国的证券大多数也是可以在其他国家流通的，只是当时的统一的操作模式是利息都是在债券发行国支付，这不利于大量的人的参与。从这时候起，国际资本市场的外国贷款开始英国化，英国尤其是伦敦的国际金融地位进一步提升。整个 19 世纪，所有外国政府债券的回报都要比英国公债的高，所以人们也乐于投资外国国债。此前人们投资外国国债存在着诸多不便，包括利率、汇率的风险，等等，此时则变得容易多了。内森一举确立了让外国贷款在伦敦支付利息的制度，同时固定了国外货币对于英镑的汇率。这批贷款的债券同时在伦敦、法兰克福、柏林、汉堡、阿姆斯特丹和维也纳发行，债券市场也走向了现代化、国际化。

德国法律专家约翰·海因里希·本德尔在他的《国债大堵车》(*On the traffic in State Bonds*, 1825 年)一书中，肯定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方面对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政府债券的任意持有人……可以很方便地在几个地方获取利息。”比如，一个购买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行的任意债券的人可以在罗斯柴尔德的任意一家分行提取该债券的利息。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很快被吸引而开始购买普鲁士债券，内森的金融才华为今天国际债券的发行提供了范例，在当时被迅速引用而成为通行标准。与此同时，内森在柏林声名鹊起，受到各方赞誉，被称为“最具进取心的商人”，“作为银行家的实力难以估量”。1822 年，内森又拿到向西哈德隆银行提供 350 万英镑资金的贷款业务。

拿破仑的战争结束后，出现了 39 个德意志公国。此前，老罗斯柴尔德与黑森-卡塞尔的选帝侯威廉关系密切。战乱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威廉再

第三章 和政府做生意

次回到黑森-卡塞尔的时候已经不像从前那般依赖老罗斯柴尔德来打理自己的财政事务，在对威廉私生子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之后，换来的只是两笔总额为 430 万古尔登（约合 39 万英镑）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把目光投向了法兰克福——39 个德意志公国组成的日耳曼联邦议会的所在地。阿姆斯特洛和卡尔在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大厅里，能见到各国的外交代表，包括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绍姆堡-洪堡、萨克森-魏玛公国、安豪特-科登和拿骚-乌辛根等，在轻松地同他们建立好了良好的关系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拿到了一系列的小额贷款业务，包括公国的生意和公国王公个人的生意。积少成多，聚沙成塔，1817—1829 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拿到的贷款生意总额超过了 2470 万古尔登（220 万英镑）。甚至有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充当起了联邦的业务银行。

麻烦还是有的，主要来自奥地利。奥地利虽然把议会设在了法兰克福，不过内奥地在日耳曼联邦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这个时候，维也纳才是真正的权力所在地。前文我们已经了解到，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奥地利的关系远远不够友好，当时英国提供给盟国的补贴款生意，奥地利人也是选择了本土的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费了不少力也没有讨到太多便宜，只拿到一些奥地利从俄罗斯以及那不勒斯接收的小额资金业务，这还是因为与法兰克福银行家贡塔德建立了伙伴关系的缘故。事实上，奥地利政府也同样缺乏现金，同样遭遇了战事，同样产生了巨额债务，货币贬值，战后每年开支高达 1 亿古尔登。在战后的第一笔贷款业务中，奥地利选择了巴林、贝特曼和盖米勒提供的 5000 万古尔登贷款。大量的现金需求还是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机会，所罗门在 1820 年和戴维·帕里什一起为奥地利提供了两批总额达 4500 万古尔登（约合 480 万英镑）的彩票债券贷款，而所罗门更是逐步在维也纳站稳了脚跟。

更大的突破来自俄罗斯。跟普鲁士、奥地利以及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一样面对财政问题的俄罗斯，公共开支剧增，货币急速贬值，国家陷入通胀。一直以来，俄罗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都不错，从战时的补贴款业务到战后的赔款业务，一直都是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来处理的。有趣的现象也总是一致，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的贷款项目也是没有首选罗斯柴尔德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家族，而是交给了巴林、里德和欧文公司。不过，到 1822 年，俄罗斯还是重新和老朋友建立了联系，内森在夏天的时候承销发行了 660 万英镑的俄罗斯债券，利息为 5%。

搞定了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神圣同盟的主要盟友”，同盟的财政都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力支持，奥地利皇帝甚至半开玩笑地称阿姆斯洛“比我还富有”。而缓解了财政压力的奥地利，则开始扮演起欧洲“警察”的角色。

革命中的生意

在经历了长久战事之后，欧洲大陆的共同想法是阻止再次革命的爆发，神圣同盟因此成立。事与愿违的事情总是会发生，到 19 世纪 20 年代，欧洲再度陷入混乱。巴黎，法国国王的侄儿贝里公爵遇刺；曼海姆，奥古斯特·冯·科策比被激进学生卡尔·桑德刺杀；西班牙加的斯军队发生暴乱；1820 年 8 月，葡萄牙爆发了军事叛乱；1821 年 3 月，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的民众以及近东的希腊人发动了暴动；1824—1825 年，俄罗斯也发生了一系列的运动。18 世纪的革命发源地法国此时反而加入了反革命联盟，虽然有些被迫。

神圣同盟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干预的方式阻止革命。干预别国事务是要花钱的，奥地利干预意大利的革命获得了神圣同盟的资助，法国干预西班牙的革命也获得了资助。作为神圣同盟的盟友，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认为在整个过程中提供了相应的帮助。

此前在法国与欧洲大陆的对峙中，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不稳定的局势里收获了巨大的利润，那个时候他们希望看到战争状态持续，此时面对这样的局面则显得比较矛盾。若是陷入动乱，市场稳定受到威胁不说，不稳定的政权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债券被大量抛售，债券价格会大幅下跌，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愿意看到的；即便是军事干预成功，新增加的巨额开支也会让奥地利和法国财政再度陷入困境；而在革命成功的地区，新生政权也

第三章 和政府做生意

诞生了很多生意,诸如巴西这样新的独立国家首选的资本市场也是伦敦和巴黎。不过不管什么情况,罗斯柴尔德兄弟还是寻得了机会。

在奥地利军事干预意大利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奥地利提供了资助,不过他们的态度表现得有些若即若离。在1821年1月奥地利财政大臣施塔迪翁的描述里,提到“以帕里什、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金融家迫切希望我们的军队尽快越过波河,然后开向那不勒斯”。另一方面,梅特涅和内塞尔罗德邀请所罗门前往莱巴赫时,他的态度又扭捏起来,“如果我到那儿去,可能会引发大量报道,而且很可能并不确切。正常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就是我们正在商议向一个高尚的王室提供贷款,这会导致流言越来越多,最高方面也不希望看到事情变成这样吧。”所罗门所言也不无道理,奥地利经济已经被意大利危机拖累,市场信心本就不足,如果再传出发行新债券筹集贷款的消息,维也纳市场还会更糟糕。此外,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四处树敌,因而对于神圣同盟盟友的身份相当低调。

所罗门采取的方式是,给施塔迪翁提供短期帮助,资助军队,贷款则是等费迪南德一世重掌帝位后筹集。资助军队一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擅长的,他们拥有广泛的银行网络,为军队提供现金,然后收取合适的佣金。1821年3月,卡尔被派去了现场,从维也纳到了莱巴赫。

梅特涅非常看重对那不勒斯的这次军事行动,他告诉施塔迪翁:“我们必须做这项伟大的事业,这项事业的结果可能比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事物都更伟大。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关系到整个未来的成败:不仅仅是奥地利的未来,还包括整个欧洲的未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这关系生死……现在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成功。如果不能成功,结果将如同冒险:意大利首先将被革命吞没,之后就是整个世界。我将竭尽所能,直到死的那一刻。”

战争再次显示出它的残酷性,在维也纳,奥地利国债的价格猛跌,加上前线带来的财政和货币困境,令施塔迪翁更感绝望的是皮德蒙特爆发的新革命。“如果敌人近在咫尺,自然会产生更多莫名的恐慌。维也纳所有人都到了交易所,疯狂抛售我们的公共证券……我们的信用(刚刚建立不久)即将完全崩溃。我一定会被迫暂停将纸币兑换成现金,也就是说之前5年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的努力在一天内化为泡影……就此，我们将走向毁灭。无法筹措贷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因为到那时我们的证券就是一堆废纸而已。”

直到3月24日传来好消息，那不勒斯终于被攻陷。费迪南德重新掌权，奥地利政府开始寻求军事干预的费用补偿，并希望数额越大越好。按照之前的想法，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那不勒斯提供贷款偿还奥地利的费用。这个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不太看好那不勒斯政权的信用，卡尔和双方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就第一笔贷款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的结果是按60点的价格发行债券，提供1600万通用金币（约合200万英镑）。米兰银行横插一脚的竞争让卡尔不得不更改了最初按54点的价格发行债券，提供1000万通用金币的条件。1821年，卡尔筹集了第二笔贷款——1680万通用金币，其发行价格为67.3点；1822年，筹集了第三笔贷款——2200万通用金币；1824年，筹集了第四笔贷款——250万英镑。此时那不勒斯的负债已经高达1300万英镑。

被派来现场的卡尔，与那不勒斯财政大臣路易吉·德·梅迪奇熟络了起来，并对梅迪奇斥责奥地利人故意延长占领时间并索要过高费用的做法持支持态度。良好的关系在市场上表现出来就是，在巴黎，那不勒斯债券的价格从65点升到了103点；在伦敦，以英镑为面值货币的那不勒斯债券广受欢迎。奥地利非常希望一次性结清所有的军事干预费用，在1821年8月，梅特涅就曾要求那不勒斯直接支付465万古尔登，半年后再支付400万，之后每年支付900万通用金币。对此，梅迪奇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并于1825年以辞职为要挟要求奥地利政府退回100万通用金币。卡尔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梅迪奇一边，在奥地利政府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把钱划给了梅迪奇。

虽然对梅迪奇的支持有点惹恼了梅特涅，但总体来说，卡尔在奥地利军事干预那不勒斯的双边国际支付中，还是比较好地平衡了双方的利益。事实上，要跟双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非常困难。在那不勒斯，卡尔与托斯卡纳大公国有生意往来。在意大利，所罗门结识了大公妃玛丽·路易丝，为她的孩子提供了一笔500万里拉的贷款。玛丽·路易丝是哈布斯堡的公主，还曾经做过拿破仑的妻子，虽然时间很短。此外，所罗门还跟一些其他拿破仑时期的官员有所接触。另一边，奥地利政府的收支远远达不到平

第三章 和政府做生意

衡，这次军事干预的代价由那不勒斯的那点补偿费用根本弥补不了。在收入不够的情况下，奥地利政府再次选择求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再次贷款，并接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提出的略有改善却依旧苛刻的条件。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奥地利的援助还没结束，1823年，英国政府向奥地利政府提出了当年反法战争初期的一些贷款问题，按照英国政府的计算，这些贷款的本利到此时累计达到2350万英镑。英国政府试图通过这样的财政施压进行谈判，迫使奥地利离开那不勒斯。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一刻充当起了维也纳当局的非正式外交渠道，内森利用自己在伦敦的影响力帮助奥地利缩减了债务规模。而获得的好处就是，再次取得新的贷款的业务，其中一笔3000万古尔登的贷款尽管是与巴林、里德以及欧文公司合伙，但这次承销发行的奥地利债券价格很快从82.33点涨到了93点，罗斯柴尔德及合伙公司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另一笔贷款为1500万古尔登。在奥地利军事干预意大利的行动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赚了很多。

另一场重头戏则是西班牙的革命。

费尔南德七世仍然在位，不过不得不听从于议会和宪法，自由派组成的议会不得不筹措很多贷款用以弥补因为革命导致的政府收入的减少，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参与了部分项目，奥地利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入侵那不勒斯的行动就是为了干预自由革命在意大利获得成功进而影响整个欧洲。1822年7月，费尔南德七世和激进保皇派分子试图推翻议会的行为失败后，西班牙金融家贝尔特兰·德·利斯计划重组一个在保皇派看来不那么“激进”的政府，詹姆斯也被卷入其中。很快，计划失败，外国的干预比利斯想象中来得更快，而干预者竟然是法国。1823年，法国由路易十八的侄子昂古莱姆公爵统帅，发动了对西班牙的远征行动。

奥地利入侵那不勒斯，卡尔在意大利为奥地利军队提供资助。在法国对西班牙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中，詹姆斯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了对法国的资助。年轻的詹姆斯在一系列行动中展示了他的金融才华，在后续我们会有专门的章节详细陈述。詹姆斯面对经验丰富的金融家乌夫拉尔，显得镇定自若，他筹集了释放费尔南德七世所需的赎金，向法国总理维莱勒伯爵显示了自己的价值。法国政府战后面临大额的战争赔款，此时再加上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远征西班牙的军事行动，财政上同样面临困境，跟奥地利政府一样，法国政府也不得不通过借贷来满足更大的开支要求。詹姆斯在法国的一切努力最终获得了法国复辟王朝的信任，随之而来的就是获得的好生意：一笔为价值 1.2 亿法郎、利率为 6% 的国库券的生意；另一笔为价值 4.62 亿法郎（面值）（约合 1850 万英镑）的法国公债业务，从 1815 年开始后的 30 多年间（直到 1848 年），法国从没有发行过单笔如此巨大额度的债券。在这笔巨大的公债业务中，詹姆斯再次显示了他的实用主义，这么大的一个蛋糕，有太多的人盯着，并且一家银行很难吃下，詹姆斯联合了拉斐特以及其他几个银行家，采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以高过市场价的价格（89.55 点）竞标成功，虽然比竞争对手的报价高了 1.5 点，不过公债发行后价格快速上涨让詹姆斯和合作伙伴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很快价格突破 90 点，并且到 1823 年底，公债价格甚至达到了 100 点。

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西班牙复辟后，展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新成立的独裁政权，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提供贷款，而新政权拒绝承认和赎回之前政府发行的所有债券，同时拒绝向法国的军事干预支付任何补偿费用，后果就是法国政府也拒绝为新政权提供担保。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准备联手行动的巴林、里德以及欧文公司还担心一个问题，即费尔南德还幻想通过收复在南美的殖民地来解决所有的财政问题，从而将借来的钱挥霍于此项毫无意义的行动。事实上，1820 年的革命就是由那些准备跨越大西洋前往南美的士兵发动的，并且南美的国家一直致力于争取独立。此外，英国政府对于法国此次对于西班牙的军事行动态度也很别扭，当初威灵顿公爵率领盟军战胜拿破仑，如今却要看着法国干预别国的革命。于是，虽然费尔南德重回王位，英国却迅速与新诞生的南美共和国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英国与法国、奥地利由此产生了许多矛盾，内森、詹姆斯和所罗门也被卷入其中。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报告梅特涅说：“虽然罗斯柴尔德银行对于君主主义者可能假装抱有同情，不过承认西班牙的君主立宪政府和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会为他（内森）的金融业务带来政治保证以及更多的机会，他们非常清楚其中的价值。”不难看出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是内森）对于君主立宪的偏好，对于西班牙的君主立

第三章 和政府做生意

宪政府，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也有示好，虽然随后又对于法国的军事干预提供了资助，不过对于复辟的费尔南德却又拒绝提供贷款。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矛盾”态度还表现在对南美的前殖民地国家上。在伦敦，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以及危地马拉这些新兴国家的债券，在法国军事干预西班牙的那段时间，一度广受欢迎，投资者都看好各种开发项目，狂热的情绪四处蔓延，在委内瑞拉军队里还出现了一个自称是“波耶斯酋长”的将军，随便地编造了一些文件就把一片沼泽地包装成了一个遍布黄金机会的投资宝地，并且轻易地获得了投资者的信任，获得了 20 万英镑。这位“酋长”也向内森抛出过“橄榄枝”，不过被内森“遗憾地”拒绝了。似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南美所有国家，对于各类商业活动都显得不感兴趣，唯独对巴西情有独钟。

1823 年，内森向葡萄牙提供了一笔 150 万英镑的贷款，但是这笔贷款的目的是确保巴西的利益。英国和葡萄牙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与巴西的商业关系相比其他南美殖民地要紧密得多。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葡萄牙的良好关系也可以再次看出他们对于君主立宪政权的偏好（1822 年葡萄牙接受了君主立宪宪章）。也有观点认为巴西是神圣同盟在南美的代表，因为巴西国王娶了奥地利公主，而神圣同盟的盟友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此与巴西联系紧密。而 1825 年巴西独立之后，仍然保留了君主立宪制的政府，直到 19 世纪中叶。

1824 年，内森接手了由托马斯·威尔逊等人发行的一批巴西债券，发行价格为 75 点，利息为 5%，总额有 100 多万英镑，内森接手的价格为 87 点。此外，1825 年，内森又以 85 点的价格发行了一批 200 万英镑的债券。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巴西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在海因里希·海涅的话中看出一二：“伟大的内森，伟大的内森·罗斯柴尔德，睿智的内森，巴西国王将自己的钻石王冠都典当给了他。”

至此，在欧洲的又一个动荡阶段，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一次又一次成功的业务，进一步确立了在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公共财政主导地位。从英国政府到神圣同盟的国家，到欧洲大陆，甚至南美，一个接一个将自己的贷款交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



第四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网络

战争和革命，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过程中穿插其中，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金融帝国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战争的消耗毕竟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中觅得了大好的机会。支撑罗斯柴尔德家族做战争生意的，是他们精密高效的信息网络。

即使是风，也要嗅一嗅它的味道，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来历。

——《塔木德》

“一夜成名”的内森

一份情报挽救了一场危机，一则消息使人反败为胜，在中外的影视剧中从来不乏这样的情节。谁拥有更快速、更关键的信息，谁就更占据主动。在国与国的政治、军事乃至经济竞争中莫不如此。在商业领域，掌握情报同样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深谙此道。

前文已经提到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甚至比军方还迅速的信息传递系统。一直以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就非常重视重要信息的收集，除了建立自己家族的信息收集及传递系统外，在日常的社交生活中，也敏锐地注意着所有可能提供重要信息的人，或笼络，或交好。在很多情况下，罗斯柴尔德家庭都受益于此。

内森刚刚到伦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金融家，他在伦敦从贸易做起，也私下进行了一些政府不允许的货物及金钱往来。内森非常善于把握信息，在“威灵顿黄金交易”中的一个发现让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与政府做生意，尤其是为政府提供金融服务，利润不比贸易和走私少，更重要的是，轻松并且稳定，更高的利润也不是没可能。于是，内森决定在伦敦成立英国罗斯柴尔德银行。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滑铁卢战役的情形。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和威灵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的滑铁卢对峙，双方数十万士兵严阵以待，生死就在此一役。同样严阵以待的还有证券市场上更大数量的投资者，交战双方发行的公债价格直接受这场战役结果的影响，做空哪头，做多哪头，就像是赌博。如果押宝于英国，就看涨英国公债，如果看好法国，就要押宝于法国公债。所有人都在等待战役最后的结果。

内森对此早有打算，之前的战争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为前线的威灵顿运送钱币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网络。而在滑铁卢战役前夕，在奥斯唐、根特、布鲁塞尔、巴黎及卢森堡这样的战略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地点已经有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机构，内森派出了一批有经验的人，还有身居军官要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线潜伏于双方的阵营。在盟军黑森和普鲁士军队，有一位上校和一位将军，是由阿姆斯洛通过布达拉斯的关系安排的；在法国军队，有一名拿破仑的贴身侍卫和一名内伊元帅旗下的骑兵军官，是由所罗门通过达尔堡公爵介绍而认识的。另外的人士则是光明正大，以随军商人的身份直接驻在滑铁卢。有一种说法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给这 6 位由家族派驻到军队的随军商人，配备了装有鸽笼的马车来运送货物，鸽笼里有 24 只信鸽专门用于在战争中传送重要信息。另外，在英国多佛港与法国加莱港，内森还有 5 艘性能一流的快船，24 可以小时随时往返于英吉利海峡两岸。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罗斯柴尔德家族迅捷的信息传递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也可能是人们对将罗斯柴尔德家族能获得巨额财富添油加醋地描述为对一次难得重复的巨大机会的把握，由此来获得心理上的某种平衡）。

故事是这样的。

1815 年 6 月 18 日傍晚，拿破仑的失败已经无法挽回，战场正在趋于平静，有一部分人却比战时更紧张，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战场上的线人和情报人员立刻把战争的结果迅速传送到了巴黎的詹姆斯那儿——法国战败，詹姆斯迅速又将所有信息编成了密码信，为确保信息安全，一共分头 6 处，带着相同的信息，从巴黎赶向加莱港，加莱港 24 小时待命的快船迅速把信息带到了多佛港焦急等待的内森手中。而这个时候，甚至连政府的信息还没有送回来。内森绝对是一个爱国的奉公守法的好市民，他决定把消息告诉政府，只不过当时人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实。

威灵顿的信息传回来晚了一天，内森紧紧地抓住了这宝贵的一天的时机，在伦敦股票交易所，焦急等待的人们，紧张、不安地等待着前方的信息。在内森接到法国战败的信息之后，内森不动声色地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抛出手中的所有英国公债，似乎是已经确定了前方英国的败局，很快引发了全场的跟风，本就焦躁不安的人们陷入一阵恐慌，所有人都开始按捺不住纷纷抛售英国公债，“再不抛，就成废纸了！”于是，一天之内，英国公

第四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网络

债的价格暴跌，几近崩盘，接着是内森悄悄入场，狠狠地抄了一个低到不能再低的底。

第二天的报刊头条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大大的“滑铁卢大捷”的字眼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罗斯柴尔德家族看得是喜笑颜开，英国公债的价格大涨，证券交易所一开市直接跳空高开。故事里的内森兄弟通过低买高卖一天就赚进2.3亿英镑，折合现值为500亿美元。政府官员们对此除了震惊之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是欣赏和佩服。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这简直就是未卜先知，人们称之为“无所不知的罗斯柴尔德”。不仅仅信息传递快，同时为了保证信息的安全，不被他人截获，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专门的保密措施，信使由专人担任，并有家族专用的密码，包括每个人的代号。这样快速而安全可靠的信息传递系统，还得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青睐，女王也会时不时使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而弃用正式的外交邮袋。

故事归故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视信息，并且的确有比他人高出一筹的信息收集和传递能力，并且他们一直重视这些信息的价值。到大卫·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六代掌门人）时，他对此作了一个说明：“在我们家族所从事的领域需要有很好的判断力这是自然的，不过前提是在掌握大量的信息和情报的基础上，如果不管外面什么情况，只顾自己做什么的话，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家族一直保持着一个传统——我们一直都跟政府走得很近，这样我们才知道政府在想什么，也才知道公众在想什么，或者公众在害怕什么；同时，我们也保持对那些大公司的紧密关注，这样我们可以了解清楚它们的战略。通过家族几代人的积累，我们的判断力当然就会更具说服力。”

过了约一个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系统再次显示出恐怖的效率，在日本海军全歼俄国舰队之后，消息先抵达的是内森·罗斯柴尔德家而不是日本驻英国的使馆，并且时间早了整整两天。

信息网络雏形

内森刚到伦敦的时候，除了从事贸易之外，还做过走私。在许多富豪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的经历中，似乎都有过一段在当时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阶段，往往都是在事业的初期，用一些处于法律边缘的手段，带着赌一把的心态，完成了基本的原始资本积累。内森采用的方式是走私。

机会来源于拿破仑的一项禁令。在拿破仑掌控法国并且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的时候，1803年，为了扼制海峡对岸的英国，拿破仑下令禁止进口英国货物。野心勃勃的拿破仑想做的还不止于此，1805年10月，拿破仑决定对英国发动贸易战，1806年11月，对英国实行全面封锁。法国及其所辖地的港口禁止英国及其殖民地的任何船只进入。

拿破仑的一系列政令出台后，英国商人一片哀鸣，所有人都开始担心接下来的商品销路问题。已经囤积起来的货物卖不出去，损失在所难免。有一个英国商人例外——内森以他不同寻常的眼光看到了这个绝佳的机会。要不同于常人，就要敢于打破规则。内森决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无视拿破仑的禁令，把货物带到法国去。在写给父亲老罗斯柴尔德的信中，内森说：“虽然法国是战胜国，但是法国的工业水平落后，在接下来很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满足法国国内以及法国占领的广大欧洲国家的工业品方面的需求。这时再对英国进行贸易封锁，会让这样的情况更严重，后果就是法国国内的大众以及欧洲的所有人，在生产生活中面临诸多不便。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率先行动，采用走私等非常规手段，把英国这边的工业品高价卖到需求强烈的欧洲大陆国家。”当然这是一封极其秘密的信。

内森敢于这么想，自然也是有着自己打算和底气的。说干就干，由内森与詹姆斯牵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人分工协作。首先是船队的问题，要把货物运过英吉利海峡，而且是在封锁政策下到达欧洲大陆，必须要有一支信得过的精干的船队。好在英国是一个航海强国，内森不难找到又快又好的帆船，还有能够胜任这个计划的水手和船员，很快他就在曼彻斯特建起了一支船队（这个船队后来也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货物到了欧洲大陆怎么分销出去的问题。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老罗斯柴尔德来解决。老罗斯柴尔德在欧洲大陆经过多年摸爬滚打，早就结识了很多欧洲大陆的商人。为了稳妥起见，老罗斯柴尔德通过达尔堡向拿破仑的宠臣缪拉献了不少银子，以便关键时刻缪拉能够帮

第四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网络

忙打通关节。

缪拉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靠得住的“朋友”，罗斯柴尔德的很多信息都是来自这位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新贵。作为拿破仑的妹夫，缪拉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西的信息来源中心，另外，他还可以在内森从英国来的走私船被法国海关“不小心”扣留的时候提供帮助。因为缪拉的关系，内森几兄弟的走私生意做得顺风顺水，英国的咖啡、棉花、砂糖、葡萄酒等流向了欧洲各国，内森在英国买的囤积货品价格非常低，倒手到欧洲卖出，利润非常可观。甚至最后连拿破仑也默认了这样的走私行为，并在法国的格拉弗林专门开辟了用于官方默认走私行为的一块地区，走私到获得政府的承认，这也算是走私的最高境界了吧。

虽然在1810年6月15日，拿破仑颁布法令允许限量的黄金和白银可以带入法国，不过长时间的经济封锁还是对英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英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加上与法国开战的军费支出，英国政府压力重重。前线的威灵顿公爵军费紧张，物资钱币严重不足，英国政府在权衡再三之后，找到内森，将为军队运送钱币的重要任务交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经历了几年的走私生意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畅通的物流网络。1814年1月，内森接受了财政大臣授权首席代表约翰·查尔斯·赫里斯的委任，为威灵顿公爵在两个月内筹集法国的金币和银币，总价值不超过60万英镑，从荷兰港口用英国舰船送到前线。这是这个跨国组织的一次牛刀小试，结果令英国政府满意。到1814年5月，内森经手的这个项目的黄金总价值已经将近120万英镑。威灵顿公爵对能“获得充足的钱币”表示感谢，而赫里斯更是对内森大加赞赏：“罗斯柴尔德出色地完成了我们的各类服务委托，虽然他是个犹太人，我们仍然充分信任他。”

在走私生意的初始阶段，内森从英国发出的货物都是由詹姆斯来接应的，随着卡尔和所罗门陆续在阿姆斯特丹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开辟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领地，这个走私的网络越来越大。在为英国军队筹集钱币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一个新的收获，他们发现了不同的市场的钱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币以及黄金的兑换价格的差异,于是一个新的低买高卖的机会又出现了——套汇。为了充分了解各地的汇率差异,兄弟几个经常互相通信,随着运送货物或钱币的帆船和马车,几人的信件也穿梭于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这个依托于物流系统的网络构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强大的信息网络的雏形。

消遣秘密的信息网络

老罗斯柴尔德,也就是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起家是在德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本营是在法兰克福。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在法兰克福经营,他们的影响力可能也就只限于德国。从1804年内森前往英国伦敦后,罗斯柴尔德家族逐步建立起在欧洲的影响力,内森也成为第二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当然这是后话。

在法兰克福,老罗斯柴尔德也有朋友要结交,为了获得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的信息,老罗斯柴尔德结交了图恩和塔希思,罗斯柴尔德家族跟图恩和塔希思家族保持了长久的亲密关系。图恩和塔希思家族属于皇室家族,负责邮政事务,说负责不算准确,确切一点说,就是垄断。图恩和塔希思家族有着悠久的从事邮政事务的历史,原本这个家族诞生于米兰,15世纪末,当时的家族成员看到一个将邮政体系引入泰罗尔的机会,于是萌生了做邮政事务的想法,并在1516年获得马克西曼一世大帝的委任,开始负责维也纳与布鲁塞尔之间的邮政事务。图恩和塔希思在意大利被称为德·拉·托雷,在法国则被称为德·拉·托尔。因为该家族从事邮政事务且为国王服务,所以总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机密信息。老罗斯柴尔德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费尽心思接触并讨好图恩和塔希思家族,只要有赚钱的机会,一定会想着如何让图恩和塔希思家族加入进来。在一次次跟着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了好处之后,图恩和塔希思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愈发亲密。

继内森离开法兰克福后,1811年,詹姆斯也离开法兰克福前往法国,之后所罗门和卡尔也相继离开法兰克福分别前往奥地利的维也纳和意大利

第四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网络

的那不勒斯。自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分别设立了罗斯柴尔德银行，这个金融帝国初具雏形，在欧洲最重要的五个国家——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建立了驻点。对于现代金融业的一个重要意义是，第一家真正的跨国银行出现了。

自金融帝国建立起来后，分处五个地方的几个人的意见交流变得不是那么容易，同时在更广阔的地域，更多的业务机会，如果可以信息共享，则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业务机会。于是，以往的落后的邮政通讯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展的桎梏，传递信息太过缓慢，同时保密性也值得怀疑。如果商业机密被竞争对手知晓，则会弄巧成拙。在对于快捷安全的信息传递需求越来越高的时候，几经考虑，罗斯柴尔德家族作出一个决定——建立自己的信息系统。除了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纽约、莫斯科等其他市场收集信息，除了各类最新金融消息外，还收集政府的最新动向，包括各类政策等。

罗斯柴尔德家族要建立的是一个专业的系统，为此专门从 5000 万英镑的资产中划拨了专项资金，还有专业人士负责，有专门的信使，专门的信鸽，购置快帆船、邮车等最新交通设备，并且使用了许多的密码等手段。为了更快了解重要市场的涨跌信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信鸽传信中使用了“AB”和“CD”分别代表利好和利空，还用蓝色和红色的信封代表汇率的涨跌，如今的证券市场也是按照颜色来区别涨跌的。一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重要信件还会按几路分别寄送，以确保不被延误。此外，每过一段时间就进行密码系统的重置和升级，以确保信息的保密性。

通过高效的信息收集和传送系统，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迅速了解欧洲各地的最新政治、军事、商务信息，如果他们想，对任何热门社会话题都能随时了解到最新的相关信息。对于这个系统的效率，不管是从速度还是信息的价值角度来看，都远远超出了其他的商业竞争者，无疑是当时最尖端的通信系统。在普罗大众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传说：“任何一个大臣甚至都没有与秘密特工或政治间谍进行过像这样的沟通……通过这些消息来源，他们掌握的奇特和秘密的事情经常会吓到那些听他们讲故事的人……对世界历史来说是秘密，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消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遣。”比如 1820 年 2 月 13 日发生的贝里公爵遇刺事件，法国国王路易十八没有子嗣，侄子贝里公爵是王位最可能的继任者，激进分子刺杀了贝里公爵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早于其他人知道了贝里公爵的死讯，而当市场对此作出反应，证券纷纷暴跌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已应对好了。

依靠这个信息系统，罗斯柴尔德家族甚至开发出了副业——为重要的客户朋友提供快递服务，尤其是对一些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员。奥地利驻伦敦的代表们就因此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朋友，甚至把最重要的机密信件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负责传递。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当时的私人银行业务以及这类私人快递服务，为现代的银行服务也提供了参考。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同时，带来的就是对重要信息的近距离乃至零距离接触。

维克多的间谍嫌疑

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事业的逐步壮大，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系统也越来越完善，这个为重要客户（包括政府官员在内）服务的副业也越来越受欢迎。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代，从英国到法国，从奥地利到普鲁士，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各个强国都越来越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渠道来传递信息。罗斯柴尔德家族由此可以了解各个国家的政治动向，信息往返于各个国家之间，罗斯柴尔德家族据此调整对策甚至游说各个政府作出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有利的决定。

维克多·罗斯柴尔德是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嫡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代成员，剑桥毕业的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同时，继承了爷爷内森敏锐的头脑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韧性。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金融世家出生的维克多却投身于一个估计他爷爷内森想都不曾想过的行当——拆除炸弹。

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刚开始的时候，德国对英国实施空袭，投掷了大量炸弹，并且这些炸弹都不是一般的炸弹，除了引爆时

第四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网络

间会有延长外，德国人还对炸弹进行了改装，外形上做成了煤块、小保温瓶、卷心菜、萝卜等形状，逼真的效果在英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普通人稍不注意就会被炸身亡。由于这类炸弹的出现，一个新行业随之诞生——拆弹。事实上，当时德国投递的炸弹甚至搞得拆弹专家也很头疼。维克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主动开始做起了拆弹工作。当时刚刚开始出现的这个行业，所有都是从零开始，所有人的行为都靠经验，这是一份极为危险的工作，没被炸死就会多累积一次经验。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维克多也拥有犹太血统，面对希特勒在欧洲造成的严重灾难，尤其是对犹太人的残酷手段，维克多义无反顾地就加入了反纳粹活动中。不仅仅是维克多，法国分支的阿兰和埃里两兄弟，英国分支的利奥波德也都入伍参加对纳粹德国的战斗。

或许是维克多具有拆除炸弹的天赋，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拆弹实战之后，维克多不仅保住性命，还成了拆弹专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似乎在各行各业都能表现出他们的优秀。战争结束后，维克多就离开了部队，之后他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被怀疑是间谍“剑桥五杰”的成员之一。

“剑桥五杰”的五个人中有四个人陆续被曝光了身份，其中第三个被世人知道的是伯吉斯。伯吉斯还有另一个身份——剑桥的“使徒会”的核心成员。而维克多之所以被世人怀疑是“剑桥五杰”之一，起因就是维克多也是“使徒会”的核心成员。剑桥的“使徒会”是一个优秀的人集中的小组织，成员共有 12 名，都是三一学院或者国王学院中最优秀的人。在剑桥大学期间，兴趣广泛的维克多喜欢上了法语，于是找了一位学长安东尼·布朗特爵士在课余期间教自己法语。布朗特是“使徒会”的成员，他介绍维克多也加入了“使徒会”。这个小组织每周六会进行聚会，地点都很隐秘，聚会讨论的内容涉及哲学、美学、政治、商业等各个领域。而在这个阶段，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吸引了这个团体的注意力，很多成员都有就苏联模式进行探讨的研究课题。在这批优秀的人眼里，这是一个可以拯救全人类的理想模式。

维克多加入这个组织其实还抱有另一个目的，虽然年轻的他在大家的熏陶下，也关注了社会主义的一些事情，不过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维克多希望这个团队的成员可以给家族带来一些好处，毕竟这都是一群优秀者中的精英。后来“使徒会”的一个著名成员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的菲尔比，菲尔比做了20多年的间谍工作，为苏联收集各类情报，并且游刃有余地混迹于苏联、英国和美国的主要情报机构。在“使徒会”内部，菲尔比也在寻找一些目标人物可以给自己提供服务，维克多成了他的尝试对象。

维克多了解到菲尔比同苏联的密切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系统到维克多的时候，已经运行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想要了解菲尔比这样的人的一些隐秘身份，即使不能确认，也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了。维克多清楚帮助菲尔比意味着支持苏联。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收集工作，虽说只是副业，不过这一传统至今仍然没丢。维克多也很清楚情报的重要性。世人最后也不知道维克多到底做了什么，不过以罗斯柴尔德家族长久以来与多国政府打交道的经历来看，最后菲尔比和维克多到底谁利用了谁还真是很难说。

另外，对于“使徒会”里的伙伴，维克多也给予了一些帮助，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在商业乃至政治上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维克多利用家族的关系，把伯吉斯等几个人推荐进英国的各个情报部门。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已经很难辨别清楚，罗斯柴尔德家族历来就很重视情报，也可能与此相关。后来这几个人都被揭露出了苏联间谍的身份，麦克林、伯吉斯、菲尔比、安东尼·布朗特后来相继逃往苏联。与这几个人关系密切的维克多的间谍嫌疑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很多人都觉得他就是“剑桥五杰”中第五个没有暴露的人，这个话题一直持续了20多年的时间。到1986年12月，忍无可忍的维克多在公开辟谣的同时，要求政府证明自己的清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的强大影响力由此再次得到体现，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很快作出声明：“没有证据表明罗斯柴尔德勋爵曾做过苏联间谍。”谣言这才渐渐平息下来。4年后，维克多去世。

一直在情报领域风顺水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差点也在这个地方栽跟斗，不过这样的插曲也无可厚非，毕竟不是信息收集或传递环节出了什么问题，罗斯柴尔德家族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他们的这个信息系统获益的。从有交易的那天起，就已经有了利用秘密情报获益的行为。

大隐隐于市

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视收集政府和竞争对手的各类信息，自身却相当低调，竭力避免信息被人知道。一个在金融领域呼风唤雨、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家族，却不被大多数人了解，甚至知道他们的名字。这让这个家族显得愈发神秘。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秘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反之要想占有先机，除了尽可能地了解对手之外，就要尽量不被对手了解。如同在赛场上，一个隐身的人能看清你所有的动向，你根本不知道该往何处出拳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被一拳打倒了。这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可怕之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低调，在今天通信业极为发达的商业社会中看起来像是奇迹。

到今天为止，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种种传说在各个圈子里传来传去，人们对于这个家族的真面目仍然不可窥见。19 世纪在欧洲跺跺脚，欧洲大陆都得跟着抖一抖的金融大家族，今天的真实财富有多少？他们对于欧洲乃至世界还有当初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是已经衰落了，还是遭遇什么重创了，还是刻意低调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多少企业？还在从事哪些业务？

在今天的中国街头，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而且在其他的一些省会城市，都能看见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花旗银行，人们对于这些名字也都耳熟能详，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罗斯柴尔德银行。看起来，似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营业额不及这几个跨国银行的零头。有人粗略估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相当于盖茨家族拥有 800 个跟比尔·盖茨同样优秀、拥有同样身家的人的财富的总和。

到目前为止，在上市公司的名录里找不到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名字，没有上市，就不用公布公司年报，那么罗斯柴尔德银行究竟做了多少生意，挣了多少钱，也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或许有极少数的专业人士能从一些地方看出一定的端倪，但是没有人完全可以了解。

在今天，可以通过少量的资料了解到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旗下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的以及与之有紧密联系的企业，包括全球最大的钻石供应商——南非的戴比尔斯钻石公司，全球最主要红酒供应商，以及世界著名的三家铁矿石集团——巴西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戴比尔斯钻石公司拥有全球 70% 的钻石产量，而巴西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三家企业的铁矿石产量占据全球 70% 的市场份额。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 2004 年为英国政府的移动通信 3G 牌照拍卖充当了融资顾问。以色列创建者爱德蒙的孙子阿道夫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属于法国分支，阿道夫控股的美国洲际饭店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国际连锁酒店，阿道夫同时也是法国最大的玩具公司和冷冻食品公司的控股股东。他在巴黎与日内瓦各拥有一家私人银行，另外还拥有西班牙东部的旅游胜地马略卡岛的度假别墅，以色列的豪华疗养院，还参与投资建设了巴黎的高档别墅区及西印度洋上的热带旅游胜地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此外，阿道夫还兼任比利时兰伯特银行和南非戴比尔斯集团的董事，在老家以色列，则通过其拥有的伊斯特普投资公司间接控制着该国的中央银行。他的财富遍及欧洲、美洲和中东。

虽然中国大众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很陌生，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跟中国企业打过交道，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核心业务之一是帮助企业进行并购，而在他们的客户名单上，赫然就有着中海油，以及南京汽车和上海汽车等企业。

从第一代老罗斯柴尔德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就非常重视和政府及政府官员间的关系。据此，不仅可以了解最新的政治动向对金融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且可以增强自身在政府的影响力，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近 300 年来的传统。古老的拥有金融帝国的家族，在现如今的网络经济时代是否还可以保持巨大的影响力呢？在美国的社交界有一个传说，如果在同一天接到了一份来自白宫的邀请和一份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邀请，建议选择后者。如今，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经历了八代人，一个企业能达到这么长的寿命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依然低调地活跃在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在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可以呼风唤雨的人，外表严肃，拥有精明的商业头脑，不苟言笑，传奇的人物，似乎比较吝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司令”，影响欧洲乃至世界的大银行家，哦不，他的第一身份应该是商人。

我的一个优点是不拘小节，当机立断。

——内森·罗斯柴尔德



内森版图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内森·罗斯柴尔德，梅耶·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个儿子。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也是由内森完成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初是在法兰克福发展，不管是出于老罗斯柴尔德的指派还是内森自己萌生了闯荡更广阔天地的想法，总之，内森·罗斯柴尔德第一个迈出了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本营，他的目的地是英国。而内森这一走，使他最终成为伦敦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金融大亨，并成为第二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里最出色的金融家。

随着内森前往伦敦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公司，其他几位兄弟也开始往欧洲其他国家发展。罗斯柴尔德家族随着在欧洲最重要的几个国家建立起基地开展业务，影响力越来越大，生意也越来越兴旺。在内森维系整个家族生意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法兰克福当地的一个小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跨国集团，并陆续为英国、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法国等欧洲国家提供财政服务、筹集运送钱币、提供贷款等，甚至在欧洲政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和更丰厚的利润。

在内森到达伦敦之前，伦敦的凡·诺顿公司负责法兰克福家族与英国的所有生意，作为黑塞选举人的代理人，该公司可以从英国政府领取海塞津贴和奖金。从今天来看，内森当初选择伦敦是无比精明的决定。当时欧洲如此多的国家，不是法国，不是普鲁士，不是奥地利，不是俄罗斯，内森来到了英国。一到英国没多久，内森就取代了凡·诺顿公司而成为黑塞选举人的代理人，内森用他的正直和精明很快赢得了选举人的信任，从而开始全权处置所收货币，这么一来，他可以任意处置选举人的基金和股票，自由决定买卖时机。没过几年时间，内森就在伦敦站稳了脚跟，同时依据伦敦这个世界贸易中心的地理优势，内森掌控的买卖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远远超

第五章 ·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过了其他几位同样优秀的兄弟。今天提起内森的名字，人们冠于他的形容词包括“冷静、聪明、喜怒不形于色、善于运筹帷幄”，而在当时，内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政治家都熟知他，竞争对手对他感到头疼。或者真的犹太人是天生具备生意头脑，内森面对每次贸易机会、投机机会，似乎总能作出正确判断。在内森的经营管理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越做越大，逐渐在欧洲乃至世界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资助各国财政而在欧洲政治中显示出重要影响力。

内森后来被人们熟知的身份是金融家，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企业也被称为是金融企业。刚到英国的内森一开始是个商人，不过后来他在股票市场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内森具有卓越的投机才能，天生就是做股票、债券、货币这一类投机生意的料。初进入金融市场的内森，就崭露头角，很快成为证券市场的重要人物，“仅用 5 年的时间，就让自己的资本上涨了 2500 倍”。

英国的借债史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原本在欧洲是最先进自由的政体，加上英国本身的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一直以来，英国拥有令他国羡慕的财富。但是到了 19 世纪初期，英国政府作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忽视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和制造工业），财政因而陷入了困境。英国政府陷入了麻烦：当爱尔兰开始不断有贫苦农民死于饥饿时，无法再忍受贫困和痛苦的劳动阶级终于走向了激进，暴乱和反抗开始四处出现，暴乱产生的混乱又进一步加重了贫民阶层遭受的苦难。另一边却是腐败滋生，官员道德沦丧，贿赂和阴谋成为理所当然的手段，为了达成意图，完全不顾其他人的利益，政府和选民甚至都成为有目的的政治家们玩弄的对象，直到《格雷地主改革条约》（*Reform Bill of Lord Grey*）的签订。

改革的目的是为打击腐败分子以及为谋求私利而置国家整体利益不顾的贵族势力。《格雷地主改革条约》的签订，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铲除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了恶势力,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很快又出现在了别的领域。而土地的贵族势力是否真遭到了打击值得怀疑。实际情况是,仍然由少数贵族控制着绝大多数的选票,只不过换了一批人,从前是土地贵族,承租人的选票完全可以通过略加施压即可得到满意的结果,想支持一个特定的人完全没有问题;如今控制选票的人换成了资本家们,控制着金融和商业的人也希望享受政治权力,当然最后仍然是为了谋取私利。以往的大地主仍然有着政治影响力,而商业领域的新贵开始试图取代他们的位置了。D. 伊斯雷利(D. Israeli)对此有一个精确而形象的描述:“事实上《谷物法》的废除,不过就是有钱的贵族取代了原来有土地的贵族,资本家取代了贵族,金钱取代了血统。”

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经历了现代立法改革,土地持有的情况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之前贵族阶级对土地的直接所有权,包括与之对应的领主权和特权制已经被取消,直接利益远不及从前,大的地主逐渐消失,而土地也被越划越小,土地所有者在增加,但是持有的土地面积在缩小。英国的情况与之正好相反,英国的土地占有法决定了对小地主不利的一面,他们不仅要负责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要为大地主出力,年景有好有坏,一旦遇上不好的年份,就会有一批小地主无奈卖掉土地。于是,长此以往导致的结果就是,小土地所有者渐渐消失了,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小地主转变成了靠向大地主租地过活的佃户。

此外,劳工阶级爆发的动乱,起因就是《谷物法》的颁布,旨在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该法实施后,导致英国国内谷物价格骤涨,工人纷纷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因为这样的动乱,国家工业遭受巨大影响,几乎停滞。而政府官员还在鼓吹农业的重要性,认为要让国家经济重新恢复的唯一方法是从农业着手,要考虑到土地贵族的势力,而不是堂吉珂德式地妄想长期依靠发展与扩展对外贸易和制造工业,并批评这样的举动不可能安抚民众,更不可能让经济复苏。

C. P. 维利尔斯(C. P. Villiers)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提议改革谷物法以及政府在这方面的错误政策。在演讲中,维利尔斯说道:“我反对《谷物法》,因为它限制了对外贸易,也损害了对外贸易,并且直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接将现行政策导向了错误方向,这不符合国家目前的环境需求。我反对立法机关,因为现行的政策是在上次战争结束的时候制定的,距今已经二十三年,这套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多次证明了它的不智,如今它再次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继续固守发展农业是国家兴盛的唯一途径的理念,而忽略对外贸易的做法,是极其不可取的,我们现在尽力做的事情正是损害我们的制造业的事情。无论最后造成的损失是因为特定政府的过失,还是由于一个阶段执政党的不智,我知道现在再来争论这些问题都无所谓了,已经没有时间再来挽回错误了。但是,不幸的是如今我们还要面对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以往的政策认定国内贸易是最佳贸易,我们要通过国会法案保护它,而对对外贸易要尽量少依赖,当前的《谷物法》就是以这项政策为基础,并且这项政策的原则仍然在被保护着。”

土地集中起来了,由土地贵族控制了选票的政府自然会向着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政治家提出通过农业来解决当下问题不难理解。自维利尔斯以后,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对外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必然趋势如我们今天所见,就是制造业取代了农业成为国家经济新的支柱。

威廉三世在当时面临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办法,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增加税收,则会加重社会本就贫困的底层民众的负担,同时,在各个层级普遍存在的腐败影响的不仅仅是财政政策实行的有效性。发行国债,已经是最后唯一的选择。对于威廉三世,这样的举措实在是一件太稀松平常的事情。英国历史上的历任国王似乎一直就有借款的传统,一旦遇上资金缺乏的问题,就习惯性地借钱,不停地剥削国民。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理查德一世(Richard I),目的是侵略巴勒斯坦,因为缺乏设备而需要资金,采取的方式是私扣收入、抵押税收,包括威胁变卖伦敦。这个任性的国王,为了逞一时之快,一定要东侵巴勒斯坦,甚至采用的方式有点无赖。

亨利三世(Henry III),无疑完全学习到了理查德一世的手段,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他继任王位之后,许诺给予民众高额利息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商品。结果是不仅利息毫无踪影,就连资金的影子都看不到一丁点儿,这几乎等于强抢。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爱德华一世(Edward I)，目的是进行宗教战争，采取的方式是向僧侣收取了大量财物，而钱一到手就放弃计划。他发动的宗教战争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敛财的幌子。

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更加直接，加税，制造垄断，强行发放贷款，怎么做能弄到钱就怎么来。

爱德华四世(Edward IV)，长得帅，据说还惹得一位寡妇春心荡漾，至于后来这位英俊的国王陛下是否还记得这个人就难说了。他扮演得最好的角色还是税务官，手段也是征税。

亨利七世(Henry VII)，穷尽手段地搜刮搜刮再搜刮，榨取榨取再榨取。

亨利八世(Henry VIII)，为了填补因为自己的奢靡生活而给国库带来的窟窿，想到的方法也是从民众口袋里拿钱。更加无耻的是，他在好言好语拿到了借款之后没多久就翻脸不认账，不还钱，甚至不承认有借款的事。王室的声誉因此大跌。

伊丽莎白(Elizabeth)的处理则圆滑许多，即使借款也被她演绎得那般优雅，借款，许诺利息，财政稍有好转，就是女王出场向子民表明政府的还款能力的时候，不过重复的动作也就是不断地借了又借而已。

还有鲁莽而奢侈的斯图亚特王朝(the Stuarts)，草率的查尔斯一世(Charles I)，以及重蹈他的覆辙的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公然将人民财产归为己有的梅瑞君主(Merry Monarch)，以及查尔斯的弟弟詹姆斯二世(James II)，不胜枚举，直到威廉三世(William III)，他所做的其实比他的前任们强很多了。威廉三世也借款，并将王室的负债向民众宣布，他更值得称道的一点在于，由他开始，英国王室确立了一个原则：国家要保证具有绝对的还款信用。

英国国债的诞生

在威廉三世之前，虽然不乏王室借款的先例，不过国债这种形式，是威廉三世的创造。在说国债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威廉和路易斯的恩怨，两人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彼此仇视，都立志要摧垮对手。威廉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痛恨法兰西，并在年纪轻轻的时候率领荷兰陆海军将入侵的法国军队赶出了荷兰，随即就任荷兰执政。后来，他迎娶英国国王的女儿玛丽，再后来继任了英国王位。眼看堤坝和运河堤岸被拆，威廉对于国家主权被褻渎绝对不能忍受，时间加深了他对于英国昏昧而屈辱的记忆，并且更加仇恨敌国，一登上王位，他立刻展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决心要对付法国。

另一边，路易斯自称太阳王，追求权力，对于欧洲更是有着不小的野心，在他的统治下，法国的君主专制统治达到了一个极致，并使法兰西王国成为欧洲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在整整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法语成了欧洲外交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面对威廉的这份挑战，路易斯对付对手的决心同样强烈。尤其是当他在英国遭受了公然蔑视之后，更加深了他的仇恨。本不将英国放在眼里，之前轻轻松松就收买了查尔斯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结果威廉竟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路易斯只好通过已经被废黜的詹姆斯来撒气，通过法庭百般嘲弄这位前英国国王。

也许是年轻时的成就让威廉对自己充满了自信甚至有些自负，对于欧洲当时公认的强国法兰西，总是有点负气地与之竞争，急切希望可以凌驾于其上。1689年，英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缔结《维也纳条约》，并对法国宣战。战争伊始，除了要有军事指挥，重要的是还要有财富的支撑。于是，威廉发放了国债。

国债的诞生在后来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以史为鉴的人们当然能够比前人更聪明，其实公正一点来讲，威廉三世对于这个问题找不出更好的方法（如果有更好的方案）。除了退出与法国的战争（这也不是什么好的选择），可以肯定，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另一个选择。没有任何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发行国债。

弗朗西斯（Francis）就认为发放国债没什么不妥，他表示：“如果威廉采用之前的君主独裁式的征收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他强行借债，然后拒绝归还，如果他还是在底层民众那里直接榨取、掠夺钱财，那么威廉统治的英国跟之前被罢黜的詹姆斯的统治就没什么两样，再重蹈斯图亚特家族遭到驱逐的覆辙也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威廉对于英国的统治的真正的的问题在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于，他的权力还没有被人们完全接受，人们并不认同可以采取更为公正的借取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王室和政府人员，随着职位的提升，伴随着更多的贿赂、滥用公职以及腐败的情况。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威廉没有采用正确的方式——以终止性的年金的形式归还债务，从而使债务越来越不可收拾。”

战争持续的时间超出了双方的预计，长时间的消耗让双方都精疲力竭。威廉在这场消耗巨大的战争里充分发挥了他的韧性，虽然在要求援助时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他却丝毫不为所动，对于欧洲大陆的那位对手，威廉抱定了死磕到底的决心。终于在那慕尔（Namur）被迫投降后，战争结束，所有筋疲力尽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法国的国力受到了削弱，其对西班牙的控制也受到了动摇，加上海岸线遭受了攻击，路易斯这位刚愎自用的太阳王接受了和解。参与这场战争的双方一共花掉了约4.8亿英镑，牺牲了八十万人的性命。而在英国国内，造成了政党分裂。在国会下议院，各个政党为了各自私利勾心斗角，结果就是外耗加内损，如果大家可以多表现出一点爱国精神，也许早几年就可以看到战争的结束了。

在国内财政面临重大压力后，威廉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1696年，将国库所存金币重铸，以5英镑、10英镑的面值重新进入流通领域，而小额度的面值也较便于交易。由于拥有政府信用，人们把金币看做金子的等价物，在了解这些金币可以以货币面值支付后，金币迅速自由流通起来。另外，授权财政部通过与资本家签约，向他们支付现金。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则是发行国债。

正如今天人们所知道的，威廉三世创造了国债，不过在查理二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国债的雏形。在1672年，查理二世从商人和金匠手里征集了50万英镑作为私用，之后查理却赖账不还。还账这一点上威廉则不同，他郑重其事地赐予那些购买国债者以国家荣誉，并且他不但自己承担债务责任，还让后来的继任者追加偿还利息。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跟法国作战的过程中，威廉获得了四十家企业的援助，一下子就筹集到了50万斯特林的军费，而威廉许下的条件是，第一次借钱给他的人最后会得到双倍的补偿。这个方案看似需要支付很高的利息，不过通过这样的举措，威廉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一举两得。一方面,他既筹集到了所需要的资金,并且赢得了大商人们的支持,以国家荣誉吸引了很多人,对于能够为威廉国王和英国效力,他们感到万分荣幸,不仅双手献上资金,并且完全拜服于威廉,听凭威廉调遣。另一方面,贵族们对此的态度简直就是感激涕零,在此之前他们想要表达自己对国王陛下和国家的忠诚都不知道从何做起,付出的代价自然就要比这大得多了。在第一次尝试一下,获得这么好的效果之后,1694年,威廉却遇到了麻烦:资金缺乏,需要筹集120万英镑。他又用上了这一招,首先赞助的商人可以特别获得由英国银行颁发的特许状(如今很多商业促销、赞助等活动也采用这一招)。获得特许状的商人,可以随意从事银行生意,并可以享有在支票、金银和其他商品流通方面的特权。再一次地,威廉很快就筹到了钱。由于行之有效,这样的公债筹集方式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坏处就是,政府背负的债务越来越多。威廉去世时,英国公债只有1600万英镑,下一任国王去世时,公债竟然达到了5400万英镑,即便扣除马尔伯勒战争的影响,这样的增长幅度也是高得惊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贪污腐败。一时间,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收买,只要价钱合适,行贿的手段多种多样:契约、贷款、授予头衔、委任,以及地产。有一种说法是,真正用于战争的钱还不足用于收买议员投票支持战争的钱的一半。和法国的战争军费耗资巨大,然而这笔钱还远比不上收买下议院的花销。政府形象和政府信誉都面临着巨大的质疑,民怨四起,威廉遭受了各方指责,后人评论他的对法战争“是一场无意义的冒险。”

威廉金融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后人对他的责难多是集中在国债的问题上,由于对于借款没有采用年金形式赎回,导致了巨大的利息支付,并且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沉重的负担。如果可以通过年金的形式在固定期限内陆续将债务还清,政府对债务还可以有一个控制。罗伯特·瓦尔波尔(Robert Walpole)作出预言,如果债务累积到一亿,国家将面临崩溃。

到了1782年,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当年,威廉·皮特入主内阁掌管财政,一年之后,升为财政部首席大臣,掌握了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在这个职位上,威廉·皮特展示了他的能力。当时英国财政状况糟糕至极,威廉·皮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增加财政收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入，经过他的整顿，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783年，威廉·皮特就任首席大臣的第一年，国家财政收入仅仅1000万斯特林，到1800年就翻了一番多，达到2600万，到1810年，达到了6200万。另一方面，威廉·皮特还着手减少国家的公债，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784年，联合公债价格是54点，8年后，涨到了96点。随着威廉·皮特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英国的财政逐渐好转起来。而皮特在这一阶段制定的财政政策对后来的政策制定者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英国所有跟财政收入相关的立法全部都是从他的财政计划出发来考虑的。

入驻伦敦大放异彩

法国爆发的革命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波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解放法国犹太人的法令，看上去是个不错的消息。之后的1792年10月，法兰克福曾被法国军队短暂占领，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在这个时间也获得了短暂的提升。1796年6月，法兰克福遭到了法国军队的狂轰滥炸，犹太街近半房屋毁于大火之中。弗里德里希·冯·根茨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自传注释》一书中，对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商业才能大加赞扬，同时他提到了一点：“最杰出的个人有时也许需要独一无二的环境以及罕见的事件来获得成功。”

犹太街在剧烈的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迫使法兰克福议会放松了对犹太人的居住限制，同意2000个左右无家可归的人居住在犹太街以外的地方（尽管只给了6个月的时间）。梅耶在斯克诺尔街租用了货仓，并且和两个合伙人沃尔夫·勒贝·肖特及贝尔·内姆·林德斯科普夫获得了一份合约，为在莱茵-缅因地区开展行动的奥地利军队提供粮食和现金。

18世纪80年代，自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刚刚起步，纺织业飞速发展，棉花抽纱、纺织以及染色工艺都开始向机械化转换，生产率的提升带来的最大好处是成本的降低，于是英国的这些价廉物美的纺织品——围巾、手帕、方格花布、薄纱、平纹细布、间棉、凸花条纹布、棉绒、萨蓝波小彩格布以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及薄棉布迅速在欧洲各地受到热捧，德国也不例外。梅耶·阿姆斯特洛·罗斯柴尔德迅速嗅到了商机。同样有先见的不止梅耶一个人，19世纪来临之际，仅在法兰克福，就有大约15家犹太公司从事进口英国纺织品生意，其中一些公司差不多于这个时期在英国设立了永久性代理机构。1799—1803年，至少有8个德国商人出于这个目的在曼彻斯特定居。

关于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选择来到伦敦开创事业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起源于他与兰开夏(Lancashire)的一位大棉花生产商的一场争论，至少这可以看做是最直接的原因。不过结合背景进行分析，笔者倒是更多地倾向于认为是梅耶派遣内森过去的。内森在梅耶的五个儿子中排行老三，如果法兰克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企业的本部的话，伦敦则是家族企业的第一个分部，并且很快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的中心转移到了伦敦。

曾经有一段时间，德国和奥地利的棉花需求都依赖英国的供应。在卖方市场下，英国的商人很难有什么好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掌握着主动权，对德国和匈牙利的棉花供应具有垄断权，在对待国外客户的时候难免会给一些脸色。内森也遭遇了这样的情况，一位兰开夏的大棉花生产商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做生意的时候态度非常傲慢轻蔑，内森特别受不了这样粗鲁的态度，立刻作出了前往英国的决定。曾经为内森早年在英国的经历和成功写传记的托马斯·福威尔·布克斯顿(Thomas Fowell Buxton)在一封信里曾提到这件事情：

“昨天在哈姆别墅(Ham House)，我们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愉快地共进晚餐。罗斯柴尔德先生(内森)给我们讲了他的生活和奋斗经历。他是法兰克福一位银行家的儿子，排行老三。他说：‘那个城市(法兰克福)已经没有足够容纳我们发展的空间了。与英国方面的所有生意是由我负责处理的。有一次我跟一个大商人做生意，全部市场都归他所有，如果他愿意把货物卖给我们，那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但是或者我冒犯了他，他就是不给我看样品。有一天，是一个星期二。我对我父亲说：‘我要去英国了。’那时我才只会说德语。星期四我就出发了。一到达曼彻斯特我就投入了我全部的资金，并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那里的东西都太便宜了。没多久我又发现了三个赚钱的渠道——原材料、染色业和制造业。我告诉制造商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说：‘我给你提供原材料和染料，你提供给我成品，做笔交易如何？’这样我得到的是三倍的利润，加上我的产品比其他人的价格更低廉。没过多久，我的资金从两万镑变成了六万镑。说到我的成功其实就一句话：‘我能够应付任何一个人应付的事，我完全可以比得上任何一个人。’”

从中不难看出内森的自信和独一无二的性格。来到英国的内森很快就在曼彻斯特取得成功，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没过几年，内森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那些可以赚取三倍利润的生意他都看不上。于是在19世纪初，内森来到伦敦开始他的生意和事业，之后就是在伦敦大放光彩，成为伦敦乃至英国乃至欧洲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内森到达伦敦后，将家族在英国的食物的控制权拿了过来。托马斯在信中还有一段描述：

“我忘记说了，内森到英国没多久，波拿巴就入侵了德国。内森说：‘黑塞王子把他所有财产交托给了我父亲，时间紧迫等不得人，父亲立刻就把这些财产寄给了我，很快60万英镑寄到了我这里，这笔钱我经营得非常好，因为这个原因王子把他所有的好酒和亚麻布送给了我作为酬谢。’”

内森的商业头脑很快展现出来，到了伦敦之后，很快他就找到了新的获得高额利润的方法——跟政府做生意。那个时候，拿破仑是欧洲的王者，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横扫了整个欧洲。内森这时候做的却是尽力帮助英国，当然也是一次押宝式的豪赌，他选择相信最后英国会获胜。基于此，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当时很多人觉得很傻的举动，以很高的折扣买入了前线统帅威灵顿公爵的大批期票。内森自己非常满意这笔生意，他也毫不怀疑这批期票未来可以兑现，他对自己的这笔买卖是这么描述的：

“我在伦敦安定下来后，正好东印度公司要出售80万英镑的货物。我买下了所有的货物。我肯定威灵顿公爵会有需要，之前我买下了许多他的打折汇票。后来他们的确需要那批货物，联系了我。拿到货物是一回事，运到葡萄牙也是一个问题。于是我又顺水推舟，把货物发到了法国（给威灵顿），可以说这是我最好的一笔买卖。”

刚到英国的内森一开始是个商人，不过后来他在股票市场取得了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在这个舞台上，内森如鱼得水，在充分展示自己杰出的投机才华之后，收获了巨大的财富。接着内森开始跟政府做生意，他的才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华也获得了政府官员包括那些高层们的信任。这份信任是内森在英国伦敦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基础之一。通过政府里的渠道，他往往可以优先了解到很多重要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信息，金融产品对这类信息反应非常灵敏，提前了解信息，就可以先一步于市场做好应对方案，在证券市场，这样的信息价值千金。即便如此，内森对于信息还有更大的需求，如前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建立了自己的信息网络，甚至这个网络比政府的渠道速度更快。在这个信息系统里，内森拥有自己的代理人和信使，包括训练有素的信鸽，负责收集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军事、宫廷和政府的情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情报传递回内森手上。前文我们也讲过关于这个信息传递系统的高效率的一个故事，也就是内森甚至比英国政府更早知道了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另外，内森也是最早通知阿伯丁爵士法国七月革命爆发的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英国公众熟知，是到了后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欧洲各个政府提供贷款的时候。这些贷款生意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有投资中可以算得上利润最丰厚的项目。这笔生意有两个好处：一是和政府打交道做生意可以有稳定的委托权；二是通过证券的投机收入，内森可以源源不断地有资金用来发放贷款。内森做的是，首先把外国贷款介绍到国内，按照投资那样被人们熟知和接纳，然后在跟各国政府谈判的时候要求股息和红利都必须在伦敦支付，因为之前的投资人购买外国债券都是在国外结清股息和红利，并没有享受到政治上的支持。内森的这类举措让他成功地操控了贷款。另外，内森也特别注重信誉的建设，虽然通过其他企业发放的贷款经常被拒付，利息也经常中止，但是他掌管的银行从来没有出现因为向政府发放贷款而破产的情况。如果真碰到贷款生意而银行支付能力不够的情况，内森会自掏腰包来解决。除了为信誉着想外，内森更相信自己的实力，他认为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收回这些钱也没什么问题。由于做到了这一点，即便是再苛责外国贷款的人们也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发放的贷款无话可说。

内森及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政府提供贷款的背景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各国财政陷入困境的时候，可以说，正是内森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才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让各国渡过了难关。1819年，内森向英国政府提供了第一笔援助贷款，数额为1200万英镑。不过这笔生意并不属于内森认为的好生意，由于货币贬值，内森承担了比计划中更多的负担，不过他倒是不缺办法把这些负担转移出去。在通过一笔单独的贷款赚取了15万英镑之后，内森买下了乔治三世的姑妈阿梅丽亚公主曾经住过的一处别墅和田产，这套别墅位于冈内斯布里(Gunnersbury)，之前还经过了一位名叫科普兰德的人之手。

即使内森小心谨慎，但这些贷款生意有成功，也有失败，虽然大部分是成功的。但内森也不止一次遭受了损失。比如他按照巴克斯利爵士的计划投资财政部，损失了五十万英镑。不过内森经营有道，一般企业要是经历这样的打击，早就支撑不下去了。在1823年法国入侵西班牙的时候，内森预料法国贷款可能无法收回，于是多关注了一下其他的一些生意，最后有亏有赚，也算是弥补了一些损失。内森的谨慎还表现在如果一个国家正陷入动乱，或者完全就是他自己对这个国家请求贷款的行为有疑虑时，他就会拒绝贷款。比如对于西班牙和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南美国家，内森从来不闻不问。远离不安全（不过这个安全的定义是由内森下的，有时候在他眼里，走私也不算不安全），是他的行事准则。在1824年和1825年的投机热潮中，内森就显得非常冷静，并且也时常告诫周围的人。

令内森洋洋得意的是1831年的一笔有关水银的生意。当时两个水银矿几乎垄断了欧洲的水银市场，分别是澳大利亚的伊德里亚(Idria)和西班牙的阿尔马登(Almaden)水银矿。水银的用途很广，在测量、计量中会用到，在工业中经常用来从金属化合物中提取金银，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化学物品。西班牙的阿尔马登除了富含水银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矿藏，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已被探测出来了。1831年的时候，这座水银矿已经废弃，处于困境的西班牙跟内森谈判贷款业务的时候，希望把水银矿作为支付贷款利息的担保抵押给内森。内森据此做了个大文章。在内森跟西班牙商定之后没多久，人们发现阿尔马登的水银的价格翻了一倍。再看伊德里亚的水银价格也涨了一倍。内森把两个水银矿都控制起来，垄断了对欧洲的水银供应。从商业上来讲，这无疑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内森通过这笔生意获得了大笔的利润。不过，这笔生意却给内森带来了骂名。原因无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是，由于水银的药用价值，涨价后的水银对于需要水银的患者是个巨大的打击。

有一则故事描述了内森与英格兰银行针锋相对的情形，情节非常细致而富有戏剧性，展现了内森自负而强硬的性格，结果当然是以内森的完胜结束。不论故事真实与否，至少证明写故事的人对于内森在伦敦乃至英国金融界的强大地位的认同。故事讲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人一次去英格兰银行，原本打算兑现一张大额支票，是由内森的大哥阿姆斯洛开出的。英格兰银行的职员不屑一顾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我们只兑现银行的支票，而不是个人的支票。”碰壁的人回去禀报了在银行的经历，内森怒了，撂下一句话：“个人！我会让他们见识我们这些所谓个人的厉害。”三个星期之后，内森带着一沓支票本亲自到英格兰银行，里面全是他命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英国乃至欧洲大陆收集的银行支票。银行的职员有点诧异内森的到访，见到他从支票本里掏出的支票只有5英镑，有些纳闷的职员还是迅速地数给了他5枚面值为1英镑的硬币。在仔细地把5枚银币数过一遍之后，内森小心地把它们装入准备的帆布袋中。内森接下来的举动把这位职员乃至银行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打开了支票本，取出了一堆银行支票全部要求兑换，数额大小不等，出纳员完全顾不上别的事情，不停地对照支票的数字数钱币，桌上的钱币堆积如山，然后被装进帆布袋里。接着是另一个支票本，另一座钱币堆成的小山以及更多被塞满的帆布袋。内森一边严肃地看着忙得手忙脚乱的银行职员，偶尔摆弄一下桌上的钱币，并且义正词严地督促他们：“这可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由于内森一直在兑换支票，别的想要兑现的顾客什么也干不了，一直到银行所有的钱币都被兑换空了，内森才离开。更绝的是，除了他自己，内森还找来了另外9个人，一起收集银行支票去找英格兰银行兑现，最后英格兰银行一下掏空了价值21万英镑的储备黄金。让银行主管头疼的事情是，第二天，内森和另外9个人又准时出现在银行里，又开始掏出支票本。对于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遭受的傲慢，内森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英格兰银行的人：“这些先生拒绝接收我们的支票，我已经发誓再也不会要他们的支票，（我这么做）只不过是警告他们我们收集的支票远不止这一点，足够他们忙上两个月。”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两个月，意味着超过 1000 万英镑的金币。第二天，英格兰银行就宣布接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票。“内森抖一抖，伦敦就得颤一颤”。即使是历史悠久的英格兰银行，即使有着政府的支持，还是没法跟内森抗衡。

内森绝对不会不计后果地做一些不理智的报复行为，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懂得把不好的事情转化成机会。有一次，一个经纪人在证券交易市场里大骂内森，情绪激动的他随后甚至将范围扩大到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犹太人。有人立刻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内森，内森听完后并没有生气，而是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句：“谢谢，非常感谢！这个人会有用的。”随后这个人成为了内森操控市场的最好的隐蔽，内森通过一家机构神不知鬼不觉地收购了这位经纪人手里的统一债券，价值约 60 万英镑，没人会想到这个人会作出合内森意的行为。

《股市》(*the Stock Exchange*)的作者曾说：“内森对他的所有生意都保密，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并且对于想要探知他秘密的人，他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手段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假如他预先判定股市会上涨，他却会提前告诉他的经纪人抛出一半的股票。随着大量的人跟风抛售，内森就会大肆散布股市将要大跌的消息。人们开始担心，恐慌一个传染一个地蔓延，坏消息接连不断，联合代理人再把股票价格压低两到三个百分点。这是很多人希望看到的结果，包括不受雇于内森的经纪人，也纷纷低价抄底进入。到这会儿，好消息传来，经济压力停止，股市立刻回升，内森获得了他想得到的。”

而对于这位伦敦城里的重要人物以及数一数二的富翁，《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的一位作家是这么评价的：“在制定款项利率时，不管是贷出还是借入，不管是世界上哪个地方，内森都不需要片刻思考，并且他的记忆力非常精确，在回家时给下面的办事员交待每天的事物的时候完全不需要任何记录。”

生意之外的内森

1806 年，内森在迎娶列维·巴内特·科恩(Levi Barnet Cohen)的女儿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时遭遇了一个问题，作为当时伦敦最富有的犹太人之一，科恩对于未来女婿的富有程度有些怀疑，在他看来，内森是一个爱投机敢投机的人，那么很有可能非正当地谋取过他人的财产。于是，科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好的证明以表明内森财富的正当性，他小心地向内森提出这个要求，却被内森拒绝了，理由是良好的品德与财富是相辅相成的，而现在对科恩先生最好的选择就是把女儿嫁给他。这是内森在外人面前对于自己的一个评价。

内森对自己还有两点说明：“我的一个优点是不拘小节，当机立断。”另一点则显得有些迷信，他说，他从不愿意和任何坏运气的人和地方产生任何关系。“我碰到过很多非常聪明但是鞋子不对的人，我不会跟他们合作，虽然他们的建议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问题是命运不在他们那边，如果连自己的鞋子都整理不好，对我又会有什么帮助呢？”

也许是天性，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都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内森与人交谈非常直爽和坦率，他自己认为这样做远好过所谓的文明人士的那一套谦恭和礼仪，他把那些视为虚伪和惺惺作态。有一件小趣事，一位德国王子希望认识一下内森，经过引见后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但是当他走进内森的房间后，内森正在忙着，面前还堆着一大堆文件。于是王子自报了一下家门，内森只是点点头示意他坐下，但是仍然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德国王子颇有些意外和尴尬，想想自己贵为王族，居然受到这样的冷淡对待。僵持了几分钟后，还是王子率先开口了：“先生，你是否听过我是谁？我是……”当王子正要报出自己的尊贵头衔的时候，却被内森一口打断，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哦，你也请坐吧。”内森语言有时候显得跟人们印象中的富翁相差太远，人们觉得他有时候显得太粗暴和笨拙，与他的社会地位太不匹配。有讽刺者就经常拿内森笨拙的举止作为攻击目标，还有他肥胖的身体，不修边幅的外表，带有犹太味道的口音。不过，内森从不计较这些冷嘲热讽。

一位匿名作家对内森的神态是这样描述的：“他的容貌间显露出一种僵硬和紧张的神情，会让你想到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掐他，而他好像害羞不敢说出口。一般来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不过在他这里你会觉得这窗口是假的，或者窗口的背后不是心灵。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一丝光芒，即便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是发布命令，眼睛里同样也没有任何火花闪现。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没有思想的空壳，你会想为什么他在这儿但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又出现了另一个躯壳。之后一瞬间从那浅灰色呆板的眼睛里会闪过一道奇异的光芒，像是宝剑出鞘，一击即收。这种神态，只能偶尔一见，转瞬即逝，虽然你不明白怎么回事，却可以感觉得到其中必有深意。那双利剑般的眼睛收回鞘内后，这个人又恢复了冷冷的状态。”

“这位先生的名字，他豪华的住宅，他的慈善行为和他的生意都已经名扬天下，尽人皆知。”不过事实上，内森对于慈善是非常吝啬的。内森在对死后财产的分配上，留给慈善事业的数目为零。当内森不得不捐钱给慈善事业时，他还会发脾气，在那一瞬间，这位一向精明的金融家就会暂时失去判断力，他会说：“看吧，签张支票，我就能把自己变成蠢货了。”内森为数极少的行善行为，目的甚至都不是真正想要提供什么帮助，他自己说：“有时为了找点乐子，我会给乞丐一个基尼。他会认为我搞错了，担心我弄明白了会跟他要回来，会飞快地跑掉。你也可以试试看给乞丐一个基尼。真是太有意思了。”

内森的周围永远不缺乏希望结识他的人，从王公贵族到神职人员，来自民主国家的使节可以与他交谈甚欢，来自专制国家的下臣也可以跟他促膝长谈，更不要说一般人。在内森的宴席上，排场永远豪华得让人目眩，华丽的餐具，精美的家具，政客、贵族、商人都希望能成为他的座上宾客，内森毫不顾忌地在豪华的宴会上我行我素。金钱从来不缺乏崇拜者，谁掌握更多的金钱，谁就拥有更多的人气。有记者描述内森浑身充满铜臭气，内森自己对此不以为然。内森偶尔也会展现出幽默的一面，他曾经半开玩笑地对蒙特莫瑞西公爵说：“我们俩的地位差不多，你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基督教男爵，而我恰恰是最优秀的犹太男爵。”让我们看到了这位金融家除了积累财富外另一方面的小聪明。

事物都有两面性，财富也不例外。财富为内森带来了奢华的生活享受，同时又让他陷入了一种焦虑。比几乎所有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并没有给所有者带来比其他人更多的快乐和喜悦，内森心里一直有一种预感，暗杀的恐惧一直伴随着他，反而让内森一刻不得放松。或者是在生意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竞争中毁掉了别人的很多生意，树敌太多，有人想要报复；或者完全就是有人出于眼红和妒忌，内森前前后后收到了数以百计的恐吓信，包括一封来自欧洲大陆一个神秘法庭的信，信里对内森的死刑判决让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信中说由于内森提供贷款给他们反对的政府，不日将对他执行死刑。内森本来就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再经受这样的惊吓，之后很长时间他都随身携带一支上膛的手枪，连睡觉也不离手边。内森的谨慎甚至有些过了头，为此还闹了一个笑话。有一天，两个身材高大、长着浓密胡须的黑人走进了内森的房间，在内森对他们礼节性地欠身之后，两个人也欠身还礼，但是一句话也不说。这两个人看起来非常可疑，神情紧张，目光躲闪，而且还试图在口袋里掏什么东西。内森顿时觉得这是两个杀手，来此正是要结果他的性命，一瞬间的反应是操起了一根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木棍直接就招呼了过去，一边挥棒一边大声呼救。在事情最后控制下来之后，内森才尴尬地发现这两位“杀手”其实是银行家，带着介绍信正好来拜访他，口袋里正在掏的就是介绍信，因为紧张一时未能迅速掏出来。感到万分抱歉的内森十分无奈：“我就是可怜的人，拜我的那些财富所赐，要忍受这样的恐怖的折磨。”一次，托马斯·布克斯顿见到内森别墅的豪华和奢侈时羡慕地说：“在这样的宫殿里生活，你一定非常快乐了！”内森毫不客气地回答：“快乐？我快乐？如果你正要去吃饭的时候，正好收到一封写着‘给我五百镑，否则一枪打爆你的头’的信，你会怎么想？我真是太快乐了！”

内森并不那么看重财富，他从财富里享受到的快乐并不来自财富本身或是财富带来的奢华生活，他更享受的是获得财富的过程，是那种与人竞争才能感受的激动和刺激。了解内森的人都说，这才是内森。内森的性格就是这样，他的兴趣都在生意上，不过他在意的不是钱本身或者说用钱买什么东西来享受，而更看重赚钱的过程。大多数英国人挣钱的目的都是为了过更舒适、更奢华的生活，内森不是这样的人。内森是通过在与人竞争的过程中找到更有效的方法获得满足。目标达成，他就会转向下一个目标再寻求这种刺激，然后再下一个，他似乎永远不会疲倦。对于这样的说法，内森在一些回答里也间接承认了。曾经有客人问他关于孩子的问题：“我希望孩子们不要花太多精力在钱跟买卖上反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事，你不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这么认为吗？”“当然，”内森回答，“我希望他们更看重品德、心灵以及身体，这才是正确的、快乐的道路。而获得财富需要的是勇气和用心，当有了这些品质后，还需要有十倍于这些品质的才智才可以一直保留他们。”

虽然在内森的宫殿般的豪宅里摆满了艺术品和贵重家具，不过他并不是要收藏这些东西，也不是一个艺术爱好者，所有的东西只是一种与身份匹配的必需品。家里的藏品也有很多人过来参观，曾经有一次，著名的小提琴手和作曲家萨博尔(Spohr)手持法兰克福兄弟的介绍信想要拜访内森，内森有些扫兴地告诉他：“我一点也不懂音乐。”然后他粗鲁地拍着叮当响的钱袋说“这是我的音乐。不过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不过，怎么说也是自家人介绍的人，在后来萨博尔的义演音乐会演出上，内森捐了不少钱。相比一直以来他对慈善的态度，这极有可能是看在了那封介绍信的面上的例外。

内森的去世显得有些突然，恐怕连他自己都想不到。1836年，内森的长子列昂内尔与表妹的婚礼在法兰克福举行，内森赶去出席。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相互之间经常通婚来加强家族联系，这也正是遵循老罗斯柴尔德的遗训，家族内部要时刻保持团结。内森当时的身体不太好，病痛一直折磨着他的忍耐力。婚礼当天，内森不顾病情加重坚持参加婚礼，结果情况很快超出了控制，伦敦的私人医生赶过来也无济于事。1836年7月28日，昏迷两天之后，内森去世。英国方面知道他去世的消息还要仰仗他生前专门训练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鸽，腿上绑着写着他去世消息的字条的信鸽在布莱顿(Brighton)被人用枪射下。内森的葬礼可以用奢华来形容。把他的遗体从法兰克福运回英国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准备了一口巨大、奢华的棺材，“形状跟这个国家的其他棺材很不一样，精雕细琢，每边都装有银制的把手，看起来更像是死者的私人房间而不是棺材”。还有奢侈的陪葬品，跟他的财富非常匹配。送葬的人的马车排了一英里长，全是官员和社会名流，还包括奥地利、俄国、普鲁士、那不勒斯和葡萄牙各国公使，轰动一时。

直至内森死亡，人们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财富。内森只是留下了简短的遗嘱，每个女儿可以获得10万英镑，但是如果她们和家族之外的人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结婚,则将取消获得这笔钱的权利。生意是由四个儿子和他们海外的叔叔共同掌管。就这样,传奇人物内森·罗斯柴尔德走完了他的一生。

内森的传说

内森的去世,轰动了整个商界,金融世界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正如《泰晤士报》描述的那样,8月8日早上给内森送葬的队列,由4人一排的警察方队带领,后面是一名骑着马的巡视员;再后面是另外一些官员,他们身后跟着的便是灵柩了。他的儿子和直系亲属坐在送殡车里跟在灵柩后面;所有车辆达40辆,上面坐着的是戈德斯米德、科恩、萨穆埃尔和伊斯雷尔等家族各个分支的成员。送殡车后面是亡者与两个儿子的马车,他们后面是市长谢里夫·所罗门的马车以及一长溜儿外国大使以及贵族们的马车,这些车辆的数量为35辆。因此整个队伍由75辆马车组成,整个队伍穿过康希尔用时超过了15分钟。由于前来围观的人为数众多,许多店铺不得不关上店门以防窗户被人群挤破,而且沿路没有一个窗户前不是挤满了围观的人。

整个场景近似于纪念。随后出现的石版画《伟人的身影》刻画了已经众所周知的内森的侧面剪影,他还是站在皇家交易所的柱子前,手里握着4把钥匙,象征着继承他事业的4个儿子。这一影像也被一些艺术家复制。就在葬礼后两天,蹩脚诗人威廉·赫塞尔廷出版了他的《N. M. 罗斯柴尔德先生墓前的沉思》,诗文以陈词滥调的文笔颂扬了“这片土地上的大富豪”。市面上出现了纪念内森的戒指和胸针,还有一种铸有内森头像的徽章。甚至还有一种印着图案的纪念围巾,上面仍然是站在柱子前的内森,同时还有简洁的颂词(以四种语言呈现):“杰出的商业才能和事业心,伟大的善举和乐善好施的行为。”此外,还有他最著名的贷款和总资产的表格。这些纪念物(就如围巾上用多国语言写就的颂词所表明的那样)受到了国际范围内的关注。围巾在维也纳进行了销售。赫塞尔廷的诗句也激发了类似的德国颂歌。讣闻不仅出现在英国媒体上,同时也出现在法国的《辩论日报》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和德国的《汇报》(所罗门从中策划)上。

毋庸讳言,不仅仅是金融领域对内森的死感到哀伤。正如《泰晤士报》所描述的,外交和政治圈的要人也出席了葬礼。吊唁者当中有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公使,以及斯图尔特勋爵,有人说马尔伯勒公爵也在其中。当时,犹太社区居民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葬礼现场。“大量犹太人……葬礼开始前的几个小时就聚集到了那里”。此外还有犹太人自由学校的孩子组成的特别队伍负责抬灵柩。在公爵广场的犹太大教堂,首席拉比所罗门·希舍尔做了布道。内森的遗体最后安葬在怀特查珀尔路犹太墓园的西北角。犹太大教堂的7名成员每天前往纽考特,以满足进行祈祷所需要的男性成员人数,按照犹太教传统,为亡者祈祷需要至少10名13岁以上的男子。

我们如何解释公众对于一个在德国出生的犹太银行家的死会有如此超乎寻常的兴趣?最明显的答案是,内森·罗斯柴尔德是英国最富有的人,鉴于英国当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他几乎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与四个兄弟共同运作的五家银行的资金中,到他去世为止,他的份额为1478541英镑(占总资金的1/4)。他在去世前还给了孩子大约80万英镑,他在遗嘱中留给儿子和其他家庭成员另外的1192500英镑。这意味着内森的全部财富——不包括他在皮卡迪利以及冈纳斯伯里花园的资产,但包括订立遗嘱前给孩子们的钱——大约为350万英镑。

这笔财富远远超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后者的资金在内森去世那年只有776650英镑。内森也轻易地超过了同时代工业家所积聚的财富,以及继承祖业的英国最富有的贵族地主的财富。在鲁宾斯坦罗列的英国百万富翁名单中,并没有具体指明1858年前财富超过100万英镑的人,但是名单中出现的1810—1856间的11位人物,留给继承人的财产能够比得上内森的,最接近的是银行家威廉·J.丹尼森,他在1849年留下的遗产为230万英镑,其中包括价值60万英镑的房产。直到1857年,才有留给后代的遗产超过内森的人——纺织品仓库老板、英裔美国银行家詹姆斯·莫里森,他留给后代400万~600万英镑的遗产。内森死时不仅比钢铁大亨理查德·克劳谢、棉花纺织商罗伯特·皮尔以及理查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德·阿克赖特要富有,同时也将昆斯伯里公爵、萨瑟兰公爵和克利夫兰公爵远远地抛在身后。

当然,要比较内森以金融资产形式为主的财富与贵族地主的财富孰多孰少实非易事。但是,不同形式的资产带来的收入是可以比较的。目前能够找到的数据显示,少数几个贵族拥有相对丰厚的收入。诺森伯兰公爵、格罗夫纳伯爵、斯塔福德侯爵以及布里奇沃特伯爵,在1819年,“除去所有(开支)”,另外还有10万英镑的收入。距离他们不远的是贝德福德、里士满、萨瑟兰、巴克卢公爵,威斯敏斯特、比特侯爵,以及德比、朗斯代尔、达德利和莱斯特伯爵。举一个例子,第六位德文希尔公爵在内森去世的那个10年里,收入为8万~10万英镑。与此对比,内森在去世前5年(以伦敦分行的平均收入作为近似数额)每年平均收入为87623英镑。

但是,这些数字忽视了内森相对于同时代贵族所拥有的金融优势。内森是有债务人,而贵族则大多欠债。截至19世纪30年代,德文希尔公爵奢华的生活方式已经使得债务成为他的一个沉重负担,他的欠债总额从59.3万英镑上升到了70万英镑。这些债务的利息消耗了他一半的收入,每年还有3.6万英镑的收入要支付查茨沃思的家庭开支。实际上,就在内森去世的时候,大量贵族遇到了财务危机。到1844年,德文希尔公爵的债务离100万英镑只差一点点,他不得不卖出更多的土地以便于周转。1848年的时候,白金汉公爵实际上已宣告破产,当时他的债务超过了150万英镑。内森·罗斯柴尔德死后“留下5000万英镑财产”的传言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好奇甚至惊讶,因此它也出现在了纪念围巾的正中间。这个数字明显有所夸大,但是这完全可以理解。就净资产的数额来讲,内森确实是无人能及。

更值得注意的是,内森·罗斯柴尔德去世时的身家比他刚到英国时多了多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抵达英国时只有2万英镑。此外,他一路打拼,从纺织行业起步,闯进了伦敦。他在英国最初的经商生涯是曼彻斯特的一名布料商人。与19世纪大多数富有的犹太人不同的是,他真的是“白手”起家,最终成了富豪。因为这一点,他完美地阐释了19世纪正在形成的自力更生理念。当然,他也不是唯一富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米尔施泰因的数据显示,詹姆斯可能已经是法国最富有的人。在不那么繁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荣的欧洲大陆，阿姆斯特洛、所罗门和卡尔领先对手的距离甚至更大。将几个兄弟的财富加在一起，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

对当时普通较为贫困的犹太人来说，内森超乎寻常的致富故事有着近乎神秘的重要意义——因此出现了“希伯来护身符”的传说，内森好运的来源将他与犹太传说联系到了一起。这个不寻常的故事——其中的一个版本由一个匿名作者发表，那时内森去世仅过了4天——也是所谓的“罗斯柴尔德神话”早期最为怪异的一个事例。尽管故事的作者很明显是个犹太人，但也不能排除它实际上是一个反犹作品的可能性，因为它的语调具有明显的挑衅性。实际上，该故事引用了19世纪40年代公开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小册子的作者的荒谬论断。

故事由一个神秘的幽灵讲述，他自称“厌恶……基督的追随者，是一种最神圣、最炙热的厌恶”，并且“因为一个基督徒的报复”而使得他“经受了多年的痛苦”。他是一个护身符的保管人，这个护身符能给持有它的人以魔力。“我不能驾驭黄金？我不是有护身符吗？我说错了什么？不能买下整个邪恶的种族，从他们错误的先知到最低级别的魔仆？我不能用午夜的咒语驱使他们干活？看！看到太阳升起，不足以让我的族人感到高兴吗？”他的目标是将护身符送给一个“极为憎恶基督徒的人——这个人非常希望他们堕落腐化……他是犹太人为自己所受错误对待而采取报复行动的拥护者”。

这个幽灵在拿破仑占领期间抵达了法兰克福，他目睹了法国军队的劫掠场面。法兰克福犹太人更是成为系统掠夺的目标。在犹太社区的一个遭到劫掠的办公室里，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眼睛红红的，含着眼泪，脸色苍白而且憔悴，他哀叹着，还有失眠带来的困顿”。就在这时，一个法国士兵冲进了办公室，要求得到更多的钱。“‘亚伯拉罕、伊萨克和雅各布！’年轻人喊着，他跪了下去，颤抖的双手伸向东方，‘（还要）多久，上帝！还要多久？……异教徒的胜利，你的人民沦为上帝的玩笑还要持续多久’？”法国人不为所动，拿走了他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家族的神龛。法国士兵走后，年轻人“诅咒基督徒，以愤怒的语气祈祷，希望自己能有打垮他们的力量，并以常人忌讳说的耶和华的名字发誓，他如果有机会一定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拿走他们所有的财产，并践踏、踩碎他们黑色而且不虔诚的心脏”。“现在，”幽灵说，“有了一个伟大主人的奴仆——有了一个适合伟大事业的拥护者。他的过错……将使他成为仇视基督徒的最忠诚、最热心的信徒，无论那些基督徒在哪个国家。最终，这个人将建造起神庙，让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感到敬畏并顺从”。

幽灵讲述者于是现身（“穿着飘动的远东长裙”，“加上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惨白得像一具尸体”，“大大的黑眼睛，向前喷射着可怕的火光，任何凡人都不敢正视，在我面前无不战栗”）。“我念着咒语，护身符再次托付给我受压迫族中的一个成员。”这次护身符是“一个戒指”。“我给了那戒指魔力，它可能拥有了伟大的所罗门封印的力量。做完这些之后，我命令那个年轻人说出三个愿望，它们立刻可以实现。按照我的指示，他把戒指戴到食指上，接着听从其他的步骤。”一个人走了进来（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王子），卸下了他扛来的一袋金子，并把金子交给了年轻人。毋庸讳言，口袋里装着的金子“正是他第一次施展护身符魔力时大声喊出的数量”。“他是受诅咒和被劫掠种族的成员！”幽灵宣称，最终揭示了他所选择的人选的身份：“年轻的犹太人，我将护身符托付给了他，他将会见识它浩瀚的力量，那个人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他的财富迅速增加，比任何人都要富有，他的财富震惊了异教徒。他们说的话非常有理，即如此让人吃惊的财富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积聚起来，绝非人力所为——他们是正确的，它是护身符的力量。”随后是内森从法兰克福遭劫掠后的废墟中成名以及致富的故事，篇幅虽短但带着经典的神话色彩。“他遵照我指引的方向，进入了提供贷款和投机的天堂里，成为欧洲货币市场的主宰……变成了异教徒国王的贷款提供人、批发商和债主。”当拿破仑（受幽灵蛊惑）入侵俄罗斯，“罗斯柴尔德立刻决定了他走向毁灭的结局——而且无法回头”。当拿破仑从厄尔巴返回时，“谁让他的希望破灭？就是拥有护身符的内森·罗斯柴尔德”。英国政府需要金钱支付威灵顿在滑铁卢的军事开支，同时贿赂“法国的将军和议员”，使其背弃拿破仑。“只有一个人能够也愿意提供数百万英镑的金币，这些钱是英国大臣们所急需的。那个人是罗斯柴尔德。在我的指示下，他让大臣得到了黄金……”它暗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内森借钱只为了“一个目的……犹太王国的重建——重建塔楼，哦！耶路撒冷！”

历史肯定会说，最精心编制的拙劣玩笑就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借钱给老基督徒利物浦勋爵，钱的数量足够打败拿破仑·波拿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牟取 25% 的利息。如果这样写，写历史的人与平常一样，是在撒谎……罗斯柴尔德被命令提供金钱……是为了换取犹太人重归古老的民族；英国担保犹太王国获得独立……12 小时内，英国大臣得到了数百万的金钱，罗斯柴尔德获得了一项秘密协议，上面盖有皇室的印章，英国承诺将拿破仑彻底赶出法国的 21 年后，将重建犹太国。故事随后发生了转折：

“到了今年(1836 年)我的任务应该完成了；但是他，罗斯柴尔德……在第 12 个小时的时候被证明犯了错……他长久以来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散发着铜臭气……因此他亲口说他已经卑贱地将犹太复国的协议卖了，用来换取一个小规模的英国犹太人解放法案，以及他自己的一个贵族头衔。我听到后并没感到惊讶，更多的是伤心。这个令人欣喜的工作、这种高尚的交易应该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实现，届时，散发着铜臭气的高傲以及傲慢的背叛的罗斯柴尔德有望获取 500 万英镑的价值。他已经有了 4 倍以上的钱了。”

当时，由于他背叛了导师，这些虚荣的梦想只能破灭。“他的护身符消失了，我让他知道，它永远地消失了。他再没去交易所冒险，或者说他的遗嘱起草人将能够节省很多麻烦和时间。”“我给他护身符，从而使他能够让他的家族挤入贵族阶层？或者用财富的重压蒙蔽了他的良知？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承担得起这项伟大的事业，回望过去，好好生活。”

在这个怪诞的故事里，内森的死是因为未能履行将巴勒斯坦交给犹太人的承诺而受到了惩罚，幽灵继续搜寻“上天任命的拥护者”来接受护身符。就如犹太版本的《尼伯龙根传奇》中所描述的那样，魔戒被赋予魔力时，它就会使人道德败坏。“希伯来护身符”的故事鲜活地刻画了 1840 年便开始围绕内森·罗斯柴尔德与他兄弟的神秘色彩。这类传说广泛传播便是很好的证明，内森去世后不久，美国一份报纸（很明显不是犹太人的报纸）报道说：“葬礼结束后，一些看守人将长时间守在墓园，以阻止任何可能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发生的亵渎亡者的事情发生。”有传言说，有人出高价买他的眼睛——据说一只“犹太人的眼睛”值很大一笔钱。

内森死后，一个神话诞生，它将被证明与 19 世纪的任何一个神话一样，具有持久的活力和危险性。



第六章

子承父业，吞吐天下的莱昂内尔

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巨大的财富并没有让他迷失方向，忠诚的犹太信徒，百折不挠地为犹太人和家族事业不懈努力。身体的痼疾影响了这位绅士的情绪，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爵士大人，作为一个拥有犹太信仰的人，我请求拒绝接受宣誓，宣誓里的内容，已经被一个新通过的条例所替代，而不再是对至高皇权、忠贞不渝和放弃的宣誓了。

——拜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在议员宣誓就职时的演讲

继承罗斯柴尔德家族事业

内森·罗斯柴尔德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按照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男不传女的家训,四个儿子纳撒尼尔(Nathaniel)、拜仁·莱昂内尔(Baron Lionel)、梅耶(Mayer)和安东尼(Anthony)将继承他的巨额财富。不过四个人有着不同的兴趣爱好,纳撒尼尔选择定居法国,梅耶和安东尼对金融并不感冒,反而对于艺术、体育更加热爱,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方面。拜仁·莱昂内尔于是挑起了这个巨大的担子。

拜仁·莱昂内尔可以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代成员里最出色的一位,在金融方面的才能似乎他也继承了他父亲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头脑。内森去世的时候,拜仁·莱昂内尔年仅28岁,这个时候罗斯柴尔德伦敦公司的业务已经非常庞大,人们不禁怀疑这位年轻人能不能经营这样一家著名的巨大的企业。后来的结果证明,拜仁·莱昂内尔不仅可以接手父亲的事业,而且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和财富都更上了一层楼。

今天谈到犹太人,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称道的地方就是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内森非常注意培养几个儿子的技能。早在拜仁·莱昂内尔刚20出头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内森协助他处理公司的业务了。内森·罗斯柴尔德坚持让所有有关重要交易的信息和谈判会议必须由他本人或他的儿子们处理,他经常跟几个人一起讨论,鼓励他们尝试,并提出一些细节,让他们研究每个金融项目的各个方面,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来作出判断,锻炼他们快速采用最优方法处理问题的能力。拜仁·莱昂内尔正是在内森的亲自调教下,完全熟知了公司业务各个方面的运作细节并掌握了所有的制度准则,这些为他接下来接手公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内森还传授了一句让拜仁·莱昂内尔和他的几个兄弟都非常受益的话:“创造巨大的财富需要具备巨大的勇气和审慎的态度,并且得到之后,守住财富更要花费十倍于此的智慧。”因此,从拜仁·莱昂内尔接手罗斯柴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尔德公司开始，他就将全部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到了如何守住内森创下的巨大财富上，他的成熟度远超过同龄人，深谋远虑、专心致志。跟内森一样，拜仁·莱昂内尔也会进行大量的证券交易，不过在做交易的过程中，他跟内森不太一样。拜仁·莱昂内尔不希望有暗箱操作的情况发生，而暗箱操作正是之前对证券市场拥有绝对权威和控制力的内森经常使用的方法，很多交易商都愿意这么做，不过拜仁·莱昂内尔却拒绝这种不光彩的行为。自然，他在证券市场的影响力跟内森比起来就差多了，但是却赢得了口碑。拜仁·莱昂内尔对于市场有着敏锐的感知力，他总是能准确觉察买卖时机，并会对每个有利于他达到目的的机会迅速出击。1876年，他从埃及总督手中即时购买了苏伊士运河的股票，他从这项交易中净赚了近10万英镑。对于这两种方式，我们不评论孰是孰非，至少拜仁·莱昂内尔证明了他很胜任新的角色。

有一类交易是拜仁·莱昂内尔比较偏爱的——外汇贷款。像这类交易就是纯粹的挣钱的交易，几乎没有风险，并且利润也很可观。纵观拜仁·莱昂内尔的一生，他对于外汇贷款业务总是特别积极，他接手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至少接受过18笔外国贷款业务，贷款总额累计更是高达1.6亿英镑。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贷款交易，主要是欧洲很多国家在财政压力下不得不考虑贷款，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实力往往都会成为这些国家青睐的对象。举例来说，1847年，拜仁·莱昂内尔跟英国政府就爱尔兰的饥荒问题达成了一项贷款协议，并在之后的1854年再度追加了1600万英镑的贷款；1876年，拜仁·莱昂内尔又给英国政府提供了400万英镑的贷款；他还作为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以及法德战争后的银行集团及金融家的代表为法国争取了更多的战后赔款。当然，所有的这些业务也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因为涉及的国家之多，可以说，拜仁·莱昂内尔跟各个国家间的这些贷款交易，完全可以写成一部欧洲的金融史。

这里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可能在拜仁·莱昂内尔一生中这种情况都很少见。一向擅长迅速作出判断的拜仁·莱昂内尔也发生过优柔寡断的情况，这发生在他跟俄罗斯就一项贷款业务进行谈判的时候。之所以犹豫不决，不是因为这笔业务存在多少风险或是其他不确定的地方，主要是跟拜

第六章 子承父业,吞吐天下的莱昂内尔

仁·莱昂内尔的政治前途出现了冲突。后面我们会提及拜仁·莱昂内尔对政治的参与热情。这是一笔利润丰厚的贷款业务,其实俄罗斯政府除了在跟拜仁·莱昂内尔接触之外,也找了其他的银行进行过交流。拜仁·莱昂内尔当然希望能够成交这笔业务,不过他也很清楚这笔贷款的用途,当时波兰正在反抗俄罗斯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压迫,俄罗斯拿到这笔钱正是要投入到对波兰人的镇压中去。此时的拜仁·莱昂内尔正处于竞选下议院席位的关键时期,而他标榜的政治口号正好是自由,并公开宣布对自由的拥护。如果接下这笔生意,的确可以赚得大笔利润,俄罗斯政府开出的条件也是相当诱人的,但这无疑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政治信用和公众支持会因此直接变成笑话;但是要放弃这样诱人的交易,拜仁·莱昂内尔也非常不舍得。要么放弃交易、放弃这样巨大的利润,要么就要做好背负骂名的准备,甚至严重的话今后的政治生涯都会受到不断抨击。不过,拜仁·莱昂内尔到底是一个商人,最后他决定接下这笔业务。遗憾的是,机会已近被别人拿走了。

曲折的政治生涯

在当时的欧洲,犹太人普遍处于一种被歧视的状态,属于政治上的边缘种族。前文我们已经介绍过德国法兰克福犹太街的一些情况,在英国,犹太人遭受的待遇也是类似的,他们也无法享受跟基督教徒同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英国是一个以宗教刻板闻名的国家,在英国,长时间以来受到不平等对待的还有罗马天主教教徒。不过,新法的通过改变了罗马天主教教徒的情况,他们被接纳为具有同等权利的国民,开始享受跟基督教徒一样的政治权利。看到罗马天主教徒们获得的待遇,犹太人似乎看到了希望,他们表达了希望享有同等权利的想法并被部分开明的基督教徒所接纳。不过,大多数人长期形成的偏见并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消除的。拜仁·莱昂内尔即便拥有巨大的财富,并为英国政府提供了多次帮助,但在政治上仍然低人一等。不过,犹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种族,他们始终为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着自己的权利而努力争取。在 19 世纪初的时候,英国的所有法官和自治州州长都不是犹太人,直到 1837 年,这样的格局才被打破。在当年的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州长选举中,犹太人大卫·所罗门爵士当选。迫于民众压力,为了让大卫·所罗门爵士能够顺利上任(主要是州法里对犹太人有限制),大臣坎贝尔签发了一份凭据,但是这份凭据并不能保证大卫·所罗门能成为市议员,而修改有关限制的条例则是到 1844 年才最后由林德博斯大臣完成的。州政府的限制解除了,不过进入内阁是另外一回事。在内阁里获得上议院和下议院席位或选票前,有一个令犹太人无法接受的《断绝宣誓》(*Oath of Abjuration*),没有一个有良知的犹太人会宣读那句“绝对忠于基督教”。当时在内阁,托利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上议院和下议院都占有多数席位。托利党又被称为保守党派,原因就是他们拒绝所有的改革,对于犹太人权利的改革也被他们毫不犹豫地排斥了。

拜仁·莱昂内尔除了在金融领域的巨大成就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始终坚持对争取犹太人的平等政治地位而作出的努力,这一点也被所有犹太同胞所记住。与父亲内森不同,拜仁·莱昂内尔性格恬静,做事循规蹈矩,没有年轻人常有的叛逆性。在父亲的亲自调教下,他继承了父亲的金融天分,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商业手腕。1833 年,英国政府从罗斯柴尔德银行借了 2000 万英镑,内森让拜仁·莱昂内尔亲自运作这笔贷款,结果组织得非常成功,由此,莱昂内尔在英国金融界声名鹊起。内森去世以后,拜仁·莱昂内尔顺理成章地成为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门人,银行的生意在他手中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后,拜仁·莱昂内尔开始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为犹太人积极争取各项利益,一生担任了多个犹太组织的领导或是重要人物。他长期担任大犹太会堂的主席,曾担任联合犹太会堂委员会的成员。在他去世时的 1879 年,他还担任着犹太董事会的代表。拜仁·莱昂内尔一直忠于自己的人生信条,他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位走上政治舞台的成员。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但由于他们都不属于英国国教教徒,所以,在其他领域的行为都受到了相当多的限制,他们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当时,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权力集中于议会,

第六章 子承父业,吞吐天下的莱昂内尔

议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英国,只有当上了上议员,才能真正进入政治生活的圈子。在好友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的大力游说下,拜仁·莱昂内尔终于下决心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大选。不过,他最后当选伦敦商业区的成员可谓是一波三折。当时,外界也在敦促拜仁·莱昂内尔在政治上采取更积极的行动。1841年,爱尔兰领导人丹尼尔的一个政治协会邀请他出席一个公共集会,提议讨论犹太人的政治地位问题。两年后,甚至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他参选提供帮助。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是约翰·罗素(John Russell),最后拜仁·莱昂内尔的顺利就职离不开他的大力支持。

在下议院议席的角逐中,拜仁·莱昂内尔的参选纲领没什么特别的,除了“信仰自由”的宗教纲领外,就是支持自由贸易。他认为犹太人拥有自己的权利,他还主张扩大公民权,并宣布反对死刑。在最关键的时刻,家族成员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拜仁·莱昂内尔加油打气。安东尼留在伦敦,给拜仁·莱昂内尔的竞选提供援助。弟弟梅耶也写信给他说:“我希望你能成为下议院议员……我可以想象这次竞选给你带来了很多烦恼和麻烦,但上帝保佑,你一定会成功的。这是我们家族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并且会给德国以及全世界的犹太人带来福音。”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在1847年的选举中,拜仁·莱昂内尔轻松获得了竞选的成功,被选为伦敦商业区的成员之一。听到这个消息,拜仁·莱昂内尔的家人和朋友都迫不及待地为他开庆功宴。梅耶的妻子欢呼道:“这一选举结果对犹太民族来说,是新世纪的开始。他们跟你一样,获得了最伟大的成功。”所罗门也从维也纳写贺信给他说,没有什么消息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了。不过还没等他们从兴奋中平静下来,就遇到了一系列的反对,有态度坚决的基督徒表示犹太人不适合坐在议院,另外,莱昂内尔被要求在宣誓时宣读《断绝宣誓》中的“绝对忠于基督教”。对于坚守犹太教信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当然是不可接受的。莱昂内尔希望以犹太教的方式宣誓被拒绝,他最终宣布退出以示抗议。虽然中途约翰·罗素作出了很多努力,他在讲话中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努力加入我们的委员会,正是为了在当前形势下用合适的方式解决现在影响他的所有犹太臣民在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上的缺失状态。”并表示这个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群体是四万多人，这是他们共同的利益，并且这个群体不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他们守秩序、友好并且努力工作，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制造群众暴动。约翰·罗素另一方面也对《断绝宣誓》作了一个解说并获得了好评，他认为《断绝宣誓》并不是专门针对犹太人，只不过政府对犹太人有些成见，因此才会没有就犹太人的同化法案进行认真讨论。他极力发挥他的贵族身份将犹太人同化的议案尽早提上日程。同时持支持意见的还有来自支持辉格党的格莱斯顿先生，难得的是原本他也是持有成见的那批人，但是之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犹太人应该不仅进入地方法庭和政府，也应该进入国会。白金汉宫托利党成员迪斯雷利先生也支持犹太人，他很快就在第二年初提出了具体法案。反对的代表是布拉德拉夫，他与支持派产生了争论，他激烈地反对犹太人进入议院，他仍然偏激地看低犹太人。对此，支持犹太人的一方举出了很多事实反驳那些基督至上的观点，认为已经有很多公认的杰出议员都曾经公开嘲讽过基督徒的愚蠢，犹太人至少还表现得更友好，比如对于基波(Gibbon)和休姆(Hume)的准入，并没有出现像现在这样的反对声音，他人一个是自然神论者，一个是伤害过基督教的人，最后都进入了国会。并且关于那个引发犹太人最大反感的宣誓——“绝对忠于基督教”并不是一直都出现在宣誓词里的，在詹姆斯一世之前用的就不是这套誓词。最后在下议院的分组投票中，同意拜仁·莱昂内尔进入国会的法案获得了通过，但是提交给内阁大臣们时，却被 35 张反对票否决了。拜仁·莱昂内尔随后不得不辞职。

很快，拜仁·莱昂内尔参加了第二次竞选，并再次当选，赞成票约有 7000 票。约翰·罗素再次插手，由于他是有话语权的，他保证这件事情会有一个圆满解决，然后在 1850 年 5 月 30 日宣读了提出的第二项法案。因为上一次拜仁·莱昂内尔的被迫辞职，已经在伦敦商业区引发了许多政客的不满和愤怒，内阁此时的压力也非常大。即便如此，内阁对于约翰·罗素的提案仍然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不愿将其递交上议院。针对这种情况，当地的人们决定组织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参会的人非常多，大家的一致看法是，拜仁·莱昂内尔之前表现得太过友善，从来没有真正在议会上坚持自己的权利，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必须要更强硬地去争取自

第六章 子承父业,吞吐天下的莱昂内尔

己的人权。拜仁·莱昂内尔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在1850年7月26日走上了下议院的圆桌席,要求让自己成为伦敦商业区的成员。问题还是在宣誓词上面,议会牧师问他想用新教教义还是用天主教教义时宣誓,拜仁·莱昂内尔说:“我要对旧约《圣经》宣誓。”再次,他的要求被迫撤回。罗伯特·因格里斯爵士为拜仁·莱昂内尔辩护,认为他在议会的席位和选票都是正当的,应该获得认可,拜仁·莱昂内尔或他的律师或代理人应该拥有在议会的非议院席的发言权。不过这番辩护除了引起争论之外,结果并没有什么变化。在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得出的结果还是把拜仁·莱昂内尔排除在外:“拜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无权参与任何议会的讨论和选举,除非他接受以法律形式规定的《断绝宣誓》。”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政府接下来却面临了一堆问题。首先是1851年,前面我们提到的大卫·所罗门爵士当选为格林尼治商业区的成员的过程中,违背了议会的规定,参选和投票之前并没有宣誓。为了不把犹太人排斥在外,同时也是为了国会的权威,英国政府对大卫·所罗门作出了罚款500英镑的处罚决定。人们的努力还在继续,1851年4月上旬,为犹太人专门撰写的一份新的《断绝宣誓(犹太人)》法案递交到了国会,该法案在议会通过后再次遭到上议院的否决。

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外部的一些因素,犹太人的问题暂时被搁置。到1852年,拜仁·莱昂内尔再次参选,人们不断地为争取最后的成功而努力。1853年,再次递交了新的法案,成效是显著的,支持的人数创下了新高,却在递交上议院后再次被拒,只是反对的人少了很多。1857年,又有新法案提出来,然后又被否决掉。于是,在拜仁·莱昂内尔的从政道路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循环:竞选——当选——拒绝就职——再次竞选——当选——再拒绝就职。不过,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毅力、决心和坚持,让所有人都很受震动,反对的声音正在一天天变弱。上议院最后采取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式,他们依然否决了下议院的法案,至少要保持上议院的权威性,不过他们随后通过了他们自己的一项法案,与否决的法案内容基本一致。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妥协,事情到此有了一个好的结局。很快,在1858年7月23日,英国国王批准了这项法案。3天之后,拜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仁·莱昂内尔宣誓就职。关于宣誓词，“绝对忠于基督教”在约翰·罗素的坚持下，全体同意删除。拜仁·莱昂内尔以旧约《圣经》进行宣誓，并签署了誓言。至此，拜仁·莱昂内尔才算顺利就职，从他第一次当选前后经历了差不多十二年的时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也让拜仁·莱昂内尔的就职成了当时英国政坛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长期以来所期待的政治胜利，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这实在是不同寻常的。为此，拜仁·莱昂内尔的妻子欢呼道：“缺口已经打开，诽谤、偏见与狭隘的障碍显然正在消除。”

顺利就职之后，拜仁·莱昂内尔向伦敦商业学院捐赠了一笔金额巨大的奖学金，也算是为这场长期而艰苦的抗争做一个纪念，并且在 1866 年，正好这笔奖学金授予的学者是一位犹太人。可以说，拜仁·莱昂内尔的政治热情应该是起源于他对于犹太人自始至终的关心，他从小就自认为是犹太人而自豪。自从就职之后，虽然他从没在政府里担任什么重要职位，甚至在议会的会议上也不曾进行过发言，但是他确实发挥了他的影响力。拜仁·莱昂内尔自就职之日起一直为伦敦商业区服务到他身体不允许他这么做的时候。1874 年，他患上了系统自由综合症，在此之前，他的付出几乎从未间断。任期内，拜仁·莱昂内尔的一个提议遭到了选民们的反对，当时格兰斯通提出废除所得税的计划，这项计划将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大减少，拜仁·莱昂内尔提议应该通过另外的新型税款来弥补预算亏损，这个提议非常大胆，但是商业区的人们都非常反对，因为拜仁·莱昂内尔提出的新型税是仿照奥地利向商人征收执照税，虽然他自己也是商人，这样的提议不知道是不是他想显示自己并没有私心，不过显然这样的提议不会被商业区的人们所接受。在拜仁·莱昂内尔身体出现了问题之后，他不再进行拉选票的活动，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也没能再当选。看起来，拜仁·莱昂内尔并不那么适合搞政治。

不善言辞

拜仁·莱昂内尔不是一个擅长言辞的人，他的情绪也时常起伏不定，

第六章 子承父业，吞吐天下的莱昂内尔

不过他情绪上激烈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受他自己病情的影响。由于年轻时的猎场生活，拜仁·莱昂内尔后来患上了严重的痛风，这种病令人非常痛苦，相当折磨人。拜仁·莱昂内尔不仅没办法做剧烈运动，连普通的行走都成问题，他只能坐着特制的轮椅，上马车也需要有人抬，而他本来管理的生意上的事情就很烦琐，这令他很多时候都有一种焦急的情绪。但是熟知拜仁·莱昂内尔的人都知道，他其实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他和他的妻子都热衷于做慈善，并且他经常称赞并帮助周围善良的人们，只是痛风的痛苦实在太难以忍受，他一旦受不了就会发脾气，事后却又常常后悔。

拜仁·莱昂内尔一生做了很多慈善，捐了很多钱，不过详细的捐款数目很难完整地统计出来。有些捐款，人们都猜测是拜仁·莱昂内尔捐的，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实。比如，在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参加的慈善活动中，总会收到大额的匿名捐款。据说拜仁·莱昂内尔觉得捐助能让自己获得轻松，暂时忘却工作的压力和身体的疼痛。在拜仁·莱昂内尔公布的捐赠项目里面，大部分都是慈善机构，不分国家和信仰，都接收过他的捐赠。对于国外的慈善活动，他也积极参加。据说拜仁·莱昂内尔捐款的金额超过了什一税（收入的十分之一）所要求的额度。《时代》周刊记录了拜仁·莱昂内尔对建立爱尔兰饥荒基金会所做的工作：“1846年12月，在拜仁·莱昂内尔新的办公室里，成立了‘英国救灾组织’（British Relief Association），拜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先生及他的兄弟们为其他基金会捐助总数合计达1000英镑。之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都是伦敦商业区最有名的商人和银行家，包括赛缪尔·琼斯·罗伊德先生，还有之后当选为主席的奥弗斯通大人，为救济友邻的农民饥荒，基金会募捐总数达到了50万英镑。而在此期间，拜仁·莱昂内尔面对过极大的压力，他都坚持了下来。”

在慈善方面，拜仁·莱昂内尔的妻子甚至比他本人更加积极，她深深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她几乎把一生都投入到了慈善事业中。她总是亲自去拜访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以及她帮助过的人，报道上写的和人们传说的，并不能满足她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渴望，她要考察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否真的有困难，据说她这样身体力行的探访在她一生中一共有近两千次，这实在是太令人敬佩。这位夫人不仅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还会对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他们进行鼓励，很多勤恳的学生包括一些艺术家都在她的帮助和鼓励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1884年，在捐出12万英镑后，拜仁·莱昂内尔的妻子去世了。

对于慈善的热衷也为拜仁·莱昂内尔乃至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了更多的声誉。在拜仁·莱昂内尔的大女儿里奥诺娜与她的堂兄阿方斯（拜仁·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长子，巴黎罗斯柴尔德家业的继承人）的婚宴上，迪斯雷利爵士在致辞里这么评论：“在这个屋顶下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富声望的核心人物——整个欧洲和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家族的姓氏——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财富，更是因为他们良好的家族荣誉、美德，以及正直的公众形象。”

拜仁·莱昂内尔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豪华公馆，有六层楼高，富丽堂皇，成为当地最出名的私人府邸，旁边就是阿普斯理大楼。拜仁·莱昂内尔的这种高调使得一些人心不舒服，有一位银行家故意把自家的楼建得比他的六层公馆高了一层，似乎这样就可以高出一筹。拜仁·莱昂内尔在他的公馆里摆满了各种奢侈品以及当时最先进的陈设，到过他的公馆的人如同进入童话国度：“我跟我的女儿离开巴黎，按时到达了我们的宾馆，按照约定前去与拜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共进晚餐，同时见到了晚宴的嘉宾林德赫斯特公爵和他的夫人。宴会奢华富丽。餐桌上的纯金和纯银打制的餐具熠熠生辉，新鲜绚丽的花朵在中间作为点缀，所有的佣人穿戴正式、训练有素，连行走时也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表情、神态都是那么平静而温暖，在他们的贴心服侍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席中的上宾。另一次我们参加的为嘉宾林德赫斯特公爵举办的宴会，更加奢侈，时间也更长，宴会地点是在拜仁·梅耶·罗斯柴尔德在蒙特莫尔的别墅里，说是别墅，其实更像是一座宫殿。提早一个星期，拜仁就派人去把别墅装饰一新：美轮美奂的画卷，精致典雅的家具，怡人清爽的庭院，神采奕奕的赛马和猎犬！令人叫绝的露天早餐和午饭，之后是在拜仁·安东尼·罗斯柴尔德家中的晚宴，完美得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

在社交场合，人们并不经常见到拜仁·莱昂内尔，倒是他的两个哥哥安东尼和梅耶经常出现。这两个人虽然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却并不

第六章 子承父业,吞吐天下的莱昂内尔

热衷生意上的事情,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休闲和运动。拜仁·莱昂内尔喜欢画,也喜欢花,从这些美好的事物当中,他可以获得心灵的平静,让他暂时脱离生意和身体上的烦恼。有一位作家,平时跟拜仁·莱昂内尔私交非常好,对他的这点爱好非常了解:“用好几个小时集中精力处理完生意上的事情之后,他就离开商业区的办公室,回到家中,立刻就觉得置身于一个充满自由、生机的美好所在,心情也会迅速恢复平静和安宁。对他来说,艺术品决不仅仅只是作为装饰摆设。他对生活保持着严谨的态度,这也渗透到他对艺术的欣赏当中。他收藏的艺术画作里面,许多都是当时公认的最杰出的大师的代表作品。他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收藏这些珍品,对他而言,这是他的兴趣所在。这些艺术品让他不断产生新鲜的观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和谐的氛围里,脑子里不知不觉就会觉得愉悦,纯粹的愉悦,这会激发出他的智慧的火花,让他对于现在跟以往的重要问题可以产生更好的想法。”虽然并不常出席社交场合,不过拜仁·莱昂内尔也会偶尔展示出一点社交场合最适合的幽默特质。有一次,拜仁·莱昂内尔在一位朋友家吃晚饭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位女士,这是一位为儿子操了不少心的母亲,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位商人。坐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么一位成功的商人旁边,这位女士显然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她于是决定跟拜仁·莱昂内尔取取经。在用餐过程中,她向拜仁·莱昂内尔提了很多问题,并把拜仁的回答做了认真的记录。她问道:“您认为我的儿子适合做哪种生意?”开始还在侃侃而谈的拜仁突然安静了,他开始委婉地将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这是个不太好讨论的话题,拜仁不想随便给别人建议。好不容易抓住这个机会的这位女士当然不会就此放弃,最后,没办法再绕圈的拜仁告诉她:“好吧,女士,在我看来,卖火柴是一个不错的生意,当然,如果有足够多的火柴的话。”

拜仁·莱昂内尔和他的两个哥哥都很喜欢赛马这项运动,不过拜仁·莱昂内尔把他对赛马的热情转化到了商业行为中。他自己经营了一个种马场,专门用于培养优秀的赛马,或许他喜欢把事情控制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所以不愿假手于他人。《时代周刊》在拜仁·莱昂内尔去世之后写的一篇颂扬他的文章里提到过:“大家都知道赛马的一个目的就是选出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优秀的马种，可以确定，假如有钱人都为这个目标而投资的话，那他们就能做很多普通人做不了的事。因此，对于拜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来说，非常有必要让一匹好的赛马繁衍后代，于是，他自己开始了培育良马的计划。他决不在没有把握的投资上浪费金钱，于是他自己潜心经营了一个种马场。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生意人，在这一点上，他显然取得了成功。两年前的种马场培养出的赛马赢得了多项比赛，包括德比马赛、奥克斯马赛、圣·勒格尔蒙马，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感觉他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你能从人们的庆祝盛况看到赛马运动再次兴盛的希望。他（对此）作出的贡献如此巨大，我们怎能忘掉他呢？虽然很少有人能在财富上能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相比，但是在这样一个四处都是金钱的时代，很多人都可以拥有这样的机会，只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拜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做的事情总是会吸引更多的富人加入，而他所做的都是真正对社会有利的事情。”

拜仁·莱昂内尔的去世被载入史册。《时代周刊》为他写了一份可圈可点的颂文。颂文里这样写道：“拜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是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年幼的儿子，他的英年早逝让人痛惜。他享年仅 55 岁，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在国会动乱即将解体期间，他仍为其供职，但谁都明白，他不会再回来了。然而，在国会之外的地方他被大家深深怀念着。正如他的家族一样，他也是自由党忠实的拥护者，但同样的是，他处事低调。对于艺术和运动界来说，他的去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他身后留下的空缺却难以再次填补。他在蒙特莫尔的殷勤款待、对慈善机构不计其数的捐助、对艺术大量的赞助、对各种高雅运动毫不吝惜的支持构成了一个集合体，使得我们多年后仍无法将他忘怀。英国少有像他一样的富人，而世界也不关注财富用途上的细微差别。在他的身边环绕的是最宜人和惬意的房产、地产、画作、雕刻，所有这些让人赏心悦目的美好东西无疑都夺人眼目。这看上去好像是浪费大量金钱在没用的东西上，但没有人愿去猜测或承认过上这样一种奢华生活会有更高的生活质量。这不像是一个生意人、政治家和金融家的事业所在。但拜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当了一回榜样，证明这些草率的评论是错误的。现在的

第六章 子承父业，吞吐天下的莱昂内尔

大部分人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在巨额财富下的巨额花销其实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杰出表现。我们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一个伟大的人应该好好运用他的财富，但我们都没有超越行善的道德准则和合理管理的美德。曾在英国盛行的传统观念似乎像其他高尚品味一样被清教徒所蹂躏或被骑士所腐化。但是，希腊人在任何时候都认为奢侈的花销下有着自己的美德，与单纯的慷慨有着本质的区别。恰当地使用巨额财富是一种艺术，这不同于正当地使用中等的财富。很多人类的文明及创造力都是由一些很有天赋的人开发的，而那些不具备这些才能或无法具备的就是另一些人。最高的艺术，如绘画、雕刻、动物教化都不是普通人能够胜任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而那些文学家们一旦有了独立的个人资助，数目自然就会扩大。然而，如果没有天赋和卓越才能，则不可能产生优秀的作品。有钱的人能培养有天赋的人，这也正是他们所起的作用。更何况，他们有能力把这点做得最好最彻底。当然，对于富有的人来说，给设计师、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大额订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这样能培养出的艺术家好坏并存，顾客和艺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方丧失了尊严，而另一方失去了艺术创造力，最后剩下的仅仅是奢侈和铺张。可以更为节俭和负责任地考虑花上百万买一幅好的作品，而不是随随便便地花几百英镑买很多艺术家的作品。拜伦·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对这一点十分了解，而他也总是深思熟虑过后才作出决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保持着对艺术的热爱，他为自己家族在艺术上创造的财富就跟在商业上的一样显著。他为自己的喜好花得不剩分文，但每一笔花销都有其明确的目的。对他而言，要把在蒙特莫尔的宅邸建成一座宫殿是轻而易举的事，里面的陈设极尽奢华，但是他做得却远比这好。他建了一座博物馆，展品都精美无比。如此一大笔开销却没有丝毫不合适的感觉，因为他丝毫没有感到这是在浪费。大量的财富换来了很好的成果，所有的这些成果都极具美学价值。”

后人

拜伦·莱昂内尔的去世非常突然，他 1879 年去世时年仅 55 岁，甚至去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世前的最后时刻，他还在处理公司的事务。没有人意识到这一刻会这么迅速地来临。在 1879 年 5 月 30 日，那天是星期五，如平时一样，他还在新法院跟很多人见面，有的人来寻求他对于经济商业的评述，有人代表慈善机构来领取捐款，在所有见面的人的印象里，拜仁·莱昂内尔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当天，拜仁·莱昂内尔按照平日的习惯，还开车去了甘纳波丽公园，这里位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名下地产的中心位置，园艺出色，环境很好，拜仁·莱昂内尔非常喜欢来这里，他在这里逗留了两天，星期日下午才离开回到皮嘉迪丽。那个时候他只是略微觉得有些身体不舒服，医生对此并没有太重视，对于他的不适也都没有予以注意，还是当做痛风的症状了。第二天中午，拜仁·莱昂内尔就突然大不一样，爆发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癫痫，病情变得严重，于周二清早去世，距离爆发癫痫的时间还不到一天。

拜仁·莱昂内尔的三个儿子——纳撒尼尔、艾弗烈和利奥波德继承了他的家业。而拜仁·莱昂内尔的两个哥哥，拜仁·梅耶和拜仁·安东尼，都在拜仁·莱昂内尔离世前几年就不在了。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产业最后几乎都交到了纳撒尼尔手里，他继承他的伯父安东尼的男爵爵位。艾弗烈和利奥波德虽然也会出席公司的某些会议，不过显然他们对于商业利益远远不如纳撒尼尔上心。事实上，他们在商业上的天赋并不比纳撒尼尔差，不过看到大哥对于生意经营的投入，两个人就不约而同地把生意上的事情都交给了他来管理，而他们则将更多的时间放到了享受生活上。纳撒尼尔确实不负所托，他继承了他的父辈乃至整个家族的商业天赋，而他对于自我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绝对不会因为社交或兴趣影响自己对于家族生意的关注，他更喜欢在疲倦的时候看看书，或是在田野里走一走来放松自己。

艾弗烈跟哥哥纳撒尼尔就不一样，他总是出现在各类社交场合。在海摩尔举行的球赛和晚宴，排场奢华之极，参加的人包括多名外交界和政坛的名人要士，甚至皇家贵族有时也会出现，在这里能经常能看到艾弗烈。除了这类社交活动，他还热衷于向那些在艺术领域努力的人们提供资助，不管他们处于什么地位，艾弗烈都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欣赏并给予鼓励，很多雕塑家、画家和演员都非常感激他对自己艺术与生活中的支持和帮助。

利奥波德的兴趣跟两位兄长都不一样，既不热衷于经商，也不喜欢热

第六章 子承父业，吞吐天下的莱昂内尔

闹，他总是把时间花在打猎和赛马上。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新法院参加完会议，他的下一站不是在新市场的种马场，就是在乡村的猎犬那里。他将大量时间花在赛马和培育良马上，观看自己赛马的比赛，赢了会相当高兴，输掉了也会感到非常沮丧，然后就会开始想办法提高他的赛马的速度和耐力。不过令他非常难过的一点是，努力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好结果，这成了他一生都很遗憾的事情。利奥波德同时也是一个心肠很好的慈善家，他捐了很多钱，也捐了很多物品。对于向他求助的人，他都不忍拒绝，甚至有时反而让自己受到伤害。

拜仁·莱昂内尔去世之后，在 1879 年到 1885 年的几年间，纳撒尼尔、艾弗烈和利奥波德一边要平复父亲去世的悲痛，一边也成交了几笔大的贷款生意。按照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传统，他们都会从政府那里寻找到商业机会，这几笔成交的业务分别来自与匈牙利政府、巴西政府和叙利亚政府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与埃及政府的贷款合作。当时的埃及正遭遇经济危机，而欧洲各国正在争取各自在埃及的权利，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埃及政府提供贷款，埃及的经济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对于这样解救政府于危难的及时帮助，埃及时任财政部长 M. 希克斯·比切的心里充满了庆幸与感激：“之前，前首相言明埃及正面临即将破产的危险。的确，是在仅一个月前才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贷款才渡过这一危机的，他没有使用法定债券，而仅仅是用私人债券作抵押就贷款给了前外事秘书。如果贷款晚到一点点，那后果真不知道会怎么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与埃及政府的这次贷款业务中也收获了丰厚的利润，有的人羡慕他们的好运。M·希克斯·比切的话至少说明当时的情况还是面临着风险的。债券被抢购，很快就销售一空，圣·斯维辛街那天早上挤满了人，最后没能买到债券的人还非常遗憾，这倒是之前他们和埃及政府都不曾想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这笔业务再次获得了好口碑。对于纳撒尼尔、艾弗烈和利奥波德三个人，有一本当年引起了很多关注的书里对他们有过细致的描述，书名叫《伦敦的社交》，这里面的描述可能会更精确：

“说起罗斯柴尔德家族，三个兄弟——老大纳撒尼尔爵士（现在的罗斯柴尔德大人）、老二艾弗烈爵士和老三利奥波德爵士是一个三人组合。纳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撒尼尔爵士是这个家族的最高统领，是家族法庭的第一法官，访客由他接待，两个弟弟也非常尊敬他。一开始你会以为他是一位绅士，充满求知欲，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生意上，深谙权术之道，很少花时间在生活享受上。他很少受到其他人的反驳，不过会经常反驳别人。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如果你对他提出疑问，就会给自己招来无穷尽的反问，他会不断地向你提出问题。比方说，他不会问你为什么觉得天气晴朗或是有阴霾，他会全部否定你的推论，通过更有效的方法试探出你的真正理由。他会不停试探你的勇气，如果你的推论并不是那么严谨，他就可以迫使你收回结论，但是如果有事实依据的话，他也会很尊重你的结论。如果有人仅通过第一次‘聪明的’了解，就把他归结为是倾向于专横、难以忍受和过分严厉的人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只不过这是大错特错的，事实上，他完全不是那样的人。恰恰相反，只要你认同他喜好和尊重的事物，他就会是一个非常慷慨而且忠诚的朋友。”

“他的两个弟弟分别卸下了一些在新法院的经营权。三弟利奥波德只是会很机械地处理一些公司的日常琐碎小事。在伦敦商业区里，他不属于拔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而已。但在商界外，他却是一个名声鼎鼎的人，在体育界和娱乐界都大名鼎鼎，是赛马师俱乐部的成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三个人里面，老二很有作为，长相虽然跟其他两个人有些不一样——两个兄弟的肤色偏黑，他的肤色却偏白，头发是黄褐色，并且留着一小撮下垂的八字须，跟邓德雷里的颜色和样式一模一样。老二的举止很有风度。他在伦敦和全国范围内都精心设计各种热情款待，比如长期招待威尔士王储，不过仍然不能达到准确把握英国社交上的各个特权和权势阶层的观点的程度。在此之外，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商业区还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为数不少的小型经纪人和情报员，都是严格挑选出来的派遣政治家或金融家，不管他们是不是隶属于公共服务系统，都在西端被挑选出来。还要留意到的是，通过世界各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和信使，他们可以及早获悉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了解这些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新法院是权力之源了。去年，女王极为欣赏地将纳撒尼尔爵士晋升为罗斯柴尔德大人。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荣誉是实至名归的。很多人垂涎他的

第六章 子承父业,吞吐天下的莱昂内尔

这一头衔,但几乎没有哪个人自认能与罗斯柴尔德大人写入他们家族记录里的为英国政府在五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作过的贡献相比。在那段时间,整个国家都因为这个强大的金融公司提供的建议和帮助而获益。似乎这个头衔来得有点迟,不过罗斯柴尔德大人还是对这个表彰自己家族的功绩的荣誉感到无比骄傲,并且这也不是靠的皇族的偏爱。还有一点更值得特别说明,罗斯柴尔德大人是第一个加入议会大臣之列并被认可的犹太人。建立了伊德雷家族的参孙·吉迪恩之前是放弃了犹太教义的。所以在罗斯柴尔德大人受封了贵族之后,整个犹太民族获得了女王授予的久违的荣誉,长时间阻挡犹太人和基督徒来往的障碍和傲慢同样被采取相应措施排除了。”

拜仁·莱昂内尔之后,家族财富已经累积到了相当庞大的规模,纳撒尼尔三兄弟的经营策略必然需要作出一些调整,他们所要考虑和关心的是寻找安全可靠的投资,让他们的财富自动累积,而不是冒着风险去寻求资本的急剧增加。只要保持家族的传统,每一步走得小心谨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业就会不断地兴旺下去。纳撒尼尔三兄弟及其他们的后人无疑也是这么做的,看起来他们似乎已经比不上父辈和前人能拥有的那种光环。拜仁·莱昂内尔是一个有着卓越才能的人,能比得上他的人确实很难找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低调所致。



第七章

法兰克福的金融统治者 ——阿姆斯洛

法兰克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本营，长子阿姆斯洛继承了这里的事业，他牢记父亲遗训，将生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对待穷人比谁都更热心，他是一位慷慨、亲切、幽默的绅士。

通过这种方式，阿姆斯洛成了金融界的君王，不是夸大的修饰，而是事实。那些其他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是他的诸侯，只要他喜欢或者他认为不再需要它们，只需动一动手指，就可以将它们摧毁。

——一位德国记者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本营——法兰克福

正如我们前文提到过的，老梅耶·罗斯柴尔德虽然出生在法兰克福，不过他的商业启蒙却是在汉诺威。当年学徒生涯刚满，按照犹太教的规定要回到出生地，梅耶回到了法兰克福开始他的生意。他无疑是一个杰出的商人，起初经营古钱币、徽章和古董，后来涉足艺术品等，再后来进军银行业，生意越做越大。即便如此，老梅耶·罗斯柴尔德也没想到，后来五个儿子凭借着他们的才能，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企业变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并且五个人直接主导着整个欧洲的金融市场，甚至通过金融还会对政治事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银行家们要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脸色，政治家们也时时求助于他们，这种强大的统治力给他们带来的是数不清的财富。

老梅耶之后，他的五个儿子分别在欧洲五个重要的国家发展，其中老大阿姆斯洛留在了德国的大本营——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是德国的贸易重镇。法兰克福这个名字来自罗马为了抵御哥特人的进攻而修建在美因河河岸上的堡垒，在查理曼大帝在此修建了宫殿之后变得出名。加上地理位置的优势，在查理曼大帝修建运河连接了美因河和多瑙河之后，法兰克福成了一些重要贸易路线的必经之地。在查理曼统治下，这里还有每年定期的贸易集会，后来在整个欧洲都很有名。于是法兰克福逐渐繁荣起来。之后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k II)和路德威克二世(Ludovic II)都对贸易予以大力支持，也颁布了许多促进贸易繁荣的政策。法兰克福还承接了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加冕仪式。正是这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法兰克福，这座城市的商业地位越来越高，后来成为德国的三大贸易中心之一，另外两座城市是科隆和萨尔茨堡。1510年，法兰克福还获得了货币的铸造权。

虽然在17世纪早期的时候，受战争的影响，法兰克福的贸易一度陷入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低迷，但很快就恢复了。原因如下：汉萨商业同业公会垮台，同业公会之前垄断的英国贸易权遗留了下来，法兰克福抓住机会迅速建立起了英国商品的自由市场；另外，很多商人还想着到新发现的美洲寻找机会，这也推动了法兰克福的贸易的发展；也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兴起了书籍贸易热，正好有着兴旺的印刷业的法兰克福迅速占得先机；加上本就闻名欧洲的莱茵河地区出产的酒，酒业贸易也是生机勃勃；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兰克福政府对于贸易的支持和保护力度较大，尽力避免一切可能对贸易有损的事件，面对所有想要合作的盟友，法兰克福提出的主要条件就是支持和保护贸易，为了能保护商人以及他们的货物的安全，法兰克福甚至可以派出护卫队。这些政策和举动获得了大量的好评，有人说：“法兰克福的交易会是整个世界最重要的市场。”有人甚至说：“这个世界是德意志的果壳或仓库。”虽然历史不算长，但法兰克福很快就因贸易而繁荣起来，并引起了其他城市的嫉妒和不满。纽伦堡就不允许市民参加法兰克福的贸易集市，违者处死，这算是表达用以不满的最激烈的政策了。伴随着贸易的繁荣，现代金融的前身——信贷流通业开始出现。同时，信贷流通业也促进了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交易越来越频繁，交易量也越来越大，继续使用现金交割显得很不方便，并且随身携带大量现金也不安全，还有不同的货币兑换的问题，于是支票越来越常用。法兰克福逐渐成为全德意志的贸易中心。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开设了银行，并依托于后来整个家族在欧洲几个主要城市的分部构成的信息网，成为法兰克福最重要的银行之一，也让法兰克福成为德意志的金融中心。

罗斯柴尔德家族企业的创始人老梅耶·罗斯柴尔德在离世前做了一个交待，让长子阿姆斯洛·梅耶·罗斯柴尔德来负责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企业。在五个儿子中间，最有能力的其实是老三内森，内森去了伦敦并在伦敦成就了他的大业。关于内森这个人，我们前面的章节已作介绍。阿姆斯洛同样也是一位欧洲知名的金融家。

第七章 法兰克福的金融统治者——阿姆斯洛

慷慨的阿姆斯洛

阿姆斯洛的风头虽被内森盖过，但是毕竟他是长子，掌控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本营。对于阿姆斯洛这个人，有一位作家是这么评价的：“阿姆斯洛·梅耶是欧洲年龄最大的有钱人之一，他有着东方气质，完全遵守犹太人的习俗。他总会把帽子戴在后脑上，遮住他的白发，衣服的扣子大多数时候都是解开的，从肩膀那儿很随意地敞开。如果他发现其他人在注视自己的时候，他的坦率的脸上立刻会露出活泼的微笑。他始终把手插在裤袋里把玩他的钱币。他从来都是步行，碰到乞丐从来不会拒绝施舍。法兰克福几乎每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都享受过他的善意。他还花很多钱帮助建立了新的犹太医院。每当贫苦家庭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从不袖手旁观。当出现严重的霜冻或旱灾的时候，他总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收留在自己的寓所门前，一大批一大批地收留。他住的房子在外面看起来非常普通，甚至有点难看，以致陌生人经过的时候，根本猜不出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住房。在办公室被办事员们拥簇着的阿姆斯洛，就像一位威严的君王，他之下是各位秘书，还有很多来来往往的经纪人。阿姆斯洛具备这样的才能：他能正确应对各种问题，并能够立刻作出正确的决定。一旦阿姆斯洛作出了他的决定，没有人会有勇气去挑战他的权威。想要私下和他讨论一桩生意几乎不可能，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会像法庭审理案件一样公开一切生意上的事宜。在工作时间，他自己跟他的办事员们一样小心谨慎，而且比他们更少安排休息、娱乐时间，就算是在剧院里，一个信使的到达也会让他分神。他还必须在凌晨就起床仔细阅读并拟定那些快件，正因为如此，他才可以毫不耽误地把这些重要的信息传递到巴黎、维也纳和伦敦他的兄弟那里。为了方便处理生意上的事情，他还在卧室旁边设立了一间办公室。虽然阿姆斯洛获得了很多任命和头衔，但他最常佩戴的还是黑塞公爵授予的缎带。法兰克福经常会举办盛大的宴会款待那些居住在这里的政要名流以及往来的王公权贵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每当这种时候，阿姆斯洛表现得就像是一位苦修士，所有犹太习俗中认为是不洁的食物他从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来不碰，他对宗教信仰的虔诚让他更加被人尊敬，为此他还获得了法兰克福最为虔诚的犹太人的称号。”

阿姆斯洛相对于他的弟弟内森，更像是一位绅士，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他总能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但又不会让人感觉到丝毫的傲慢。包括还有其他的作者，对于阿姆斯洛的描述都很一致。阿姆斯洛非常善于辨识人的性格，他似乎有一种直觉，只要跟他接触过的人，他都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们的最真实的动机，不管他们如何掩饰，天生似乎就很了解人性的阿姆斯洛，总可以一下就看出其本质，这让人很难在他面前伪装。另外，阿姆斯洛非常善于用人，他并不任人唯亲，只要有才能而且诚实的人，在他那里都能获得机会。阿姆斯洛对自己对他人的判断力也非常有自信，只要被他注意到的人，他总是不吝提拔。在有身份的人里，阿姆斯洛是一个亲切而幽默的人，即使对于那些有求而来的人，他也表达出他的尊敬。人们之间还流传着很多他的精彩语录。比如当雕塑家托瓦尔森经过德国时，在许多地方都受到了热情接待，也参加了很多宴会，结识了很多德国名流。不过，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一次宴会上与阿姆斯洛见面时的交谈，阿姆斯洛对他说：“你看起来是那么的英俊，谢瓦利尔，以致其他人都觉得是你雕刻出了你自己。”还有一次，阿姆斯洛收到了一封陌生人的信，信中说：“男爵先生，请寄给我一千基尔德，然后忘掉我。”不知道这封简单又直接的信的什么地方打动了阿姆斯洛，他之后果真就给这个人寄去了一千基尔德，还附上了回信：“我已经给你寄了你要的数目的钱，并且按照你说的，忘记了你。”

对于阿姆斯洛流传最广泛的是他对于贫困者的慈善行为，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小故事。

1832年夏天，为了避暑，阿姆斯洛来到艾姆斯河，住在了罗姆伯格的一所私人住宅，认识了一位同样住在这里的普鲁士男爵，两人一见如故，聊得非常投机，于是经常结伴出行。在一天下午，两人一起散步向着著名的四塔走去，聊得正起劲，阿姆斯洛突然停了下来。就在这时，这位男爵发现一个人偷偷走近阿姆斯洛，从他乱糟糟的外表来看，就像一个小偷，果不其然，这个男子打开了阿姆斯洛的口袋，不过并没有掏出什么东西，只是塞进

第七章 法兰克福的金融统治者——阿姆斯特洛

了一封信，然后又静静地走掉了。从头至尾，阿姆斯特洛都没有发现，直到他又继续开始往前走，伸手准备掏东西的时候才发现，不过他只说了一声：“哦，我知道了。”等到天色渐晚，两人又沿着原路返回，路上又碰到奇怪的事，又是一个衣衫不整的人突然出现在阿姆斯特洛面前，手里也是一封信。男爵先生差点就要上前揪住他扭打起来，阿姆斯特洛倒是没有任何的惊讶或警惕，他显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这只不过是又一封乞讨信。

有一个中午，也是在夏天，又发生了一件趣事，同样也是采用了信的方式。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位阿姆斯特洛的朋友，当时他们正一起享受午餐和交流，突然正对阿姆斯特洛座位的窗户打开了，一封信被塞了进来，正好落在他的盘子里，其他人都大吃一惊，阿姆斯特洛却见怪不惊，按照惯常的方式，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金币，跟信一起再从窗缝扔了出去，也不看信的内容。在跟其他几位说了一声抱歉后，他又走向开着的窗户，弄清楚了来信的原因和内容后才回到座位，表现出一副满意快乐的神情。阿姆斯特洛对于这样的请求几乎从不拒绝，只是方式总是比较特别，周围的人经常都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似乎很享受这其中的乐趣和成就感。

阿姆斯特洛在慈善事业上投入了很多钱，这一点和他的兄弟内森非常不一样。阿姆斯特洛每年都要资助很多贫困的人，向政府求助却没有得到回应的人们更多地会选择向阿姆斯特洛求助，而他也几乎都不会拒绝。那些提交给阿姆斯特洛的救济申请大多是按千甚至按万计的，到现在已经很难估量他的善行。

法兰克福的强大的罗斯柴尔德

前文已经说到了，当年老梅耶·罗斯柴尔德在法兰克福起家的时候，是居住在那条犹太街。作为老梅耶·罗斯柴尔德的长子，阿姆斯特洛出生的时候家里的条件也并不是那么好，全家人都在辛苦劳作，年轻时的阿姆斯特洛很早就开始帮助家里分担责任，因此并没有受到很好的学校教育，包括学习外语或历史。之后随着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他才开始留出时间来学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习一下外语，不过他的英语和法语说得很一般。他还抽空锻炼身体，学习马术什么的。对于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欠缺，阿姆斯洛非常清楚。或者是受当年老梅耶·罗斯柴尔德做古董生意的影响，他一直保持了对古钱币和旧金属制品的兴趣，并对此有高于普通人的见解，包括对绘画。他对于艺术的品味和他绅士的举止，让他在女士面前总是显得风度翩翩，再加上他幽默而精妙的语言，女士们总是对这位罗斯柴尔德先生有着良好的评价。不管怎么样，阿姆斯洛擅长的是，或者说他投入最多精力的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

住在犹太街的犹太人，地位总是低于基督徒，阿姆斯洛也不例外。即使他之后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他的影响力也仅仅停留在商业和金融层面，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他仍旧不能跟那些基督徒平起平坐。在1812年至1815年间，犹太人的地位曾经短暂获得了提升，普利梅特王子授予了他们平等的权利，不过很快又被剥夺，直到1853年才又重新恢复。阿姆斯洛属于犹太教里的塔木德派教徒，虔诚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人，对于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信奉自由和宽容的原则。对于一次跟他信仰的教义完全相反的犹太教选举，他还出资予以帮助。而他的慷慨还不限于此，他去世后捐给了犹太社团一百二十万基尔德，另外留下了一大笔钱给需要帮助的穷苦的人们——他跟他们之间特殊的交流方式我们前文也提到过，这些人被他称作他的“信使们”。让阿姆斯洛更虔诚的是他的生意，曾经在亚琛，有一笔款项是在周六收取，大约有十六万泰勒，虽然是周六，阿姆斯洛还是准时去了。有人对此提出疑议，他回答说：“不是每天都会有十六万泰勒可以接收的。”阿姆斯洛偶尔这样的举动遭到了一些死板的犹太家族的指责，并且他们非常不能接受他对犹太教义和仪式的革新，不过阿姆斯洛不为所动。安息日该遵守的教义上的戒律照样遵守，生意也照做不误。

阿姆斯洛经营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法兰克福总行生意范围非常广，在欧洲的客户，比内森在伦敦的分行还要多，巴黎和维也纳也无法跟这里比。阿姆斯洛的客户包括德意志大部分的邦国和公国的王公，此外，很多贵族也都向罗斯柴尔德银行借钱来弥补资金上的不足。生意场中的阿姆斯洛更加慷慨，毕竟生意上的钱是借出去的，借得越多通常意味着将来会赚得

第七章 法兰克福的金融统治者——阿姆斯洛

越多。从一些资料里可以查到一些阿姆斯洛贷出的款项的数字，人数很多，钱的数目也很大。列出的部分还不是完整的清单，不过已经可以看出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中庞大的私人客户群，他们大都是身份和地位较高的人：

伊森伯格·博斯特恩 1100000 基尔德
罗文斯特恩·沃斯姆 1250000 基尔德
撒因·维特根斯坦·贝勒伯格 300000 基尔德
瓦尔登伯格·泽勒 172000 基尔德
加尔夫·桑德·冯·斯泽拉瓦尼奇扎 670000 基尔德
瑞特·冯·里瑟 250000 基尔德
伊森伯格·瓦奇特巴赫 294000 基尔德
索姆斯·里奇 300000 基尔德
罗文斯特恩·罗森博格 350000 基尔德
维克托·伊森伯格 王子 140000 基尔德
维克扎伊 伯爵 700000 基尔德
斯扎巴里 伯爵 300000 基尔德
内林根·韦斯特伯格 伯爵 80000 基尔德
冯·尼基 伯爵 340000 基尔德
冯·胡雅迪 伯爵 500000 基尔德
冯·斯泽彻伊 伯爵 1800000 基尔德
亨克尔·冯·多内斯马克 伯爵 1125000 基尔德
冯·弗洛伯格 伯爵 100000 基尔德
冯·格兰泽·埃斯特哈泽 王子 6400000 基尔德
弗雷海尔·冯·格雷芬克劳 王子 130000 基尔德
斯科瓦岑伯格 王子 5000000 基尔德
瓦尔德伯格·沃尔费格 王子 800000 基尔德
瓦尔登斯 王子 350000 基尔德
冯·瓦特姆伯格 伯爵 2070000 基尔德
总数 24521000 基尔德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阿姆斯洛最强大的一点，应该是基于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也就是他们五个兄弟在欧洲组成的强大的共营组织，或者应该可以把他们统称为跨国企业。法兰克福在欧洲金融地位的提升，也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兴起有关。之前的法兰克福虽然已成为德国甚至欧洲的重要贸易城市，但它的金融业并不比其他城市更具优势，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介入银行业，并且内森几兄弟分别前往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业更加发达，他们联合起来，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金融，但凡大型的金融活动，都能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影。法兰克福正是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的金融网络而领先于欧洲其他贸易中心。阿姆斯洛在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通过这样的联合优势，牢牢控制着法兰克福的金融活动。在法兰克福，阿姆斯洛操控了证券市场，他在这里几乎是无所不能。也有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对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这种地位表示不满，阿姆斯洛把这些不满的舆论当成是小牢骚。有评论说：“流通的钱币越来越少，之后情况会更加糟糕，这不正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玩弄市场于股掌之中了吗？”

后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做贷款生意，这样的生意总是不缺乏竞争对手的，不过若是遇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对手，结果很可能不会太好。很多企业的选择就是避开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寻求跟他们合作，还有很多企业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成风向标，跟进他们的行动。一次，巴黎的一家银行碰到了一个令其困扰很久的问题，该银行收到了一家北美的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银行开出的一张支票，银行对于未经信用证明的支票很是谨慎，兑也不是，不兑也不是。正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收到了一些莫名的汇票，人们纷纷等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应，阿姆斯洛平静地存放了四千万泰勒在一家银行，人们的疑虑顿时被消除了。不过人们不知道的是，那家不知名的小银行是阿姆斯洛刚刚买入的，而四千万泰勒的资金正好就是经由那家银行发行的支票汇出的。

阿姆斯洛死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的生意由他的两个侄子——威廉·罗斯柴尔德男爵和 C. 冯·罗斯柴尔德男爵接管，在这两个人的精心经营下，企业的财富也得到了稳步增长。

第八章

奥地利的金融教父 ——所罗门

所罗门是老梅耶·罗斯柴尔德的第二个儿子，是奥地利皇室和贵族们青睐的财务顾问，他抓住所有可以带来利润的业务，主宰了奥地利的金融项目。

出于他对奥地利帝国所作的杰出贡献，更是为了表彰他为整个维也纳城的公共利益所作出的伟大的、令人赞许的努力，以及为了他赢得广泛尊敬的低调、谦虚的慈善行为。

——维也纳城的荣誉公民证书对所罗门的评价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维也纳的机会

作为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罗斯柴尔德家族看中它作为奥地利大型交易中心的地位，并选择在这里建立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一个分支。来到这里的是老梅耶·罗斯柴尔德的第二个儿子，拜仁·所罗门·罗斯柴尔德。

跟在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奥地利的境遇显得更好一些。虽然一段时间里，犹太人也是要必须缴纳民税，必须戴尖帽子、在左臂上缝一块黄色碎布，好与基督教徒产生明显的区别，他们也不能自由择所而居，而是按规定聚居在一个特定的叫利奥博德斯沃斯塔特的地方。不过，犹太人通过他们的财富对奥地利国事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经常跟奥地利的贵族阶层往来，甚至有人就在政府里任重要职务。奥地利政府很多时候财务状况都不太好，犹太人的财富正好可以帮助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乐得跟政府打这方面的交道。在费迪南德二世统治期间，犹太人与皇室往来密切，地位当然跟欧洲其他国家的不一样。在奥地利宫廷和政府，犹太人因为总会派上用场而享受了很多的特权，政府也会对他们的这些权利提供保护。不过在奥地利也产生过数次冲突。犹太人赫谢尔·梅耶(Hirschel Mayer)因为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方式敛财，且数额巨大，据法兰克福《公关》杂志在1667年披露的数字是不少于220万荷兰盾，在维也纳被判终身流放，并被处以7万荷兰盾的罚款。之后在1670年，犹太人和维也纳的学生之间的冲突迅速扩大到更多人的暴动和闹事，政府不得不出面，这次是将犹太人驱逐出他们的聚居地尤登斯塔特(Judenstadt)，后来该地叫做利奥博德斯沃斯塔特，连犹太教堂也被改为天主教堂。帮助犹太人的又是他们的财富，很快在议会主席冯·辛森多夫(Von Sinzendorf)的允许下，犹太人又搬回来了，而他们其中的代表赛缪尔·奥本海默(Samuel Oppenheim)接手了宫廷的各项跟金融有关的业务，成为“宫廷代理人”

第八章 奥地利的金融教父——所罗门

(Court-Factor)。但赛缪尔很快遭遇了麻烦，他获得的特权引发了人们（尤其是当地的商人和金融家的嫉妒），在 1700 年和 1706 年，维也纳爆发了两次骚动，赛缪尔在两次混乱中都遭受了很大损失，家被洗劫，现金和值钱物品被盗，信件和账本被撕成碎片，好在他跟宫廷的关系没有受到影响，业务总是可以再做的，尽管他的银行差点破产。1706 年，由于在西班牙继承权战争中与意大利签订合同、提供军需，他的机会又来了。

在奥地利当时最有地位的犹太人应该是银行家约瑟夫·迈克尔·阿斯汀(Joseph Michael Arnstein)，在 1783 年，他受到了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册封。约瑟夫二世是当时的德意志国王、匈牙利国王，并且是已经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的这一册封震惊了整个基督世界。另一个奥地利有名的金融家是伊斯克勒斯(Eskeles)，他和阿斯汀的妻子都来自柏林。伊斯克勒斯的妻子是弗雷德里克大帝在位期间著名的犹太银行大亨伊特姿的女儿，阿斯汀的妻子范妮·伊特姿(Fanny Itzig)是约瑟夫二世跟前的红人。两个家族跟奥地利政府商务往来密切，在当地算得上是货币市场上最有影响力的家族。

当然，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来之前的情况是这样。当罗斯柴尔德决定来到维也纳建立分支后，格局就发生了变化。罗斯柴尔德家族，内森已经在英国站住脚，加上在法兰克福的大本营，这时他们可以充分发挥他们跨国集团的优势。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再加上罗斯柴尔德在法兰克福和伦敦的势力，拜伦·所罗门·罗斯柴尔德(Baron Salomon Von Rothschild)迅速在维也纳站稳脚跟，成为奥地利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之一。

进入维也纳的生意人

在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和约瑟夫二世治下的奥地利也是一个由许多同盟和各个王国及省份组成的帝国，随着奥地利帝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势力越来越大，它的税收连年增长，财政前景一片大好。因此，奥地利的贷款债券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公众都对未来前景很有信心。不过处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理这些贷款业务的并不是当地银行，奥地利贷款大多数都是从法兰克福著名的博斯曼兄弟银行那里获得，而这些多是由荷兰银行家霍普(Hope)和格尔(Goll)处理安排。奥地利本地的四大银行——弗莱斯(Fries & Co.)、阿斯汀和伊斯克勒斯(Arnstein & Eskeles)、格姆勒(Geymuller & Co.)以及斯坦纳(Steiner & Co.)通常在外资撤离的时候，国家的财政政策又比较疲乏无力的时候才出面。欧洲的局势一直不太稳定，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奥地利对抗拿破仑时，奥地利政府遇到了一些麻烦，找到四大银行签订了一系列贷款协议，不过四大行对于协议并不是那么满意。奥地利和法国经过长久对抗后，奥地利受战争所累，财政状况不是那么让人有信心了。在跟四大银行再次谈判之后，奥地利以领土为抵押，将1809年利率为5%的贷款降低了40%。在跟政府的贷款项目中挣到了几百万之后，斯坦纳银行从四家银行同盟里退出了，这无疑作为商人通常会选择的聪明的决定，只不过斯坦纳的后人令人有些失望地挥霍完了这么大一笔财富，这都是后话了。

所罗门迅速替代了斯坦纳的位置，罗斯柴尔德银行开始了其在维也纳的辉煌历程。罗斯柴尔德银行进入银行联盟后很快就提出了新的贷款方案，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设计，采用的是博彩策略，新颖的形式不但没有受到冷落，反而迅速引发了公众的认购热潮。贷款债券被抢购，贷款不断更新，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实力令人侧目，不断设法让政府债券贬值，投机的人从中看到了将来必涨的趋势。果然，在拿破仑下台之后，罗斯柴尔德开始努力抬高政府债券的市值。之前的利率为5%的以40%损失发行的债券，价格从106点涨到了109点。这两次价格差异令弗莱斯银行郁闷异常，弗莱斯伯爵在1824年被迫离开宫廷和维也纳，飞往巴黎，并于不久之后在那去世。四大银行联盟少了一家，只剩下了格姆勒、阿斯汀和伊斯克勒斯以及罗斯柴尔德银行，之后接替弗莱斯的是维也纳的百万富翁、银行家拜伦·西蒙·乔治·西纳(Baron Simon George Sina)。重新组合的四大银行继续为政府提供贷款服务。随着格姆勒银行的创始人格姆勒两兄弟年老退休，他们的侄子法尔科纳(Falkner)接替了对银行的管理并继承了格姆勒姓氏，两位老人可能并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被他们当做儿子的继承人很快就

第八章 奥地利的金融教父——所罗门

将银行的资产耗尽，然后就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在 1843 年 2 月 12 日，他因为盗用公款的罪名被纳入受追捕的逃亡者名单。之前退出的斯坦纳的继承人同样被通告、逮捕并送上法庭。在当地的大小银行都遭遇这样那样的危机和问题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继续在他们的领域不停地接收各种订单，渐渐成为奥地利最有影响力的银行。

所罗门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抓住一切有利可赚的机会。一直以来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光不仅仅停留在金融领域，前文我们已经介绍了内森一笔水银的生意，他们对于矿业和工业投资活动同样也感兴趣。而所罗门还有一个火灾保险公司（Fire Insurance Company），在发行股票的时候也获得了很不错的溢价发行权。只要是能带来收益的业务，所罗门几乎来者不拒。在一笔跟奥地利政府合作的铁路业务中，罗斯柴尔德银行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1836 年，奥地利政府将筹建从维也纳到伯克尼亚（Bochnia）的铁路的合约交给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处理，所罗门通过一些前期的包装宣传，在铁路还没有动工的时候，面额为 1200 万的股票就以 15% 的溢价售空。1841 年底，铁路完工，在此之前，因为股价的下跌，罗斯柴尔德银行还从政府那里获得了总额为五百万的资助项目。

维也纳的证券市场、货币市场基本上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支配，不仅仅在维也纳，但凡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作为最早的跨国企业之一，罗斯柴尔德银行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这种联合优势，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文讲过。所罗门几乎完全可以控制维也纳的国库券和其他证券的价格涨跌。交易所的交易时间是从中午 12 点到下午 4 点，维也纳除了证券交易大厅，还有一个证券投机商们的聚集地——著名的格伦格尔嘎瑟（Grunangergasse）咖啡馆。在格伦格尔嘎瑟咖啡馆，人们停留的时间甚至更长，在交易所开门前和关门后很长时间内，这里也没有停止活跃的交易，这里甚至被证券交易所的人租了下来对公众免费开放，人们在交易所关门期间就在这里进行债券和股票报价、交易。在这个非官方的黑市所达成的交易远比特设的大众交易所要大得多。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专门雇佣的投机商，除了在证券交易所为所罗门完成相关的业务买卖和信息搜集之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外，在格伦格尔嘎瑟咖啡馆也要从事同样的工作。罗斯柴尔德家族给这位雇佣的投机商的固定薪金是 12000 荷兰盾。这个人有自己的雇佣团队，他也在交易所里有自己的客户和委托人，跟他们做买卖，同样也在格伦格尔嘎瑟咖啡馆和一个叫“潘杜仁-酒窖”(Panduren-Lager)的地方跟他的客户进行交易。他专门留出了一些运作人把所有价格和交易市场的波动变化及时传送到所罗门那里，同时将所罗门对于下一步工作的计划传回这个投机商这里。所罗门根据获得的最新的信息，指示这位投机商抬高或压下市值，从而获利。这个人因为替罗斯柴尔德家族工作，很快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在获得了所罗门的信任之后，他还在所罗门离开维也纳外出谈生意或是休闲时负责掌控公司事务和签署文件，当然所罗门也正是依托他传来的信息操控了维也纳的证券市场。

所罗门在奥地利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皇室家族私人顾问。除了跟政府的生意往来外，他也为包括埃斯特哈兹(Esterhazy)王子在内的许多奥地利上层贵族成员提供贷款服务，有一部分还是跟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联合完成的。之所以能获得这些高端客户的信任，除了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雄厚实力外，他们对于客户秘密的严格守护也是皇室和贵族们看重的原因。所罗门可以自由出入政府内阁，皇室和贵族的私人财产管理都向他进行咨询。曾在财政部工作的议员布仁塔诺(Brentano)还做过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在特列斯特(Trieste)的代理人，负责与东部的货币交易。

政府的提款机

所罗门在给奥地利政府提供贷款时，很多情况下都是和其他银行联手接下合约。1820 年签订的第一笔贷款协议，贷款总额为 2080 万荷兰盾，罗斯柴尔德是和大卫·帕里什(David Parisch)银行合作的，溢价发行了面值为 100 荷兰盾的债券，按照协议，贷款在 1840 年底以年付的形式按期还清。公众被巨大奖励所激发，债券发行很成功。第一次成功合作使两家银行建

第八章 奥地利的金融教父——所罗门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很快在 1821 年,所罗门跟大卫·帕里什一起再次跟奥地利政府签订了一项贷款合同,贷款总额这次达到了 3750 万荷兰盾,每张债券发行的面额为 250 荷兰盾,贷款在 1841 年由 14 笔还款偿清。另一笔贷款生意是在 1823 年底,所罗门和伦敦的巴林兄弟银行以及埃翁银行(Irving & Co.)一起和奥地利政府合作,贷款总额为 2500 万荷兰盾,用于支付给抵抗比利时的英国的补偿金。1829 年 12 月 1 日,所罗门跟格姆勒、阿斯汀和伊斯克勒斯以及西纳(Sina)一起,和奥地利政府签订了一笔总额为 2500 万荷兰盾的贷款合约;1834 年,四大联盟银行发行了又一笔 2500 万荷兰盾的贷款,贷款利率为 5%;紧接着,于 1839 年发行了 3000 万荷兰盾,贷款利率为 4%。1842 年,所罗门和合作者同奥地利政府签订了总额为 4000 万荷兰盾的贷款合约,单单这笔交易的利润就达到约 400 万荷兰盾。

因为所罗门和他的兄弟们一起为奥地利政府提供的资助,整个维也纳城也受益很多,正是因为所罗门在这里驻扎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分支,为整座城市也带来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同时所罗门本人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1843 年,维也纳市长以及随行的奥地利部长科洛拉特(Kolowrat)和哈德格(Hardegg)为了感谢并表彰所罗门所作的杰出贡献,特别给他颁布了一份证书,宣布他为维也纳城的荣誉公民,这实在是一份带来意外惊喜的新年礼物,之前因为国际和宗教信仰的制约,所罗门来到维也纳这么长时间一直没能成为自由公民。在颁布给所罗门的这份证书上这么表述了之所以他获得荣誉公民称号的原因:“出于他对奥地利帝国所作的杰出贡献,更是为了表彰他为整个维也纳城的公共利益所付出的伟大的、令人赞许的努力,以及为他赢得了广泛尊敬的低调、谦虚的慈善行为”。

讲一个所罗门的小故事,是和一个出租车司机之间的,也许是所罗门的儿子经常乘坐这个司机的车,而儿子花钱比较大方,出手也很阔绰,经常给司机比车费高出三、四倍的小费。当然司机很愿意搭载这样的顾客。有一次,司机搭载了所罗门本人,这个著名的富翁,下车的时候,所罗门给了司机刚刚好的车费,司机盯着所罗门掏出来的硬币看了好几遍,这让所罗门以为是车费给得不够,于是和司机再次确认了一遍,“完全不少,我很感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谢您。不过平时您的儿子每次都会给我3倍、4倍甚至6倍的车费钱。”“真的吗，他这么做的？是，他有一个有钱的老爸，但我没有。”

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的儿子拜仁·安塞姆·罗斯柴尔德(Baron Anselm Von Rothschild)在他去世之后继承了罗斯柴尔德在维也纳的事业。拜仁·安塞姆·罗斯柴尔德有三个儿子——费迪南德(Ferdinand)、内森(Nathan)、所罗门·艾伯特(Salomon Albert)，费迪南德娶了爷爷所罗门的三弟内森的儿子拜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女儿爱娃丽娜(Evelina)，并放弃奥地利国籍，加入了英国国籍。最后公司的经营权被交到了最小的弟弟所罗门·艾伯特手里。

第九章

拿下两西西里王国 ——卡尔

意大利分久必合，在独立小公国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的老四卡尔·罗斯柴尔德在这里建立起了罗斯柴尔德的又一个分支，并为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了。

在我内心的深处，我是一个犹太人。

——卡尔·罗斯柴尔德



来到意大利

罗斯柴尔德家族考虑在意大利建立一个分部，派去的是老梅耶·罗斯柴尔德的第四个儿子卡尔，卡尔在那不勒斯建立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在意大利的分部。

和德意志联邦类似，意大利曾经也是分裂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小国，不过并不像德国那样成为一个联邦。罗斯柴尔德家族选择在这里设点其实也是基于他们深远的考虑。当时在这个地方，除了共同的语言之外，各个不同的政府之间因为长期累积的矛盾而处于敌对状态，随时还有可能爆发战争，政治经济环境都不是那么稳定。一般的商人会避乱求稳，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乱中看到的机会。事实上，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好几次，战争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只要战争开始，就意味着政府要加大开支，对于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生意人和银行家来说，就意味着赚钱的机会来了。在那不勒斯，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几次失败的战争，之前为政府提供资助的银行已经再没有能力，几乎濒临破产。所有的联邦国经历这样的混乱局面，财政体系早就不成样子，对于他们来说，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借钱，之前的赞助人不能找，只能再找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看好这样的机会，于是卡尔来到了那不勒斯。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在那不勒斯分行的交易量比起他们在巴黎和法兰克福的要小很多，但利润率是更高的，这也让这里的业务利润非常丰厚。并且，这里的客户都是忠实的老客户，相信所有的银行都希望和他们打交道，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会频繁地到罗斯柴尔德银行来申请贷款。加上意大利的地理优势，这里还可以接待很多不同地方的订单。卡尔来到意大利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在欧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包括和各个证券交易所和各个政府的良好关系，他在那不勒斯也成为金融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

第九章 拿下两西西里王国——卡尔

意大利三面环海，从地理位置来讲，海路交通比较便利。经历了长时间的仇视和对立，意大利人也开始渐渐趋同。之前的每一个独立政府的每一位继承人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战胜敌人，但是长期以来的纷争，所有人都没有获得好处，内耗都极为严重。到了16世纪早期，意大利大部分领土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在拿破仑于1796年入侵之后，消失了几个世纪的统一迹象又重新显现。随着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战败，维也纳会议正式召开以重新划定欧洲大陆。意大利人开始意识到要想从废墟中崛起，他们需要放下分歧和对立。他们本属于一个整体，他们说着共同的语言，人们心中的一个地方被触动了。到了19世纪60年代，在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和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的努力下，统一运动（意大利复兴运动）蓬勃开展，民众间的民族主义的火焰燃烧起来，多个意大利国家内都有团体在努力推动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建立，到1861年3月17日，在都灵召开的萨丁尼亚议会正式宣布意大利王国成立。意大利还有一点跟欧洲很多国家不同，那就是这个国家的阶级或者说等级的划分并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分明，这样的社会环境诞生出了多那太罗（Donatello）、波提切利（Botticelli）、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拉斐尔（Raffaello）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等大量蜚声世界的艺术家。比如，意大利的贵族非常自豪于通过经商获得财富，人们也会很尊重这样的人，并且意大利本身很多贵族家族就是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商人。这里没有那么强烈的阶级对立和等级差异，甚至贵族和平民也相处融洽。

混乱中的亚平宁半岛

当时亚平宁半岛南部是那不勒斯王国，中部是教皇国，罗马是其权力所在地。1790年，罗马被迫卷入法国引起的欧洲的系列革命浪潮，统治者教皇庇护六世是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骄傲独裁的人。此时的罗马在他的统治下，财政混乱无比，纸币贬值严重，银行家多罗尼亚（Torlonia）跟法国政府签订协议收购了上百万这样贬值的纸币再重新发行。由于法国的军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队进驻了罗马，罗马引入了法国宪法并宣布实行共和政体，而法国的总司令则变成罗马新的独裁者，他为罗马最富有的人发行大额支票，再以死刑威胁迫使他们还钱。罗马财政陷入一片混乱，多罗尼亚从看似亏损的纸币收购业务里，还是争取了不错的利润，原因就是纸币再发行的时候，公众的购买价格是纸币报价的三倍甚至更高，尽管当时纸币的报价只有面值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并且需要用银币购买。税征不上来，征上来的税甚至不够征税开销用的，到处都是公款挪用，政府没有预算，没人查账，每个人都抓紧机会捞一笔钱，国库早就空了。1798年，法军长驱直入教皇国腹地，攻占了罗马城，并成立了罗马共和国。教皇庇护六世被俘，流放到法国。1800年，反法同盟与法国达成和议，第二次反法同盟解散。此后法国恢复了教皇国，庇护七世返回罗马。此时的国家，纸币已经贬值到一个相当低的点，人们对于政府已经不抱任何信任。1801年3月19日，红衣主教兰特(Cardinal Lante)颁布了一项财政法案，按照1777年登记的土地征收土地税，废除其他税种，新开征房产税，并对盐和麦芽征税，征税对象包括在国内的外国人和旅游者。此外，法案将所有贷款利率降到3%，并且变卖所有公共土地。1808年，法军再度进攻教皇国，并将其彻底灭亡。罗马城和教皇国的西半部被并入法国，东半部则并入以拿破仑为国王的意大利王国。随着罗马政府被废除，新政府借鉴了法国的财政经验，法国税收体制被引入，不过在执行的时候一些边缘省市保留了之前的政策。而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教皇国被重建。于是，罗马教皇政府再次恢复了之前的税收体制。

罗马教皇的收入很多来自天主教徒的捐款。在第一次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欧洲各国向教皇捐赠了大量的钱币，合计差不多250万弗洛林币弗洛林币，其中，西班牙捐助了64万弗洛林币，德国和尼德兰捐助了488800弗洛林币，法国捐助了357000弗洛林币，葡萄牙捐助了260000弗洛林币，波兰捐助了180700弗洛林币，两个西西里岛国捐助了1361701弗洛林币，其他意大利联邦国捐助了170000弗洛林币，瑞典捐助了87000弗洛林币，同时其他北欧国家捐助了87000弗洛林币。在这之后，随着局势的动荡，捐款大幅度减少，罗马政府的财政状况越来越不好。之后的意大利开始进

第九章 拿下两西西里王国——卡尔

入一系列的统一战争，随着撒丁王国陆续吞并了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1860 年底，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正式诞生。1870 年，意军进入罗马城，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合并了罗马政府，教皇国灭亡。

另外一个政府帕尔马公国(Duchy of Parma)在 1854 年的开支估计达 250 万里拉，而债务则高达 1400 万里拉。政府采用的方式是通过贷款来解决财政压力。1827 年，帕尔马公爵夫人又签订了一项总额为 1200 万里拉的贷款协议，债务总数继续增加。1849 年，签订了总额为 270 万里拉的贷款协议。1854 年，又再增加总额为 247 万里拉利率达到 5% 的贷款，并且以政府财产和统治者家族私人财产提供担保。帕尔马分国深陷财务危机中。

在托斯卡纳大公国和卢卡公国，一样四处欠债，政府通过银行借用了大量的钱，发行了大量的债券。之前有一笔总额为 3000 万弗洛林币的贷款，是按照 1000 里拉的面值发行的，利率为 5%；1851 年，以国有铁矿和铸造厂为担保，又发行了同样面值同样利率的债券，获得了总额为 1200 万里拉的贷款；1852 年底，再发行了面值为 2000 里拉的债券，获得了总额为 300 万里拉的贷款。罗斯柴尔德曾经在 1836 年和 1843 年的时候都参与给卢卡公国提供贷款，而在卢卡公国和托斯卡纳大公国合并之后，卢卡公国的所有公共债务全部转到了托斯卡纳大公国这边。

撒丁(Sardinia)王国同样如此，撒丁的人口总数也就 500 多万人，在 1850 年初，债务总额达到了 3 亿法郎，仅仅在 1848 年和 1849 年间，贷款就增加了近 1400 万法郎，按照 5% 的利率，政府每年仅利息就要支付 1910.8073 万法郎。1850 年，再次增加了两笔贷款，分别为 1.4 亿法郎和 1800 万法郎；1851 年，再次增加了 360 万法郎的贷款。在 1848—1856 年，政府新增加的贷款就不少于十三笔，总数累计到了 5.53 亿法郎，仅利息每年就高达 3000 万法郎。这些利息支出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1847 年政府财政开支总计为 9000 万法郎，到 1856 年的时候，这个数字激增到了 1.39 亿法郎。事实上，政府发行债券的效果也并不是那么理想，例如 1850 年 7 月 12 日的那笔贷款，预计筹集 8000 万法郎，结果债券只卖出了 6450 万法郎。无奈之下，政府再次签订了 3000 万法郎的贷款协议。虽然撒丁人口不多，但是撒丁人民为了国家背负的沉重债务，体现出的是异常团结的爱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国心，很长一段时间，撒丁政府甚至都没有求助于外国，人们给了政府全力的支持，对于政府的任何号召都积极响应。毕竟人数有限，在负债超出人口总数的负担的时候，撒丁不得不向国外的银行家求助，国内的银行家和资本家已经没有余力。罗斯柴尔德填补了这项需求，除了 1850 年的 8000 万法郎贷款和 1853 年的那笔超过 6700 万法郎的贷款由巴巴路希(Barbaroux)和托伦(Tron)银行、都灵的米格尼(Migone)银行、伦敦的 C. J. 哈姆布罗和他儿子们的银行(C. J. Hambro & Sons)以及法兰克福的格布鲁德·博斯曼(Gebruder Bethmann)银行在撒丁的代理商办理的外，撒丁王国后来的贷款基本都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

两西西里王国(Two Sicilies)(包括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多年来财政也是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自从亚切姆·穆拉特(Joachim Murat)被免职、费迪南德一世继承皇位以来，政府也是经历了各种灾难的破坏和考验，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都用了一遍，开征新型税种，出售政府拥有的土地，提高税率，甚至还征收强制性贷款。政府负债累累，为了偿还欠债的利息，又增加新的贷款，于是负债更多，支付的利息更高了。到 1821 年 1 月，两西西里的债款利息已经累积到了 388.2 万那不勒斯币。紧接着，政府在 1821 年与罗斯柴尔德银行达成了一项总额为 1600 万那不勒斯币的贷款协议，每年支付 80 万那不勒斯币的利息。在接下来的更多贷款协议签订之前，卡尔·罗斯柴尔德提出了一个条件，让被流放到佛罗伦萨的朋友梅迪奇骑士重新回归并官复财政部长原职，否则一切免谈。很快，梅迪奇回来了，第二笔贷款成交，数额为 2000 万那不勒斯币，利率为 5%，也就是年利息为 100 万那不勒斯币。第三笔贷款数额为 250 万英镑，由罗斯柴尔德在欧洲的几个交易市场协同完成，这样的创举被称为“罗斯柴尔德契约(Rothschild's Bond)”。

击败商业联盟

卡尔的兄弟詹姆斯所在的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当时涉足了几乎所

第九章 拿下两西西里王国——卡尔

有法国政府的贷款业务,还包括其他国家的贷款业务。在1821年5月26日,西西里岛的财务按照法令被国王从那不勒斯王国中分离出来,并在跟国王的贷款协议中获得了450万那不勒斯币的利息,这部分利息就是由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以200万那不勒斯币债券的形式支付的。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引起了其他银行的不满,当时巴黎的六大金融家族,即J. 哈格曼(J. Hagerman),安德烈和科提尔(Andre & Cottier),B. A. 弗尔德和奥本海姆(B. A. Fould & Oppenheim),J. A. 布伦斯(J. A. Blance),克林(Colin & Co.),伽布尔·奥蒂尔(Gabr. Odier & Co.)以及维尔斯(Wells & Co.)为了抗衡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成立了商业联盟,以应对激烈的金融竞争,希望可以打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金融界的主导地位。1834年,教皇国政府考虑将债券利率由5%改为3%,考虑到这其中可能存在的巨大好处,教会财政出纳红衣主教托斯提(Tosti)带着教皇的嘱托来到巴黎与商业联盟的几大银行碰头协商这个计划。

在巴黎政府的安排和J. 哈格曼的个人努力下,商业联盟成功地将一笔跟撒丁王国的贷款业务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手中抢了过来。哈格曼的银行建在热那亚,后来成为在那里开设的最大的一家银行。哈格曼和撒丁内閣部长加西亚(Caccia)关系很好,通过他跟巴黎的加西亚银行有了联系,拿到这笔生意的加西亚的弟弟在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情况下将业务转手给了哈格曼。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了这一情况,感觉受到了打击,这种悄无声息的方式着实令人恼火,凭借他们的实力,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容易就可以破坏商业联盟的某些交易,通过一些简单的手段就可以让原本利润丰厚的业务成本提升。很快,商业联盟的银行家们就意识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

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纵了法国的证券市场,撒丁王国的证券受到巨大影响,价格不断下跌,商业联盟的六个成员也对此担心不已。安德烈和科提尔倒是仍然觉得利率从5%降到3%的情况下利润还是有保证的。在安抚了另外几个人的情绪后,大家取得一致意见,于是派出了一名代理人到罗马教会财政部,以确保之前的协议可以顺利达成。代理人首先跟托斯提的秘书进行了一次会谈,秘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份打算签订的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合同，罗马教会政府能获得什么保障？代理人思量再三，小心回复道：以巴黎银行家联盟的名义保障，不过要等合约签订后才可以透露银行家们的名字。双方经历了几轮谈判，看起来似乎进展顺利，合约就要达成。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然双方都保证严守秘密，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情，甚至代理人还没离开罗马，关于他们会谈的细节就已经被罗斯柴尔德家族获悉了。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多罗尼亚银行一起经手的这笔利率为5%的贷款，合约里面有一项差点被遗忘的条款，即教会主管在今后若有后续贷款，必须先让罗斯柴尔德银行考虑，再确定具体条款，并且在出价不高于其他银行的情况下，必须优先选择罗斯柴尔德银行。不过这笔贷款是托斯提的前任跟罗斯柴尔德家族达成的协议，此时托斯提采取的处理方法是任由两边自行解决，他只是先制定出大体框架，双方竞争，他好坐收渔翁之利。最后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了共同谅解。如果商业联盟要铁了心排除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下生意，必然要降低报价、减少利润；同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想获得竞争胜利，也必定需要解决使用他们的强硬影响力后遗留的各种麻烦，毕竟这六大银行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双方没有必要斗得两败俱伤，卡尔他们靠耐心赢了这次竞争。

卡尔·罗斯柴尔德的声名虽然不及他的兄弟内森·罗斯柴尔德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但是因为他对意大利各个政府和皇室作出的各项贷款和预支服务，也让他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头衔和勋位。卡尔·罗斯柴尔德在1855年3月11日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拜仁·安道夫·罗斯柴尔德(Baron Adolphe De Rothschild)继承了他所有的事业。不过显然儿子没有更多继承到这个家族的经商天分，加上意大利国内的混乱局势，拜仁·安道夫没多久就从商业领域退了出来，享受他继承的巨额财富所带来的惬意生活了。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 ——詹姆斯

混乱的法国，革命不断，政权更迭中，詹姆斯抓住机会，与对手在竞争中不停占得上风，得一时霸名。凭借不寻常的金融才能，带着不够优雅的行为举止，他开创了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天地。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犹太人全部的精神以及金钱（的化身）。”

——巴尔扎克描述 1837 年在大街上遇到詹姆斯和海涅时的情形



更迭的政权不变的负担

在介绍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在巴黎的作为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法国的财政背景。法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从1789年的三级会议到1853年重蹈战争覆辙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各个党派、阶层都千方百计想组建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所以在这将近七十年的时间里，法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比较稳定的政府，革命大潮中频繁更替的每一届政府都转瞬即逝，寿命短暂。先是制宪议会及其领导的临时政府；随后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公会的恐怖统治；然后国民公会解散，进入督政府统治时期；不久波拿巴·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执政府，几年后成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后来，法国又进入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政体轮回”时期：波旁王朝复辟（期间还包括纯属碰运气的拿破仑“百日王朝”），七月王朝（July dynasty），之后是短命的第二共和国，最后是波拿巴家族的第二帝国。

在君主制被推翻后，1804年5月20日，拿破仑被元老院任命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为了表明自己更加合法的地位，拿破仑组织了公民投票，在十六位将军、一百名元老院成员及法官缺席的情况下，公民投票通过了《共和十二年宪法》，法兰西共和国改为法兰西帝国，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帝国的国王。在法兰西掌权之后，拿破仑在国内实行兼收并蓄、恩威并施的措施，成功地稳定了国内秩序。同时，借助专政与暴力，拿破仑极大地拓展了法兰西帝国的疆域。那段时期，任何国家的军事实力都无法与法国相提并论，对于拿破仑的步步紧逼也毫无办法。短短几年之后，他就成了欧洲大陆的主宰者。拿破仑无视并践踏教皇的权威，吞并教皇属下各邦，侵占了布拉班特（Brabant）、吉尔兰德（Zealand）、古尔德兰（Guelderland），使莱茵河畔的山谷成了他在东北方的战场前线；随后又吞并了荷兰；到最后，他宣称应该将法兰西帝国的疆土延伸到波罗的海（Baltic）。至此，西起比利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牛斯山脉(西班牙同法国的天然国界),东到巴尔干半岛,北达波罗的海,南至意大利半岛南部,除了远在海岛的英国和偏安一隅的土耳其外,西班牙、瑞士、丹麦、西西里,所有的国家、军队都对他俯首称臣,整个欧洲大陆几乎都在拿破仑帝国的直接控制之下。

在欧洲东征西讨,拿破仑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和巨大的个人权威,而支撑这些需要高额的开支,法国自己国内的情况有些不堪重负了,税负不断提高,政府的各项开支远远超过了财政收入,人民负担沉重、备受压迫,而拿破仑为了称霸欧洲,还准备远征俄国。从法兰西帝国成立时颁布的政令中可以看到,1804年的政府费用预算为7亿法郎,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属于战争时期的非常情况。如果局势平稳,每年的费用数字可以减少7900万法郎,不过减少掉的部分相对于总额来说也不算什么了,负担还是很重。我们再来算另外的一些账,一个是皇帝和皇亲国戚还有政府官员的开支,皇室的开支大约是700万,法郎合计大约会在3000万法郎;政府各部的费用7900万法郎;维护道路交通的费用,1500万法郎;组织财政收入的费用,8000万法郎;秘密特工的支出,500万法郎……预算每年都在增加,1809年的预算开支为7.4亿法郎,第二年,这个数字就猛增到了9.5亿法郎。

对于拿破仑远征俄国的行为,布鲁厄姆(Brougham)这样评价道:“1802—1814年的战事中,耗费了30亿法郎的资金,250万名应征入伍的士兵献出了生命,这就是法国为拿破仑的雄心所付出的代价。”拿破仑在对俄国的讨伐中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这个行为也被解释为他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满足自己称霸野心而把整个法国拖下水,使法国陷入了困境。

“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奇才和战略大师;他永远在人类最杰出的军事领袖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的天赋不仅仅局限于战争方面,在政府管理中,他也显示出了同等卓越的才能,处理政治问题时就如同在战场上一样英明果断。但是,虽然具备这么多优秀的特质,他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征服者,一个独裁者。”

“为了平息自己对权力的欲火,满足自己称帝的野心——这种野心,一时的征服根本无法满足——他把千千万万人的自由踩在脚下,使得整个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欧洲战火连绵，数百万人战死沙场。忠诚、真理、怜悯、责任都被他抛到脑后，因为他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自私的个人梦想。昂吉安(Enghien)的惨死，赖特(Wright)令人发指的遭遇，皮什格吕(Pichegru)的离奇死亡，帕尔玛(Palm)所受的酷刑，图森特(Toussaint)的殉难，都是拿破仑成功的光环上不可抹去的污点。”

远征俄国最终失败。去的时候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皇帝，率领了 57 万大军里包括说 12 种语言的军士，他们却遭遇了俄国亚历山大一世的顽强抵抗，加上俄国寒冷的天气让法国的官兵们非常不习惯，最后很多人是被冻死、饿死的，回到法国的人数不足 3 万人。对于这场人类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有很多描述：

“拿破仑倾尽全力投入对俄作战的准备，组建了有史以来最精锐的部队。为了这次战役，他将能征善战的法国老兵从各地调回，从欧洲的各个角落招兵买马，聚集了 27 万法军，以致他队伍里的士兵有着各种各样的血统、肤色、语言、服饰和武器装备。同时，拿破仑密令在东欧地区设置兵站基地，储备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在附庸国征集粮饷。他还要求手下大量搜集有关俄国的地理书籍和战史记录供他研究，并派人调查俄国的兵要地志、气象资料，编译、复制俄国地图等。拿破仑对此战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孤注一掷了。远近的牲畜都被收购来作为这支强大军队的补给。密密匝匝的人群像瘟疫一样漫过边界，涌到了东欧的平原上；后来，在那里，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开始时，法军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最终却惨败而归。因为他们虽然打败了敌人，却无法稳住俄国的局势。敌人坚壁清野的战术使法军无法取得供给，徒然消耗了四个星期……”

“沙皇的都城被他握在手中了，但他无法取得任何经济方面的好处；敌方不愿和谈，同时，还在四周对他们进行了经济封锁。不久，莫斯科的一场大火奏响了拿破仑失败的丧钟，紧接着，暴雪和冰冻天气的到来对于水土不服的法军更是致命的一击。一夜之间，法军原先气派的铠甲上、炮弹上、弹药箱上、粮草车上，都积起了厚厚的冰雪，成了阻碍他们撤退的沉重枷锁；许多战马被冻死；退路也被截断，战士们饥寒交迫……他们所受的损失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不亚于经历了一场恶战。”

“这一夜里法军所受的损失，拿破仑永远都没能再弥补了。他那天才的智慧仍然像以往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后来的两次战役中，他仍然显示出了非凡的谋略，他的军队，比以往更为精良，他的勇气和才智理应再次为他赢得成功——然而，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不久之后，他被迫交出了权力，他苦心经营的军队也一再被击溃。昔日手下败将不再毕恭毕敬地将他奉若神明，因为他们意识到：拿破仑就像他们自己一样，也是可以击败的，因此他们大受鼓舞，再也不缩手缩脚，而开始大胆地主动出击了。就这样，在敌人的一波又一波进攻中，一代传奇英雄拿破仑走上了他的末路。”

拿破仑不败的神话被打破，两年后，在亚历山大一世组织的反法联盟的围攻下，拿破仑被迫退位，被流放到了小岛厄尔巴（Elba）上。之后，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复辟。这个时候，路易十八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部长将当时的财政情况做了一个报告，让人惊叹，逾期欠款已经高达13亿法郎——好在后来减少到了7亿多法郎，融资债务仅有不足1亿法郎。1814年9月23日，内阁审议了当年已支出的预算，并公布了1815年正常年度的预算，预计收入6.18亿法郎，支出5.4亿法郎。皇室支出定为3000万法郎；另外，还需支付路易出逃在外时所欠下的债务3300万法郎。为了消减债务压力，政府不得不决定出售一些国有森林和土地。

不甘心的拿破仑于1815年2月26日从小岛逃了出来，回到法国的拿破仑又赢回了人心，却没能再次创造法兰西帝国的辉煌，他这一次还没坐稳皇位，就被联军击败，路易十八再次即位。进入法国的联军决定在法国再驻扎一段时间，以维持目前的秩序，法国政府需要为联军提供所有的补给。另外，组成联军的国家还要求法国政府在100天之内支付1亿法郎的战争赔款。1816年的正常预算原本为5.48亿法郎，为应付突发事件所作的预算为2.9亿法郎，另外，为统一基金（政府支付公债利息、王室年金等的税收基金）预留1.2亿法郎等，所有预算合计高达10.7亿法郎。突然发生的战争赔款和为联军的补给开支无疑更加重了法国的财政负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开源节流。1824年，法国内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阁规定,国王的年金为 2500 万法郎,王子们的年金为 700 万法郎。1828 年,在马蒂尼纳克(Martignac)任内,支出预算达到了 9.8 法郎,收入预算为 10 亿法郎。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七月王朝建立,巴黎成立新的君主立宪政体政权,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继承王位。在新政府统治下,政府尽管收入巨大,但财政状况依然丝毫不容乐观。直接税收总额超过了 1200 万法郎,同年的费用支出却达 12 亿法郎。到 1841 年,政府宣布财政赤字已逾 10 亿法郎,法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大的预算开支,以及日益增长的巨额债务,背负这一切负担的劳动阶级被残酷剥削,苦不堪言。法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动荡之后处于一个萧条的状况,企业经营得也是得过且过,所有人都充满了焦虑和迷茫,这样的状况自然也积压了很多的不满情绪。

1848 年 2 月,法国再次爆发革命,建立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作为处理各项事务的最高机构,接二连三地颁布了一项又一项法令和法规,宣布废除君主制。但是,到这个时候,法国的财政状况已经更加糟糕,债务的规模异常惊人的,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时任财政部长的古德查希(Goudchaux)不堪压力而辞职,面对这样困难重重的局面,没有什么人会有信心。要么借新债偿旧债,要么就要再强有力的措施来打开这样的局面。新上任的政府,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改革的,只要略有迟疑,就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于是,寻找一个有能力应对危机和考验的铁腕人物来主持财政大局就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加尼尔在这样的背景下接任了财政部长。

加尼尔上任的当年,法国政府支出已经达到了 17 亿法郎,而负债比 7 年前增加了近 1000 万法郎,达到 51.7 亿法郎。他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售了一部分原先属于皇家的森林。由于经费仍然严重不足,加尼尔强硬地采取了一项措施——征收“45 生丁税”,即提高四类直接税的征收额,每缴一法郎直接税,就必须同时缴 45 生丁的附加税。早已不堪重负 of 普通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对此非常不满,全国各地不停涌现抗税风潮。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显示了效果:附加税带来了 1.5 亿法郎收入,出售森林带来了 2.3 亿法郎收入。第一步的难关总算过去了。然而,之后的政府负债依然有增无减。1851 年,时任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于 1852 年 12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月建立了第二帝国。1853—1856年,法国与英国联合发动了针对俄国的克里木战争,这给本就羸弱的法国财政再次增加了负担。1856年4月,根据法国财政部长的统计,政府的正常开支为16亿法郎。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债券分红、长期债券赎回金等,共计3.4亿法郎;运河建设贷款的利息(法国承包了埃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1500万法郎;3300多万法郎用于支付短期债务利息和抵押金。这些总计4.5亿法郎。另外,国王年俸2500万法郎,王子、公主们150万法郎,元老院(即参议院)650万法郎,立法团350万法郎,参议院(行政法院)350万法郎,这部分支出总计3850万。组织税收的支出为1.65亿法郎,修建卢浮宫支出400万法郎。

初到巴黎

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是在1812年创立的。在法国的政权更迭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仅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时期,整个法国的金融业发展都异常活跃。1848年6月,当国民大会讨论将流动负债转化为长期负债时,巴黎的一家报社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劳动组织”的文章,给出了在巴黎最富有的几大金融世家的确切财富信息:“拉斐特·弗里尔(Laffittre Frere)和德拉马尔(Delamarre)各为1000万法郎;博东(Baudon),1200万法郎;鲁热满(Rongemont)和拉丰(Lafond),各为1500万法郎;多朗(Dourand)、德莱赛尔(Delessert)、阿基雷温(Aquirrevengon)和阿尔方(Halphen),各为2000万法郎;奥廷格(Hottinger)和佩拉普拉(Pellaprat),各为2500万法郎;富尔德(Fould),3000万法郎;赫普(Hoop),4000万法郎,格雷斯尔(Gressulhe),1亿法郎;罗斯柴尔德,6亿法郎。”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富可敌国也不为过,之前国王可支配的资产也不过8亿法郎,其他贵族,杜斯·德·奥马尔(Duc D'Aumale)、阿代尔伊德夫人(Madame Adelaide)各为7000万法郎,杜斯·德·蒙皮斯尔(Duc de Montpensier),2000万法郎。按照上面的这份名单,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外的所有金融家族的财产之和不足3.6亿法郎,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少了2亿多法郎。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如我们之前所说，法国的各任政府都很缺钱，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巨额财富，在法国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奥格斯堡总汇时报》曾评论说：“每个人都不禁会问，在纷乱的政治变革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如何稳步发展，始终保持其领头羊的地位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作者接着解释说：“这个家族不倾向于任何一个党派，他们始终与政府为友，遵守法律和秩序。这种策略使其在各个政权统治下都能保持相对的优势地位。从德卡兹、维莱尔，到马蒂尼纳克、波利尼纳克，再到路易·菲利浦，罗斯柴尔德家族始终能够左右逢源。”

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虽然是在 1812 年才创建的，不过在此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就已经开拓到了法国。后来即位的国王路易十八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在他逃亡的那段时间，一直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对于詹姆斯·罗斯柴尔德选择在巴黎建立银行分支，不得不承认，面对当时极为不利的环境，他这么做，的确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也许通过对国王的服务，他已经为自己在法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并且当时没有谁比好战的拿破仑更需要经济支持了，而且可以肯定，只要有这种机会，詹姆斯就绝不会放过。此外，来巴黎的詹姆斯并非只为拿破仑效力，商人的目的就是利润。同时，英国政府曾委托内森·罗斯柴尔德将一些军事物资运给远在西班牙作战的英军，并且那次运输路线途经法国，可以想象在巴黎的詹姆斯一定在这个过程中有提供帮助，比如设法取得法国政府的通融，否则怎么可以保证那些物资在途经法国时能万无一失呢。

詹姆斯在巴黎刚刚设立分行的前几年，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在巴黎并不引人注意。1815 年拿破仑退位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负责过经办联军向法国索要的数十亿战争赔款，其中詹姆斯经手了大量的资金，这让他他在巴黎累积了相当的资金和资源。之后的时间里，詹姆斯没有参与什么大宗的引人注意的金融交易活动，人们对他也没什么印象。到 1823 年，詹姆斯干了一件大事，惊动了全法国，他以 89.55 法郎的单价收购了当年法国政府的全部国债。这件事也入选了《绅士杂志》总结的该年度大事记，在提到这笔业务的时候，杂志里说，这笔业务一成交，国债价格立即就上扬到 90.25 法郎；并认为这一现象显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享有出色的社会信誉和影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响力。詹姆斯一炮而红。

面对越来越大的负债压力,1824年,法国的国债总额接近30.7亿法郎,时任法国首相的维莱尔侯爵开始推行一些卓有成效的财政措施,其中一项措施是用利率为3%的国债替换所有利率为5%的国债,愿意兑换的债券持有人可以持旧债券来换取新债券,每75法郎的旧债券可以换取100法郎的新债券。这可以减轻政府每年的利息支付压力,不过愿意兑换的人并不多,根据估计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持有人愿意兑换。最后的情况是政府必须拿出1亿多现金去赎回部分债券以应对各方吵嚷不息的讨债声。政府为了筹集这笔巨额资金,只得再次借债,在跟英国、丹麦和法国的所有大银行家提出请求被拒绝了很多次之后,只有三家公司答应给予援助:分别是在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巴林公司、著名银行家J.拉斐特和内森·M.罗斯柴尔德。

首相维莱尔与三家公司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了谈判和讨论,委员会由亚历山大·巴林(Alexander Baring)主持,成员有詹姆斯男爵和杰魁斯·拉斐特(Jacques Laffitte)。经过商讨,委员会提出的提供贷款的条件是:以80法郎的价格出售利率为3%的新债券。根据计算,价格定在这个水平的話,购买者可以获得3.75%的利润。如果政府以售价为80法郎的债券来抵偿贷款的话,那么旧债券在兑换之前,价值相应地会达到106.66法郎。确定了计划,三家公司就开始照着这个目标开始运作,在巴黎,预计需要的金额将达到10亿法郎。

跟他们的预期一样,投机商认为承包者(这几家企业)绝不会以低于80法郎的价格发行“3%债券”,于是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大胆地买入。同时,“5%债券”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06.66~110法郎,卖价已经不能再高了。接下来的情况却出现了一个小意外,事情是这样的,原本维莱尔想把这项措施写进政策条文,长期推行下去,不过必须经过两院的审批。下议院经过激烈讨论后,以68票的多数压倒少数,通过了首相的提议。然而在上议院,该提议遭到强烈反对,这倒是令所有人都有些意外。原来是跟维莱尔积怨已久的德·查德布兰德里爵在暗中操纵,他并不是针对政策本身,只是为了反对维莱尔。由于掺杂了私人恩怨,提议被否决了。证券市场对于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政策的反应是异常灵敏的，消息一出来，当天“5%债券”的价格就一路下挫，从前一天的106法郎直线下降到98法郎。首相的方案遭到拒绝对于投机商们是沉重的打击，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一直预期规定的兑换会顺利持续下去，并相应地做了大量交易；尤其是那些曾大笔买入的人，不得不尽快脱手，哪怕这样做损失惨重。面对这样的情况，德·查德布兰德里爵不得不引咎辞职，而这一消息一出来，第二天一开市，“5%债券”就回涨到了104法郎。在这场金融混战中，巴林公司和拉斐特都受到重创，罗斯柴尔德公司却得以全身而退、毫发无伤。这得益于他们一贯的周密与谨慎，在大家都看好一种债券、孤注一掷时，他们冷静地同时买入、同时抛出两种债券，从而有效地平衡了收益、降低了风险。由于“3%债券”的贷款项目落空，该债券也不再继续发行下去，因此，不久前以104法郎的价格出售的“5%债券”又可以以98法郎的价格买入了，并在低价位上徘徊了一段时间。

对手

在巴黎，詹姆斯遇到了很多竞争对手。其中一位就是巴黎的著名银行家P. J. 乌夫拉尔(P. J. Ouvrard)。1830年，乌夫拉尔提前得到可靠消息，说波利尼纳克内阁将颁布一项特别法令——史称“七月敕令”，还没等消息得到证实，乌夫拉尔就召集了几个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一起商讨对策，然后马不停蹄地起身赶往伦敦。他们一到伦敦证券交易所，就开始大量地抛售债券，导致整个债券市场价格呈现出下滑的势头。在伦敦的内森立刻警惕起来，罗斯柴尔德公司是英国债券的大股东，这种不正常的势头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巨大，为了详细了解英国市场上出现大量抛售的原因，内森迅速派信使去巴黎向詹姆斯打探消息。对于政府是否将颁布敕令，巴黎证券交易所里早就议论纷纷了，不过大家都只是猜测而已，谁都不敢肯定。詹姆斯几个月前刚刚与政府签署了一笔以102.7法郎的价格出售的“4%债券”，跟内阁的交情不浅，于是，他立即心潮澎湃地亲自去见首相波利尼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纳克,请波利尼纳克就时局的真实情况透露一点信息。在众人的期盼下,詹姆斯从首相府邸回来,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大家他打探到的信息,首相“以个人名誉作担保”,敕文不过是空洞的提议而已,从来没有被内阁认真考虑过,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个幻想。就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第二天,国王查理十世就连续签署了早已由大臣们准备的尽善尽美的四项敕令。次日,敕令在官方报纸《总汇时报》上向社会公布。

敕令发布后,乌夫拉尔大捞了一笔。据他的证券经纪人推测,仅在革命发生的前后几天,他就至少赚了200万法郎。而另一方面,罗斯柴尔德公司和他的合伙者们发现,自己承揽发行的7830多万法郎的债券一夜之间就缩水了20%~30%。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笔债券的价格都停滞不前,以致几乎无人问津。好在内森在伦敦及时发现了异样,将消息传到了巴黎,詹姆斯所掌握的大部分债券在此之前就已脱手,因而他的损失很小,否则后果很难讲。不过因此也得罪了一帮合伙商,他们狠狠地谴责了詹姆斯,认为他在危急时刻置朋友于不顾,自己先抽身溜掉了。事情到此为止,合伙商也没有再难为詹姆斯,毕竟,在此之前,詹姆斯总是与大家一道分享利润,而且这次事出突然,没人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大家最感叹的是这个原本前景光明、利润丰厚的生意一下子就没了。之后,公债的价格一度还跌到了48法郎,乌夫拉尔倒是赚了不少。

因为颁布的这几项法令封闭了自由派报刊,解散了议会,还限制了选举权,巴黎人民被激怒了,引发了著名的“七月革命”,之后,统治法国240年的波旁王朝宣告终结,接下来进入统治的“七月王朝”则代表了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

另外一个重要对手是皮埃尔,詹姆斯跟他的竞争纠缠了很长的时间。两个金融巨子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他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互相诋毁、谩骂。到后来,这种敌意不断滋长,已经突破了生意的界限,演变成私人恩怨了,一经诱导,在任何可能的场合都会发泄出来。只要能击败对手——无论是声誉上,还是财产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任何阴谋诡计。

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冲击下,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此后不久,由于在1848年革命中的保驾之功,詹姆斯的竞争对手福尔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德成为当朝红人，出任法国财政部长。福尔徳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在争夺法国北方铁路的修筑权时结怨，前者一直想要伺机报复。与此同时，詹姆斯手下的助手艾米里·皮埃尔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背着詹姆斯偷偷投靠到福尔徳的门下。

作为一个坚定的圣西门实业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向福尔徳建议，成立一家属于社会公众所有的银行——动产信托银行，将法国老百姓的小额积蓄集中起来，就可以打破罗斯柴尔德这样的私人银行家对国家金融的垄断，政府今后可以直接从民间融资，用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还可以把经济发展所得以股息和分红等形式返还给老百姓，实现国强民富。正想伺机打击罗斯柴尔德的福尔徳，闻听此言，正中下怀，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1852年，在拿破仑三世和财政大臣福尔徳的大力支持下，皮埃尔兄弟的动产信托银行开张了。法国政府亲自出面为新银行做宣传，投机者蜂拥而至，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国，投机迅速从中产阶级蔓延到了普通百姓。

詹姆斯表现得出奇的冷静。他认为，像这个一半建立在“名人效应”上，另一半建立在公众投机基础上的银行是靠不住的，其偿付能力值得怀疑，所以他断定这样的银行长不了。

然而，动产信托银行一问世就异常火爆，定价500法郎的股票到1856年3月攀升至1982法郎，分红从1853年的13%飙升到1855年的40%。这使得詹姆斯关于动产信托银行的论断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

不久，动产信托银行很快控制了法国三条主干线路，又制造出大量新型金融产品，吸引了无数小投资者，公司资产迅速增长，罗斯柴尔德在铁路融资上的老大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动产信托银行被誉为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地位的“斗士”。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皮埃尔兄弟借机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奥地利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仍需要动员军队加强边防，可政府连动员军队的钱也拿不出来。专与詹姆斯作对的奥地利驻法国大使胡伯纳给皮埃尔兄弟支了一个毒招，建议皮埃尔兄弟与奥地利政府接触，购买奥地利铁路的多数股份。这一招打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痛处，因为除所罗门拥有的北方铁路，以及所罗门竞争对手西纳银行拥有的南方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铁路外,奥地利的其他铁路都属于国有。在胡伯纳的穿针引线下,皮埃尔兄弟与奥地利政府谈判成功,以低于修筑费用 25% 的价格买下了奥地利国有铁路的一大批股票。

这种趋势再持续下去,所罗门的北方铁路将独木难支,最终会被皮埃尔兄弟挤垮。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对其展开报复性行动。1855 年底,皮埃尔兄弟开始吃到苦头。在那一年,刚刚取得了奥地利国有铁路控制权的皮埃尔兄弟想乘胜前进,提出要在奥地利也建一个动产信托银行,但他们被告知奥地利已经有了一家这样的银行,名字与法国的差不多,叫“公众信托银行”,银行的负责人是詹姆斯的二哥、所罗门的长子、52 岁的安萨勒姆。原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动产信托银行进行了精心研究,认为这种投机性质的银行占不了金融界的主流,但为了反击其对家族利益的冲击,他们决定以毒攻毒,以家族声誉担保,也成立一家类似的银行,但是杜绝投资生意。

1855 年,奥地利公众信托银行开张,向社会公开招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字招牌吸引了无数的小投资者,维也纳市民露宿街头,通宵排队购买银行的股票。由于认购者太多,安萨勒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原始股进行溢价处理。结果,到了当天晚上,价值 1500 万弗洛林的股票卖到了 6.44 亿弗洛林,公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理财能力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在此后的一星期内,公众信托银行的股票在维也纳证券市场上从每股 17 弗洛林上涨到 34 弗洛林。

在詹姆斯的领导下,第三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皮埃尔兄弟的动产信托银行展开了全面反攻。他们首先利用动产信托银行战线拉得过长、资金不敷使用的困境,切断其现金支持。1855 年 9 月,皮埃尔兄弟宣布发行长期债券,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其在央行的影响力,以“减轻资本市场的压力”为由,冻结了动产信托银行企业债的发行,使其难以继续为庞大的土地开发项目提供投资。此举对皮埃尔兄弟打击不小。

1856 年初,罗斯柴尔德家族向奥地利政府提供了 1000 万英镑的贷款,取得了意大利隆巴底至威尼斯铁路的修建权。不久,罗斯柴尔德家族又用 300 万英镑取得了奥地利南方铁路的修建权。随着铁路建设越来越超出国界,动产信托银行明显敌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五兄弟遍布各国的分支机构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之间相互呼应、相互支援的优势。1857年后，在铁路融资方面皮埃尔兄弟不得不甘拜下风。1859年，法奥战争爆发，法军击败奥地利军队。皮埃尔兄弟的动产信托银行资助了法奥战争，开始显露败象。1860年，动产信托银行的股票价格从1600法郎下跌至800法郎。此后爆发的一名董事金融诈骗的丑闻，更损害了皮埃尔兄弟的信誉，福尔德因此引咎辞职，但在一年后拿破仑三世召回。复职后的福尔德对皮埃尔兄弟明显冷淡，动产信托银行扩张过度，管理不善，利润逐年萎缩。福尔德因此向拿破仑三世进言，法国政府在筹集公债方面不能依靠皮埃尔兄弟，而应与罗斯柴尔德银行修好。

1864年，拿破仑三世出兵墨西哥，企图将亲法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扶上王位。皮埃尔兄弟为政府发行战争公债，企图从中大捞一把。詹姆斯则在一旁袖手旁观，他早就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失去信心。果不出所料，法国战败，马克西米利安被革命者处决，为政府发行战争公债的动产信托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时候，动产信托银行的投机性、脆弱性显露无遗，投资者纷纷将皮埃尔兄弟告上法庭。拿破仑三世也开始冷落皮埃尔兄弟，他假惺惺地说：“动产信托银行为政府做了很多事，但我不能阻止国家的司法程序。”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动产信托银行开始用自己的本金向投资者支付股利，1866年，银行出现了800万法郎的赤字，股价下跌到350法郎，从此一蹶不振。1867年10月，动产信托银行宣布破产，皮埃尔兄弟逃亡到出生地葡萄牙，在一间普通的公寓里过起了贫民生活。皮埃尔兄弟的长期支持者福尔德辞职，几个月后就在失意中死去了。至此，欧洲金融界人士彻底分清了在两个金融巨人长达十几年的争斗中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尽管詹姆斯精于预测、做事谨慎，但他在生意上也并非每次都很顺利。不可预知的情况总会时不时地冒出来，使得策划得再周密的方案也会受到阻碍。詹姆斯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无法逃避命运的捉弄。他的获利总是数额巨大，但是一旦时运不济，损失也同样数额巨大。令他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应该是卡彭铁尔(Carpentier)欺诈。卡彭铁尔是修建北方铁路时的会计兼出纳。这个欺诈案可谓史无前例。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有一家报纸对其相关细节的描述如下：

“有关北方铁路偷窃案的迷雾已经渐渐被拨开，案情可以说是水落石出了。在报道中，本报一切忠于事实。一开始，公司并不打算将内幕对外公布，但新闻界不甘心让这样一件耸人听闻的大案草草收场，于是，在新闻界的强烈要求下，公司终于作出让步，对案情做了一些解释，宣称损失约为600万法郎。但是据推测，实际损失远远不止这些；这600万法郎仅仅是指被窃的债券，而盗贼们还席卷了公司保险柜里的所有现金。”

“损失的确切金额还未查明；事实上，要查清涉案金额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已经无从查起，因为盗贼们销毁了几乎所有能够有助于调查该案的资料。被窃金额估计高达3000万法郎到3200万法郎。这笔损失不会由北方公司单独承担，股东们将按投资比例承担相应的损失。”

“卡彭铁尔、格雷莱(Grellet)和他们的其他同伙显然已经为此案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因为早在出逃之前，他们就已经偷走了大量的款项，并且，6个月前，还在英国花180万法郎买了一艘轮船。”

“在他们携款潜逃后，查出来的一些资料显示：他们早已在纽约买好了一幢房子，也许这正是他们离开英国，逃往美国的原因吧。这伙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划，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不过据调查发现，早在很久以前他们就开始将偷取的债券在市场上暗中销售了。”

“为了保证在上级抽查由他们保管的债券时不露马脚，他们耍了一个很狡猾的花招：库存的债券都是一沓沓捆起来的，每沓1000张，这伙人串通了一些底层员工，从每沓中抽出200张到300张，然后再把剩下的重新捆好，从表面上看几乎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后来，由于检查人员只是简单潦草地看了看，所以没有被察觉。就这样，盗贼们在携款逃跑之前就已经拿到相当大的一笔钱了。”

“卡彭铁尔是第一个从巴黎撤走的，走之前，他向詹姆斯男爵请了四天假，詹姆斯男爵欣然应允了。在请假时，卡彭铁尔还与男爵有一次长谈，事实上，他一直都是詹姆斯男爵看重的人。谈话中，詹姆斯男爵兴致很好地告诉卡彭铁尔：他刚刚又做了一笔好生意，大概能赚500多万法郎。他还说：‘如果北方铁路的投机进展顺利的话，我将在这500万法郎上再添300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万法郎。’卡彭铁尔问道：‘这 300 万法郎会在那 500 万法郎之前还是之后呢？你口袋里装 3500 万法郎，还是 5300 万法郎？要不把那 500 万法郎赏给我吧，这点钱对你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听了这个玩笑话，詹姆斯男爵哈哈大笑。自然，他是不会交出这 500 万法郎的。‘我不能把我的 500 万法郎给你，不过，拿着这个吧……把我的表链给你，作为今天的一个纪念吧，今天我很高兴。’不用说，这个表链是价值不菲的。尽管当时卡彭铁尔已经为自己谋取了巨大的财富，却没有蔑视这个小礼物。他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在离开巴黎之前，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哥哥。”

“这段谈话是詹姆斯男爵后来告诉他朋友的，我们可以看出卡彭铁尔与詹姆斯男爵的关系已经到了最私密的层面，并且是詹姆斯男爵亲自任命他为北方铁路总出纳的。因此，当得知自己一手提拔的人居然如此无情地背叛了他时，詹姆斯男爵极为震怒，发誓要用尽一切手段把这个忘恩负义的叛徒捉拿回来。”

“公司雇佣了专业侦探进行调查，詹姆斯男爵在银行为他们开了一个没有限额的存款账户，并对外宣称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甚至愿意为此悬赏 1000 万法郎。”

“离开巴黎后，卡彭铁尔直接赶赴伦敦，然后马不停蹄地到了利物浦，从那里登上他们早已买好的轮船。等其他同伙一到，他们就立即出发了。在卡彭铁尔请假期间，公司安排格雷莱负责现金管理。到了为员工和工人发工资的那一天，格雷莱却没有露面。对此，詹姆斯男爵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妙，他亲自去了公司，想用自己的备用钥匙打开保险柜，好取钱支付工资。他先打开了小保险柜，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他立即起了疑心，于是叫来经理在一旁盯着，因为他将承担所有的责任；然后他打开了大保险柜，不出所料，里面也是空的。”

“债券的丢失是后来才发现的。”

“公司迅速采取措施追捕窃贼。然而这些人一开始就准备得如此周密，连格雷莱与他们会合都非常顺利。就这样，卡彭铁尔、格雷莱，还有其他四个员工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卡彭铁尔还带上了他的情妇——她此前一直在巴黎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卡彭铁尔和格雷莱都还很年轻。卡彭铁尔相貌英俊，不过略显苍白，好像患有癆病似的。格雷莱来自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拥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据说有 50 万法郎。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在证券市场上赔了钱，也有人说是因为他们生活太奢侈；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不确切的。相反，他们的生活都是很平静、很有规律的。如果说他们最近花钱有些大手大脚的话，那也只是犯罪行为所需的。”

“总之，他们决不是被生活所迫才犯罪的，他们简直就是让自己一头扎进了无尽的内疚与忏悔之中。”

中国有句老话：家贼难防。詹姆斯不惧任何竞争对手，却在自己人这里栽了跟斗，这件事也让詹姆斯耿耿于怀了很长时间。

证券大王和铁路大王

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生存之道，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每个人在世上都会有自己的追求。有人追求财富的成功，得到之后，还想着的是持久的财富拥有，不让财产受到任何损失。有的人通过辛勤劳动追求财富。不过所有的人，无论是否急于发财致富，都会期待能有一条捷径，使他们迅速地、不费周折地达到目的，于是投机活动产生了。从很多古老的游戏里面我们都能看到人们的这种心理，类似很久以前的希腊人、罗马人通过掷骰子碰运气；或者是中世纪人们对于魔法的痴迷，期望借助魔法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让自己梦想成真；还有人对于占星家的顶礼膜拜等等之类的。

在金融领域，也一样存在着各种投机行为。在期货、证券交易行为中，“投机”一词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当然那些欺诈行为不在此范围，虽然这些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最小的代价与最少的周折去获得财富。即使在证券市场，仍然充斥着欺诈与蒙骗，伴随着无休止的诈骗与丑闻，不过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既然存在这么多的假象和骗局，一个人要想在证券交易中混出名堂，必须要有非凡的才能才行，可以看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到有人在证券市场一夜暴富，也有人顷刻间倾家荡产。

詹姆斯具备非凡的才能，当时的证券界中，在预测、判断方面，没有人比詹姆斯机智果敢；在执行计划时，没有人比詹姆斯更精明干练。在整个欧洲，他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人们常以投资界的塔列朗(Talleyrand, 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来称赞他。事实上，詹姆斯在法国政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说，1840年M. 梯也尔(M. Thiers)内阁的倒台主要还是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从中作梗”。詹姆斯曾与首相梯也尔针锋相对，当时他是以“证券大王”和奥地利事务总顾问的身份自居的。一次，梯也尔在报纸上公开回击时，就曾借题发挥，质问詹姆斯：“作为一个德国人，你是否觉得法国的荣誉对你而言就毫不重要了？”詹姆斯机智地回应说：“如果我这样的人都被贴上德国的标签的话，那么所有的法国同胞都成德国人了。”不论做得对或错，梯也尔总是认为自己在尽到一个法国首相应尽的职责，他唯一的目标就是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利益。对于梯也尔的这种思想，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不以为意，因为他们家族从来不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是——这么说也许会有人反对——国际化的，或者说，至少也是欧洲化的，不是德国的，不是法国的，更不是英国的、俄国的或意大利的。他们与许多王室交好，在各国外交领域都享有广泛的影响力，在整个欧洲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梯也尔卸任后，基佐(Guizot)接替了他，与梯也尔相比，基佐就“国际化”得多了，没有太强烈的民族主义。不过也因为这个原因，基佐的内阁被人们戏称为“外族的政府”。那段时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几乎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力，当时议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或多或少地与这个家族有一些交情，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总会有人愿意为其伸出援手。

话题再说回来，虽然詹姆斯在政界的影响力不容小视，但这和他对证券界的影响力比起来也就不足一提了。在这个时候，在证券市场上，他根本无须借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去达到目的，因为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智随心所欲地操纵证券价格。加上还有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后盾，詹姆斯对证券市场的垄断达到了有些专横霸道的地步，但没有人敢于——哪怕是冒失地——站出来挑战他的权威，因为他有强大的资金作为后盾，动辄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抛出或者买入价值数亿的债券，其他所有对手联合起来，也无法与他抗衡。因此几乎没有人跟他对着干，别人往往只会跟风而动，在无形之中壮大了他的力量；人们知道，跟罗斯柴尔德作对，就是在跟自己的钱作对。

金融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真实的收益源于诚实、辛勤的劳动，并且要以资产和信贷作为支撑，其中，信用额度是与资本规模成比例的。自从有商业活动以来，信贷行为就伴随出现了。很多时候，贷款是一切商业活动的基础，有了贷款，生意才能顺利进行。国家也会产生信贷行为，一个国家的贷款，是根据预算从每个公民那里借来的。早些年时，这种贷款的数目很小，与政府的巨大资金需求相比几乎是杯水车薪，因此，在紧急时期，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建立必要的基金储备以供不时之需；并且，为了削减支出，政府往往还尽力压低贷款利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逐渐呈现出诸多弊端，因此，建立一套更为健全而合理的政府融资体制越来越迫在眉睫了。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开始发行公债，并大力吸引公众购买，把钱投资给国家，与公司债券一样，这便是产生投机的土壤。在时局不稳的时候，预测一个国家的公债行情往往成为一种利润丰厚的赌博游戏；尤其是在那些信用得不到保障的国家里，巨大的潜在风险为投机者们提供了施展计谋的绝好机会。在所有的国家，国债都是人们进行预测、赌博的平台。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证券交易所里总是聚满了那种既没有债券可买，也没有钱去买的人，他们只是大量地“买空”或“卖空”，以期在清算日到来之前，利用一买一卖的差价获得不菲收入。这种行当就叫做证券买卖。

证券市场有一种交易叫做“期货交易”，是最典型的投机交易，这是一种在某一特定日期（通常叫清算日）再进行交割的交易。换句话说，进行期货交易的人需要预期在清算日之前的证券行情和走势。例如，一个人如果预期未来债券价格会下降，他可以与另一个人约定在某日出售一定数量的债券，由于市价在下降，他就可以先以低于合同价的价格买入，到约定的日期再以约定的价格卖出，这样，他就能利用价差获得可观的利润了。不过，市场行情往往也会与投机商的预期背道而驰，而且跟他交易的人也会对市场进行预测，双方会进行博弈，在预测不准确的情况下，就会造成损失，许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多人甚至无法按照约定如期进行交易：或者是不能交出他们之前卖出的债券，或者是没有钱去偿还他们已经在合约中买下的债券。后来人们采取了一种比较合理便捷的方法：在签合约时并不进行实物交易，只要求投机者支付约定日与交割日的价差。

越是简单便捷，就越容易参与，不需要太多资金，就可以让那些手中没有什么钱或债券的人也可以加入游戏中来，或者称其为赌博更贴切，事实上，它与纯粹的赌博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并且，法律就是这么对它进行归类的。只要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很少的投入也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几乎毫不费力。回过头我们再说到前提，是要对市场行情作出预测，可以想见的是，了解的信息越多，作出的判断就会越接近真实情况。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这种盛行的投机风潮对于普通民众是相对不利的，到今天依然是这种情况。庄家永远是赢家，因为除了可以更多地获得任何可能影响价格的消息之外，他们还可以制造对自己有利的“新闻”。

投机商总是盯住一切机会，这种投机买入与卖出未来交易货物的体制很快就蔓延到了所有的产品市场，如玉米、茶叶、咖啡等市场。在这种事件中，公众是最大的受害者，投机商们有时候会居心叵测地把价格哄抬到一个毫无道理的高度，而仅仅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这也让很多怀着发财致富的心愿，放弃了原来的正当职业，纷纷涌到证券交易所里，希望能赚点轻巧钱的普通人成为受害者。

证券市场出现流言的情况早已不鲜见了，1802年前后，证券交易所里出现了一封信，据说是格兰维尔亲王(Lord Granville)授权所写的，声称证券持有人对赤里(Chili)的起诉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1803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与英国政府在伦敦就马耳他问题进行谈判。在此期间，整个伦敦都为扑朔迷离的谈判前景感到焦灼不安。当一封公开信在证券交易所的显著位置贴出来时，人们都欢呼雀跃、拍手相庆。因为信里说：“谈判进展顺利，已经得出了和平解决的方案。”这封信据说是霍克斯伯里亲王(Lord Hawkesbury)所书。一开始，大家都深信不疑，尤其是因为这封信的公开好像还经过了市长的批准。于是，市场信心陡增，债券价格上涨了好多。然而，当人们冷静下来时，很快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就有人对信件的真实性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许多人(也许其中还包括信的真实作者吧)勇敢地宣称该信是捏造的,立即就有人采取行动进行考证,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并且事实不止如此,除了证券交易所里的人们经常会采用这种比较丑陋的手段之外,很多此类手段完全就是政府里的人士背后操作的,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假消息影响市场的变动——有利于自己的变动。在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件著名的证券丑闻,即英国的沃尔希和约翰斯顿事件。在该事件中,醉心于投机的几个内阁大臣和政府要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自己从官方渠道得来的消息为自己牟取暴利,完全抛弃了公众的信赖。另一个例子是法国驻伦敦大使德·吉尼吉斯。精明能干的吉尼吉斯在大使任上积攒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他用这些钱进行了投机,并且一度还很成功。然而,后来他就不那么走运了,他甚至无力履行约定的义务。在发达的时候,他总会很爽快地兑现自己经过经纪人所签的合同;当走了下坡路时,他居然开始耍赖,矢口否认自己所签下的合同,拒绝支付欠款,并且不久后就逃离了英国。

更常见的情况是贿赂和腐败,在投机行为很多的情况下,市场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为了从政治圈里得到第一手消息,投机商们往往费尽心机,甚至不惜一切代价。通过一些只有自己最清楚的手段,他们从下等官员、法官随从那里弄到了想要的信息。据说投机商米地那通过贿赂马尔伯勒公爵可以毫不费力地优先得到一些重要消息,包括那些让整个国家为之沸腾的战场捷报。由于通信条件落后,投机商们散布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一时还无法鉴别,等到真相水落石出时,市场早已波动过了,投机商们的口袋也早已如愿以偿地装满了。现在,由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谎言一传播出来很快就会败露;但是在几十年前,澄清一个事实,往往需要好几天甚至更久。

在巴黎的证券市场上,就是詹姆斯说了算。1847年,对商业街和法国财政而言,是暗无天日的一年,尤其是英法所受的冲击最为严重。当时,在英国,货币非常紧缺,财政压力巨大,以致到了十月,在银行里存的钱一周之内就会贬值13%。利物浦和纽卡斯尔(Newcastle)的一些银行由于许多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业务运营得不成功，不得不宣布推迟付款，导致一时间人心惶惶。最大的压力源于对市场信心的降低。在之前的投机热潮中，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对铁路、玉米进行了投机，并且许多人所签订的数额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结果，所有的铁路债券一路暴跌，对玉米的投机也使许多人损失惨重。随后的几个月里，尽管货币依然匮乏，国债的价格却出奇地呈现出上扬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一系列未知因素的综合作用，总之，并不是由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一手造成的。那段时间，“3%公债”的交易突然活跃起来，到清算日时，已经完全售罄了；其中，一大部分是以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名义买走的。詹姆斯试图通过大量买入让价格进入他预想的轨道，根据他的推测，最后价格可能会达到 75.75 法郎。为此，他进行了大笔交易，以稳住行情，如果价格涨到 75.75 法郎以上的話，他就无利可图了；这个价格是他的底线。然而，大批的投机商跟风而动，纷纷买入——在证券市场上，他们总是忠实地模仿詹姆斯的一切举动——结果，到了清算日这一天，市场上已经一票难求了，“3%公债”轻而易举地涨到了 76.40 法郎，不久，又到了 77 法郎。显然，这与詹姆斯的初衷是相背离的，并且过高的价格也不利于新国债的发行。为了应对市场中出现的这股突如其来的“逆流”，詹姆斯决定抛售价值 45 万法郎的“3%公债”——这是他颇费周折地从康帕尼·基纳拉(Compagnie Generale)、皇家(the Royale)、联合(the Union)等三家大保险公司那里借来的。他的意图很明显：通过大量抛售，以压低价格，使其回到他期望的底线以下。然而，毕竟人算不如天算，这次他又彻底失败了，因为市场总体状况相当乐观，有足够的潜力容纳这笔债券，于是这一招基本上徒劳无功。“牛市”没有料到这么一大笔债券居然很快就被消化掉了，于是信心倍增，行情一度又上升到 77 法郎。不过，后来市场还是很不情愿地帮詹姆斯收复了一些“失地”：不久，政府发行了新国债，初始价为 76.5 法郎，后来下降了 1 法郎，差不多到了詹姆斯于 1847 年 11 月在期货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也就是他的底线——75 法郎。

另一次，詹姆斯在与整个巴黎作对的“战役”中成功地占了上风。在承接了一个公债发行的项目后，他发布公告称：所有的申购人都必须承诺每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次以申购额的5%进行分期付款,否则拒绝其申购请求。这一规定是相当明智的。那时,投机之风盛行;通过这项措施可以迫使申购人按时履行义务,避免他们最后拖欠、赖账。总之,这次他成功地保障了自己的利益。

詹姆斯在巴黎经历了几任政府,在路易·菲力浦及其之前的一段期间,他长期垄断公债的发行权,当时财富在支配着这个国家——所谓的代表制赋予了富裕阶层所有的优势与特权。基佐政府时期,腐败泛滥,尤其是选举中的贿买现象极为严重,财政状况也不断恶化。到后来,整个社会都感染了腐败的风气。看看那些败露了的丑闻,就知道这个国家的道德已经沦丧到了什么地步。整个社会都在呼唤革命。1848年,七月王朝被推翻以后,法国政府颁布了新的财政制度,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垄断时代也走到了尽头,之后詹姆斯的影响力依然不同凡响,但是比起以往的显赫地位,已经是风光不再了。1855年的公债发行时,政府不再允许他的公司包揽整笔公债。

除了证券交易之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涉足了工业、商业等许多领域。詹姆斯简直可以被称为法国的“铁路大王”,就像赫德森(Hudson)被称为英国的铁路大王一样。《奥格斯堡总汇时报》当时评论道:“后来,投机热转向了工业,当时,铁路建设在法国日益被重视。罗斯柴尔德家族又先行一步,走到了潮流的前端。”塞纳(Seine)河畔的凡尔赛铁路(Versailles Railway)就是由他们承包建设的,并且他们还修建了宏伟的北方铁路(Northern Railway),强烈地刺激了其他同类企业的神经。

詹姆斯在铁路方面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北方铁路的修建了,其间还充斥着一系列丑闻和投机活动。当时,政府为了保障国家的利益,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铁路的修建不再单单地授权给某个人,而是通过招标的方式让各个企业进行竞争。不过在北方铁路这个例子里,这个精明谨慎的措施却是徒劳的。因为在招标以前,詹姆斯就已经联合了所有可能会成为其对手的公司,以致最后只有他的公司参与投标,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政府投入的资本由30万份债券组成,每份面值500法郎。还没等一切准备就绪,詹姆斯就在卖方市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投机运作,并且用尽了一切手段和策略,把价格抬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他还设法在报纸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上做了大量的宣传，为债券的发行造势，或者至少让反对的声音平息下来。几乎每个重要的相关人士都收到了公司作为礼物赠送的债券，少则五份，多则五十份，还有的收到更多。首相、议员、记者……只要能为公司修建铁路提供有力支持的人都被贿赂了。于是，在多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债券价格不断攀升，公司获利丰厚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市场预期非常乐观。无知的公众被这些现象所迷惑，纷纷卷入了投机活动。他们的加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证券分红甚至一度达到了 348 法郎。詹姆斯觉得是“收获”的时候了，于是开始像开闸潮水般地售出手中留存的债券。顷刻之间，债券价格便一泄千里。普通百姓高价买进的债券立即贬值大半，尤其是后来跟进的人更是苦不堪言，有的甚至倾家荡产。然后，詹姆斯男爵才悠然自得地以低廉的价格重新买进；一买一卖之间，他就赚得盆满钵满了。就这样，投机活动又一如既往地持续了下去，詹姆斯男爵借助他所争取到的各方支持，施展种种手段，使债券价格按他的意愿升升降降，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了。人们预计他的获利已经达到了 1.4 亿法郎，不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1846 年 6 月 15 日，这条工程浩大的铁路终于在一片欢腾的壮观场面中胜利完工了。消息传出，举国欢庆。完工当天，亚眠（Amiens）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王公贵族、将军、两院议员、俱乐部成员都被邀请来了。整个庆祝会上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但是，尽管这条铁路一直受到多方支持，前景光明，却在开通后仅一两个月后就发生了一次严重事故，导致 30 人死亡，另外 30 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结交海涅与巴尔扎克

詹姆斯是巴黎最富有的银行家，也是国王和大臣们的心腹知己，他结交广泛。从详细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詹姆斯在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与海因里希·海涅和巴尔扎克两人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表面上来看，还挺让人感到困惑的。海涅因为他的自由派观点而被德国放逐，而且他一生都对革命和民族主义事业保持了高昂的热情。巴尔扎克从性情上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来说还是个浪漫的保守派，他曾在 1831—1832 年寻求参选成为波旁王朝的一名立法者，而且毕生都在用一种不那么献媚的笔触描绘七月王朝统治下的社会。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两位作家都是激进人士。而且詹姆斯和海涅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很友好，有种说法认为海涅经常让詹姆斯难堪，比如詹姆斯问道：“海涅，你能告诉我为何这种酒叫做‘拉克利玛·克里斯蒂’吗？”“你要做的就是翻译（我的话），”海涅回答说，“当基督看到富裕的犹太人能够买得起这种好酒，而如此多的贫困家庭却饥渴难耐时，他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chenil’的？”詹姆斯欢迎宾客到家中时说道。“难道你不知道‘chenil’的意思是狗窝吗？”海涅说道，“即便你如此妄自菲薄，也不应该广而告之啊！”詹姆斯辩称尽管塞纳河污秽不堪，但它的源头非常干净，海涅则回答道：“是的，男爵先生，而且我也听说你过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有一个人表达了非常想见詹姆斯的愿望。“他只是想去了解他，”海涅讽刺道，“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他。”但是后来这两位作家都受到了詹姆斯的资助。海涅是汉堡银行家所罗门·海涅的侄子，他母亲一直希望他成为一名银行家；1827 年，他在伦敦有些偶然地遇到了内森——“一个肥胖的犹太人”。实际上，内森可能是“著名的商人，我希望成为他的学徒”，但内森认为他“没有经商的潜质”。海涅曾经针对 1830 年前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势进行了非常尖锐的评价。但是，到了 1834 年，他与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完全变了个样子。

在奥地利剧作家格里尔帕策看来，海涅在詹姆斯家中地位特殊。格里尔帕策曾经在詹姆斯家里跟海涅和罗西尼共进晚餐，当时的情景让他很震惊：“很明显，主人们畏惧海涅，他则利用这种畏惧，抓住每一个机会狡猾地取笑他们。但是如果你不关注某些人，就不应该与他们共进晚餐。如果你轻视某个人，也不应与他共进晚餐。实际上，这次晚宴之后，我们的熟悉程度并没有增加。”

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和信件中看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海涅对于詹姆斯似乎是越来越毕恭毕敬，并且唯恐什么地方冒犯到了这位银行家。大多数人认为，海涅的这么讨好地对待詹姆斯很大程度上是金钱的压力所致——他需要得到詹姆斯慷慨的资助。海涅对詹姆斯最初的一些描述出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现在《路德维希·博恩》一书当中，他在其中认为詹姆斯金融资本的增长使得他变成了与黎塞留和罗伯斯庇尔一样的社会“革命者”。尽管这三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说还是有些夸大了詹姆斯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是要羞辱詹姆斯。让人吃惊的是，海涅对自己的冒昧之举感到非常不安——很明显，提及的是他与詹姆斯进行的一次私下交谈——他采取了一些警戒措施，寄了一份证据的复印件给了詹姆斯的妻子贝蒂。“到你手里的是我的一些‘犯罪事实’，它们让我很不安。”他在信中写道，“我还能在你们面前出现吗？……或许你们会用一个微笑宽恕我。对于我自己，我如何苛责自己都不为过，因为对于一个隐藏了如此多高尚情感和善良意愿的家族，我竟然如此评价，尽管没有恶意，但方式极不合适。”到19世纪40年代初，海涅在发表于《奥格斯堡汇报》的文章里，一再重复地赞美詹姆斯。比如，将詹姆斯与其他诸如贝诺伊特·福德等银行家进行了有利于詹姆斯的比较，并赞扬了他的博爱工作。最令人感到不适的——依稀带着玩笑的成分——颂扬出现在1843年6月出版的文章（后来收录进他的《鲁特西亚》一书中），他将詹姆斯与路易十四相比，认为他发掘他人潜质的能力高人一等：“为了确保不带来冒犯，我今天要把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比为太阳。我可以做到这点，首先，这不会花费我任何代价；第二，我现在就可以很好地证明这点，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向德·罗斯柴尔德表达了敬意，以获得他的金色光芒带来的温暖。”几个月后，海涅除了颂扬詹姆斯之外，又作了其他的“贡献”：他的出版商坎佩给他寄了一份猛烈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的手稿——激进共和派人士腓特烈·斯迪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与交易》一书。海涅回信说，如果手稿能够压住不出版，将会得到回报，“罗斯柴尔德先生在过去的12年里一直向我提供这样的回报，要这件事能够完成。”

不过1845年之前，没有任何詹姆斯向海涅提供财务资助的记录，因为当时的海涅无需此类帮助。实际上，《鲁特西亚》一书中，紧接着詹姆斯与路易十四对比的那段文字，海涅清楚地表明，自己不愿加入围在詹姆斯身边的乞讨人群里：“如果我能够自信地说，这种疯狂的崇拜对可怜的太阳来说是一种苦恼，他得不到一丝喘息的机会……我认为金钱对他来说更像是诅咒而非祝福；如果他的心肠更硬一些，他或许能够忍受少许的不适……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我建议每个急需用钱的人去找德·罗斯柴尔德先生；并不是（让他们）从那里借钱（我怀疑他在这方面是否有过慷慨之举），而是让他亲眼看看金钱能够带来的痛苦。”

海涅认为，詹姆斯之所以备受折磨，“是因为他有太多的钱，因为世界上所有的钱全部流进了他巨大的口袋里，因为他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负担，他的周围挤满了向他伸出双手的饥民和窃贼。这些手是多么可怕，多么危险！”海涅随后讲了一个笑话：“‘您近来怎么样？’一个德国诗人有一次问男爵先生。‘我快疯了。’后者回答说。‘我才不相信，’诗人说，‘除非你开始往窗外扔钱。’男爵用一声叹息打断了他的话：‘准确地说，那就是我发疯的事情：我有时没往窗外扔钱’。”

海涅之后遇到了一些经济困难。他原本每年可以从他富有的亲戚那里获得 4000 马克的补助，1844 年 12 月，他的叔叔所罗门·海涅去世时给他留下了一笔 8000 马克的遗产，但随后他从侄子卡尔那里获得的补助比之前少了一半，为此家族里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持续了几年之后，到 1847 年，海涅第一次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资助。刚开始时，他只是寻求投资建议，但当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时，他逐渐要求得到金钱上的资助。1846 年，詹姆斯让海涅一起参与投资铁路股份，海涅赚了 2 万法郎。第二年，詹姆斯又给他的“朋友”提供了新发行的法国政府债券业务中的“最优先待遇”。但是，到了 1852 年，海涅的言语中已经透露出“乞讨者”的意味：“无论何时，当你巨大的业务获得收获时，你不仅让你家族最亲密的朋友，也让诗人的孩子们分享一些甜头。现在，当你再一次占据巨大企业的领导地位，从革命的风暴中以一个胜利者，更多的则是以一个百万富翁的角色出现时，我冒昧地提醒你，我还没有死，尽管我的情况很难被称为‘生活’。”当他的请求得到满足后，海涅有些感伤地表示感谢：“你最近的仁慈……上帝很明显会祝福你，你签订的任何合约都会给你带来好运。”3 年后，海涅再次向詹姆斯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请求，希望获得新成立的奥地利中央合作银行的股份，他的这一请求同样得到了满足，得到了 100 股份。海涅的感谢信——夹杂着阿谀以及尴尬——表明他发现减少“乞讨”是多么艰难。之后不到两个月，海涅便去世了。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詹姆斯和巴尔扎克之间的关系倒是有些倒过来。詹姆斯与巴尔扎克第一次碰面是 1832 年在艾克斯。詹姆斯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睿智的作家——他结合了拜伦的内在品位和狄更斯的外在特性。詹姆斯立刻给巴尔扎克前往意大利的计划提供了资助，提供了一份写给卡尔的介绍信，并用他的信使送到了那不勒斯。几个月后，由于没有听到巴尔扎克的任何消息，詹姆斯写信提醒巴尔扎克自己对他的资助，并邀请他共进晚餐，并责备他回到巴黎也不拜访他们。两年后，在维也纳，巴尔扎克利用詹姆斯的这种好意，从所罗门那里借了 500 法郎，而担保人则是他在巴黎毫无戒心的出版商。同年 11 月，他与另一个出版商谈判时，似乎也要求贝蒂提供过类似的担保。在一段著名的旁白中，巴尔扎克描述了 1837 年在大街上遇到海涅和詹姆斯的情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犹太人全部的精神以及金钱（的化身）。”让他更感兴趣的是后者，尽管带着强烈的自大色彩，他一直坚持错误地把詹姆斯的姓拼写成“罗斯特柴尔德”（Rostehild）。

两人的关系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达到巅峰。1842 年，巴尔扎克给詹姆斯提供了一些票，邀请詹姆斯观赏他的话剧《奎诺拉号的消息》（描写的是一艘蒸汽船的沉没）。两年后，他又将《实业家》献给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和银行家”。作为回报，詹姆斯将巴尔扎克的情书转给了后者正在追求的一个波兰女伯爵，并且在她前往那不勒斯的时候，帮助她通过海关。更为重要的是，詹姆斯于 1846 年向巴尔扎克提供了北方铁路的 150 股股份，支付完首期款后，巴尔扎克将自己的股份作为抵押从詹姆斯那里又借了 1.7 万法郎。他还以未婚妻在波兰的房产作为抵押，借了另一笔钱——大约为 5 万法郎——用来在福托奈街购买一栋大房子。巴尔扎克欣然地从詹姆斯那里不断借钱，并尽可能地久拖不还。当他于 1846 年准备前往波兰时，他甚至请求詹姆斯帮忙把他之前的女仆（也是他的情妇）安置到一个邮票店里，因为那里比较安全。

之后，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1847 年之后，詹姆斯开始向巴尔扎克讨债，不管涉及的金额有多小，也不管债务人多么幽默，决不拖延。1848 年 10 月，巴尔扎克——此时隐居在威尔卓尼——吃惊地从他母亲那里得知，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接受巴尔扎克从其他银行家那里开出的面额为 2500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法郎的汇票。巴尔扎克认为,这意味着詹姆斯将要讨要他所欠的 1.7 万法郎,由于担心詹姆斯会从别人寄给他的汇款里扣除所欠的债务,这位作家想出了一个蹩脚的作弊方法:他让一笔 3.1 万法郎的汇款不直接寄给他,而是寄给他的母亲,而且用的还是她出嫁前的名字。这一策略显然未能奏效,到 1849 年 2 月,巴尔扎克有些抓狂地试图用另一个银行家的汇票支付北方股份的下一期款项。“你不知道,”他在那年 3 月暴怒地写信跟母亲说,“欠罗斯柴尔德的那 1.7 万法郎给我造成了多大的困扰,限制了我所有的行动。”巴尔扎克并不是仅从自己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败家老手,他经常能够洞察债主的想法。“罗斯柴尔德家族,”他承认,“就如暴雨之后的海狸,必须全身心投入到修补工作中去,1848 年这一年给它的金融业务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等到他 1850 年夏天回到巴黎时,正常的金融业务已经得以恢复。同年 6 月 11 日,也就在他因一连串小病去世的两个月前,巴尔扎克仍在安排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买入 100 股法兰西银行的股票。他去世后,跟在他灵柩后面的,除了詹姆斯,还有维克多·雨果、大仲马和一群巴黎的文人墨客,就好像从他的《人间喜剧》当中冒出来的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 32 年后还帮了巴尔扎克一个忙,他们从他的遗孀手里买下了福托奈街的房子,价格则是巴尔扎克当时所付金额的 10 倍。

社交与后人

詹姆斯在法国历经了好几任政府,跟他关系最好的莫过于路易·菲力浦。路易十八在位时期,贵族们自恃出身显赫、血统高贵,非常傲慢无礼。据说有一次,在为政府效劳后,詹姆斯提出想把夫人介绍到宫廷里与贵妇们认识。然而,当官员们向公爵夫人问询时,这个傲慢的女人居然断然拒绝了,还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要想。你别忘了,我们法兰西的国王是欧洲最支持基督教的国王。”因为这种狭隘的宗教歧视,詹姆斯与这一届政府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当然为了生意上的事情,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做,但是詹姆斯后来停止了对国王的帮助,并且暗暗减少了对政府经济上的支持与政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策上的建议。1838年的革命推翻了路易十八的统治之后，詹姆斯感觉出了一口气，他热情地迎接了新政府的到来，并且以自己所有的影响力和资金为后盾给予新政府以极大的支持，还与新皇室的贵族们建立了亲密而友好的关系。当然詹姆斯也获得了热情的回报，这个新政府和像詹姆斯这样的金融家关系非常好，甚至被称为“金融家的王朝”。那个时期，詹姆斯几乎每周都会应邀到皇宫赴宴，王子们也常常参加他在拉斐特城堡举办的晚会。詹姆斯在那届政府期间的影响力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不再是詹姆斯向皇室请求恩惠，而是皇室向这个富甲天下的银行家寻求帮助。

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举办宴会，极尽奢华与壮观，詹姆斯邀请整个巴黎的外交界、金融界的精英到府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宴会盛况堪比皇宫宴会，甚至人们以能出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宴会为荣。不过，见惯了人情世故的詹姆斯对于各种阿谀奉承习以为常，并且他还会经常嘲弄这些人，甚至搞得人下不来台，连报纸上都把他的这些“直率”的话当成笑话刊登了出来。有时候，他也会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反而被对方狠狠地挖苦一番，不过他从来都不以为意。反正詹姆斯是乐此不疲，并且不停地挑战更高级别的嘉宾，似乎被取笑的“受害者”级别越高，他从中得到的乐趣就越大，他故意想用自己所谓的直率言行给别人造成痛苦与难堪。

对那些受过他恩惠的艺术家、记者等人，詹姆斯的行为对他们简直是一种折磨，虽然很反感他的行为，他们却从来不敢反驳他那些不得体的言语。一天，雅丹(Jadin)在所罗门·德·罗斯柴尔德家的餐厅里描绘一些壁画。詹姆斯进来时，看见他正在一边工作一边自娱自乐地唱歌、吹口哨，于是冲着雅丹嚷嚷道：“嗨！你这个画画的工匠！下来一点，我有话跟你说。”雅丹不屑地耸了耸肩，没有回应，然后接着画。一次，受到冲撞的是一位议员，当时议员正好在歌剧院碰到了詹姆斯，礼貌地问候他近况如何。“还不错。”“夫人可好？”“关你什么事？”詹姆斯这么没好气地回了一句，粗鲁地转身走开了。议员呆在原地。还有一次，詹姆斯举办宴会，邀请了沃特姆伯格(Wurtemberg)的保罗王子来到拉斐特城堡。尊贵的客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詹姆斯认为需要用特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荣幸之情，他执拗地以一种极不庄重的语气来称呼王子。对于这种不讲礼节的行为，起初王子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轻蔑地以沉默来回应，不过詹姆斯似乎意犹未尽，抱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态度一直纠缠，最后王子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地拂袖而去。

报纸上还刊登过一则詹姆斯和画家韦内特(Vernet)的故事，在故事里詹姆斯被描述成了一个吝啬的商人，不过詹姆斯自己倒是从来不觉得自己小气。故事说的是，有一次，詹姆斯拜访了韦内特，询问为他作一幅画要收多少钱，画家告诉他说：“为男爵先生您作一幅画要收 4000 法郎。”“见鬼！你只需要拿起刷子涂几下就好了，却要收这么多钱，这实在太贵了！”詹姆斯讨价道。画家无奈地耸了耸肩：“请问，您懂艺术吗？反正，就是 4000 法郎，一分也不能少。”詹姆斯再次表示这个价格高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于是画家说：“您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价格提高两倍。您到底想不想要画了？”詹姆斯立即起身离开了画室，他觉得眼前这个人一定是个疯子。“等等！”画家追在他后面喊，“我为您作一副不收钱的肖像吧。”画家没有食言。在他那副名为《一个吝啬鬼》的画里，一个犹太人抱着一箱子珠宝、钱币急急忙忙地偷跑，脸上流露出丑恶的贪婪。这幅肖像是对詹姆斯的无情嘲弄。詹姆斯对这件事情也是耿耿于怀很久，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理解为这是商人对于价格的天性反应。

其实，詹姆斯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他对于慈善的热心也是出了名的。不触及商业的时候，詹姆斯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也许是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太过于斤斤计较，人们更愿意相信他的仁慈之举为是出于某种商业目的。报纸更是长期渲染詹姆斯的小气吝啬，面对他的非营利性质的慈善行为的报道也会带着明显的嘲讽语气甚至是恶言诽谤，这更是加深了人们心中金融家贪婪吝啬的印象。

1846 年的时候，法国农业歉收，詹姆斯眼见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引起饥荒，于是在 1847 年早些时候，他就开始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想要帮助人们渡过难关。詹姆斯从欧洲和美国市场上购入大量玉米，后来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巴黎出售。还在圣狄德罗教堂(Chapelle Saint-Denis)附近开了一家烤面包店。饥民们可以在那里买到很廉价的面包。对于这么慷慨慈善的举动，报纸报道出来完全就变了一个味儿，鉴于一直以来詹姆斯在媒体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都不愿意相信詹姆斯会不存私心地做这些事情。在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报纸的评论里，说他卖的面包根本不是面包，面粉也压根不是面粉，纯粹就是麦麸、灰泥，还掺着砒霜，并告诫大家要保持警惕。还有人断言说，罗斯柴尔德买了大量变质的面粉，为了掩饰，还掺和了一些甜杏仁。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詹姆斯绝对不可能用更贵的甜杏仁来替代面粉做面包的。

1848年虽然爆发了革命，巴黎一片混乱，说不清楚热情高涨的群众会不会激动过度而冲进詹姆斯家中，可能会危及他全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詹姆斯还是捐出了至少4万法郎帮助那些负伤和失业的人。当然，也没有革命群众光临他家。鉴于詹姆斯的慷慨仁慈，当时革命的一个高层马克·考斯蒂尔(Marc Caussidiere)指派卫兵守护了酒店、宾馆以及詹姆斯的府邸。考斯蒂尔的这番好意后来也收到了詹姆斯的回报。在巴黎的混乱局势下，不到一年的时间，风云变化，考斯蒂尔从领导人变成了被流放的对象，当他被流放到伦敦时，落魄而困顿，穷得像一个乞丐。就在考斯蒂尔万般无奈的时候，他收到了詹姆斯来自巴黎的一封信和3万法郎，数额不大，但对考斯蒂尔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考斯蒂尔用这3万法郎起家做起了卖酒的生意，主要经营白兰地，据说生意还不错。对于这样的善举，仍旧有人推断詹姆斯是出于精明、自私的动机。反正听得多了之后，詹姆斯也不以为意了。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小故事里看出詹姆斯精明的商业头脑，同样是做慈善，同样是帮助人，他往往有令人叫绝的行为。有一次，对于人们对他不顾那些生活窘迫的犹太同胞们的指责和他哪怕给他们一些债券也好的建议，詹姆斯不置一词表示接受。一天早上，他使用了一个计谋，使得债券价格陡然上升，紧接着又急转直下，詹姆斯一下子就赚了85万法郎。他把这笔钱都捐给了一所正在建设中的“犹太之家”。在今天，我们说起慈善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会涉及投资增值的方面，詹姆斯绝对是这方面的先驱。还有一次，一个叫菲利克斯·S(Felix S)的人拜见了詹姆斯，这个人非常有才华，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他向詹姆斯陈述了自己的计划，詹姆斯也非常感兴趣，觉得新颖独特，并且看起来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所有要素。但是，令菲利克斯困惑的是詹姆斯拒绝为他投资，不过让他上了自己的马车，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菲利克斯于是跟着詹姆斯一起去了股票交易所。在那里，两人一直挽着胳膊，形影不离。果然，不久，就有几个金融家走上来跟菲利克斯搭话——在他们眼中，这个年轻人是大金融家的好朋友，而且看起来两人的交情还不浅呢！一番交谈之后，菲利克斯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事业构想，这些金融家都爽快地表示很愿意为他投资，并答应要用自己的资金和影响力来支持他。就这样，菲利克斯获得了他想获得的，而詹姆斯没出一个子儿。

了解詹姆斯的人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比如海涅在提到他这个朋友兼资助入时，曾经这么描述詹姆斯：

“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简直不可估量。并且，他慧眼识人。他在观察人的时候，有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天赋，或者说直觉。不管是什么行当的人，他都能看出其能力大小。在这方面，许多人都把他与路易十四相提并论，这种说法绝不过分。与那些总是局限在金融圈里的同业人士相比，詹姆斯男爵的交际范围就广泛多了。他与各行各业乃至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密切的交往。即使某个行业他毫不了解，他也知道谁是这个行业中最领先的人。”

“尽管也许他对音乐知之甚少，但歌剧作曲大师罗西尼(Rossini)是他府上的常客；还有，著名的肖像画家阿里·谢佛尔(Ary Scheffer)是他的家庭画师，杰出的厨师卡瑞尔(Careme)是他的主厨；他对希腊语一窍不通，但著名的希腊文化研究家海伦斯特·拉特罗尼(Hellenist Latrone)却是他最喜欢的学者；他的家庭医生是和蔼可亲的杜派特仁(Dupuytren)，他们之间有着兄弟般的情谊。早些年的时候，他还非常欣赏克里米克斯(Cremieux)的政治才能，并成为其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另外，一开始时，是罗斯柴尔德发现了路易·菲力浦的政治潜力，并且一直与他私交甚密。”

詹姆斯于1868年11月15日去世。詹姆斯对于对法国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认可与奖赏，他也因此获得了政府授予他的无数头衔与荣誉。

詹姆斯去世之后，他的长子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继承了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虽然詹姆斯是第二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五兄弟里最小的一个，但阿方斯是第三代罗斯柴尔德的家族里最长的男丁，是老梅耶·阿姆斯洛·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罗斯柴尔德的长孙。阿方斯继承了他父辈们的金融天赋，也被亲友们公认为是他们当中最精明能干的一个，成了一家之主。

到阿方斯的时候，他掌握的巴黎分部已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里规模最大、业务最广泛的企业。在詹姆斯去世之前，阿方斯就已经积极地参与公司事务了，从那时起，他就在不断地接受生意方面的训练。接管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并不容易，好在有了之前的那些经历。

阿方斯经历过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巴黎公社时期。那段时期的暴力、混乱局势给所有人带来了恐慌，为了抵御暴徒的袭击，阿方斯被迫在城墙上无偿地服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几处宅邸还遭到了洗劫，甚至有一次阿方斯自己的房子差点被烧了，要不是管家反应快，邀请这些已经在房子四处洒满了汽油的暴徒们进入了地窖去品尝美酒，趁着贪杯的暴徒们酒醉之际向军队请求了援助，后果将不堪设想。阿方斯对于这段时间的忧虑甚至超过了法德交战的那段日子。在革命公社围攻期间，阿方斯无时无刻不在紧张焦虑中度过。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的内心如此焦虑，以致在一夜之间，他乌黑的头发全都变白了。

在经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方面，阿方斯一丝不苟。那时，所有大型国际贷款的提议书（即由几个国家同时对某一政府进行贷款）都无一例外地先呈递给阿方斯，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最会审时度势的人，只要有了他的参与，事情几乎没有不成功的。阿方斯经办过的贷款数目巨大，并且几乎覆盖了欧洲所有的国家。他从这些贷款中得到的收获也是令人艳羡的。那些君主们不仅一再地向他发出订单，还接二连三地授予他许多奖章，以表示他们对这位罗斯柴尔德家族掌门人的感激。法德色当战役之后，阿方斯负责打理政府对德国的赔款事宜，这应该算是巴黎分部在阿方斯领导期间所承揽的最大一项业务了。为了完成这项业务，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动了其所有人员、资金，乃至其他的关联企业。整个过程中的那种高度紧张与沉重的脑力负荷甚至会使体质不够好的人累趴下。

在阿方斯的带领之下，公司不仅在贷款方面拔得头筹，还涉足商业投机等许多领域，与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企业业务主要集中于汇票贴现和证券交易有所不同，阿方斯极大地发展了公司的银行业务。

第十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赚钱信仰

支撑一个人的是信念，支撑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就是信仰了。200 多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始终秉承犹太人的财富之道和民族品质，从信仰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使整个家族始终保持着不竭的创造力和强大的凝聚力。

“赚钱，获得影响力，是我们家族的信仰！”

“生命稍纵即逝，唯有事业永存。”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仰



犹太信仰

犹太人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民族，虽历经苦难、流离失所，但一直保留并传承着他们的信仰和文化。根据犹太教典籍《希伯来圣经》记载，犹太民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 2000 年的亚伯拉罕、以赛和雅各等人。后来，雅各的后代建立起了一个王国，就是以色列王国的前身。建国之后的犹太人后来遭到罗马帝国的入侵，作为当时欧罗巴大陆上最强大的帝国，罗马帝国进驻耶路撒冷，将犹太人驱逐出了他们的家园，自此犹太人开始了长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很多犹太人逐渐迁移到了欧洲各国，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仍然坚守他们的民族信仰和民族文化，犹太人坚信上帝对待他们是特别的，坚信自己是“上帝之民”，上帝特别拣选了他们，他们遭遇再困难的境况也仍然不改变这份信仰。因此在主要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他们遭遇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欧洲很多国家都有一定的歧视犹太人的传统，严厉的地方甚至会通过立法来确立一些歧视条款，主要是在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方面。或者是因为对于经济商业方面的立法不是那么严格，犹太人将精力更多投入到了经商方面，精明的商业头脑成为犹太人的一道标签。经商虽然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多财富，不过主流社会仍然排斥犹太人。

老梅耶·罗斯柴尔德一直谨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一直致力于为犹太人谋利，他也自小就这样教育几个儿子。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也一直在为与基督教徒享有同等的机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努力，并且他们坚决拒绝把放弃犹太教信仰当做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生意上，那些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法规更多有关的是政治上的部分。在英国，犹太人被排斥在政治圈和大学之外；在德意志，犹太人也广泛受到排斥；情况稍微好一些的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遭受太大的影响。不过，罗斯

第十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赚钱信仰

柴尔德家族的传统是慈善捐赠，连一向不太热衷于慈善的内森也曾给犹太社团捐助了多笔慈善金，内森的妻子汉娜也热心投身于一个有关犹太人分娩的慈善组织。阿姆斯特洛则将罗斯柴尔德银行法兰克福分行运营收益的1/10拿出来分给穷苦人，并且他自己对于任何有求于他的人几乎从不拒绝，在法兰克福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其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也都一样会为慈善付出他们的财力和精力。有时，他们的捐助对象也不仅限于犹太人或犹太组织，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以及苏格兰分离主义者创立的自由长老会也接受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

针对汉堡大量犹太家族皈依基督教的现象，卡尔·罗斯柴尔德在1814年表示：“在我内心的深处，我是一个犹太人。”他甚至在1816年表示：“我可以娶到柏林最富有、最美丽的女孩，但是我绝对不会娶她，因为在柏林，即使这个人没有皈依基督教，但伴侣的家族中却有人皈依了……我们是作为犹太人获得自己的财富的，我们不想跟这样的人产生什么关系……我不想进入到信仰基督教的家族中去。”

犹太人对信仰无比虔诚，基本只在同族内通婚，如果一名犹太男子娶了一个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女子，则几乎都是女方皈依犹太教。因为犹太教禁止与异教徒通婚。在《旧约圣经》中，明确有这样的禁止说明：“……你不可和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让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将来你们若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定依照他向你列祖起的誓言，守约施予慈爱。”在长期流离失所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犹太人都严守这样的教义。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例外，在他们的家族史上，曾出现过一特例，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女儿汉娜·梅耶嫁给了一个天主教徒，这无疑被看做是违背禁条的行为，被当时的家族视为耻辱，而汉娜·梅耶也遭到了家族的唾弃。

今天我们再来看当时的情况，无疑觉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汉娜·梅耶过于严厉了一点，并且事实上，除了信仰以外，她的爱人亨利·菲茨罗伊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婚对象。亨利·菲茨罗伊32岁，长得英俊逼人，出身高贵，是南安普顿亲王的弟弟，也就是皇亲国戚，他自己是一名北安普敦郡的官员，同时是刘易斯郡地区的议员，前途不可限量。在罗斯柴尔德家族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眼中,唯一不足的一点就是亨利的信仰,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汉娜如果嫁给他,就要放弃家族的犹太教信仰,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正因为如此,当汉娜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家人的时候,遭到了他们一致的反对,连她自己的母亲都与她断绝了关系。没有人知道汉娜和亨利是如何相识的,但是在 1838 年的夏天前,他们就已经相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让亨利出国半年,他同意了,在去土耳其的途中,他一直在记日记,从这些日记的内容来看,他当时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内森这时已经去世了,当詹姆斯听到汉娜·梅耶与亨利·菲茨罗伊的事情之后,作为长辈的他没有任何通情达理之处,他写信告诉汉娜的哥哥莱昂内尔表达了他的态度:“我亲爱的,在你信中提到的让你感到痛苦的社会环境和汉娜·梅耶的恋情,这让我感到心碎。你能够想到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没有一件事能够比这个决定更能威胁我们家族、我们的持续安宁、我们的好名声以及我们的荣耀。我甚至不敢提到它。它背弃了我们的信仰,背弃了我们先祖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信仰——这正是让我们变得如此伟大的信仰。”

不仅如此,詹姆斯还决定亲自赶到伦敦劝阻汉娜的行为,虽然最后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没能去。但即使他去了,也改变不了汉娜的决定。1839 年 4 月 29 日,汉娜·梅耶与亨利·菲茨罗伊在位于伦敦汉诺威广场的圣·乔治教堂举办了婚礼。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里除了汉娜的弟弟梅耶,没有人出席婚礼,汉娜的母亲只是把女儿送到了教堂的门外就离开了。听说了这个情况的詹姆斯更加心痛,这使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在婚礼结束后,他给梅耶写了一封信:“坦白地说,就在刚才,我还没有勇气起床来写这封信,她玷污了我们整个家族的声誉……你跟我说,除了信仰,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不,信仰才是我们的所有。信仰决定我们的运气好坏,决定我们是否受到保佑。我们应该尽快忘掉汉娜,把她从我们的记忆中抹除……我们希望她幸福,今后,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当她从未存在过。”詹姆斯的态度代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汉娜被家族扫地出门,她被剥夺了一切家族的继承权。内森在世时为几个女儿每人留下的 50000 英镑的存款,以及 50000 英镑的嫁妆,包括内森死后她本可分得的 12500 英镑,汉娜全部都拿不到了。在内森的遗嘱里,专门说明了这个情

第十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赚钱信仰

况,要求几个女儿的婚姻必须遵从家族的意见。汉娜的一生也非常悲苦,经历了美好的爱情之后,她并没有如梅耶所说的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1852年,汉娜的丈夫亨利·菲茨罗伊没有当选海军部大臣。后来汉娜的儿子6岁时从马上坠落,结果小小年纪就去世了。就在失去爱子的第二年,丈夫亨利也去世了。汉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家族中的人,比如她的妹妹路易丝和她的堂姐以及嫂子夏洛特都把这些不幸归结为上帝的惩罚,不仅对她没有任何帮助和同情,甚至每次的不幸都能引发她们的幸灾乐祸。汉娜在经历了这些打击和痛苦之后,开始一病不起,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女儿布兰奇身上,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好人家。汉娜为女儿物色了一个有头衔的贵族,不过和她自己当年一样,女儿并不考虑家族的意愿,执意要嫁给一个年届四十甚至都有了白头发的花花公子。汉娜经历了这件事情,身体状况更加恶化。布兰奇则不管那么多,不仅渐渐与母亲疏远,而且完全断绝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就在女儿订婚的那年年底,伤心的汉娜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到这个时候,家族的人对她似乎仍然没有宽恕的意思,有家族成员的信中提到汉娜他们一家逐年衰落的情形,语气里带着的不是同情,而是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

犹太人是把对上帝的信仰视为福祉的,詹姆斯对后辈儿孙说的:“上帝的意志给了人类在有生之年中的信仰。遵从这个天命的戒律是我们的首要义务,放弃信仰是一种罪过。爱你先祖的上帝,并用你的诚意来侍奉他:愿我能投入他的怀抱,从上面的天堂来守望你们,就像我曾经在地上守护着你们那样。”

对于整个犹太解放事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也在一直持续,并且相信做这件事情他们也将获得好处。在他们建立起了他们的金融体系之后,就开始利用他们在金融领域的地位为犹太人的政治和法律地位的改善作出努力,在所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业务的国家为此奔走。卡尔·罗斯柴尔德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为犹太人服务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了,我们的父亲是这么做的,我们则是看到了我们收到的回报是多么的丰厚。”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则表示好的运气都是善举带来的,两者密不可分,他告诉内森:“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将来真正获得幸福,我们必须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父亲为犹太人谋利的事业获得一个好的结果。”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认为，对上帝的信仰就是一切，“我们的好运和我们的祝福都依赖于它”。到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儿子莱昂内尔和孙子纳撒尼尔这两代人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获得了政府的议员席位和女王的册封，这个过程大大提升了犹太人的地位。到 20 世纪初的时候，在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爱德蒙男爵向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提供了约 600 万美元的资金，帮助他们购买土地和生产设备，从而得以定居生存。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华尔特曾任英国犹太复国主义主席，他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魏兹曼一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积极活动，终于使英国政府作出一个举动：外交大臣贝尔福给华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写了一封信，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正是这封信为后来以色列国的建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这个家族成员的思想里可能都存在这两点，正如利奥波德·莱昂内尔所说：“我有两大荣誉：第一，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员；第二，我是一个犹太人。”或者这句话可以作为对罗斯柴尔德家族长盛不衰原因的一个解释。

复国的梦想与努力

锡安(Zion)是犹太人的圣地，虽然犹太人千百年来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一直在世界各地颠沛流离，饱受凌辱，但是犹太人一直期望着有一天可以回到锡安。锡安是古代犹太国首都耶路撒冷的一座小山丘，是犹太人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按照犹太教义，锡安是耶和华赐给犹太人的。在被迫离开了这个他们信奉的上帝耶和华的圣地之后，在漫长的 2000 多年里，犹太人就一直在寻找机会回去，他们始终坚信自己所信奉的上帝，有朝一日会让他们重回锡安。“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旧约·诗篇》第 137 篇)

犹太人回到锡安的梦想让他们产生了复国的想法，有很多犹太人先驱

第十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赚钱信仰

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人们会记得西奥多·赫茨尔写的《犹太国》和他为犹太人复国所作出的努力，人们也会记得犹太人复国后的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但很少有人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以色列复国提供的金钱支持及其发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所作出的努力，如果没有他们，恐怕以色列的复国大业根本无法实现。

19世纪末的时候，欧洲大陆又掀起了一股反犹热潮，起因是沙皇尼古拉二世遇刺身亡。刺杀发生在1881年，在追捕凶手的过程中发现凶手曾在圣彼得堡一个俄国犹太姑娘的住宅中聚会过，由此引发了俄国对于犹太人的一场大屠杀。在俄国的犹太人人数众多，不堪忍受的犹太人开始向西欧逃亡。这时，在法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已经传到了第四代，由三位罗斯柴尔德兄弟掌管，这三人都是杰出的金融家，其中最出色的是爱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爱德蒙也是三兄弟中犹太信仰最虔诚的一个。面对遭遇灾难的同族人，犹太人拉比（意为犹太教神职人员）扎多克·汗不忍袖手旁观，一直想着怎么帮助同胞。扎多克遇到了从俄国逃亡到法国的拉比赛缪尔·莫西利佛后，两人在1882年9月去见爱德蒙，希望获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为了解决自己说话结巴的问题，莫西利佛特别做了准备，他也不会讲法语，于是想到用古老的希伯来语唱歌，再由扎多克·汗译成法语，爱德蒙一下就被感动了。莫西利佛和扎多克趁机继续劝说爱德蒙，还举出了也是结巴的犹太人的先知摩西，那个被上帝选中而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人，莫西利佛告诉爱德蒙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回归自己的老家是上帝再一次的呼唤，希望他能遵从上帝的声音。虔诚的爱德蒙立刻就答应了。

不得不说，爱德蒙·德·罗斯柴尔德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人，他不仅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经营得井井有条，在帮助犹太人同胞的问题上也显示出了才能。爱德蒙提出需要进行社会实验，看看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定居是否可行。罗斯柴尔德家族拿出了资助12名经过选择的俄罗斯犹太人到巴勒斯坦的一所农业学校学习的所有费用，如果这12个人能学成农技，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再出钱在巴勒斯坦买一块地，让他们建立农庄，定居下来。事实证明这个计划非常成功，后来更多的俄罗斯犹太人参加了这一计划，定居点不断扩大。而俄罗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第一个定居点，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后来成为未来以色列国的第一块领土。到 19 世纪末，新定居点还得到了大量慈善资金的支持，这些资金的大部分处于爱德蒙男爵的直接管理、控制之下。爱德蒙前后一共支付了 600 万英镑。为了使定居点的经济多样化，而不依赖受自然条件约束过大的农业，他还为犹太移民建立了工业，其中包括香料厂、玻璃瓶厂和酿酒厂。为了方便管理，爱德蒙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办事机构，从欧洲雇佣农业专家指导定居者种植附加价值更高的作物，其中就有酿酒专用的葡萄。爱德蒙充分利用了他的商业管理能力。前以色列总理西蒙佩尔这样评价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家族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为了写就历史，进行如此慷慨的捐赠！”爱德蒙考虑问题非常细致，他详细地研究了巴勒斯坦的环境。同时他对于欧洲的局势有着非常准确的预见，他贿赂了土耳其驻巴勒斯坦的历任总督，在巴勒斯坦买下了具有军事作用的战略要地——朱达、萨马里拉、加利利和雅法港。对此他向当地的犹太居民解释道，欧洲的战略格局正在发生无法预见的深刻变化，在这里的人们迟早要利用这些战略要地来保护自己。当地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就是靠那些军事要塞挡住了阿拉伯联军的凌厉攻势，实现了独立。

正在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努力的赫茨尔听说了爱德蒙的计划后也找到了他，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能为犹太人复国提供帮助。赫茨尔一下子提出了向巴勒斯坦迁移 15000 名犹太人的复国计划，这让爱德蒙有些犹疑，他更倾向于资助小规模地向巴勒斯坦迁移，一方面巴勒斯坦的贫瘠土地不一定能够承受这么多人口突然进入，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迁移也会给反犹主义者抓住机会来驱逐犹太人。

在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内迪给赫茨尔提供了一些帮助，当时内迪了解到英国上议院企图利用赫茨尔的狂热构想来打击在英国的犹太人的消息，这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好事。内迪同样不赞成赫茨尔的复国计划，不过对这个人还是很欣赏，于是陆续给他介绍了一些英国显贵，这也为犹太复国主义在英国统治阶层获得同情与支持打下了基础，才有之后英国政府外务大臣贝尔福写下的那封著名的信，史称《贝尔福宣言》。1917 年 11 月 2 日，贝尔福给英国犹太人领袖华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写了一封公

第十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赚钱信仰

开信，他在信里宣布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家园”，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公民权利和信仰权利。这封短短百字信表明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以国家形式，协助犹太人大规模返回巴勒斯坦，并且派出英国军队进入耶路撒冷，借助阿拉伯人的力量结束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巴勒斯坦约 400 年的统治。

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也逐步转变开始支持复国运动，在赫茨尔去世之后，爱德蒙和接手赫茨尔事业的魏茨曼一见如故，经过魏茨曼的温和、耐心的劝说之后，爱德蒙决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刚成立的联合国对以色列建国进行了投票。这时德国属于战败国，英国在战争中元气大伤，新崛起的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正在冷战。美国是支持犹太人的，关键是苏联也对以色列建国投了赞成票，有人说在这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的金融和情报网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犹太人终于在经历了长达 2000 年的颠沛流离之后成功在远古的以色列国土上复国。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以色列将政治中心特拉维夫最宽阔的街道命名为“罗斯柴尔德大道”。

面对大灾难的不屈抗争

犹太人在欧洲一直遭受排挤和歧视，而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这种排挤达到了一个顶峰。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身世比较特殊，他的父亲是私生子，很晚才被他的祖父承认父子关系，他的母亲比他的父亲小 23 岁，是他父亲的侄女。幼年希特勒曾随父母到过德国，后来他移居慕尼黑，从士兵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1921 年成为纳粹党党魁，1933 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开始了他对于德国的独裁统治。希特勒个性极端，他提出的种族净化政策成为整个犹太人的灾难。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犹太家族，也遭遇了冲击。本身作为欧洲有名、有钱又有影响力的家族，就容易遭人妒忌。欧洲一度有一种说法：“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金支持，没有国家有能力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发动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因为跟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很多政治形势也会很早就有准确的判断。在 1933 年希特勒上台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个奥地利流浪汉出身的政客，将成为整个欧洲犹太人最大的敌人。

1938 年 11 月 9 日夜，纳粹在德国和奥地利发动了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当晚有 91 名犹太人被杀害，数百人受重伤，数千人饱受凌辱，约 7500 家犹太人商店被洗劫一空，近 200 座犹太教堂被焚毁或拆掉，30000 名犹太人被逮捕。从报纸的报道里我们能想象当时可怕的惨状：“犹太人教堂被暴徒放火烧毁，警察和消防人员都在一旁站着，也不去救火，也不去制止……街上到处是撒野的暴徒，吵声闹声骂声一片，他们到处闯入犹太人商店，砸烂门窗，抢劫财物……”继俄罗斯之后，德国和奥地利两国的犹太难民也开始逃离本国，涌入巴勒斯坦，这次的人数更多，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难民潮。

在希特勒的暴行下，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没有幸免于难，尤其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家族成员。1938 年，希特勒军队进入奥地利，3 月 12 日举办了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纳粹的军官就直接驱车前往早就闻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抓走了当时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路易斯·罗斯柴尔德。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军官是第二次去才带走了路易斯。第一次去的时候正儿八经地在门口按了门铃，等着佣人开了门，说明了要求见男爵的来意后，也老老实实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佣人带来的话让军官哭笑不得，佣人告诉军官说男爵现在正在吃饭，不能被打扰，还非常有礼貌地拿了一支笔出来请军官作预约。看到这么彬彬有礼的佣人，军官也不好动强，竟然也就悻悻地走了。路易斯其实这时候完全有机会逃走，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听到消息立刻就给他打来了电话叫他快走，也不知是路易斯不把军官当回事还是自己太镇定了，或者是长久以来的临危不乱，反正是在他不慌不忙地收拾行李的时候，纳粹军官第二次来到了他府上，这次没那么客气，直接就把他带走了。

好在钱在关键时刻还是很管用的，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希特勒交涉了几次之后，用 200 万德国马克为代价让路易斯重获自由，希特勒还是

第十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赚钱信仰

比较爽快的人，收到钱立刻就签署了释放令。人是没事了，不过财物那就另说了。从住宅开始，路易斯·罗斯柴尔德的家里的所有物品都被党卫队队员拿走，S. M. 冯·罗斯柴尔德的企业也被强制接管，最终被德国的一家叫默克·芬克的公司吞并。好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先见之明，早在两年前就将位于捷克国土上的维特科威兹钢铁厂的股份转移到了英国安联保险公司的名下，英国安联保险公司正是属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名下的企业。不过即便如此，仍然没有让纳粹停止他们的企图。由于地处捷克，事实上公司很多地方都受到德国的控制，虽然根据国际法，德国无权染指英国的财产，但是戈林专门派去了代表汉斯负责这件事情。希特勒非常关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他希望通过某种无偿的方法把这些财富都转移到德意志帝国名下。汉斯在这里获得了荷兰银行董事卡尔·拉希的协助，罗斯柴尔德家族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英国政府的保护，和纳粹展开了较量，罗斯柴尔德家族提出的条件是：在路易斯男爵平安获释之后，以 290 万英镑出售维特科威兹钢铁厂。几经周折和交涉，最后达成的协议还是纳粹同意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条件。不过也没什么值得庆幸的，当时达成协议的时间已经是 1939 年 7 月，没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最后德国人也没有付款，希特勒满意地没花一分钱就把维特科威兹钢铁厂拿走了。

或者是由于早年的学画经历，希特勒对于画作等艺术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表现出极大的占有欲。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被希特勒和戈林盯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家中收藏的那些艺术大师的画作、上等瓷器、名贵家具等等，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宝贵财产。在希特勒的“元首藏品馆”里，有着无数的搜刮来的各类艺术品，其中很多就是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弄来的。

除了奥地利外，德国本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更是不能幸免于难。马克西米利安的资产被一步步蚕食，首先是他位于伯克海默尔·兰德斯特拉斯的住所被法兰克福政府以 61 万德国马克的超低价强制买走，这里有当年阿姆斯洛买下的花园，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了，阿姆斯洛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妻子的曾叔祖。之后市政当局又以 230 万德国马克强行买走了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他家的所有艺术藏品，并强迫马克西米利安捐赠了剩余资产的 25% 作为“补偿款”给德意志帝国。而等到马克西米利安去世的时候，政府直接没收了他剩余的全部资产。

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面临同样的掠夺。法国一沦陷，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就在 1940 年 9 月给法国的军政府签发了一份特别指令，根据这份指令，詹姆斯流传下来的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财产被全部没收，甚至包括所有已经上交给法国政府的部分。而位于玛雷尼大街 23 号的罗斯柴尔德住宅则是被德国空军和后来的一名德国将军占用，之后公司也被德国人接管。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经过几代人收藏了众多珍贵的艺术品，原本打算分开隐藏起来躲过德军的搜索，还是未能幸免。被德军发现之后，大量的藏品使希特勒专门派遣了戈林到巴黎来处理。戈林用了异常“合理”的价格买下了所有的画作，考虑到元首的需要后，这位帝国元帅为自己和妻子挑选了一些不是那么珍贵的珍贵藏品，包括部分荷兰和法国作品以及一幅梅姆林的圣母像，剩下的都送到了希特勒的“元首藏品馆”里，里面还包括由维米尔的《天文学家》、布歇的《蓬帕杜夫人》等 30 幅著名画作。

相对而言，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财产和藏品没有受到希特勒的掠夺，当时希特勒横行欧洲大陆的时候，也曾一直策划“海狮行动”想要征服英国，最后没有实施。

在希特勒的种族清洗政策下，600 万犹太人遭到残忍屠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场大清洗中有两人失去了生命：一名是前文提到过的英国的维克多的母亲的大姐阿兰卡，死于布痕瓦尔德；另一名受害人是菲利普的妻子莉莉，莉莉是被抓入集中营后被送到拉文斯克布吕克遭杀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面对这样的人类和种族的灾难，毫不迟疑地投入到了反纳粹的各种活动中。在金融领域，罗斯柴尔德家族跟希特勒进行了数次较量，并且所有正当役龄的家族成员都直接参加了反纳粹的战斗。记录显示包括法国分支的阿兰和埃里兄弟，英国分支的利奥波德和维克多。阿兰和埃里不幸被俘并在战俘营里相遇，利奥波德随白金汉郡的义勇军先后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战。维克多则是家族乃至英国的一个传奇，他是出身剑桥的高才生，却去前线做了拆弹工作，并成为著名的拆弹专家，后来还负责保卫过英

第十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赚钱信仰

国首相丘吉尔。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犹太人遭受的灾难和他们在面对灾难时不屈抗争的态度，或者正是践行了犹太人圣典《塔木德》上所说的：“请主降下磨难，考验我对主的信仰；请主降下苦痛，把我和普通人区分；请主给我以逆境，让我成功。”

重信守约

犹太人被称为契约之民，他们非常信守约定，哪怕是口头约定。这也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任何说过的话，“神听得见”，犹太人相信“我们的存在，是履行和神所签订的存在契约”。犹太人有一句俗语：“鱼离开水就会死亡，人没有礼仪便无法生存，而不讲诚信则会受炼狱的惩罚。”所以在犹太人的商业活动中，尽管他们在签约前会想尽办法讨价还价，但是一旦签订合同，他们就会严格遵守。

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极为重信守约，并把这种精神传给了在罗斯柴尔德企业任职的职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整理家族生意，战争期间离开了法国的法国分支家族成员也陆陆续续回到了法国，爱多阿德已经 75 岁，罗伯特已经 63 岁，他们决定重建罗斯柴尔德家族产业。而在离开法国前，他们就把家族的账本、债券藏在了各个地方，现在需要把这些重要凭证再找回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派出了十多位银行的高级经理人来做这件事情。这些高级经理人前往分散在法国各地的之前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职员那，从他们那儿收回来了所有的战前隐藏的账本与证券，账目一分不差，证券、现金一分不少，他们没有用这些证券去换取任何利益。

有一位高级经理名叫莫刚德，他负责了凡尔科、马赛等地区的账本和证券的回收工作。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很多地方都已经被损坏得不成样子，莫刚德对于此行并未抱太大希望。凡尔科离巴黎有 500 英里远，战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里疏散了一大批银行的账本与证券。刚刚结束战争，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时不时还有强盗出没，要到凡尔科需要乘坐火车，然后转汽车，再徒步辗转每个地方，为了安全起见，莫刚德带了一支步枪。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跋涉，莫刚德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一间简陋无比的乡下小屋里一位前罗斯柴尔德银行职员的面前。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职员一直在等待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人前来，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在小心守护所有由他保管的银行财富，他把所有的证券用塑料布包裹得严严实实，藏在了农舍的一个地窖里。莫刚德打开一看，历经了战火，这些东西竟然毫发无损，整整 5000 万法郎的有价证券花费了他整整两天时间来清点。接下来到马赛之后，莫刚德再次获得惊喜。在马赛临海的一个荒凉的小村子里，他找到了一对曾经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的夫妇，他们把银行寄存的账本藏在了了一口假井里。另一位在乡下的保险经纪人负责保管了价值 700 万法郎的可转换债券。莫刚德越到后来越是惊喜，这些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老职员们竟然如此地重情重义、信守承诺。在前后三个月时间里，莫刚德一共收回了价值 40 亿法郎的证券和 30 多箱的账本，他把这些宝贵财产安全地送回了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总部。

这真是一个奇迹。

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仍然表现得十分优秀，这个民族所具有的契约精神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这种契约精神源自商品交换，发展于市场经济，而后又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西方社会无处不在的一种文明。说得通俗一些，契约精神就是说话算数，一旦作出了承诺就必须执行，而且是不计代价地坚决执行。在职场中，这种契约精神表现为一种忠诚的态度：一是以公司利益为重，忠诚于公司利益；二是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做事。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职员所表现出来的忠诚，正是他们契约精神的一种真实表现。这种力量强大到足以使这些银行小职员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誓死护卫自己的雇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社会秩序恢复后，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信誉恢复到和战前一样，又开始正常营业了。

第十二章

团结经商 合作共赢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徽是一只大手抓着五支箭，这是团结的象征。《旧约圣经》里的一则故事告诉人们很多支箭比一支箭难折断多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持续这么多年的秘诀就在这里。

“只要你们团结一致，你们就所向无敌；你们分手之时，就是你们失去繁荣的开始。”

——梅耶·罗斯柴尔德



企业重于家族

在家族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梅耶·罗斯柴尔德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情”与“制度”的问题。在一个家族式企业中，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学问的。有的企业是家族大于企业，希望让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可以从企业中受益，这有时反而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中国有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老梅耶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制定了一条家族规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男性后代才可以参与家族企业的运作。这条规则被严格执行了一个多世纪。不仅仅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其他很多地方也在区分家族和企业。比如家庭或私人通信与商业通信区别开来书写，通常家庭通信几乎一直用希伯来文书写，而商业通信通常用德语、英语或法语来写。并且即使是可以参与家族企业经营的男丁，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其也有严格的协议规范。

1810年9月，在梅耶·罗斯柴尔德决定跟儿子们成立合伙经营的家族公司的时候，他们还签署了正式的合伙协议。当时还在犹太街的罗斯柴尔德一家在犹太街买了一块空地建立了公司的办公场所，在公司里，梅耶与他的儿子阿姆斯洛、所罗门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三子内森当时因为战争的原因没能加入，之后卡尔、詹姆斯也加入进来，每个人各获得相应的股份。其中，梅耶获得了约占公司总资产46.2%的股份，长子阿姆斯洛和次子所罗门各获得23.1%的股份，四子卡尔获得了3.7%的股份，五子詹姆斯获得了3.9%的股份。这样的控股比例保证了梅耶对于这个公司的控制地位，这也被写入了协议里面。此外，梅耶还享有在合同期内撤回自己股份的特权，梅耶掌握着公司聘用和解雇员工的权力，儿子们只有在他的许可下才能结婚。

这份协议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制度化的协议，避免了人情等感性因素的影响。之后，梅耶的五个儿子在与他们各自的后代订立协议时也完全参照

了这份协议。根据协议，所有参与的合伙人按照每个人所占的股份比例进行利润分成，合伙人都不能擅自脱离其他人独立运作生意，合伙人去世时，自己的妻子、孩子或监护人无权以各种方式质疑其他合伙人确定的自己的资金份额，也无权接触公司的账本和信件。并且对协议确定了有效期。这个协议范本一直被参照执行了好几代。且不论这份协议里显著的家长式权威，起码这样严格而清晰的条款避免了家族中的利益之争、产权之争和决策权之争。

梅耶·罗斯柴尔德在各个场合随时记得强调他的各项规则，比如他跟内森通信的时候会强调一下区分家庭通信和商业通信：“我上次就重申过，你的希伯来文用来写家信很不错，但是商业信件你必须用德语、法语或英语来写；你写一封希伯来语的并显得乱糟糟还夹杂着家事的信件过来，我怎么可以交给我的秘书处理呢。”同时他还会提醒内森不要让外人插手家族企业的管理工作：“亲爱的内森，如果我们的信件直接交到你手上，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者是和你的家人（指内森的岳父科恩）一起阅读信件？请告诉我。”1812年，梅耶在去世前，再一次强调家族生意绝对禁止家族中的女性成员参与的原则：“我在此声明并希望我的女儿和女婿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不占有任何份额的‘梅耶·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资金，更不能以任何理由索要或被允许索取公司资金。我希望公司应该只属于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以及她们的后人对于公司不享有任何权利，我绝不原谅这样的行为：任何我的孩子违背我的遗愿，干扰我的儿子，让他们不能专心地经营他们的生意。”

梅耶·罗斯柴尔德的所有家规成为后来内森他们五个兄弟合作的基础，也确实有助于解决很多家族企业经常会面临的问题。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企业重于家族。

合作

前文里我们已经谈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内森五兄弟那一代获得了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巨大的发展，从内森前往英国开始，几个兄弟陆陆续续到了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的城市，老大阿姆斯洛镇守法兰克福本部，老二所罗门在奥地利维也纳，老三内森在英国伦敦，老四卡尔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最小的兄弟詹姆斯在法国巴黎，五个人一起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罗斯柴尔德跨国集团。

内森的发迹是从他到英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走私贸易之后，和政府做生意开始的——他负责为前线的威灵顿公爵运送黄金。因为家族在欧洲大陆的网络，这个工作完成得非常好，内森与英国政府建立了相互高度信任的关系。犹太人有句老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有人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拉断”。其他几兄弟称内森是“司令”，也是因为那段时间的家族生意主要都是在英国伦敦发起的，其他人也为内森提供了充分的配合。欧洲各国经历了跟法国的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五兄弟也联合在战争中以及战后和各国政府的各种业务中收获了大量的利润。

经过了一场动乱，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在欧洲金融界的地位，几个兄弟也成为有名的银行家和有钱人。尤其是内森，他刚到英国发展时只有区区两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他已经成为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手里攥着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英国公债，操控着公债的价格，左右着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实际上操控着英国的经济命脉。当时英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筹集的，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因而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花，借钱就意味着要还钱，还要支付利息，当时的利率在8%左右，而且本息结算都是按金币结算的。换句话说，英国的公债就是未来政府税收的凭证，而持有大量公债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几乎就相当于拥有向英国人民变相征税的权力。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代另一个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是詹姆斯。早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些业务就已经涉及了法国，而在滑铁卢战役后，詹姆斯决定留在巴黎发展。之前罗斯柴尔德在法国也做了政治投资，他们一直资助流亡的法国贵族普罗旺斯伯爵，普罗旺斯伯爵是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法国爆发革命之后，普罗旺斯开始流亡，并在流亡过程中发表了反对革命的宣言，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讲求在贵族官员里

第十二章 团结经商 合作共赢

寻找朋友,并且老梅耶一直就有支持“反革命”的传统,于是普罗旺斯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对象。路易十六死后,侄子路易十七在狱中被奉为国王,普罗旺斯任摄政王。之后路易十七死于狱中,普罗旺斯自立为路易十八世。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普罗旺斯身上的投资收到了回报,詹姆斯顺利在巴黎建立了罗斯柴尔德银行法国分行。

所罗门在奥地利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1822年,所罗门还跟詹姆斯、卡尔一起参加了维罗纳会议(Verona Congress),参会的重要收获是罗斯柴尔德银行拿到了第一条中欧铁路的项目,这是一笔利润丰厚的业务。1843年,所罗门收购了Vitkovice联合矿业公司和奥地利-匈牙利冶炼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名列当时世界十大重工业公司。到了1848年,所罗门已成为奥地利金融和经济的主宰者。当地的人们把所罗门称为国王,并将他和奥地利皇帝相提并论。

随着几个人分别在各个地方稳步发展,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跨国网络就愈发显现出优越性,这也帮助每个人在当地更具竞争优势。罗斯柴尔德家族确立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的一个事件是对英格兰银行施以援手。1824年,英国爆发金融危机。当时,摆脱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拉美各国政府在英国滥发公债,英国的大小银行争相承销,谁知这样美好的泡沫很快破灭,到1825年,英国私人银行手中持有的公债后来都成了卖不出去的垃圾债券,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全部停止,除了物物交换。当年即有3000多家英国银行宣告破产,甚至连英国的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也岌岌可危。在之前所有人都处于狂热状态的时候,内森保持了冷静,没有跟风投机承销南美债券,而当危机出现之后,内森卓有远见地成立了英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保险公司——联合保险公司(后来的英国皇家太阳联合保险公司)。接下来内森做出了两个举动:第一,他建议政府干预货币市场,通过购买国库券,增加市场的流动性;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事情,他向英格兰银行提供了黄金,应该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集中家族之力为英格兰银行提供黄金,从世界各个地方进口黄金后提供给英格兰银行。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欧洲更加震慑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实力和巨大影响力。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这个国际集团，几个兄弟合作，在欧洲甚至世界上几乎没有他们做不了的事情，金融界乃至政府都要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行动而行动。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凭自身实力确立的，在欧洲大陆，几个兄弟加在一起，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就拿 1825 年来说，他们的资金总额是巴林兄弟资金总额的 9 倍，是詹姆斯在巴黎主要竞争对手拉斐特的 11 倍。甚至超过了法兰西银行。因为擅长在战争中跟政府做生意，欧洲大小战事里都会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影，当然他们不是去前线上战场，内森他们或是联手一起向各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或是为战败国提供赔款方面的各项业务。除了银行，内森他们还从事很多其他领域的业务，有像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这些金融领域的业务，也投资工商业、铁路业和通信业，后又发展到钢铁、煤炭、石油等行业，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渗透到了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过几次漂亮的合作。一次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正与法国本地的金融家展开竞争。当时 1873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欧洲各个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法国渐渐兴起了一股反对犹太人的浪潮。一个名叫卡尔的人，曾经在威特姆斯坦家族工作，后来被解雇了，他认为自己在工作得比大多数犹太雇员都要卖力，但还是被解雇了，因此非常痛恨犹太人，并且认为犹太人应该为经济危机的后果负责。他的言论一下子获得了很多人的响应。

当时在欧洲地位显赫、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首当其冲成为最常被人们拿来攻击的犹太人目标。几个失业的工人趁内迪·罗斯柴尔德的儿子华尔特打猎时不注意，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华尔特险些因此惨死在马下。另外还有两次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暗杀计划最后没能实施就被破获。还有人通过言论及其他方式来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跟他们过不去。当时，有一本名叫《工人领袖》的书极力丑化罗斯柴尔德家族，称他们是“一群吸血的人，他们是在这个世纪以来欧洲所发生的数不胜数的麻烦和灾难的源头，而且主要是通过那些从无过节的国家之间挑动战争来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无论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出现麻烦，那里马上就会有战争的谣言四处流传，人们就会因为对剧变和灾难的担心而发狂。这个时

第十二章 团结经商 合作共赢

候,可以肯定的是,一名长着鹰钩鼻的罗斯柴尔德家庭成员就会在离骚乱不远的某个地方操纵他的把戏。”这样的言论很快就被一些人利用,1876年,法国国民议会中的一名右翼议员庞多在议会中煽风点火,称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犹太人是附在法国金融体系上的“吸血鬼”。1880年,庞多写了一份招投书,号召由他主导成立一家商业银行,将欧洲天主教徒的积蓄汇集起来,推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主宰地位。教皇利奥八世跟庞多一拍即合,很快就帮他筹集到400万法郎,成立了反犹色彩强烈的联合民众银行。

在一阵狂热的气氛下,联合民众银行的股票在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没几个月,便从500法郎一路飙升至2000法郎。罗斯柴尔德家的人没什么动静。庞多愈发觉得机会难得,于是联合了几家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试图向中欧扩张。罗斯柴尔德有行没动那是不可能的,只是庞多怎么都不会想到的是,在联合民众银行刚上市的时候,法国罗斯柴尔德三兄弟就已经通过秘密代理人在低价位吃进了大量股票,然后连续两年按兵不动。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政客出身的庞多在经营金融方面是一个外行,银行内部管理混乱,在生意方面又投机过度。1882年1月5日至20日,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利用所持有的大量筹码,在股市上猛烈打压联合民众银行的股价,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使联合民众银行的股价从3000法郎跌至900法郎。在内外夹击下,联合民众银行很快就垮了。联合民众银行的破产,使成千上万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中小投资者一夜之间沦为赤贫阶层。这次的漂亮反击是法国罗斯柴尔德三兄弟同心协力达成的。

还有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百废待兴,奥地利战败,奥地利罗斯柴尔德银行也遭到重大影响。于是,战后英国与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重建奥地利罗斯柴尔德银行。战败后,奥地利的货币一再贬值,旧奥匈帝国的公债价格不停下跌,而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拥有大量旧奥匈帝国的公债,价格持续下跌让他们损失惨重,作为奥地利罗斯柴尔德银行接班人的路易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在债券市场上大量买进,企图做多来稳定公债价格,不料中途杀出一个卡斯丁格里昂。卡斯丁格里昂是奥地利债券市场上著名的投机分子,他看到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会，大肆做空，因战争导致实力大为削弱的罗斯柴尔德银行一时无力还手，结果被前者占了上风，卡斯丁格里昂将公债的价格打到极低的价位后回补空头，一举暴富。看到这个情况，其他国家的投机分子也纷纷效仿，大举做空战胜国的货币。几天后，法郎也应声下跌，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金融人士经分析认为，如果法郎贬值的话，那么英镑和美元也无法幸免。此时，志得意满的卡斯丁格里昂决定到法国再赌一把。他带着刚刚从奥地利证券市场上赚得的大笔钞票进军巴黎，以惊人数量的头寸大肆做空法郎，其他投机客也跟风而动，纷纷抛出，不久，法国公债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大跌。但正当卡斯丁格里昂故伎重演，决定抄底大捞一把的时候，法郎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开始止跌。随后，法郎连连飙升，在短短的几个交易日内迅速涨停。卡斯丁格里昂一时间傻了眼，就像他当初一夜暴富一样，一夜之间他破产了。而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不过这一次还有另一个合作伙伴——美国的摩根家族。以摩根为首的美国资本家很清楚，如果任由法郎贬值，则直接会危及美元的安全，这样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的战争财将化为乌有。于是两大集团联合导演了一出好戏，在市场上做多法国公债，促使法郎升值。考虑到法郎与英镑同样具有联动效应——法郎升值必会引起英镑贬值，于是，在做多法郎的同时，他们也在伦敦债券市场上布下重兵，大做英国公债的空头，两头赚钱。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三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他们强大的通信系统快速传递最新消息，三地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跟美国摩根财团一起紧密配合，各国公债的价格几乎都被他们操控。经过这一次金融大战，英国、法国、奥地利三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和美国摩根财团都赚得了巨大的利润，具体数字没有人知道，而奥地利罗斯柴尔德银行也一举弥补了战争中的损失。

团结

梅耶·罗斯柴尔德确立了家族罗斯柴尔德的姓氏，也制定了罗斯柴尔

第十二章 团结经商 合作共赢

德家族的家规，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关于家族经营权方面传男不传女等规则外，他还留下了让子孙后代终身受用的遗训：“只要你们团结一致，你们就所向无敌；你们分手之时，就是你们失去繁荣的开始。”阿姆斯特洛、所罗门、内森、卡尔、詹姆斯他们很好地遵循了父亲的遗训，在所有生意中都保持密切协作，平分生意成果。

五个人分别负责五个分行之后，虽然他们分散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但都是以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力量进行运作，虽然独立了门户，但五个人并没有由此分立，而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甚至为后来的跨国企业合作提供了参考。几兄弟之间有一份合伙人协议，这份协议监管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合作，协议每几年重新修改、签订一次，非常像是一个金融联邦的宪章。之前我们提到过老梅耶·罗斯柴尔德跟几个儿子签订过一份合伙人协议，在那份协议里不包括内森，当时他因为战争的原因没能加入。1815年，阿姆斯特洛、所罗门、内森、卡尔、詹姆斯五个人一起签订了一份有效期为三年的协议，从这份协议里，我们能看出内森的特殊地位：虽然按照协议，每年年终的时候几方是平均分配利润，不过在合伙财富的占比里，内森占到了整体的28%，阿姆斯特洛与所罗门各自占20%，卡尔与詹姆斯分别占16%，并且所有的开支用伦敦分行的收入来支付。

在老梅耶·罗斯柴尔德去世后，五兄弟依靠强大的通信网络，保持着定期的密切沟通和联系，确保“知会彼此所有的交易，不管其内容是什么，过程和结果如何”。他们把从各个主要市场上收集到的最新信息，在所属的金融中心做一些交易的初步准备，然后整个家族顺利接洽，并达成交易。五兄弟常常共享可能影响外汇市场的消息，在英镑升跌趋势或多或少可预测的前提下，他们一齐联手，在大规模补贴款转移过程中实现套汇。加上罗斯柴尔德家族高效率的情报系统，让他们在套汇过程中几乎无往不利。1814年5月，留意到巴黎和伦敦黄金报价的巨大差异，所罗门立刻将消息告诉了内森。一个月后，恰逢法兰克福市场上英镑估价偏低，内森立刻指示詹姆斯买入了大量英镑。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各个国家做战争补贴款业务的过程中，他们抓住了很多的套汇机会，7月阿姆斯特洛去柏林，利用欧洲通用金币对路易金币的汇率差价抛出了通用金币；8月和9月詹姆斯在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阿姆斯特丹以低价购进了大量的通用金币运给了俄罗斯的热尔韦，让这笔同俄国政府的交易增加了4%的利润。

虽然利润平均分配，其他四个人都很清楚内森的贡献最大，尤其是在统一公债方面的大量成功投机，大家都同意内森应该获得更多的利润。挣得多是要紧事，挣得多了分到的就会多。在五兄弟的合力下，在这份协议三年有效期内，兄弟五人的资本从336万英镑飙升至1772万英镑。卡尔曾表示说：“内森应该获得多于1/5的利润。他有一个大家庭，他需要更多的钱。不管你们怎么安排，我都同意。你告诉我，你也认为内森应该给予一些特权。我们获得的一切，确实都归功于他。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希望早一点抛售，但他阻止了我们。”一位普鲁士驻英国的外交官这样评价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欧洲的金融事务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能够左右外汇交易价格。当内森发怒时，英格兰银行都在颤抖。”此言着实不虚。

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而当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更加众志成城的团结。比如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查理十世的反动政权倒台，法国一时处在无政府状态当中。不久，查理十世的侄子路易·菲利普被立为新的国王。“七月革命”使持有巨额政府公债的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损失了1.7亿法郎，家族面临着空前的财政危机。还有一个坏消息是路易·菲利普任命拉斐特担任首席国务大臣兼财政部长，而拉斐特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并不那么和谐。

兄弟几个鼓励了在法国的詹姆斯，并且依靠家族先进的通信系统，相互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作。在生意最糟糕的时候，阿姆斯洛曾经写信给詹姆斯说：“一个人不应该感到困惑，这里就显示出合伙关系的好处。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失去了理智，其他人必须保持平静。如果全部失去了理智——那么说晚安吧！我希望这封信能够让你安静下来，并感谢上帝，我们获得财富的速度比任何人都要快。”

詹姆斯虽然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但他仍然在密切注意所有的信息，“七月革命”一爆发，他就迅速向在伦敦、维也纳、法兰克福与那不勒斯的内森、所罗门、阿姆斯洛、卡尔四个人发送了信息，内森他们也立刻抛空手中持有

第十二章 团结经商 合作共赢

的所有公债。当其他人得到消息，竞相抛售让公债价格大跌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已知道了菲利普被拥立为王的消息，并悄无声息地买入了公债。果然，等到公众知道和平的消息后公债价格迅速飙升，通过这次的低买高卖，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在欧洲证券市场上赚到了3亿多英镑，远远超过先前损失的1.7亿法郎。

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面临的一个威胁是战争，“七月革命”之后，法国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新王权虎视眈眈，一旦开始战争，法国公债的价格肯定又会大跌；同时一旦欧洲其他国家也学习法国进行革命，也会对法国公债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时，欧洲国家包括奥地利和俄罗斯，都已经默许法国新政权和新国王上台，看来欧洲各国已经不大可能动用武力阻止路易·菲利普上台。果然不出他们所料，法国的革命开始波及其他国家，首先就是在亚平宁半岛。在教皇国以及意大利中部的一些小王国，反对压迫和宗教的自由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摩德纳公爵被赶出他的王宫，博洛尼亚则宣布不再承认教皇的权威，甚至玛丽·路易斯也被迫逃离了她在帕尔玛美丽的居所。在这些被流放、驱逐君主们的苦苦哀求下，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决定派奥地利军队前往镇压。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叛乱方转而向法国寻求帮助，但路易斯·菲利普不愿意得罪那些刚刚承认他的王位的欧洲大国君主，只是口头上假惺惺地表示支持。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氛围下，罗斯柴尔德家族充分利用他们的情报系统，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动向，严密监视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政客的一举一动，并随时将手中得到的最新情报呈交政府。而这样做的一个顺带的好处是，詹姆斯在巴黎把他观察到的信息快速送到欧洲各地的罗斯柴尔德家人手里的同时，也聪明地呈送一份给路易·菲利普国王，很快博得了国王发自内心的欢迎。上台不久的财政部长拉斐特因为思想激进很快被佩里埃取代，这无疑是一个好转折。

对于意大利爆发的革命，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决定出兵干预，所罗门绞尽脑汁想要劝阻这个行动，他向梅特涅提及，据他收到的可靠信息，奥地利在意大利采取的行动，将会引起法国很强烈的反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和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所以他们很自然对可能危及和平的意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大利事件万分紧张。另一边，法国要参战的谣言四处流传，人们普遍认为，新上台的法国国王菲利普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不会信守诺言，他和他手下的大臣一直玩弄诡诈，暗地却在做宣战的准备。在战争的阴云笼罩之下，整个股市行情一落千丈。1831年2月14日，在摩德纳和博洛尼亚起义的消息传至巴黎后，詹姆斯看准了路易·菲利普跟其他国家的专制君主是一路货色，掀不起什么大浪，而且法国的大臣们也都愿意和平地解决这次事件，即便奥地利插手了摩德纳事件，也不会有什么冲突发生。两天之后詹姆斯写信给刚刚返回维也纳的所罗门时，口气明显变得轻松了许多。

最后，局势终于稳定下来。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了。梅特涅迫于国内高涨的反战呼声，无法放手去进行军事冒险，况且维也纳爆发的大霍乱也让他焦头烂额，分身乏术；另外，所罗门·罗斯柴尔德长期对其军事援助行动的警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贷款的两个国家都没有卷入这场革命战火当中，欧洲各大交易市场上的公债和保险交易又恢复了平静。路易·菲利普还特许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垄断所有的公债发行，并且亲自向詹姆斯颁发了法国最高级别的勋章——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不仅如此，各种合同和特许权如雪片般飞到了詹姆斯的手中。因法国“七月革命”引发的这场家族危机，在罗斯柴尔德兄弟联手协作中终于得以安然渡过。这一贵比王侯、富可敌国的家族，又一次名噪欧洲。

1836年，内森在即将离开人世前，给四个儿子留下遗嘱：“不要忘记对主的责任，不要忘记保持团结和友谊，正是因为团结，我们才有今天的显赫地位。”莱昂内尔和他的兄弟们都谨记内森的心愿，齐心协力继承内森在伦敦建立的银行业，并一代接一代地传了下去。

为了达成内森的心愿，他的兄弟、他的儿子和侄子们通过一份新的合伙协议，把家族成员全部绑在了一条船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回想起了30多年前老罗斯柴尔德临终前的遗训：“保持成员之间的和谐，是获得神佑的源泉。”他们把这一点写入了一个新的合伙协议中，要求家族后人谨记：“按照神的指示，在神的帮助下，通过自我约束的坦诚和不知疲倦的勤勉工作，父亲奠定了我们好运的基础。而且，将近40年前，他让他的儿

子们变成了他自己生意上的伙伴，他告诉他们，保持团结必然会获得成功，并将兄弟和睦作为神圣的祝福推荐给了他们。为了遵循他神圣的愿望，也为了遵循我们自己的心愿，我们今天希望，通过这个更新的协议增强我们彼此之间的依靠，并希望以这种焕然一新的兄弟之爱，确保我们家族未来活动的成功。祝愿我们的孩子和后代将来能够得到同样的指引，只要保持长久的团结，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会繁荣昌盛，富甲一方……希望他们能够与我们一样，聆听先辈们的神圣训诫，并为后代展现团结、协作的美丽画面。”

从老梅耶过世开始，近 200 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仍一代又一代忠实地遵守着他的遗训，维系着牢不可破的团结。

分歧插曲

罗斯柴尔德兄弟在欧洲呼风唤雨，彼此合作，关系牢不可破。不过他们曾经一度也产生过一些分歧，关系甚至恶化到了破裂的边缘。顺风顺水的时候，大家都好，很多问题也就没那么计较，内森他们几个人产生争执是在早期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

在 1814——1815 年混乱的环境下，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源被一系列巨额、高风险的生意套住，五兄弟之间时常爆发摩擦和争吵，大家意见经常会不一致。开始的时候，其他几个人往往选择写信给内森，请内森充当他们之间的调停者。不过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内森有时候会加深矛盾，甚至有时候矛盾直接就转移到了内森头上，起因就是内森的态度令其他几兄弟受不了。内森的脾气富有攻击性，经常对其他四个兄弟发号施令，以主导人的形象出现。1814 年 6 月，他以命令的口吻让所罗门去阿姆斯特丹协助詹姆斯，并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阿姆斯洛和卡尔愚蠢至极，还说他们要钱时就像疯子一样……内森的言语震惊了所有人，这些信很快在家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阿姆斯洛被气得病倒了，所罗门对此非常不能接受，他们向内森表达了抗议，但是内森对此展现了他强硬的一面，他甚至写信给几个兄弟扬言道：“我必须承认，我彻底厌倦了周期冗长的生意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和令人不快的结果……从今天起……我想如果所罗门关闭巴黎的业务，带着账本来伦敦将再好不过。戴维森可以带着阿姆斯特丹的账目过来，届时我们就可以清理账目了。我也希望得到法兰克福的账目……因为我厌倦了合伙人制度……”言语里满是不在乎，在以解散家族的合伙生意相威胁之后，结果是其他几个人妥协了，之后五个人还是一起合作。在其他几个人看来，内森确实具有敏锐的直觉和判断力，总是能够作出正确、理智的选择。接下来，他们即使有意见，也会配合内森的命令行事。

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另一次大的分歧发生在“七月革命”之后。当时在革命中失势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再也得不到法国政府的帮助了。费迪南德七世去世后，由于他没有男性继承人，于是一场漫长而激烈的皇位之争拉开了序幕，克里斯蒂娜皇后和费迪南德七世的弟弟卡洛斯两派势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甚至整个欧洲都卷入了这场争斗之中。为了获取军力和资金作为后盾，克里斯蒂娜皇后和卡洛斯双方都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请求援助，使罗斯柴尔德家族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涉及东欧和西欧的各个国家，他们跟两个阵营都有业务和利益关系，得罪哪边都会有损失。

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在对于西班牙王室的皇位之争这件事情上，有着两种观点：詹姆斯不想插手，原因是不想惹怒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阿姆斯洛、所罗门和卡尔也都赞成不要插手西班牙的这件事情；内森却有不一样的态度，他希望接受西班牙的贷款请求，这与英国政府积极干预的态度一致。其实，几个人都是从利益来考虑，内森想的除了要与英国政府保持一致之外，还看到另一个利益：开拓海外收购矿产资源事业，那时，内森非常看好汞矿的开发。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汞在欧洲大陆上仅有两处产地：一处是奥地利的伊德里亚，另一处就是西班牙的阿尔马登。内森想以经济援助为筹码，取得阿尔马登汞矿的经营权。于是双方爆发了争执，最后还是内森力排众议，坚持接受了西班牙的贷款请求。

下一步就是拿下阿尔马登汞矿的开采权。在西班牙政府决定公开拍卖阿尔马登汞矿的开采权的时候，内森做了一系列的公关动作，首先让儿子莱昂内尔捎话给西班牙财政部高层，说愿意向其提供 1500 万法郎的低

第十二章 团结经商 合作共赢

息贷款，这样大大的诱惑是深陷窘境的西班牙王室难以拒绝的。其次是对相关政要的争取，内森为此也花费了不少银子，单是送给皇后的那笔钱据称就有 50 万法郎之多。结果当然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中标，控制了阿尔马登汞矿就相当于垄断了欧洲的汞的供给。内森将成本仅为 55 比索/英担的汞以 76 比索/英担甚至更高的价格在伦敦市场上出售，另外再加上内森在拿到开采权后，想方设法地提高了产出，在这一笔生意中，罗斯柴尔德获利巨大。

不过贷款业务就没有这么好运了，由于西班牙政府连绵不断的内战，财政状况急转直下，贷款不仅还不上，还不得不再次伸手向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请求新的贷款。詹姆斯当然不会答应。其他的四兄弟一开始就不赞成借钱给西班牙，此时更是忧心忡忡，纷纷抱怨内森不该一意孤行，插手去管西班牙这个烂摊子，现在搞得连贷款都可能收不回来。费尽一番周折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收回了一大部分贷款的现金，对于其余部分，西班牙政府实在无力支付，只好用信用极低的阿杜安债券来抵债。与西班牙政府的这番不愉快的交易，闹得整个家族鸡犬不宁。为了摆平这桩危机四伏的生意，在内森的领导下，罗斯柴尔德五兄弟迅速展开了对西班牙政府的报复计划——操纵债券市场。他们投入了 180 万英镑巨资，悄悄吃进西班牙公债。债券价格很快就开始下滑，从 70 比索一路跌至 37 比索，交易所里一片惊慌，然而没有人想到这只不过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报复而已。数以千计的西班牙公债持有者失去了 2/3 以上的财产，而罗斯柴尔德兄弟们赚的钱远远超过了当初被勒索去的钱。再加上在阿尔马登汞矿的利润，经过这么一番平衡，也平息了之前大家对于内森当初的一意孤行的意见。

老梅耶去世时留下的遗训“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遇到什么事，你们兄弟几个必须同舟共济，并肩作战”在大多数的时间里还是被兄弟几个遵循着。内森虽然和其他四个人产生过分歧，但显然他也非常清楚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去世的时候，对四个儿子作出叮嘱的时候也没忘强调：“不要忘记对主的责任，不要忘记保持团结和友谊，正是因为团结，我们才有今天的显赫地位。”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富可敌国，可以铸就金碧辉煌，有钱人会喜欢什么样的娱乐休闲活动？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那么有艺术品位吗？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爱情？

“今天大家反对你，是因为你在你妹妹的问题上和大家都不是那么友好，你妹妹的行为违反了家族的期望；同样还是这个家庭，只要你坚持你的原则，大家就会友好地对待你，而且会让你获得更多的尊重……”

——詹姆斯致梅耶

奢华建筑

当年梅耶·罗斯柴尔德一家住在法兰克福犹太街的时候,虽然后来添置了房子,总体来说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在阿姆斯洛、所罗门等人的记忆中还记得当年卧室狭小的空间。不过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了欧洲最有钱的家族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几兄弟都各自建造了豪华程度堪比皇宫的府邸。萨克雷在他的讽刺文章《势利人脸谱》中,将“巴黎、那不勒斯、法兰克福等地的沙尔拉赫·罗斯柴尔德家族”描述成“银行业势利小人”的典型,他们“把全世界收进了自己的圈子里”,摆出“君王般好客的姿态”,并“用宴会招待全世界,甚至包括穷人”。总之兄弟几个在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之后都大量增加了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追求,从他们的装修风格就可以看出来。有了钱,自然要换更宽敞的住宅,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数量众多的城里住宅和乡下别墅。

詹姆斯在拉斐特街拥有一处住宅。1836年,詹姆斯雇佣建筑师、设计师兼剧院建筑商夏尔·埃德蒙·迪蓬谢尔翻修并重新装饰了住宅,经过翻修,本就豪华的府邸简直成了百万富翁宫殿。虽然这次翻修是免费的,迪蓬谢尔还是弄了几个大手笔,一个是会客厅,里面全部用约瑟夫·尼古拉·罗伯特·弗勒里的名画装饰(包括查理五世在西班牙,路德传教,以及亨利八世的狩猎场景),充满了文艺复兴风格,巧妙地凸显了罗斯柴尔德与美第奇(15世纪意大利著名银行家)平起平坐的掌控能力。在詹姆斯专用的桌球室,装饰了弗朗索瓦·爱德华·皮科所画的庞贝风格的壁画,复古主义被完美地融入现代化的生活设备中。地窖也不例外,4个砖砌的烤炉为一楼以及餐厅提供了中央供热,各层都有顶楼水箱提供的自来水,还有4个封闭的垃圾箱,此外还有煤气灯——长着胡子的小雕像举着的小火炬。总之就是融合了奢华的古典装饰以及现代的舒适感。

装修完毕后,詹姆斯举办了一次舞会,邀请人们来到他的府邸参观。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看到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来参加舞会的海涅充满了羡慕，他把这里形容为“金钱王朝的凡尔赛宫”：“这里的一切凸显了一个理念，即 16 世纪能够发明的东西以及 19 世纪能够买到的东西；在这里，视觉艺术的杰作与罗斯柴尔德的才智交相辉映。整个宫殿和它的装潢一直持续了两年，开支数额据说非常巨大。每当别人问起这方面的事，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总是笑容满面……但是，人们必须钦佩实现这一切的鉴赏能力，它与高昂的代价一样不可或缺。”奥地利外交官奥波尼也参加了海涅所写到的那场舞会，他似乎没那么容易被打动：文艺复兴风格的室内装饰“并不适合巴黎的大厦，我更希望在一个城堡里看到它们”。但是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不可能看到更好的仿制效果了，画作以金色描底，都是由杰出的艺术家创作，壁炉都经过了精心雕琢。椅子都是用镀金黄铜制成，靠背非常高，上方是珉琅质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柱人物。地毯、枝状大烛台、枝形吊灯以及用大量流苏装饰的帷帐，其用料都是金银——简而言之，每件东西都是相同的风格；镶嵌在瓷质底座上的座钟，还有用宝石和珍珠装饰的纯金花瓶。总之，它的奢华超出了想象”。

1838 年，詹姆斯在更为现代的圣弗洛朗坦街购买了塔列朗大厦，这里装修的时候也注重融合奢华的古典装饰以及现代的舒适感。巴黎的一份日报《邦东》曾对此有报道：两栋连接在一起的建筑，“似乎把《一千零一夜》的神话变成了现实。这样的奢华让那些不具备他们在那不勒斯、巴黎以及伦敦股票交易所掌控能力的人感到无比敬畏”。洛奈子爵羡慕地说：“盖壁炉架的是用金丝编织成的天鹅绒。靠椅的罩子用绸缎制成；四周的墙壁全部用刺绣、织锦以及金属织物覆盖，它们如此厚实、坚硬，自身都可以竖立；实际上，如果需要移走墙壁的话，它们也能起到支撑作用。帘幕漂亮得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宫殿到处可见，两层的，三层的……每件家具都是镀金的；连墙壁也镀上了黄金。”

这也成为所谓的“罗斯柴尔德风格”——这种风格在此后的批评者看来，“囊括了它此前的所有最富有的元素……金色飞檐，绸缎做成的幕墙，精心编织并加了流苏的热那亚天鹅绒，大理石和镶木地板……其中没有一样东西……是新的，除了煤气吊灯”。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詹姆斯还花费了大量的钱翻修巴黎郊外位于费里耶尔的城堡，将它变成了一个艺术人士的乡间休闲场所。这里的主题是英国。建筑师约瑟夫·安托万·弗勒利歇尔仿都德风格建造了一个洗衣店。1840年詹姆斯又加了一个示范性农场，派房产负责人去英国学习一些经验。他后来还增加了一个英国风格的奶牛场和一个砖窑以及英国造的机械，为庄园制造水管。那里还有一个马厩、一所骑术学校和一条跑道，当然不用说还有一个橘园和普拉西德·马西设计的一个新花园。当他的嫂子汉娜于1842年造访时，她发现整个庄园“非常壮观”。奥波尼和利芬公主之类的贵族宾客两年后也去了那里，不知道是否出于嫉妒，根据奥波尼的说法，利芬公主对詹姆斯和贝蒂在地上修建的“超级洗衣店”印象深刻，但是，当公主被领进自己的房间后，她抱怨床垫全都“又硬又湿”，因此它们必须“更换，烘干，打软，再放进来，再换”。奥波尼本人则对詹姆斯建造的马厩冷嘲热讽：“一个极好但完全被夸大了的建筑，而且还是路易十三时期的风格。”“可能它有点太漂亮了，”他调侃道，“这个宫殿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了城堡本身。”这位高傲的外交官同时发现了池塘的缺陷，他认为它“太靠近房子了”，此外也缺少正式的花园和花圃。“公园和花园是不能分开的，”他不赞成地评价道，“这样一来，游戏直接进到了城堡的大厅。”能感觉到他的话里包含了一种贵族式的讽刺，但即便是这么挑剔的宾客也认为对城堡内的装修“想不到还缺什么”：每样东西都品位高雅，非常壮丽。有许多漂亮的画作以及不计其数的漂亮东西。大量用金银象牙制成的兵器、雕像与大口罐，上面还镶嵌了珍珠和宝石；古老漆器里的铜质、铁质和银质的小物件。然后是各种各样用宝石装饰的瓶子；接着是象牙、银和用佛罗伦萨马赛克装饰的古董橱柜。客房的家具也都十分舒适，没有过分的奢华，但是配备了上好的地毯、长靠椅、镜子、床、洗脸盆和大量的毛巾……

另外，詹姆斯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位于布洛涅城堡里的花园不断扩大，餐厅与一个夏天用于晚餐的橘园结合在一起，并且还增加了一个仿造的牧场，养殖了奶牛、鸡和外国品种的绵羊。这里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接待客人的地方。

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也为乡村和城市里的住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尽管其规模赶不上法国的。当迪斯雷利于 1843 年出席汉娜在冈纳斯伯里花园举办的一个盛会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和一座抵得上一位意大利王子身家的别墅，装修的品位和奢华只有旧时代的法国银行家才能与之匹敌……漂亮的庭院、亭阁以及带有路灯的小径”。据说小说《坦克雷德》中西多尼亚乡下的房子内部装饰部分是以冈纳斯伯里花园为原型的，这似乎比较有可能，它的一些地方与法国的罗斯柴尔德住所有所不同：

“穿过一个大理石砌成的前厅，坦克雷德被带进了一个房间，它一半是会客室，一半是图书馆；精心装订的书卷，数量并不是很多，整齐地摆放在入墙的书架上；书架入墙就不会挤占房间的空间。这些墙壁粉刷得五彩斑斓，与圆圆的屋顶相得益彰，后者的装饰风格也大致相同。如果需要，一条紫色天鹅绒窗帘会遮住偌大窗口透进来的光线；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布满了花朵的阳台以及绿树成荫的花园；一张阿克斯明特地毯，无论是制造的色彩还是设计的图案，都与房间融为一体；大量奢华的坐椅；一张用象牙镶嵌成图案的大桌子上，有一个雕刻的银钟，它曾经属于一位教皇；一条美人鱼，她手里捧着的金色罐子，是一个墨水瓶；一些短剑被用做裁纸刀，一些法国的书刚刚送到；最近刚从埃及古墓中发掘出来的许多漂亮瓶子排放在孔雀石做成的架子上；一位政治要人的肖像，一位国王的半身像以及壁炉里的火光，与周围的一切让整个房间沉浸在一种有趣而又舒服的氛围里……”

如果这比仿文艺复兴风格、五星级的巴黎府宅还要舒服的话，就应该刻意追求的效果。在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眼里，拉斐特街的房子似乎太大了。1830 年路易斯告诉她父亲（所罗门买下房子的第 17 天，她就去了那里）：“装修完成后，我想它将是最为豪华的房子，它无比巨大，几乎能够容纳三个家庭的人。”莱昂内尔于结婚前夕在巴黎买了一栋差不多的房子时，也表露出类似的复杂感受：“可以……媲美任何宫殿；在巴黎，一个富人，不论是一个银行家还是一位王子，都会做同样的事，但是在其他任何地方，这样的房子会显得有些荒唐。用作起居室的二楼十分奢华，前几天就花了如此多的黄金，这让人都有些疑惑了。”“这里的房子都十分豪华，”梅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耶两年后写信给莱昂内尔说，“你知道这些，贝蒂婶婶的房间非常漂亮，实际上是太漂亮了。”

英国与法国的乡下住所有两个不同之处。詹姆斯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无论是费里耶尔还是布洛涅离巴黎都很远。与他不同的是，他的英国侄子们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5年内，开始寻找比郊区的冈纳斯伯里花园更为遥远的乡村房屋。它仍能满足一定的社会功能，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乐此不疲：汉娜把继承得到的76英亩土地又扩大了33英亩，莱昂内尔在1840—1873年间把冈纳斯伯里花园的占地面地扩大了至少620英亩。但是，正如迪斯雷利在《科宁斯比》中称艾诺家族的房子一样，它并不“时尚”。最重要的是，它太接近城市，使得它的主人不能尽情地享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最喜欢的一种娱乐项目：狩猎。他们为冈纳斯伯里花园增加了占地面积的同时，也开始寻找更为遥远的土地——可能也是受到了他们的母亲汉娜对于德比郡两处房产热情描述的鼓舞。“伦敦人”购买离伦敦如此远的土地仍旧有些不切实际，但是白金汉郡似乎具备了真正乡村生活的所有优势，而且距离适中。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出现在1833年，当时内森租赁一间房子作为避暑别墅。3年后，汉娜在艾尔斯伯里东北角的蒙特摩尔附近买了一些土地；1842年，梅耶受一则报纸广告的启发，在当地买下了几块农场，奠定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乡村王国的根基。当时的安东尼正在巴黎出差，他对梅耶的举动感到羡慕不已：“把钱投入到土地上没有害处。我如果知道一个好地方，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我希望这些天内就能找到一处。”

与他们的看法相反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乡村土地并不标志着他们资本家的“精神”出现了稀释，或与“封建”旧政权达成了某些妥协。莱昂内尔是少数对他所探访过的贵族府宅不感兴趣的人之一，他认为霍华德城堡“是一个好地方，但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它实际上与布莱纳姆宫很相似，只是小了许多……总而言之，这个地方不值得去看”。他和他的弟弟们在19世纪40年代所做的是便是购买农场土地，如果他们不是将这些交易至少部分当做投资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形就有些反常了。当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获得克莱斯罗的一处房产时，莱昂内尔无疑经过了艰难的讨价还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价。“我不会介意买下它，”他在 1844 年对弟弟们说，“33% 的买卖将会给我带来 3% 的回报，那里周边有许多小地方，它值这个价，加上周边的土地可能会带来合理的收益率。”实际上，他和弟弟安东尼后来在蒙特摩尔南部购买的土地（当时白金汉公爵破产，第二年约翰·达什伍德爵士去世）是典型的罗斯柴尔德猎物：在市场最低点时买入。我们还将看到，在一个郡购买几处房产还有一个次要但同样出于实用考虑的原因：英国地方政府和议会代表制度使得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变成了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有用工具。根据一项记录，这也是他们的土地代理人霍伍德和詹姆斯建议他们只在一个地方买土地的原因。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兄弟几个才开始修建自己“堂皇的家”。

其他地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阶段似乎很低调，原因其实是在法国和英国之外，作为犹太人家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多少土地是受到约束的。1830 年之后，这些约束开始变得宽松。1841 年，卡尔在那不勒斯附近买了皮尼亚泰利别墅，这座房子给他的女儿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人间的天堂，可以一览海湾与岛屿；坐落在著名的维苏威火山山麓，那里有最富活力的街道和皇家别墅那不勒斯肯辛顿花园。”

正是因为这些约束，在维也纳的所罗门选择了在巴黎购置房产，当然，还有法兰克福，而所罗门选择继续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所罗门在巴黎拉斐特街詹姆斯家隔壁购置的那套房子，也进行了融合奢华的古典装饰以及现代的舒适感的翻修。在现代人的眼里，所有煤气照明时代的镀金装饰显得过于沉重，但当时这是风行的一种时尚。“它绝对比他媳妇（原文如此）家的房子要豪华。”德·迪诺公爵夫人在参观了所罗门的“殿堂”后报告说，“因为空间更大。它的奢华缺乏思想，但很有品位，完全是文艺复兴的风格，没有掺杂其他任何风格……在主会客厅里，靠椅不是用描金木头制成，而是用镀金黄铜造就，每把造价达 1000 法郎。”年轻的迪斯雷利对此也表示赞同。“在所有值得看的东西当中，”他于 1843 年从巴黎向他的姐姐萨拉写信说，“首当其冲的是所罗门·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家里举办的舞会——他的府邸装潢超过了梯尼黑所有的宫殿——仆人和随从的数量超过了梯也尔家族，菠萝多得像黑莓。这栋无可匹敌的宫殿，它的品位能够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与它装饰的灿烂、奢华画等号。”他后来在自己的小说《科宁斯比》中，描写西多尼亚在巴黎的住所时借用了对罗斯柴尔德府宅的印象：

“（这座房子）在他手里经过了如此大规模的翻新，最初的装饰……几乎一点不剩……大理石的台阶，从一个巨大的庭院升到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厅，它同时也是一个橘园和一个雕像走廊。室内的灯光独特、柔和，与周围的静谧、空气中漂浮的异国芳香融合在一起。雕像走廊通向一个内厅，它的风格截然不同：奇异、闪闪发亮、五彩斑斓；摆满了奇形怪状、谜一样的物品。

屋顶以蜂窝式风格雕刻和镀金而成，这种风格盛行于撒拉逊式的建筑；墙面覆盖了皮革，图案丰富鲜活；地板用了大量的镶嵌装饰，装饰许多真人大小的黑人雕像，面部表情栩栩如生，他们伸展手臂，拿着银质的火炬，它们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这个内厅里有一个大理石楼梯通向了一系列的套间。

诸多此类高大、宽敞的大厅主要用慕尼黑最著名的艺术家绘制的壁画作装饰。三个主要的房间相互间只是用柱子隔开，房间里悬挂着各式各样的帷幕，不过今晚都收了起来。每个房间的装饰物都充分体现了房间的用途。在宴会室的墙上，女神和英雄在西西里如画的风光中或湛蓝的爱琴海岸边漫步。天花板上的女神向宾客抛下花环……一个大会客厅里摆放了大量的垫脚软凳和安乐椅……”

而在叙雷讷城堡的罗斯柴尔德家的花园主要由所罗门打理，尽管他很少去城堡，但他在那里花了不少钱，将城堡进行了扩建和重新装修，四周增加了玻璃走廊。与他的弟弟詹姆斯一样，所罗门也玩起了农牧业，他建了一个奶牛场，饲养的奶牛数量也越来越多；但他最爱的是花园，他毕生都在扩充花园，后来增加了一个温室以及浇灌系统。威廉·拉塞尔勋爵于1843年造访叙雷讷时，他发现“自然向金钱低了头，在夏天结的果、开的花，都出现在春天”。两年后，据说詹姆斯从默伦向叙雷讷“移植了大量非常高的成年紫杉树”，可能作为礼物送给了所罗门。“每棵树，”《泰晤士报》惊讶地报道说，“需要11匹马才能拉动。这足以与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栽种的树相媲美。”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被约束的地位，所罗门于 1837 年向梅特涅提交了一份“特别呼吁”，他认为，这个想法是有关“我们具有共同信仰的族人的命运……如此多的来自父亲的希望以及来自数以千计族人的最高期待”。当政府再一次拒绝解除任何形式的歧视，以防“公众……突然得出结论认为，政府正在筹划犹太人的完全解放”时，所罗门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梅特涅暗中告诉他，国王在经过考虑后，愿意以特权的形式，允许个别犹太人在维也纳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是王子与“宫廷犹太人”之间的老故事，国家收了犹太银行家的钱，进而给了他们特权。若是妥协使用这个特权，那会显得与家族其他成员在犹太人公民权问题上的立场有冲突，不过这又确实是自己想实现的。犹豫再三，直到 5 年后的 1842 年，所罗门才向国王屈服。他希望在城里拥有自己住宅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允许他购买了星光酒店以及相邻的房子，他将这些房子拆除并重新修建。他承认，拥有住所以及随后获得了荣誉市民的身份，让他“在族人当中成为一个拥有特权的例外，他们应该也享受到其他宗教信徒们所享受到的同等权利”。

其实一直关注犹太人地位的所罗门的父亲老梅耶·罗斯柴尔德就认为犹太人的整体权利和个人特权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东西，如果前者难以实现，那么后者是可以接受的。所罗门并没有因为接受了梅特涅的条件而受到指责。实际上，他在英国的一个侄子就敦促他“得到梅特涅的允许，在波希米亚购买一处房产”。1843 年，所罗门接受了这个侄子的提议，尽管实际上住所就购置在邻近的摩拉维亚，他不仅希望国王批准他购买房产，而且允许他传给后人。他再一次被迫用谦恭的语调，列出了他对于王国的各种财政贡献，作为“他坚决效忠奥地利国王的证据”，并表达了他自己“最热切的希望，期待能在一个统治者向他发出如此多支持信号的国家拥有自己的房产”。这次请求同样得到了批准，其实所罗门当时已经预订了摩拉维亚的房子。如当时一个官员解释的那样，所罗门“社会地位如此有别于他人，他已经完全脱离了犹太人普通的生活环境；他高贵的品质和罕见的才智，使得加诸其他犹太人身上的法令用在他身上显得有些不合适”。大法官因扎吉伯爵更为直率，他认为：人们热切地希望，罗斯柴尔德男爵把他的钱投入这个国家的房产中，从而更紧密地与奥地利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帝国联系在一起；如果……他特别希望永久居住的国家拒绝向他提供特别的权利，会给国外的人带来一种非常奇怪的印象，因为他在这个国家积极地参与（金融）活动已达数年，他通过大量重要的交易与征服建立了联系，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所罗门除了在摩纳维亚的科里斯查购买了房产——加上他在维也纳的房产，总价达 200 万古尔登——他还在普鲁士购置了房产，在 1842 年买下了席勒斯多夫城堡。正是普鲁士这处房产所附属的权利引发的争议，让海特涅在 1846 年提出了警告：“普鲁士贵族希望借普通民众之手，煽起反对‘特殊家族’（这个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公众舆论。”

甚至一直有排犹传统的法兰克福也没有限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可能反映了法兰克福在 1830 年之后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本营，这里也有多处房产。留守法兰克福的阿姆斯洛犹豫许久之，最终在 1831 年委托在巴黎学习过的弗里德里希·伦普夫重新设计并扩建了他的房子，就是位于他心爱花园里的那座房子。伦普夫将原来像个立方体的房子改造成了带有中央塔楼的仿古别墅，增加了带有科林斯式支柱的两翼，并重新规划了花园，使其严格对称。这种混合巴洛克式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形式，是这个时期城内异教徒最为喜欢的一种形式，这反映了阿姆斯洛拥有了一种全新的自信——这与他刚得到这个房子时的不安全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对于这个房子的热情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1844 年，内森的妻子汉娜看望自己出嫁的两个女儿夏洛特和路易丝时，发现花园里又增加了“一个漂亮而且很大的橘园和许多种类的高大树木”。

1834 年，阿姆斯洛又在当时著名的蔡尔街 34 号购买了一栋 4 层的城中住宅。

早先，卡尔也曾于 1818 年在蔡尔街 33 号购买了一套住宅，1846 年又在缅因河岸购买了一套房子并委托伦普夫进行了扩建。

对于房屋的装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要求越来越高，不过此时，单纯的模仿已不是罗斯柴尔德的目标。乌特缅因凯街 15 号（现在是法兰克福犹太人纪念馆），是银行家约瑟夫·伊萨克·施派尔在 1821 年给自己修建的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房子，在一排漂亮的仿古风格的房子末端修建了一套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房子，很是气派，后来这套房子转手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普夫再次负责了它的改造。为了让这套房子更加特立独行，在保留了原有的一些特色，尤其是多边形的前厅之后，伦普夫把它的长度增加了一倍，增添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东方特色，两个突出的窗、摩尔人风格的角柱和阿拉伯风格的栏杆，这种设计效果再次领先于街上其余的建筑——也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此时在这座城市的经济生活中已经确立的主导地位。

这个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法兰克福附近购置乡村房产。1835年，阿姆斯洛在格鲁纳堡买了一栋乡村城堡；两年后，卡尔也购置了类似的房子。实际上，“城堡”有些夸大了这些房子的规模，它们占地面积为150英亩左右，相对来说只是中等规模。但是，在另一方面，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成员比他们的亲戚更富野心，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建造自己乡村房屋的家族成员，而不是简单地翻修已有的房子。这也使得家族内部对于审美方面的争论越来越多，在其中，英国罗斯柴尔德成员（安塞尔姆的妻子夏洛特和梅耶·卡尔的妻子路易丝）的意见完全未受到重视。

1840年，梅耶·卡尔委托伦普夫在冈瑟斯堡建造一座新的“乡村住所”。它的设计与乌特缅因凯街的房子并不相同，一楼和二楼用的是多利克式壁柱，再上面用的是科林斯式柱子。“房子很大，装修结束后一定是一个豪华的住所，”梅耶·卡尔的岳母汉娜在信里说，“但是地面以及花园不符合英国的品位。”她儿子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它将是“一个非常豪华的房子，大得足够把我们全部装进去”，花园会很“漂亮”，“但可惜的是，这样一座大房子不是坐落在离城区10英里的地方，也不是位于1万英亩的土地中间”。当安塞尔姆决定在格鲁纳堡建造一座新的“花园式房屋”时，出现了同样的争论。他的妻子夏洛特无疑难忘在冈纳斯伯里度过的童年时光，她坚持新房子一定要以“完美的英国样式”来建造，并让她的兄弟从伦敦发去设计图。“我还在伊丽莎白式和乡村别墅式之间徘徊。”她告诉母亲。“她想要的是混合了哥特式、伊丽莎白式和其他各种样式的房子，”莱昂内尔有些蔑视地报告说，“它不是一个宫殿，只是一栋尺寸比较大的房子。”但是她的建议显然遭到了否决。她和她丈夫最终同意的设计是一个长方体形状的房屋。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子，是卢瓦尔风格的城堡。四角有塔楼一样的尖顶，地板由砂岩铺就，加上栏杆、方尖石塔、螺旋形楼梯以及烟囱，整个是一座“折中”而成的大厦。唯一向夏洛特作出让步的地方是一个高高的仿歌德风格的砖塔，位于花园的北端——很明显带有英国特色。

社交娱乐

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人脉较广，社交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他们会经常在各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豪华府邸举办宴会或舞会。

巴黎是詹姆斯的天下。1836年3月，詹姆斯在他拉斐特街新翻修的住所举办了一场舞会，对此海涅写道：“罗斯柴尔德的所有晚会上，宾客的名单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出席的都是名声响亮或官衔很高的人，或漂亮优雅（的女士）。”

在伦敦，1838年7月，莱昂内尔在冈纳斯伯里举办了一个奢侈的夏季舞会，他邀请了500多位宾客，其中包括剑桥、萨塞克斯、萨默塞特和威灵顿公爵，莱昂内尔把这个活动办得极为奢华、时髦。顶尖音乐家和歌唱家表演的音乐会过后是丰盛的晚餐，接着是（按照摩西·蒙蒂菲奥里的描述）“一个盛大的舞会……在特地搭建的巨大帐篷里举行”。剑桥公爵一家在同年9月再次赴冈纳斯伯里参加晚宴；5年后，他们出现在另一次舞会上，当时出席的还有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和萨克森-科堡的恩斯特一世。

在法兰克福，1846年，莱昂内尔的姐姐夏洛特在那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舞会”。这个时期，在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宾客名单中，能够见到符滕堡国王、勒文施泰因王子和维特根施泰因王子。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豪华和奢侈让所有到场的宾客眼界大开，甚至包括那些曾经瞧不起犹太人的高傲的贵族。“出席的全部是巴黎的上层人士。”这是迪斯雷利对所罗门1843年举办的舞会出席宾客的简要评价。在小说《恩迪米恩》中，迪斯雷利曾对所参加的活动场景进行了描述：“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不仅大使和大臣的夫人们出现在了游园会、舞会、宴会和音乐会上，变幻无常的时尚界也像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一个被突然推翻的国家一样举手投降。造访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一种时尚；所有人都请求成为他们的宾客，一些请求显然徒劳无功。”同样在《恩迪米恩》中，迪斯雷利还描述了在冈纳斯伯里参加的一个周末舞会：“星期天真是棒极了，皇族和股票交易所的人是常客，他们通常会得到机会接触到一些公众人物，有时能碰到财政大臣或枢密顾问官。”在迪斯雷利的另一本小说《坦克雷德》中，有一段对西多尼亚家里精美晚宴的描述：“餐具是紫色的塞夫勒瓷具；一头骡子驮来你的盐罐，或一个海里的女神用新鲜的贝壳给你盛东西；每位宾客面前的盐罐都不相同……桌子的形状变换着，就如施了魔法一样，如梦一样轻柔。”萨克雷的小说中也有一段相关描述。晚宴上，一个名叫圣巴布的人对主人有一段阿谀奉承。“这是怎样的一个家族！”他说，“我之前对财富没有概念！你看到那些银质盘子了吗？我一只手都拿不动……它如此地沉。我想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盘子……但是他们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他接着说：“没人因此而妒忌他们。当我吃松露时，我觉得心里冒起了一股暖流，我必须向主人致以谢意……纳沙泰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如果我一年前就认识他的话，我肯定会把自己的小说献给他。他是那种能够立刻给你一张支票的人……如果你把小说献给一位勋爵，他最多会邀请你共进晚餐。”

这样的描述经常会出现于当时作家们的作品中。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来说，这些场合的社交活动只不过是必须要做的应酬，为了生意上的交际而必须出席的责任，从一些他们之间的交流信件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活动。“我们这里每晚都会举行舞会，”梅耶 1843 年向他的兄弟们抱怨说，“你们不知道，一曲长的华尔兹之后，那些法国老夫人的汗味有多浓烈。”招待外交官和政治家的晚宴可能就更无聊了。1847 年 4 月 30 日，即便宾客中有荷尔斯泰因-格吕克斯堡王子、德文希尔公爵和霍兰德勋爵夫妇这样的人，奥波尼也注意到梅耶的妻子感到“非常头疼”。19 世纪，扑克牌游戏开始在上层社会流行起来，成为那不勒斯的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即便在宴会中加入这样的游戏，很快也会因例行程序式的活动而让人丧失热情。

年长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喜爱泡温泉，比如詹姆斯和所罗门。詹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姆斯从 19 世纪 30 年代早期开始就喜欢起这个活动了，他去过艾克斯、加斯泰因、维尔德巴特和基辛根的温泉，每次生病或经过一段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后，他就会去泡温泉，似乎把泡温泉当成了一种必要的放松和治疗。年纪越来越大后，他更多地用这种方式来避暑和恢复精神。所罗门也喜欢温泉，他在 1841 年还在对加斯泰因的“空气、山峦、瀑布和温泉”念念不忘。他们的侄子们则对此不感冒，安东尼和梅耶都不喜欢，他们觉得去温泉这种地方实在是太无趣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们，当然是说男性成员，都感兴趣的活动中是狩猎。19 世纪 30 年代初，詹姆斯经常在费里耶尔狩猎，用枪捕野鸡。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们还把狩猎同社交结合在了一起。1832 年 9 月，“七月革命”的余波仍在振荡，莱昂内尔“陪同蒙塔利韦和奥波尼出去打猎，可能其余任何时候打猎都要比现在更有意思，但目前与这些人在一起能够听到局势的进展，而不是为了娱乐”。1835 年，詹姆斯为了招待奥尔良公爵一家，安排了一次“大屠杀”，猎杀了 506 只鹌鹑、359 只野兔和 110 只野鸡。这是一种比较怪异的招待方式，不幸的鸟儿和野兔等都是特地买来的，每个贵客配备一名仆人、一只狗和一支枪。不过这种方式遭到了卡普费格这样的老练猎人的责难：“糟糕的狗舍，糟糕的猎犬，马跑了一圈就跑不动了，贪婪的猎场看守，廉价的游戏，鹿骨瘦如柴，仆人傻笑着，一点头脑都没有。”意识到狩猎招待有待改进，侄子们在 1843 年专程邀请詹姆斯前往苏格兰打鸟。“用枪打猎与我们习惯看到的方式不同，尤其与我们的叔叔在费里耶尔的那种方式更是不同，他在那里，所有的游戏都是围绕他转，他只要开枪就行了。”莱昂内尔有些尖酸地评价说。“在这里，我们必须跟在猎狗后面，寻找猎物；这样的游戏具有更大的刺激性也更累人。刚开始的时候，男爵（詹姆斯）显得非常急切，与猎狗配合得挺好，而且很幸运地打到了 15 只鸟，但是他很快就累了。那时我才有空开几枪，打到了与他差不多数量的鸟……行路有点累人，因为大多数地方的灌木齐膝深。”效果似乎不错，詹姆斯回巴黎的时候“就像一个真正的高地苏格兰人，穿着格子呢绒衣服，手里拿双刃大砍刀，粗壮的腿露在外面”。梅耶和安塞尔姆想必对此非常有成就感。

19 世纪 40 年代，詹姆斯的侄子们开始被狩猎活动吸引，可能是受到爱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好户外活动的梅耶的鼓动。从 1839 年开始，他们经常会带着一群猎狗在艾尔斯伯里河谷狩猎。到 1840 年的时候，“出去狩猎”不仅仅成为吸引罗斯柴尔德家族男性成员的一项消遣活动，也吸引了他们的妻子前往白金汉郡。1841 年，弗兰西斯·葛瑞特爵士受委托画了一幅四兄弟骑马打猎的场景，四人穿着深红色的外套，戴着高高的帽子。这个画面在真实生活中很少见，四个人难得聚齐一起狩猎。梅耶的信件里有提到狩猎活动。“在那里，穿上皮革短裤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他 1842 年写信给家人说，“我真想穿上一件，然后在布洛涅的灌木丛中飞奔——老托普（梅耶）会喊道：‘去吧，你这个伦敦人！’多写点有关狩猎的事，老托普跌进了肮脏的黑色水沟，H. 菲茨罗伊怎么和你们一起带着猎狗出去打猎的——对于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来说，任何事都十分有趣。”梅耶十分痴迷于狩猎，在一封信里他这么说道：“今晚我们将去艾尔斯伯里女士的家里。我宁可奔跑 40 分钟穿过河谷，也不愿看着她那张没有戴面纱的丑脸。”正是这种新的爱好，还促成了 3 年后蒙特摩尔的房屋买卖。在巴黎，狩猎不可避免地带有重要的社交意义：它意味着与贵族阶层的人混杂在一起，包括陪同骑手的那些随从。

很难分清梅耶是钟情于狩猎还是为了骑马，或者他其实更喜欢的是骑马，狩猎只不过是更加考验骑术的一种骑马活动。即便在一次骑马的时候意外受伤，梅耶依旧热情不减。“骑术就像是王牌，”他在 1840 年劝告他的兄弟说，“不要让女王的人知道我们骑术不精。”而由骑马，梅耶兄弟几个渐渐又涉及了赛马领域。莱昂内尔自己也坦白地承认，在巴黎做学徒期间，他在马匹上面的花费“非常惊人”。1840 年左右，安东尼开始拥有了赛马资格并参与赛马比赛，那年他的一匹赛马在巴黎获得了 3 月冠军。1842 年，巴黎最知名的赛马拥有者奥尔良公爵在马车事故中丧生，“安东尼接过了奥尔良公爵对赛马场的赞助，并为各种比赛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杯，他的赛马经常在这些比赛中获胜”。钟情于狩猎和骑马的梅耶很快受到安东尼成功的鼓舞，不久之后便在纽马基特建造了一间马厩。

钟情音乐和艺术

从内森他们这一代开始,对于他们自己的子女,给予了更多的条件培养他们的学识和修养。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成员来说,钢琴是从小伴随她们成长的伙伴,甚至都不能说是玩具了。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会举办宴会和舞会,为了给舞会伴奏,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会邀请著名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出席宴会与舞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名单上,有着长长的这些艺术家的名字。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于一场成功的舞会来说,音乐家是必不可少的。1827年,卡斯特拉内元帅与詹姆斯共进晚餐时,明星演奏者是罗西尼,而罗西尼是5年前经梅特涅介绍,认识了所罗门而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熟识的。1828年1月,内森邀请来伊格纳茨·莫舍勒斯演奏以招待用过了正餐的客人,而莫舍勒斯是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导师。还有说法称肖邦在巴黎的职业生涯便是从1832年在拉斐特街的一次演出开始的,詹姆斯就住在这条街上。肖邦在1843年与他的学生卡尔·费尔茨克在那里再度出现,据说詹姆斯对他们的演奏十分“敬仰”。其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府宅中表演过的著名的演奏者包括门德尔松、弗朗茨·李斯特、查尔斯·哈莱以及约瑟夫·约阿希姆。

邀请这些音乐家除了为宴会和舞会助兴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请他们做女儿们的音乐老师。在夏洛特请老师们写下一些音乐上的指导的留言簿上记录了他们中的许多名字:默舍尔出现在其中,门德尔松也是如此,此外还有文森佐·贝里尼,他献上了自己于1821年作曲的一首歌,路易·施波尔则提供了自己的一首歌,还有罗西尼,贾科莫·梅耶贝尔也提供了一首叫做《罕见的花朵》的歌曲。在19世纪40年代,夏洛特的导师还包括年迈的路易吉·凯鲁比尼和肖邦。罗西尼甚至为夏洛特写了一首厚达6页的钢琴独奏曲,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品”。留言簿上的每个名字都足以让今天的我们赞叹不已。夏洛特的妹妹汉娜接受的是竖琴演奏的学习,她学习了帕里什·阿尔瓦斯的课程。最小的妹妹路易丝则是接受了罗西尼亲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自教授的歌唱课程。显然罗西尼是一位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路易丝对内森说罗西尼“性格非常随和，总是在我喜欢的时间和日期前来（上课）”。当两人3年后在法兰克福再次相遇时，她每天都跟着罗西尼上课。肖邦也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多女性上过课：不仅包括内森的女儿夏洛特，还包括她的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以及贝蒂的女儿——另外一个夏洛特。实际上，他还为这个家族的两个成员写了两首曲子。接受了这些大师们的教授和启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也开始努力尝试作曲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小夏洛特出版了4首比较短的钢琴曲，汉娜则谱写了1首钢琴曲、1部管弦乐华尔兹和6首歌曲，谱写的对象包括维克多·雨果、特奥菲尔·戈蒂埃、歌德和朗费罗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最成功的一首《如果你不听我说》还由女高音歌手帕蒂在巴黎歌剧院演出过。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音乐家有一种特别的尊重，甚至在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也带着音乐家们一起。1833年，贝蒂和詹姆斯邀请梅耶·贝尔共进晚餐。1836年，莱昂内尔的婚礼也邀请到了罗西尼，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演奏者或教师的身份出席。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邀请罗西尼能够“增加我们宴会的庄重性”。罗西尼自己则表示“全部的目的……就是前往法兰克福参加我最亲爱的朋友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婚礼”。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这些音乐家们关系亲密，在他们的一生中，詹姆斯与罗西尼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类似地，据说肖邦“热爱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这个家族也喜欢他”，他在1849年英年早逝，他的学生夏洛特保留了“一件让人动容的纪念物”——她亲手给他缝制的一个靠垫。有一次罗西尼一家与内森共同出席一个由贵族参加的晚宴，鲜在公共场合露面的罗西尼的妻子为了活跃气氛也参加了，这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同时在场的格伦维尔女士语气中就带着一丝轻蔑：“我想这是罗西尼夫人……第一次出现在如此高贵的场合。”1942年，李斯特甚至私下单独为安东尼进行演奏，这让安东尼兴奋不已。“这个世界上最超凡的演奏家，”安东尼向他的妻子写信说，“看起来与传言中的一样令人好奇，（演奏中）他长长的头发有时会垂到脸上，但他的头猛地一甩，头发又全部甩到了后面。他大大的眼睛不停地打转，有时似乎在说：‘我神气吗？’大部分时候，他完全陶醉于自己的表演当中。最亲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爱的，他是一个和蔼可亲且健谈的人，毫无疑问是一个亲切而又令人感到快乐的同伴。”

钟情于音乐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音乐家总是十分慷慨，很多音乐家都接受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1838年，莱昂内尔就为老约翰·施特劳斯的英国之行提供了部分经费赞助。并且，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跨国经营范围和优质的服务，也是这些音乐家们在考虑办理业务时优先选择的对象。1842年之后，罗西尼在巴黎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办理业务；尼科罗·帕格尼尼通过罗斯柴尔德银行将2万法郎作为礼物送给了柏辽兹；而帕蒂在阿根廷巡回演出时，从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借了4000多英镑。在音乐上极度反犹的理查德·瓦格纳据称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过银行业务方面的接触，他的第二个妻子在巴黎分行有一个账户，并且他们还获得了跟政治精英以及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忠实客户一样的特权。

欧洲贵族大部分有一个习气——醉心于艺术，每个家族都会有交好的艺术家并对他们提供赞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取得了大量的财富并且在上层贵族圈子的交往中，或者是模仿，或者是因为真心喜欢，他们也钟情于艺术，家族后来收藏了很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事实上，在老梅耶那会儿，因为经营一些钱币生意，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开始对一些古董装饰类的艺术品进行了收藏，几个儿子受他的影响，也在这方面有所投入，比如詹姆斯就收藏了安托瓦内特书桌和塞夫勒瓷器。当然，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也是一种投资。

1818年，詹姆斯买入了法国艺术家让·巴蒂斯特·格勒兹的画作《乡村新嫁娘》，这是罗斯柴尔德成员购买的第一幅名画，一幅典型的后洛可可风格乡村风情画作。后来罗斯柴尔德家族陆续收藏了很多幅格勒兹的画。1845年，詹姆斯从费什主教房产拍卖会上买了格勒兹的另一幅画《拿花的小女孩》。1831年，詹姆斯的侄子莱昂内尔从拍卖商手里购得了格勒兹的《美德蹒跚》，这可以算是他艺术品收藏生涯中开始收藏的第一幅画，他后来又获得了格勒兹的另外4幅画，包括《临别之吻》。莱昂内尔的弟弟安东尼也收藏了格勒兹的2幅画，其中一幅是《幼儿园》。另一个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青睐的艺术家是17世纪西班牙艺术家巴托洛米·埃斯特班·牟利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罗·莱昂内尔可能是 1834 年前往马德里时发现了牟利罗的画作。莱昂内尔承认，他当时“花费了所有的空闲时间……搜罗画作，它们数量众多，但珍品甚少”。到 19 世纪 40 年代末，莱昂内尔、詹姆斯以及莱昂内尔的母亲收藏了牟利罗的全部作品。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收藏的所有艺术品中，最多也最令人羡慕的是他们收集的 17 世纪荷兰的艺术品。1840 年，詹姆斯从乔治四世的收藏品中购得了伦勃朗的《领袖》，他把这幅画挂在拉斐特街的住宅里，另外一幅他收藏的伦勃朗的画《一个年轻男子的肖像》则是被他挂在了自己的卧室里。詹姆斯还收藏有佛兰斯·哈尔斯的《一个贵族的肖像》。此外，他的收藏名单上还有安东尼·范戴克、彼得·保罗·鲁本斯、雅各布·梵·雷斯达尔和菲利普·沃弗曼的作品。1836 年，莱昂内尔在法兰克福购得了杰拉德·特·伯赫的画《年轻女子与她的侍从》。一年后，他又在贝里公爵夫人藏品出售中买到了 4 幅沃弗曼的作品以及 3 幅范德海登的作品，其中包括《罗森达尔城堡》和《哈勒姆风景》。1845 年，他又从乔治·鲁西手里购得沃弗曼的另外 2 幅作品以及皮特·德·霍斯的 1 幅作品。大约在 1850 年，德国艺术专家古斯塔夫·瓦根探访在皮卡迪利的詹姆斯时，后者的藏品包括了 3 幅迈因德特·霍贝玛的画作，3 幅范勒伊斯达尔的画作，1 幅波勒斯·波特尔的画作，1 幅凯勒·杜·雅赫丹的画作，1 幅亚当·班阿克的画作，2 幅扬·韦南茨的画作和 1 幅阿德良·奥斯塔德的画作。他后来又增加了 2 幅尼可拉斯·贝甄的画作，5 幅阿伯特·盖普的作品，包括他的《冰河的风景》，6 幅范梅里斯父子的作品，2 幅加斯帕尔·内切尔的作品，3 幅赫拉德·特尔·博尔希的作品，以及小达稚特·泰尔、扬·戴维·德海姆、扬·惠瑟姆、拉赫尔·吕希、扬·韦尼克斯和彼得·居泽尔的静物画共 7 幅。莱昂内尔这方面的品位显然也得到了他弟弟安东尼的认同。1850 年，他已经收藏了沃弗曼、泰尔尔、范戴克、鲁本斯和范奥斯塔德的作品。

这个阶段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收藏的作品很多都跟宗教题材相关，并且不仅仅是带有犹太教信仰的《旧约》场景的作品，他们也收藏明显带有基督教特征的作品。荷兰艺术家的创作很多都与宗教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收藏了很多荷兰艺术家的作品。1840 年，莱昂内尔从一个伦敦交易商的手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里购得了穆律罗的《襁褓中的基督》。他后来又买了多米尼基诺的画作和安德里亚·德尔·沙托的《圣母与圣婴》。詹姆斯则买了扬·凡·艾克和彼得鲁斯·克里斯蒂以及卢伊尼的《圣女与圣子》。1846年，安东尼的岳父送了一幅范戴克的画作。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收藏的一些作品我们很容易理解，比如保罗·德拉罗什的《摩西在芦苇丛中》，这是典型的《旧约》中的场景。有一些则让人有点难以理解他们的兴趣从何而来。梅耶购买了委拉斯凯兹的《执扇女子》，他发现“画作有点像女人，每个人必须让自己感到开心，按照自己的品位进行挑选……这幅画不会让所有人满意，因为她的脸庞并不漂亮，尽管画得很好”。1846年，莱昂内尔从佳士得拍卖行得到了约书亚·雷诺兹的《贝迪尔大人的肖像》，这是雷诺兹最早的一幅作品。后来，他又转而收藏托马斯·庚斯博罗的作品，于1871年以1500英镑的价格购买了后者的画作，第二年又从佳士得拍到了《谢里登夫人》。他同时还拥有乔治·罗姆尼的《爱玛》和《汉密尔顿女士》，以及威廉姆·毕奇和约翰·霍普纳的作品。莱昂内尔的弟弟梅耶也拥有一幅庚斯博罗的作品，描写的是一个猎狐的场景，同时他也购买了克拉纳赫和提香的作品。这些英国艺术家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任何关系，18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法兰克福经营，或者因为都是英国人所以受到青睐，或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们具备常人不具备的眼光，总之这些画在19世纪后期变成了抢手货。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再次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收藏品位。比如，很难想象威廉·蒂施拜因的《歌德在罗马乡村》（梅耶·卡尔于1846年购得）能够挂在他们在巴黎或伦敦的房子里。不过，梅耶·卡尔对金银装饰物的兴趣远远大于画作。尽管他的英国堂兄弟们也收藏此类物品——在莱昂内尔引以为傲的藏品中，有一件“莱克格斯酒杯”（古亚历山大或拜占庭时期的玻璃酒杯）——但是他们缺乏系统性。到19世纪70年代，梅耶·卡尔积聚的“黄金物品”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000件，在它们当中包括文策尔·雅姆尼策的“餐桌中心装饰品”，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件杰作——实际上是同时代的莱因霍尔德·瓦斯特斯仿制的一件赝品，不过那也称得上是一件杰作。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另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委托当时的一些艺术家为他们自己画肖像画，这些作品也被他们收藏起来，包括阿尔弗雷德·德·德勒画的《驾马车的莱昂内尔》（1838年），弗朗西斯·格兰特爵士画的《四兄弟狩猎图》（1841年），阿里·谢佛尔画的詹姆斯女儿夏洛特的肖像，以及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绘制的《贝蒂肖像画》（1848年），另外还有无数幅莫莱·奥本海姆画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画像，以及夏尔·埃米尔·卡普马丁、路易·阿米埃·格罗克洛德和希波利特·佛兰德林绘制的詹姆斯的肖像。

詹姆斯显然具有典型的商人思维，1840年，詹姆斯要求安东尼“如果有利可图的话，处理掉伦勃朗的画”。并且，在醉心于艺术品的投入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网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家族几乎一致参与这件事，他们彼此知会重要的买卖，并为彼此在不同的市场中进行买卖。1841年，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试图确保一次重要的罗马收藏品拍卖在巴黎举行，而不是在伦敦。“我们想一起运作它，”詹姆斯在信里写道，“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漂亮的画作。”当穆律罗的作品于1843年在巴黎拍卖时，梅耶考虑替他的母亲买下那些画，尽管最终他把画全部留给了所罗门的妻子卡罗琳。汉娜去世的时候，她的收藏品中包括了穆律罗、盖普和泰尔尔的画，可能全部是她儿子买给她的。詹姆斯还曾经考虑通过他的侄子买进一幅穆律罗的作品。

1844年，詹姆斯的全部藏品保价总额1000万法郎，这个数额相当于詹姆斯在家族资金份额的1/4。当时法国革命带来的涟漪仍在荡漾，许多法国贵族被推翻，从而使得大量的私人收藏品流入市场，拍卖的方式也一直贯穿整个19世纪。1830年的法国革命后，贝里公爵夫人进行藏品拍卖，她售出的藏品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收藏品的重要来源。1848年又进行了斯托大拍卖。詹姆斯就是抓住这些机会入手了一大批藏品。鉴于他们巨大的财富，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能够买下所有人的作品，家族里的一些成员似乎也确实有此打算。梅耶于1846年购买意大利的雕像时曾经说，“我们应该总是买最好的东西，而不要在意价格”，因为“最好的东西”只会增值。但是，1848—1849年的政治动荡，导致艺术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一样急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速下挫,使梅耶对这个市场的判断受到质疑。詹姆斯在晚年竞买一幅画时,如果觉得价格过高,便会收手,任由别人买走。1860年,他出价3000金币竞买一幅鲁本斯的作品,但那幅画最终被别人以7500金币的价格买走。“难以置信的价格,”詹姆斯评价道,“我没钱去买一幅开价1万金币的穆律罗作品”(尤其是20年前,他的《襁褓中的基督》才值3000英镑)。当然,詹姆斯并不缺钱,但是强迫型的投资者,不愿在市场最高峰时买入。

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收藏是最多的,这和詹姆斯在公众面前的“粗鲁”形象格格不入,连后来与詹姆斯熟识的海涅在早期的时候也把他当成一个市侩的人——从海涅早期的作品《卢卡浴场》草稿中有一个人物冈普利诺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如果我有罗斯柴尔德(那么多)的钱!”冈普利诺喊道,“但它们对他有什么用处?他缺少文化,对音乐的理解如未出生的小牛,对绘画的理解像猫,对诗歌的理解如阿波罗——这是我的宠物狗的名字。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了钱,他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什么是钱?钱是圆的,可能会失去的,但是教育却是永恒的……如果我将失去我的钱——但愿不要如此——我仍然是一个艺术、绘画、音乐和诗歌方面的行家。”

但是,在跟詹姆斯熟识了之后,过了15年,海涅的看法就变得完全不同了。1843年,海涅在《奥格斯堡汇报》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詹姆斯已经有能力找到,甚至能够判断出大部分领域的顶尖从业者。他的这一资质可以与路易十四媲美;与他在巴黎的同僚们也确实形成了对比,后者喜欢将一堆庸才揽在身边,而詹姆斯·冯·罗斯柴尔德男爵身边围绕的似乎都是任何领域的杰出人物;即便他对一个主题一无所知,但他知道谁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可能并不理解任何一个音乐音符,但是罗西尼一直是这个家族的一个朋友。阿里·谢佛尔是他的御用画家……冯·罗斯柴尔德男爵丝毫不懂希腊语,但是希腊文化研究者列特络尼是他最推崇的学者……诗歌,不论是法语的还是德语的,都非常突出地代表了冯·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情感;尽管这对我来说……似乎男爵对当前的诗歌没有对过去的诗歌那样狂热,比如荷马、索福克勒斯、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等,都是已经过世的诗人、人类文明的天才,他们全都摆脱了尘世的束缚,远离了名利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的需求，而且也不会要求在他的北方铁路中占一个份额。”这可以作为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写照。

爱情与婚姻

罗斯柴尔德家族维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族内通婚的原则，以保证财富不被外人稀释，这一切源自老梅耶传下来的家训。不过这中间也有不遵家训的，为了爱情抛弃了家族的汉娜·内森的女儿，汉娜的女儿后来似乎也继承了母亲的这份执拗。100多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把这条规定的范围扩大到犹太人的范围，这都是后话了。族内通婚一般都由父母长辈包办，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联姻的两个人幸福吗？

贝蒂与詹姆斯的联姻被许多当时的人看做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她漂亮，但他粗俗。”这是英国外交官威廉·拉塞尔1843年的一句评语；其他人则被贝蒂优雅的举止和高深的文化修养震惊（这也是海涅这对夫妇的印象——虽然他从没有低估詹姆斯的智力，这与巴尔扎克笔下的纽沁根以及他的妻子相差不远——尽管他从没有低估纽沁根夫人骨子里的强硬）。不过贝蒂的信显示，她对丈夫有着真实、深厚的爱意，而且也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婚姻生活中曾经有过不和。

在伦敦，莱昂内尔和他的堂妹夏洛特在一些外人看来也是不般配的一对。莱昂内尔是一个勤奋、审慎、正直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父亲的公司业务以及犹太解放运动中，但是对个人关系缺乏热情，文化品位也有所匮乏。迪斯雷利描写西多尼亚，“他拥有极深的情感，但不是用于个人”，可能与现实中的莱昂内尔相差不远。而夏洛特不仅仅长相甜美，而且是她那一代罗斯柴尔德成员中天分最好的一个。但从她大量的书信和日记所用的尖刻甚至恶毒的语句来看，很难相信她履行了“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的全部职责——妻子、母亲、女主人和社会改良家。“自从我成为你的妻子，”她在一次罕见的吵架中写信给丈夫说，“我不爱做别人希望我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我希望做的事。我只能祈祷将来在天堂里得到补偿。”迪斯雷利在小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说《恩迪米恩》中通过描绘那沙泰尔夫妇的关系,影射了莱昂内尔与夏洛特之间的关系:阿德里安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妻子是父亲为他挑选的,那似乎是个好选择。她是一个著名银行家的女儿,自己也拥有银行很大一部分的资产,尽管这没有太重要的意义。她是一个集才干与高素养于一身的女子……但是那沙泰尔先生并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尽管她非常欣赏丈夫伟大的品质,甚至以敬畏和爱慕的眼光来看待他,但她很少将他的欢乐当做自己的欢乐。出于这样的原因……那沙泰尔先生不仅蔑视金钱,甚至非常憎恶它……从某一方面来讲,阿德里安和他妻子之间并非一种不幸的关系……阿德里安……过于专注于他自己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一个性格十分平和、意志超群的人,他妻子的优雅对他的一生几乎没有一点影响。

内森去世之后,詹姆斯、阿姆斯洛、所罗门他们非常关心几个侄子的婚姻大事,尤其是安东尼。汉娜·梅耶结婚一个月后,安东尼被怀疑也有类似的倾向,在发生了汉娜这样的情况之后,几位长辈都非常紧张。他的大伯阿姆斯洛严格地要求他遵守“精心筹备的机会”,娶他的表妹路易莎(有时也称她为路易丝)。这次压力生效,不仅是因为安东尼立刻变得那么浪漫,而且因为他比他妹妹顺从。“阿姆斯洛大伯经常催促我结婚。”对安东尼,詹姆斯显然没有阿姆斯洛那么担心。“我绝对相信,”他从不勒斯发信说,“安东尼不打算娶那个姑娘。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但是我想即便只有片刻,这样愚蠢的念头也不能进入他的头脑里。他很脆弱而且容易引导,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也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等我回到巴黎,我会尽我所能把这件事了结。我在巴黎的时候,就经常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你也十分清楚,我亲爱的阿姆斯洛,人总是喜欢躺在现成的、温暖的床上。遗憾的是,他认为整件事更像个笑话。你也知道,现在人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要求年轻人如何做事情了。由于所罗门也要去巴黎,我们届时可以讨论一下这件事……我很高兴地看到与儿子卡尔的讨论成功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愿如此。”詹姆斯最后一句话提到的事情是指一个同时进行的“计划”,即撮合梅耶·卡尔与路易丝,后者是汉娜·梅耶的妹妹。詹姆斯的自信一一得到了印证。“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亲爱的安东尼,你现在陷入爱河了。”他在1839年11月已经能够满意地这样说。几天后,安东尼与路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易莎·蒙蒂菲奥里宣布订婚；1840年2月，他们结婚，安东尼得到了非常热烈的祝贺。3年后，按照预定的日期，梅耶在伦敦迎娶了他的堂妹路易丝。同年8月，梅耶娶了另一个堂妹——詹姆斯的女儿夏洛特。这次奢华的场景与1836年莱昂内尔及1839年汉娜·梅耶的悲惨婚礼形成的对比十分强烈，婚礼在费里埃酒店举行，人们专门为了这次婚礼在花园里搭了举行仪式的帐篷，通向它的路都铺上了玫瑰花瓣。仪式过后，一些人回到了巴黎，但大部分人留了下来，打扑克，玩桌球，在花园里散步等。

类似这样的族内联姻很常见，但汉娜·梅耶拒绝这样的安排，而是选择忠于自己的爱情，不过，因为这个，她背叛了她的信仰，也遭到了家族的排挤。

汉娜与菲茨罗伊的相爱并不是她第一次与一个异教徒产生恋情。根据记载，在她父亲死前，埃德蒙·德·克拉里王子曾经在巴黎向她求婚，内森当时就断然反对。到这一次，内森已经不在人世，不过汉娜的叔叔非常坚决地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他写信对汉娜的哥哥莱昂内尔表达了他的态度。另一边，菲茨罗伊的家族也坚决反对两个年轻人的决定，并中断了对菲茨罗伊的资助。

早前，内森在他的遗嘱中正式表明，他小女儿的婚事必须征得她母亲和弟弟们的同意，其他几个叔叔只有在发生分歧的时候才出面作决定。詹姆斯建议莱昂内尔把汉娜恋爱的事告知所罗门，但是他对于所罗门能否“在这件事上取得比我还好的效果”表示怀疑。他也同意在2月20日前赶到伦敦，亲自劝说他的侄女，最后因为突然生病而未能成行。于是他建议汉娜·梅耶由她母亲陪同前往瑞士与他住上一段时间，他计划在那里继续休养。但是这个“转移注意力”的建议来得太晚。就在詹姆斯发出邀请的那天，汉娜与菲茨罗伊的婚礼在汉诺威广场的圣乔治教堂举行。罗斯柴尔德家族只有汉娜·梅耶的弟弟出席了仪式，新娘的母亲只把她送到了教堂门口。几周后，“丑闻”被《泰晤士报》公之于众：已经证实，罗斯柴尔德小姐嫁给菲茨罗伊先生的条件是她需要皈依基督教。这是第一次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放弃他们祖辈的信仰，这种信仰深深地烙上了他们出生地（法兰克福）的印记，他们自那以后，一直以自己坚守犹太教义而将自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己与别人区分开来。据说，新娘的叔叔们对于她改变信仰而实现联姻感到十分愤怒。

盛怒的詹姆斯在信中说：“关于汉娜·梅耶的那篇报道让我如此难受，我几乎没有勇气提笔在信中写到这件事。她不幸地夺走了我们家族自豪，给我们带来如此严重的伤害，它永远都难以弥补。你说，我亲爱的梅耶，她得到了一切，除了信仰。但是，我认为（信仰）意味着一切。我们的好运和我们的祝福全要依靠它。因此我们要把她从我们的记忆里抹去，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或任何一个家族的成员绝不要见她或接待她。我们现在向她致以最好的祝愿，然后把她从我们的记忆里消除，就好像她从未存在过一样。”汉娜的母亲也有类似的想法。她告诉儿子梅耶：“最近的婚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萌生出一个急切的念头，一定要避免如此违背习俗和我们意愿的事情重演。”尽管她承认，“如果每天都收到家人的消息，以及那个我仍然关心的人的消息，我会非常开心”，可那个人无法回头地“与我分开了”。只有梅耶一个人支持汉娜。7月，他写信给詹姆斯，辩称他妹妹“只不过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嫁给了一个基督徒而已”。他叔叔的回应值得我们详细地引述，它反映了老一辈对于这类婚姻的态度。詹姆斯大怒道：“从一开始，我就准确地预言了……这件不幸的事……将破坏家族的团结……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让我如此难受，我想我或许难以承受它的重压。我想知道，一个人能做什么能比背弃他（她）自己的信仰（更坏），而且自从15岁开始就公开宣布了这一点。我亲爱的梅耶，作为你的朋友和叔叔，我希望跟你说说我的观点……我们已经决定，只要万能的上帝保证我们的健康，我们或我的孩子不会再与汉娜·梅耶来往，因为这不仅是这一件事（让我作出了这个决定），还有很多的事，我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下去。”

詹姆斯的话部分地提及了家族内部的权威结构以及年青一代应该服从上一代（的决定）：“当一个女孩说：‘我将违反家人的意愿出嫁。’这将给我们的孩子树立一个怎样的榜样？我甚至不想把信仰问题牵扯进来……我应该被期望欢迎并招待这个女孩，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的孩子们或我孩子的孩子，如果不接受惩罚的话，会遵循他们父母的意愿吗？但是问题的关键，正是“信仰”。我和我们家族其余的人……从我们后代的孩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提时代便教导他们，他们的爱只能局限于家族内部的成员，他们彼此间的依附将阻止他们嫁（娶）家族之外任何一个人的想法，这样一来财富将留在家族内部。谁将给我保证，如果没有惩罚的话，我的孩子仍将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如果我自己的女儿出嫁后却说：‘我很悲惨，因为没有嫁给一个公爵，尽管我有足够的钱可以这样做，而且我发现，尽管这个女人背弃了她的信仰，尽管她违背了家族意愿嫁了人，但她仍然被家族所接纳。’我该怎么办？如果不阻止这个想法，你真会认为所有精心筹备的（联姻）计划（都会有所收获）——这是说，梅耶将娶安塞尔姆的女儿，莱昂内尔的女儿将嫁给家族里的另一个成员，这样做才能使巨额的财富以及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继续保持荣耀并传给后人？”

最后，詹姆斯对这桩婚姻的社会影响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回应梅耶的看法）：“当然，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但社会或许会鄙视这类举措。这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个人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今天的社会抵制你，是因为你在你妹妹的问题上对它不是十分友好，你妹妹的行为违反了家族的期望；同样还是这个社会，只要你坚持你的原则，它就会友好地对待你，而且会让你获得更多的尊重。诚实正直的人通常会看重与自己类似的人。”

詹姆斯还为这番言论加了一条“免责声明”：梅耶“应该将这些只当做我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不要认为我试图影响你的母亲或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那将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我不会那样做。每个人都有资格做他想做的事”。这些完全是无意义的话。他结尾时要求梅耶将这封信给他的哥哥莱昂内尔看一下，“我肯定他会认同我的观点”。自他的哥哥内森死后，詹姆斯第一次以家族新领导人无可置辩的语调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地位因为了解到大多数家族成员处在恐慌之中而得到了保证。安东尼（他当时在巴黎）第二天寄出的一封信证实了这一印象：“他们希望我们做的就是目前不要接待汉娜·梅耶，这很容易理解。他们说：一个姐妹违反了家族的意愿嫁了人；如果两个月后你接待了她——那将会给家族其余的人树立什么样的榜样？他们说：如果我的女儿看到她的堂姐违背家人的心愿嫁人后，仍然受到了他们的接待，那么她会嫁给我希望她嫁的人吗？——不会，她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也会爱上一个基督徒，而且天知道男孩们会怎样做……我建议你……现在为了你自己的利益着想，同时维护我们之间的团结——目前不要接待汉娜·梅耶。”

梅耶做了最后的努力来维护他的妹妹，但是他的叔父一句都没听进去。

当然，詹姆斯的回应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将“信仰”与同族婚姻画上了等号：“以信仰而自豪”意味着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通婚，“这样一来财富便会留在家族内部”。我们或许会问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原则与“信仰”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因为詹姆斯的观点并不是要年轻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与其他犹太人通婚，而是应该只与另外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婚配。汉娜·梅耶的反叛行为会鼓励家族其他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进而威胁到了“所有精心筹备的计划……梅耶将娶安塞尔姆的女儿，莱昂内尔的女儿将嫁给家族里的另一个成员的孩子”。在迪斯雷利的小说《科宁斯比》中，据说年轻的西多尼亚“根本没有考虑过与一个基督徒结婚，进而破坏他引以为傲的种族纯正性”。但在现实中，在一些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眼里，“其他可能的考虑”与种族或信仰的纯正同样重要。詹姆斯在他的信里近乎承认了这一点：“我亲爱的梅耶，不要认为我扮演了一个教派人物的角色，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自己的信仰感到十分自豪，并且非常希望我的孩子也将这样做。”这与我们所知道的他对于信仰的“伪信”相符，梅耶也非常了解这一点，詹姆斯在遵守交易方面远没有那么严格。与他的兄弟一样，詹姆斯忠实地履行了犹太族群中的义务，在1843年为贫困犹太人救助协议提供了资助，并在1847年询问教育大臣：“为何没有一个犹太人被任命为波尔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他也像任何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一样致力于改善法国（其在1830年实现了宗教平等）以外的犹太族群的公民权益，但从根本上来讲，他对自己信仰的虔诚是有门户之见的：他认为，很少甚至没有其他的犹太人能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平起平坐；但是，每个罗斯柴尔德成员必须是犹太人。

虽然长辈们对此反应激烈，毕竟是亲人，到1848年或更早的时候，汉娜和她丈夫与她的大哥莱昂内尔的关系相当好，她能收到哥哥给她两个孩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子——阿瑟与布兰奇的礼物，并邀请他到他们位于加伯尔迪舍姆的家里做客。更让人惊奇的是，詹姆斯的妻子贝蒂在 1849 年跟她的儿子说，她已经“与汉娜·梅耶和好”，汉娜全家在巴黎的时候，她“邀请她到了我住的地方”。不过在家族的圈子里，汉娜·梅耶一直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沉沦女性”所持有的蔑视，与“好多维多利亚女性”一样，她的妹妹路易丝和她的堂姐以及嫂子夏洛特也难以抑制地把她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归结为某种神圣的惩罚。1852 年，她们在对汉娜·梅耶的“盛怒”中感觉到了一丝冷酷的满足——她的丈夫未能当选海军部大臣。当她的儿子 6 岁夭折时（从马上摔下意外身亡），即便她只有 15 岁的侄女康斯坦丝也“忍不住地认为，汉娜·梅耶姨妈遭遇的所有不幸和烦恼，都是背弃父辈信仰以及没有征得母亲同意便出嫁而受到的惩罚。她带给母亲的所有痛苦，此刻让她受到了双倍的煎熬”。第二年亨利·菲茨罗伊的去世让“神圣惩罚”一说近乎圆满。此时所缺的是汉娜·梅耶与她女儿布兰奇的一个比较可怜的结局。而这并没有相隔太长的时间，至少在夏洛特看来是这样的，她写给最小的儿子利奥波德的信记录了菲茨罗伊家族逐年衰落的历程，她表面上同情，内心则带有一丝欣喜。

从 1864 年 2 月开始，汉娜·梅耶患了重病，夏洛特报告说，她“背上长了一个巨大的肿块，就像是骆驼的驼峰”，而且“看起来非常可怕——她的脸色苍白、瘦削，脸上深深的皱纹也反映出了身体内部的痛楚。看到她如此痛苦，真让人心碎。她背上的肿块非常巨大，而且很热。尽管疼痛让她颤抖不已，但她还是念念不忘舞会……她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婚姻”。汉娜·梅耶唯一的挂念就是为女儿找一个合适的丈夫。由于罗斯柴尔德亲属不可能成为考虑人选，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基督徒；此外，她的理想与实际竞争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她不会听到”拉夫伯勒、塞夫顿、考文垂勋爵的名字，尽管布兰福德侯爵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人选。布兰奇可能很漂亮，而且有贵族气质，但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切断了联系，而且她父亲在家族里的地位又较低，所以她很难找到称心的夫婿。

成功的合适人选被证明是艺术家及建筑师库茨·林赛，一个有钱但是生活放荡的人，年龄是布兰奇的两倍，在苏格兰有一处房产，每年进账 1 万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英镑；他被怀疑与弗吉尼亚·萨默斯女士有染，并且有多个情妇和私生子。曾数次探访过汉娜·梅耶的夏洛特再次带着恩人式的姿态和阴暗的心态前往汉娜·梅耶的家里——表面上是要向后者表示祝贺，她发现她（汉娜·梅耶）病得非常厉害，已经完全被病痛打败；她一直喊着、哭着，甚至会大声尖叫。“这样的情形让人太可怜她了，祝贺的话我始终没能说出口。不要跟别人说，她非常不满意女儿的婚姻，因为新郎人选将近40岁，都已经有了白头发。可能她本来的打算要高很多——要为她的女儿选一个有更高头衔的贵族”。似乎是合理的惩罚，布兰奇效仿了汉娜·梅耶25年前的例子，为爱选择了自己的丈夫而不顾及母亲的意愿。尽管后者“尽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她坚称，库茨是“我遇到过的最迷人的人”——夏洛特仍旧毫不留情地挖苦了新郎（他“像画一样”，“只有一面”，他给未婚妻的礼物非常吝啬，等等）。这并不是汉娜·梅耶最终的“惩罚”。订婚以后，布兰奇似乎逐渐疏远了与母亲的关系，而且几乎完全断绝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按照夏洛特的说法——她既同情堂妹汉娜·梅耶，同时又讨厌“林赛”夫人，后者尽可能地逃避看望生病的母亲。夏洛特描述布兰奇的称呼多种多样，“没心没肺”、“冷酷的新娘”、“无情狡猾的人”、“一根冰柱”、“一个可怕的骗子和无情的伪善者”、“那个无情、让人难以理解的女人”、“不近人情的女儿”，以及“那个可怕的布兰奇”。这些尖刻词汇攻击的目标“对林赛夫人来说感到极其开心，以至于对她遭受病痛折磨甚至可能要死的母亲一点都不担心”。夏洛特探访了布兰奇之后，她发现“那个无情的人问起母亲的病情时，格格地傻笑起来，好像她可怜的母亲只是患了感冒一样”。

11月中旬，结局开始显现。“可怜的汉娜·梅耶姨妈，她的婚姻以及寡居生活已经成为痛苦和折磨的一部分。”夏洛特对儿子说，“为她考虑，没有一个人希望延长她在世的时间。而对于布兰奇——任何一个人都不须浪费片刻时间去同情她。她要么是个怪胎，要么是个谜。她看起来不太像是后者，不过不要分析她的性格。”“我感到非常难过，”夏洛特第二天又说，“当我想到她（汉娜）如此受折磨的一生，如此孤独地等待死亡。布兰奇晚上5点来了一趟，待了5分钟，然后就走了。不要提这个无情的行为，这实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在是丢我们家族的脸，而且也肯定会让家里的人感到震惊不已，他们希望永远保持团结。”这种情形也一直持续了下去，“她借口说她母亲太过虚弱，以至于每天难以忍受亲人超过五六分钟的探访，她从没有在晚上 5 点之前进入母亲的家里，因为她在林赛先生的画室中的绘画活动一直到傍晚才结束；她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小说，而她不幸的母亲则在与疾病和死亡做着徒劳的抗争”。

1864 年 12 月 11 日，汉娜·梅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夏洛特用精心挑选的词句形容她的一生是“一次冗长的殉难历程”。实际上，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周里，她有时看起来“就像是意大利画廊和教堂中那些受人敬仰的可爱殉道者之一”。汉娜在生前的某些时光，或许对于自己的遭遇曾感到难过，或许也在回想自己的决定，不过可能更令她难过的是，她的女儿布兰奇·林赛缺席了她的葬礼。

MAYER AMSCHEL ROTHSCHILD

- 罗斯柴尔德，一个拥有50万亿美元、富过八代的财富家族，他们曾控制并主宰西方世界的金融业长达百年，他们被认为是用金钱征服世界的“第六帝国”，他们，才是真正的世界首富，人类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商业集团。
- 罗斯柴尔德家族：地球上最为神秘的古老家族，一个隐藏在这个世界阴暗面的控制者，一个控制西方世界近两个世纪经济命脉的强大家族！
- 二十世纪二战前的美国，曾经有一句经典的话形容当时美国的情况“民主党是属于摩根家族的，而共和党是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其实在这句话后面还应该跟一句“而洛克菲勒和摩根，都曾经是属于罗斯柴尔德的！”
- 作为经济世界中的金融舵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史是一部典型的“犹太商道”的活教材。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其秘诀就是三个词：团结、进取、谨慎。从家族的创始人开始，这三点就一直贯穿其商业活动中。中国有一句古话，“富不过三代”，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创造富过八代的传奇，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企业家人学习的榜样。

上架建议 人物传记

ISBN 978-7-5609-8494-0



9 787560 984940 >

定价：29.80元